

小說新報

第六期

陶齋題



本局緊要啓事

敝局出版各書猥蒙海內外國人歡迎不脛而走有口皆碑如李著鷺湖潮霞玉怨紅粉娥淚茜窗淚影等書尤爲社會所稱許乃近日廣東方面有人翻版盜印屢申警告置若罔聞且所印各書卽用本局鉛印之本拍照石印紙張既劣字跡更壞是不特侵犯本局利權抑且妨礙本局名譽今爲杜絕假冒起見特約廣州雙門底林記書棧爲本局廣東代發行所購書諸君務各注意凡字跡模糊紙張粗劣者皆翻印之書也

上海國華書局謹啓

定夷叢刊二集徵求題詞

是書內容已披
露於本報告白
欄內倘蒙海內
文豪寵錫題詞
刊出之後當以
本書奉贈現方
排印過遲恐不
及也

國華書局謹啓

小說新報 第一一年 第六期 目錄

●封面

名畫家俞鏡人先生繪美人採花圖

●挿畫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南花園全景

●攝影

吳文中山水真蹟

費曉樓仕女冊頁第五幅

京津名花寶寶小影

京津名花謝雙鳳小影

海上名花柳如是小影

蘇垣名花李雙珠小影

蘇垣名花碧玉花小影

海上名花綠漪及其葉小妹合影

海上名花愛樓小影

本報譯述員小影
本報名譽譯述員小影

●說林 短篇

彈華閣 蒙妓蕊香

清代之棋弈春秋

言情 癡想

宗教 活地獄

家庭 婢媒

雜世 化身術

偵探 偵探界之拿翁

義俠 平康喋血記

怨情 雙債

紅羊快 血

家庭 妒毒

苦情 苦命花

●說林 長篇

歐美名作之緣 (之棟)

強情 伉儷福 (定夷)

偵探 瓊閣戕姝記 (易時)

俠情 破鏡圓 (瀨江濁物)

言情 水落石出 (蝶衣)

●傳奇

蘇台雪 (秋江) (西神)

星劍俠 (東蘭)

●彈詞

芙蓉淚 (醒)

●野乘

湖變記略 (姚宗誠遺著)

●談屑

聞見雜錄 (汪康年)

無愁塵雜記 (無愁)

澹虛齋隨筆 (豫立)

花○花○室○筆○記

(花奴)

京○洛○浪○遊○客○詩○話

(吁公)

◎文苑

與○李○程○齋○星○使○書

(東園)

黃○稔○安○賦○齋○詩○集○序

(東園)

畫○稿○叢○存○弁○言

(軼池)

游○戲○科○學○序

(軼池)

美○人○編○說○部○序

(醒華)

復○海○上○段○錫○恩○書

(病甫)

致○琴○川○張○羽○翔○書

(病甫)

墨○隱○廬○詩○選

(偶齋)

墨○隱○廬○詞○選

(偶齋)

◎豔牘

擬○某○女○士○致○漢○皋○夫○君○書

(穎川秋水)

擬○夫○自○漢○皋○答○婦○書

(穎川秋水)

復○薛○文○孺○書

(偶齋)

代○月○梅○女○士○致○征○夫○書

(豫立)

鄭○淑○儀○女○士○寄○外○書

(淑儀)

代○顧○嫻○娘○寄○外○書

(寄滄)

代○傲○情○生○致○花○奇○玉○書

(寄恨)

◎歌譜

扇

(軼池)

兵○操

(軼池)

哀○朝○鮮

(軼池)

公○園

(軼池)

◎時調

瑛○園○願

(寄滄)

栽○黃○瓜

(寄滄)

烟○花○歎

(寄恨)

時○事○恨

(寄恨)

◎諧數

勸○沒○字○禪○文

(軼池)

讀○守○錢○廚○傳

(軼池)

貓○之○廣○告

(病骸)

黃○金○致○徹○骨○書

(病骸)

門○神○致○寵○君○書

(豫立)

寵○君○答○門○神○書

(豫立)

荷○花○大○少○小○傳

(穎川秋水)

滑稽○新○語○十○六○則

◎譯叢

美○洲○伍○廷○芳○著

(逢一鴉雜譯)

我○之○入○世○談

(易時譯)

易○時○雜○譯

(易時譯)

海○外○諧○乘

(易時譯)

脈○脈○談○劇

◎劇話

花○史

◎花史

遇○眼○繁○華○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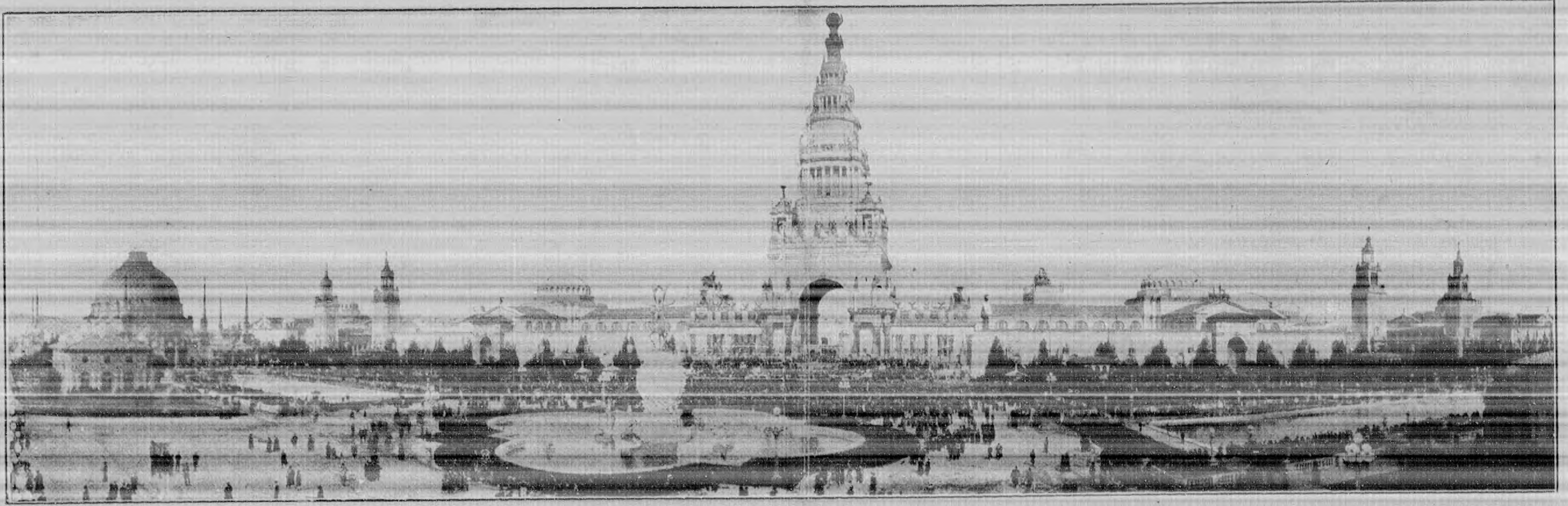
(蘇客(定夷))

補○白

◎補白

名○不○備○載

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南花園全景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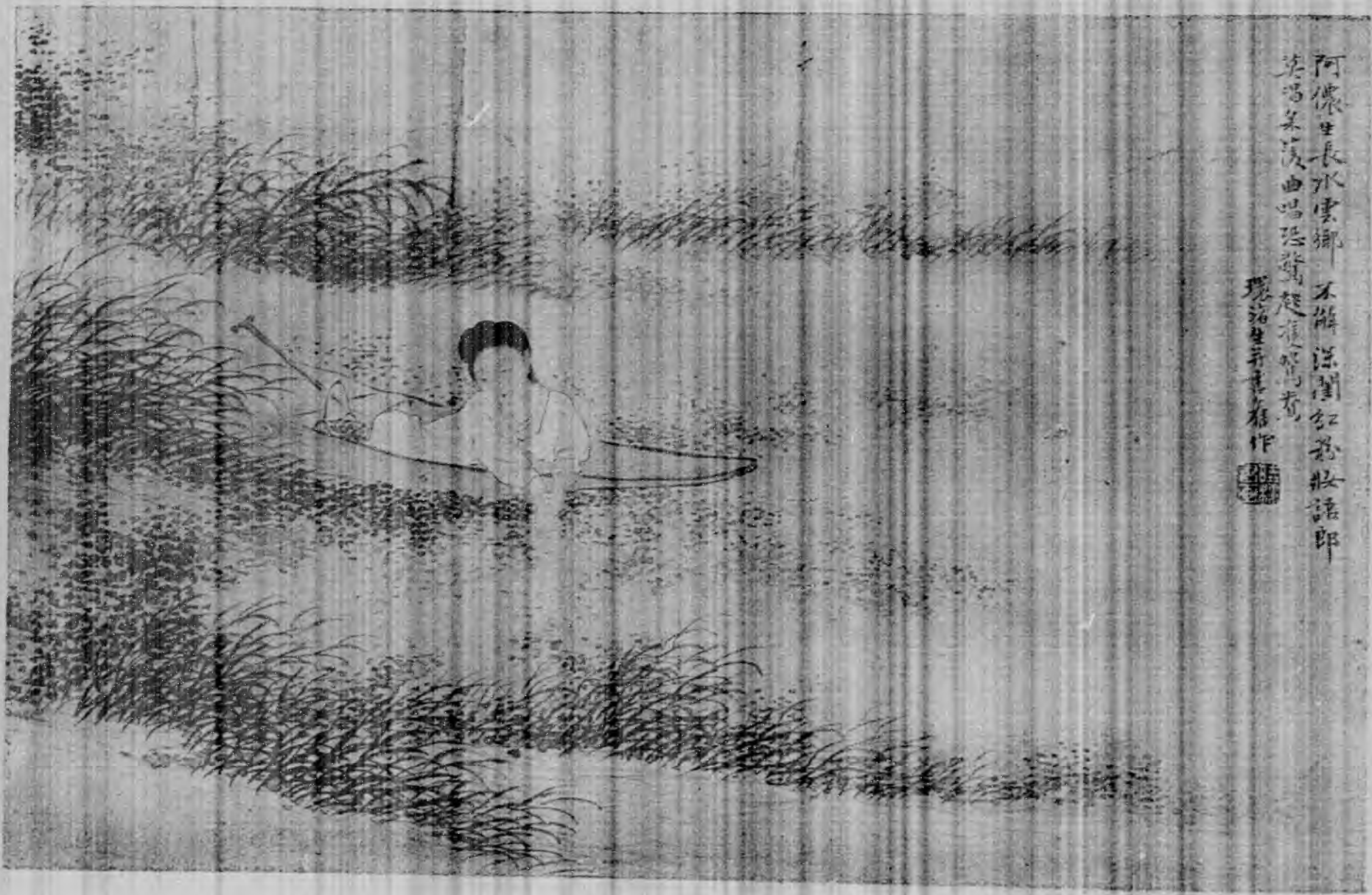


此 次 巴 拿 馬 博 覽 會 爲 世 界 罕 有 之 盛 典 建 築 之 佳 貨 物 之 精 令 人 有 觀 止 之 歎 本 社 特 請 該 會 審 查 員 何 林 一 君 攝 取 會 場 全 景 頃 始 由 郵 寄 到 都 數 十 幅 當 次 第 刊 入 本 報 使 我 國 人 士 未 預 盛 會 者 亦 得 一 遊 其 間 也

費曉樓仕女冊頁(第五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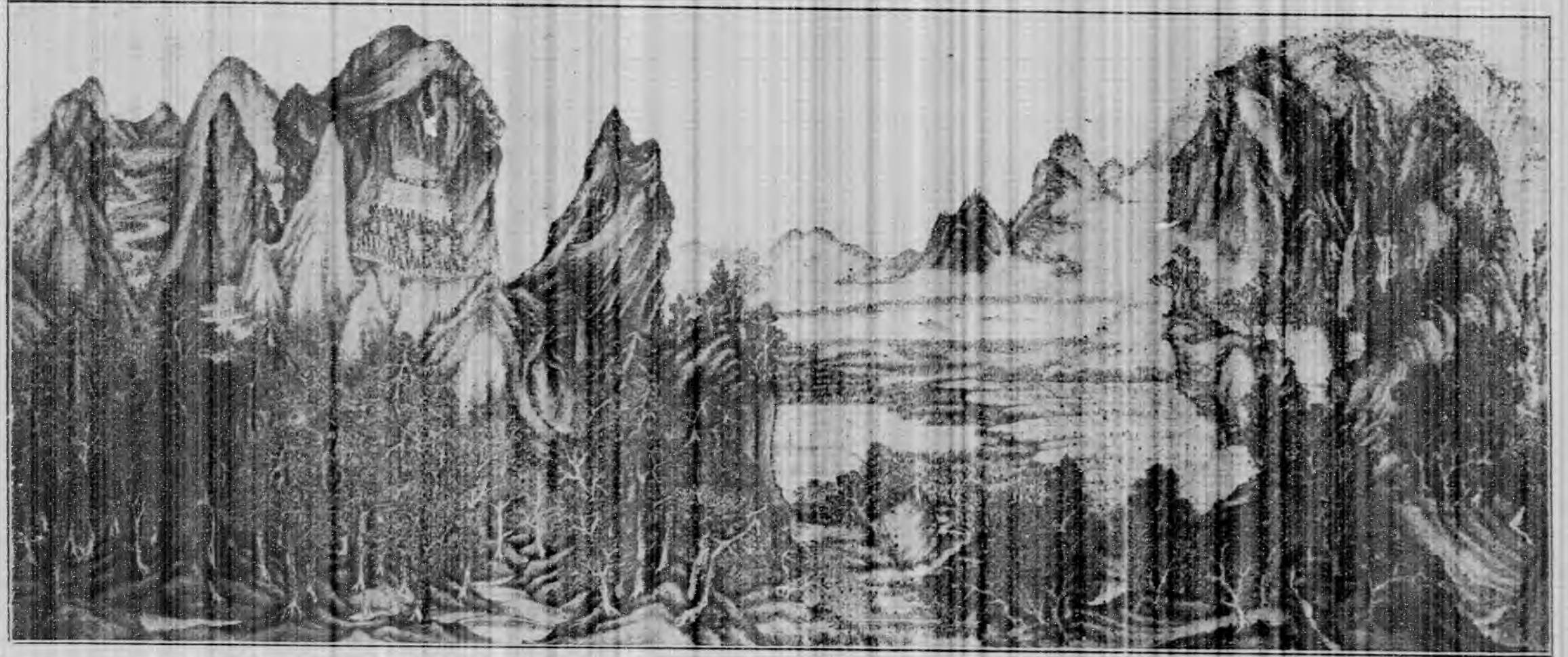
阿儂生長水雲鄉 不解深閨紅粉妝語郎
莫唱采菱曲 唱恐驚起蘆花鷺

環姑生并畫在作





吳中文中山水真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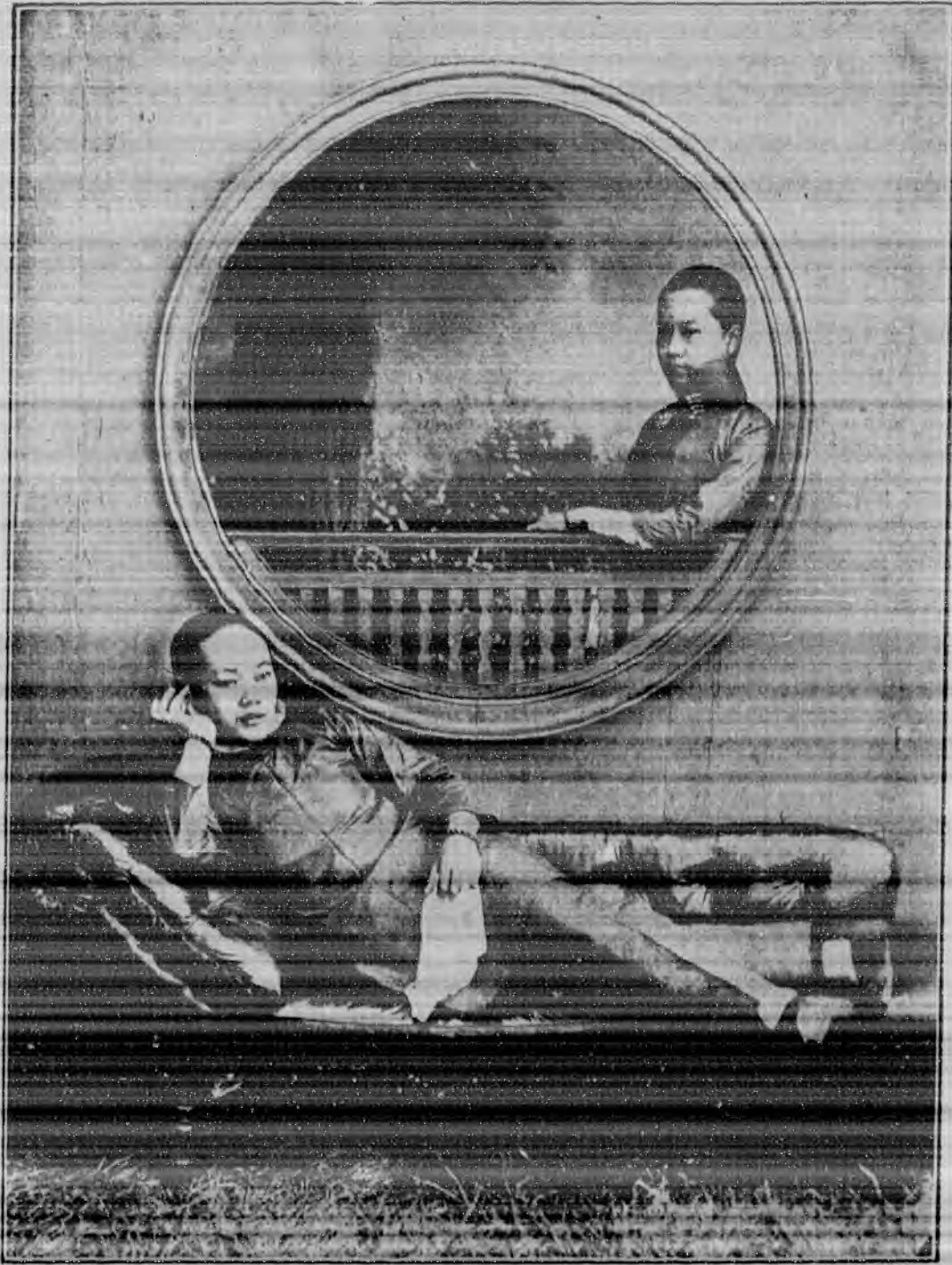


嘉興姚慕蓮氏珍藏

(吳氏爲揚州八怪之一)

上海名花綠綺及其小妹妹合影

臥者小
妹



立者綠
綺



上海名花愛樓小影

本報 譯述 員小 影



(花 奴)

本報 名譽 譯述 員小 影



(蔭 葵)



(襄 士)



說林

本 讀 新 和 共 文 英

我國英文讀本向以華英

進階國學文編等書為最

著然華英進階乃為英人

滅印度後教授印人之本

其用意在造成奴隸而國

學文編亦英文數拾年前

教授彼國幼稚之用早不

適用於我國餘如鮑而渾

墨非加等讀本皆不合用

於今日日本局有鑒於此特

請前安徽高等學校教務

長周越然先生編輯是書

出書以後頗受各學堂歡

迎靡不稱謂有一無二之

善本茲已四版內分生字

文法句語三門取材優美

字句新奇適合共和時代

之用定價二集洋四角五分
初集洋四角

美 國 制 度 大 要

是書為美國鮑息敦原著沈商者周之彥兩君合譯詳述該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機關之規制範圍權限責任大而至於全國小而至於鄉村市鎮提綱挈要瞭若指掌末附官制表尤為吾中華民國建設時代之國民不可不備之考鏡洋裝一冊大洋兩角五分

法 蘭 西 紙 幣 禍 史

是書為美博士(精蓋脫) M. J. M. 之原著游學美國康乃大學士哈佛大學領士吳江鄭之藩君所編輯其易法國創發紙幣之始因鑄濫發紙幣之惡果均逐按年代先後詳述利害意義暨關詞旨顯明吾國當財政紊亂之秋得此洵堪借鑑凡政商學各界欲研究理財學者不可不入手一編焉定價大洋六角

最 新 學 校 尺 牘 教 科 書

是書為吳與包延輝君所編著選材取義均極純正所列書札簡皆關於德育體育者為多文字由淺而深篇幅由短而長最合學校生徒之用且格式完備詳解詳晰即無師教授者亦易於模仿而篇首之稱謂說明尤為書中特色雖全書四冊定價大洋四角



說林

關雎錄 蒙妓蔓菁

(指嚴)

禮失而求諸野靈秀不鍾於男子而於婦人豈無聊之極思實造物之妙用乃不獨野而又極之沙磧窮荒不獨婦人而又下之倡優猥雜顧處之汶汶而出之體體其志潔其氣俠其情篤斐而為衣冠文物之所難異哉吾友容奴所述之蒙古名妓蔓菁

蒙俗好情而撲拙故鮮聲色之好王公台吉皆擁姬侍居氈帳無行樂於外者惟婦女多淫不以外遇為恥而買賣城為漢商僑居所率輒私蒙婦亦曲意歡迎之然朝秦暮楚生張熟魏久之遂流為土妓窟穴被服飲食嗜好酷意摹倣漢俗亦居然金粉迷香綺羅鬪豔矣清同光間有商曰陳德元者直隸人也弟曰德新以某歲饑荒兄弟就食口外輾轉入蒙邊兄善經營稍稍逐什一有蓄積娶蒙婦生子奕弟夙嗜讀書章句蒙人之欲嫻漢文者或延為師絳帳生涯略如內地而束脩羊瘦餬口綦艱因之尙未有望漢商僑居其地者嗜利如生命既不肯擲嬌女於寒峻蒙人富者亦不樂儒士貧者又非德新所喜也課餘稊觸情緒無聊常以吟詠自遣一日偶過書肆見有自京師運經史等籍至者問誰所需則蒙旗某都

第

六

期

統之族人。也。徘徊瞻眺。意欲讎得。書賈斬之。忽一人。衣冠。皂靴。昂然徑入。態度頗兀傲。顧頻以目視德新。問名。姓。履。歷。知爲通習漢文者。大喜。握臂一見如故。書賈亟趨承。恐後。德新轉駭。愕局促不自安。既而知爲卽都統族子。自號耿齋。曾至京師入貴胄學堂者。問德新能詩文否。德新略誦近作。大激賞。遂訂交。馬往來。旣稔。耿齋極惜其潦倒。乃延之入幕。爲都統教諸孫。暇則並轡出游。開樽聯句。意甚相得。會嬉春時。節蒙漢士女爲跳神之戲。空巷出觀。德新若有棖觸。問耿齋。此間亦有聲伎乎。耿齋躍起曰。吾常以君寂寞。欲挽之走馬章台。聊事排悶。今殆其時矣。迤東某街有名妓。夢善者。翹楚也。今日當出現。色相盍往。覘之。荷爲如意。珠僕當任撮合。由也。德新聞所以。耿齋曰。蒙語。曠精。卽夢善。西域菜名也。味甘美。如京師蘿蔔。此妓豐容。盛鬋。肌柔理膩。與人婉媚。有情味。故借此物名之初。係小家碧玉。爲其主播。至京師。本擬列之。金釵隊矣。無何。主死。一僕誘之歸蒙。僕犯罪。受刑。夢善無以自活。遂倚門蒙漢之迷色者。均豔之。年來聲價頓高。靡難者。未易得其翠笑也。顧少習漢文。殊風雅。無蒙婦習氣。置之詩囊。酒錄。間大足爲蠻花吐氣。德新聞言。怦然意動。然自念身世。亦非貂裘走胭脂坡者。耿齋言之姑妄聽之而已。未幾倦游。將歸。忽聞路人爭前競呼。似有所企望者。耿齋遙指曰。夢善果出游矣。德新於人叢中。辨視則青驄玉勒。緩轡徐行。兜羅麗服。五色炫耀。婢媼擁之。前者果一蒙古美人也。方心鄙其斑斕。濃俗。欲不復視。忽其人已近。前容光如朝霞。煥發。曲眉豐頰。秋波四射。蓋內地亦所罕睹者。不覺心折神馳。欲飛耿齋呼之曰。何如。德新曰。信美矣。耿齋曰。盍往游乎。德新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德新之入夢善妝閣。破題兒第一遭。而司馬青衫。已有同是天涯淪

落之感矣。雖然，蔓菁當時一日，總頭輒數十百。王孫貴游，攜重金博一笑，巨腹之賈，斷腸之刺，史奔走其間，惟恐不一當。乃蝦蟆陵下之風月場，非潯陽江頭之琵琶船也。何物德新姝，姝暖暖一村學究，繼袍絮帽，槁項黃馘，婦孺之所擲，揄而天鵝肉，肥羊羹，食指妄動，竟值得美人一盼。耶彼耿齋者，不過借酒杯澆塊壘，以博一時好客之名，亦明知蔓菁心醉豪華，視寒介如糞土，驟與接近，聊助已談笑之資，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蔓菁聞德新能詩文，黍谷之春，頓形於面，殷殷問訊，名士起居一若曾經相識。耿齋已心異之，及見傳杯問字，絮語纏綿，在耿齋心目中，蔓菁止知有彼而不知有己，情趣大異。曠昔不禁因義生妬，一念之毒，貽於斯矣。是夕耿齋設筵，宴客聲伎雜進，竹肉喧嘩，盡歡而散。臨別時，蔓菁獨叮嚀劉阮重來，而尤注目於德新。德新則諱為奇遇，神志顛倒，既歸，根觸不已。自是耿齋至蔓菁所，座必有德新，雖不勸駕，亦常為不速之客矣。耿齋漸厭之，輒先行不使，德新知而蔓菁念之不已，輾轉遣人達意於德新，囑其獨往。德新自念作嫁數年，阮囊羞澀，何敢涉足花鏡，且見長橋察，頗嚴設以此狹邪之游，為彼所聞，必遭屏斥，則吾將何以為生思至此。意興索然，雖有美人之約，而置之度外矣。頃之覺蔓菁之柔情，俠骨與夫溫馨豔麗之意味，溱洄澹沱於腦海中，雖有大力莫能排遣，則又轉念曰：靈髮所鍾，紅拂無雙，寧遂絕迹，吾何所見之不廣，而辜負此難得之奇遇。且吾獨往，獨來可則，魚鳥留連不可，則烟雲過眼於我何損，遂躍然而起，攝衣冠出矣。且行且語曰：情之所鍾，猶在我輩。

蔓菁謂德新曰：吾知君天涯淪落，豈敢以賤質相累。雖然，蔓菁食苦，蟬虬甘帶，須知蠻荒之外，尚有一畸零女子，獨能慕文字，因緣與君相賞於風塵之外。君如不以為鄙，願執轡門下，為女弟子。康成婢，長公姬。

捧視添香。憐卿憐我。他日得備侍。騰固萬幸。事變遷。則妾終當閉門於枇杷花下。署曰漢名士某公侍史。君其許我乎。設不。麾諸門外者。願奉束脩資君膏火。此心誠篤。當質蒼冥。德新於是感極而悲。頻呼知已。且曰。吾不意辛苦十年。乃取償於卿也。於是按期而往。必陳書滿案。資奇析疑。宛如良師益友。或設酒食。稍款洽。或焚香。煮茗。娓娓相對。不及於亂也。蔓菁本有餘資。足以自給。至是襟期益高。曠益厭。倦風塵。視賞游之投以金帛者。蔑如也。初於耿齋。頗殷拳。以其能知漢學。異於純袴。耿齋亦甚嬖之。及與德新周旋。以爲耿齋能識德新。亦豪傑不疑。其有他。乃耿齋數窮德新。至交誼因之破裂。而德新畏耿齋如虎。聞其入門。必避去。蔓菁憐之。欲爲之和解。於耿齋。德新壁額曰。此絕吾生路也。彼以卿爲袒我。而叢怨於我。一人之身矣。蔓菁不信。曰。吾嘗試之。耿齋何至是。居無幾。何耿齋宣告德新。狎妓無狀。不足師範。竟下逐客令。德新兄德元。駟儉嗜利。不解事。以爲果然。亦宣告絕。手足關係。德新乃負氣不復歸。蓋嫂氏本有轅羹之拒也。自是德新攜襪被寄居喇嘛廟中。俯仰身世。黯然神傷。思欲往告蔓菁。而自媿無丈夫氣。且恐傷知己心。毅然匿跡不往者旬日。然困甚。乞喇嘛布施。餘瀝以圖飽。并無橡櫟之可拾。昌黎送窮杜陵七哀。孤生涯有逾無告矣。蔓菁忽感德新之絕迹。知必有變。乃探耿齋近事。盡得虐待狀。大憤呼天。曰。人情嶮巇。一至是耶。吾不救德新而誰救之。乃遣人求德新於喇嘛廟中。德新謝以詩。不肯往。有漂母由來。奇女子千金終。恐愧韓材之句。蔓菁誦詩終夜。泣凌晨策騎。自往廟中。勸駕別買一青驄。並轡而歸。市人見者。咸詫異。歎羨貴游。或擲拾之。蔓菁不顧。德新感蔓菁之意。欲奮志功名。以報之。乃往佐戎幕於西域。蔓菁出五百金爲之治裝。設宴餞之。請以三年爲約。如不償願者。亦當急流勇退。享家居之清福。人生

如白駒過隙何徒自苦惟勵志借隱舒情適志妾所望於君者此也德新唯唯既去蔓菁遂杜門謝客惟日督奴僕畜牧負販經營居積日用頗裕暇則書史自娛吟詠寫志而已當德新之未去也蔓菁出資營精舍數椽盡仿漢製覆瓦甃爲蒙地所罕有者落成後欣然語人曰吾預築燕子樓以待也既乃知爲不祥遂不復語然常月夕花晨夕陽西下輒有美人倚樓望遠縞袂欲仙莫不耳而目之曰此俠妓蔓菁之燕子樓也其艷事流傳於漠北者如此

既而俄侵伊犁事起風聲鶴唳頗有傳德新已死者或勸蔓菁仍與貴游和晉接母自苦蔓菁不肯曰吾與陳生若有夙緣人皆以陳爲貧吾獨以陳生多才爲富而彌覺其可敬人皆以陳生爲陋吾獨以陳生爲丈夫之至美者而彌覺其可愛吾既敬之愛之而背之可乎且所謂人道者惟能知所愛敬而守一不失也朝秦暮楚全無心肝則與禽獸何異哉妾忝受君子之教竊慕漢風爲陳生守節矣不然陳生一天下之窮無告者內不見諒於手足外不見助於朋友妾一舉麾之而有餘奚所戀戀而若是以忍死而不負初心者亦欲以媿天下之見利忘義者也聞者或欽其俠烈或援古節婦貞媛以嘲笑之蔓菁皆置不爲辨蒙俗婦女多淫而貪妓倡更不足道矯矯蔓菁人轉目爲怪物矣耿齋大不平恆思篡取之至是乃遂其鬼蜮之計

耿齋道其黨揚言念德新舊交已特遣人往西域收其屍并言德新在西域已娶婦生子矣今將并迎其孥蔓菁不信也無何又揚言遺糶已至一妻一子隨之其兄德元且往祭奠延喇嘛爲之誦經一切設施皆眞確又傳耿齋往哭盡哀耗費皆所自出兄計錯銖受成而已蔓菁泣曰事果然乎然則耿齋且不忘

舊。吾。乃。不。一。往。乎。卽。日。素。衣。毀。妝。詣。廟。中。哭。奠。之。與。耿。齋。遇。互。道。德。新。過。害。慘。事。揮。淚。雪。涕。一。若。同。病。相。憐。者。繾。帷。中。有。人。嚶。嚶。啜。泣。而。伏。拜。楹。前。者。雛。兒。五。七。齡。也。則。有。妻。有。子。之。說。信。矣。蔓。菁。摧。痛。在。心。無。暇。研。詰。因。掩。袂。匆。匆。歸。臨。別。時。謂。耿。齋。曰。幸。過。闈。中。欲。有。所。助。於。陳。生。之。身。後。也。耿。齋。肅。然。敬。諾。且。譽。其。義。俠。多。情。不。容。口。心。喜。機。會。已。至。而。蔓。菁。天。真。爛。漫。絕。不。覺。其。詐。也。自。是。耿。齋。嘗。過。蔓。菁。所。蔓。菁。出。資。奠。德。新。且。卹。其。妻。子。俱。賴。耿。齋。爲。紹。介。耿。齋。矯。情。飾。貌。關。切。有。逾。骨。肉。蔓。菁。既。佩。耿。齋。之。風。義。乃。漸。假。以。詞。色。耿。齋。又。爲。蔓。菁。計。畫。將。來。溫。存。體。貼。無。所。不。至。蔓。菁。自。顧。悲。涼。之。身。世。無。所。托。足。亦。遂。認。耿。齋。爲。知。己。而。樂。與。之。數。晨。夕。藉。消。眉。間。之。幽。恨。矣。耿。齋。欲。挈。之。歸。府。蔓。菁。曰。吾。居。此。屋。習。漢。風。久。不。慣。居。氈。帳。盍。聽。妾。爲。外。室。於。公。亦。未。嘗。不。適。也。耿。齋。乃。不。敢。強。談。詩。賭。碁。歡。情。不。減。張。緒。當。年。矣。如。是。者。有。年。

一。日。婢。媼。譁。駭。於。門。外。蔓。菁。問。何。爲。則。有。乞。人。藍。縷。自。言。爲。此。間。主。公。陳。生。面。貌。頗。相。似。願。觝。髀。甚。搯。遂。之。彼。不。受。也。蔓。菁。愕。然。遽。出。德。新。躍。起。抱。持。大。哭。曰。吾。雖。不。肖。然。虎。口。餘。生。千。辛。萬。苦。至。此。亦。不。易。終。願。一。見。面。而。死。死。不。恨。矣。蔓。菁。留。之。妝。閣。爲。之。薰。沐。遣。人。召。德。元。德。元。不。認。走。報。耿。齋。耿。齋。怒。叱。曰。何。來。野。丐。敢。冒。陳。名。主。婦。勿。爲。所。給。也。急。馳。至。喉。從。者。操。杖。逐。之。蔓。菁。攘。臂。而。起。曰。耿。齋。耿。齋。吾。今。迺。親。子。之。志。矣。取。壁。上。佩。刀。力。刺。之。中。臂。耿。齋。踉。蹌。遁。衆。僕。執。蔓。菁。德。新。付。官。蔓。菁。至。法。庭。抗。辨。不。屈。是。時。都。統。失。勢。蒙。中。貴。人。頗。不。直。耿。齋。所。爲。竟。釋。蔓。菁。令。與。德。新。爲。夫。婦。知。其。事。者。莫。不。曰。蒙。中。之。紅。線。隱。娘。也。

指。嚴。曰。容。奴。又。言。某。友。贈。詩。有。多。情。偏。爲。催。詩。債。不。似。黃。姑。索。聘。錢。之。句。似。蔓。菁。不。過。風。流。旖。靡。者。乃。其。志。節。又。復。如。是。因。言。蔓。菁。味。甘。而。帶。辛。烈。其。俠。義。殆。亦。顧。名。思。義。而。得。之。也。賦。洵。佳。話。矣。

清代之棋奕春秋

(蝶衣)

棋奕小道也。方四聚五花六持七應化無窮。隨機而發妙解環出。逸趣橫生。謝安之東山絲竹太真之禍。子亂局皆炙膾人口。稱爲風流韻事者也。世運升降邦國治亂。每於遊戲小道覘之。海宇晏清承平無事。則國手輩出。迨夫戎馬倥傯之際。烽煙擾攘鼓鼙喧聒。雖欲一枰相對各傾神算。如謝東山者豈可多得哉。

清代乾嘉年間。禁中嗜奕。有唐三郎之風。遍召海內國手供奉內庭。朝爲田舍郎暮作廟堂客。士人以奕藝馳名不啻進身之梯階也。以是士之懷抱利器不得志於科第者必以奕子絲竹書畫干當道號曰清客。內而藩邸外而封圻清客少者十餘人多者可百人。文恬武嬉上下效尤習爲侈奢。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元玉下焉者以紙爲局以磁爲子。攤陳市肆中以與市僧編氓角博。微資舉家仰以餬口蓋幾下淪於丐矣。

清之中葉金闕有余魯望者。故世家子。累代業儒。生少慧。遊蕩不務正事。徜徉觀前。間看各藝。以爲消遣。衆藝卑下久而生厭。獨醉心於奕。始而冷眼旁觀袖手壁上。繼而運匠心出妙算。爲人指示。一二無不操勝券。終乃入局與遊氓對奕。不三年。藝大精。市中無與匹。生復廣假奕譜。悉心研求。技益神。朋輩交譽之。以爲國手。生將置攤街中爲餬口計。族叔某恥之。戒曰。汝祖若父累葉書香。書中自有黃金屋。科第爲進身之正途。汝能力學當資膏火。不則逐出族矣。生乃折節讀書。期年而青一衿。命途多舛。兩赴秋闈。卒不

售。潦。倒。無。聊。之。際。仍。以。奕。自。解。叔。輒。禁。之。生。父。母。不。遺。寸。縷。不。得。仰。承。叔。鼻。息。垂。涎。無。由。一。逞。苦。亦。甚。矣。會。族。叔。卒。嬖。氏。視。生。度。外。置。之。兩。弟。皆。幼。父。死。家。計。頓。絀。嬖。氏。絕。生。膏。火。生。仰。屋。無。策。乃。置。奕。攤。觀。中。爲。餽。口。計。嬖。氏。不。量。助。亦。不。之。禁。生。本。儒。生。非。江。湖。鬪。技。者。比。故。士。天。夫。有。此。癖。者。輒。求。一。試。生。戰。無。不。勝。每。日。所。入。頗。豐。既。而。奕。者。以。生。技。高。難。敵。多。引。去。漸。無。間。津。者。生。窮。途。無。策。悔。不。從。叔。言。意。欲。俟。臘。盡。春。回。設。帳。授。徒。重。尋。冷。板。生。涯。矣。

一夕。忽。有。材。官。控。駿。騎。來。後。從。一。空。輿。昇。者。額。汗。泫。泫。若。有。緊。要。公。幹。者。繫。馬。觀。前。石。柱。下。拱。手。向。灘。邊。詢。曰。誰。是。余。魯。望。撫。臺。大。人。聞。奕。名。久。矣。遺。某。教。請。生。答。卽。某。便。是。某。有。何。能。敢。勞。大。人。青。睞。材。官。改。容。曰。夙。不。識。荆。冒。瀆。弗。罪。於。是。寒。暄。備。至。詞。氣。間。執。禮。甚。恭。促。生。坐。輿。中。乘。騎。後。隨。至。撫。轅。延。生。與。某。師。爺。奕。某。師。爺。非。生。敵。負。百。餘。子。入。告。巡。撫。曰。名。下。無。虛。士。真。國。手。也。竊。爲。大。人。慶。得。人。巡。撫。領。之。

時。撫。蘇。者。爲。長。白。某。中。丞。中。丞。出。身。行。伍。游。任。封。圻。旗。人。大。抵。坐。食。餉。糈。不。務。騎。射。下。焉。者。縱。飲。納。妾。作。狹。邪。遊。上。焉。者。自。命。清。流。招。致。奕。客。或。剽。竊。詩。句。倩。人。捉。刀。假。託。名。士。而。已。中。丞。固。倏。倏。者。略。解。詩。文。尤。擅。奕。藝。不。屑。與。常。人。角。都。下。王。公。貴。人。皆。重。之。抵。奕。下。紳。衿。有。以。生。荐。者。投。所。好。躍。躍。欲。一。試。第。不。知。生。究。竟。故。命。幕。友。嘗。試。之。

至。是。傳。生。進。見。生。拜。跪。如。禮。中。丞。撫。髮。笑。迎。之。侍。僕。置。枰。几。上。子。爲。白。玉。翡翠。兩。種。以。翡翠。代。黑。子。也。生。殊。搗。謙。自。取。黑。子。復。請。中。丞。先。下。一。着。中。丞。技。本。甚。精。生。故。曲。讓。中。丞。僅。負。一。子。生。訣。之。曰。大。人。神。算。非。某。所。及。某。微。天。幸。得。勝。一。着。耳。中。丞。自。謝。不。如。且。曰。有。藝。如。斯。一。日。荆。璞。邀。賞。當。芥。拾。青。紫。決。非。久。居。人。

下者生感激。備至立拜。中丞爲師執門生禮。相得甚歡。連戰三局。剪燭繼之。遂留撫署中。

中丞命生居東廂。離內室甚邇。便于晚間手談。館穀甚豐。肴膳珍奇。多不知名。俊僕嬌童。往來環侍。回念身。在市井時。鶴衣百結。一飽亦難。轉瞬爲大中丞門下客。富貴逼人而來。曾幾何時。不啻天上人間矣。署中有奕。癖者甚衆。生或讓一二子。或讓十餘子。良賈深藏。常爲人留餘地。凡與生奕者。無不樂與之交。中丞耳鼓中有譽辭。無讒言。一月之間。日見寵信矣。

願生外貌雖謙抑。內則熱中名利。自念昔日落拓吳門。無非缺阿堵物耳。一日黃金咄嗟。道人而來。寧有袖手不取者。中丞以清流日生。生有所陳。無不虛懷見納。因之賓僚及蘇人士。之有求於中丞者。得生一言立就。故生雖新進而權勢甚張。賄賂壅集。門下求生圖說。生既富。改營舊居。輪奐一新。非復嚮之茅茨矣。

中丞之得陳臬。聞藩轉瞬任封圻者。以略負清望。而有某郎爲之幹旋中樞也。某郎爲帝介弟。以懿親執鵬政。沾染漢人習氣。好以詩文與士林結納。慕南朝清談。欲爲謝安石之流。與中丞縞紵甚契。中丞出京華時。郎命以有特藝獻者。當致之中朝。中丞受諭而出。朝進一才子。暮進一名士。郎中固不少。噉飯地藉爲粉飾。承平棋奕一端。尤爲王所夙嗜。從政以暇。賴以消磨。永日中丞既得生。不敢獨專。奉函郎中。王而大喜。立召生入京。

生乘傳北上。沿途州縣。以生爲中丞寵賓。王爺上客。供張甚盛。生以殊技邀遊公卿。固不以百里侯在眼底也。至都下。生以媚中丞者。媚王。王恨相見。晚生曲讓再四。僅勝半子。王自不支。強終一局。嘆曰。吾幸備

藩屏蒙天下賢士大夫不我遺棄所遇名手何止百人無出先生右者吾請北面從事執弟子禮可乎生避席叩謝曰王爺不棄馬骨已爲萬幸草昧新進寧敢奢望耶王乃止館生後園中王晨則趨朝午則退息與生奕生處邸中館膳雖優惟與邸外隔絕京師人地生疏東道雖視中丞益尊而招權鬻缺轉不如昔之得上下其手且王賞賜雖厚牛皆古玩僅供珍藏不得立易朱提邸中僕從衆多輻貲頗不贖中丞所餽爲途中費用者至是已罄無以爲計不如求歸一日午後奕畢生婉陳求去意王詰其狀生以家用不敷對王曰已函致中丞爲汝道地并謝中丞推轂得人予且任若京職汝第招致眷屬來京可也不數日果拜某部主事遷居邸外僅午後以時謁王侍王奕耳

生自從中丞游吳人覩生驟得勢爭以女壻之昔日求一宦下婢不可得今則珠圍翠繞者居然大家閨閣也及生授京曹賃廡某胡同遺幹僕迎夫人至作鸚鵡之比翼綠窗靜好紅袖添香方期稍享鬢眉之樂而慰離索之感孰知夫人體本羸癯長途困頓卽櫻痼疾京中風土燥烈夫人尤不適居疾勢益深至京半載而沒生初方悲悼繼念大丈夫何患無室藉夫人之喪轉得訃告寅僚爲斂財地寅僚瞰生得邸眷賻贈有加生所獲殊豐夫人殯葬猶不及其什一生自觀光輦下以來贏得儻來物此爲第一遭自鳴得計於是招權納賄故智復萌矣

大司農某公漢人也與中丞同出某邸門下通譜牒爲兄弟行聲望出中丞上而好奕有同癖以生爲某邸客不敢常召俟其有閒偶一爲之中朝達官之沉迷此道及生之身價可知矣中丞進生之後邸眷益隆司農忌之謀所以固籠者司農有女公子一待字深閨卓有父風興之所至雖家奴僮僕亦陳枰對角

第問技之優絀。不問品之高下也。聞生名力請於父。召生一奕。生自喪偶。而後走馬章臺。益事修飾。意態翩翩。溫文爾雅。女公子一見大悅。相對傾心。司農夫人從屏後相之。亦覺垠中雀。選轉述於司農。司農抵掌笑曰。吾以嬌女許之王爺。必體吾愛才意矣。此着一下。立可制勝。某撫意既決。告於王。王甚善之。躬命某相作冰上人。實則黑白兩子。早爲之牽紅絲矣。女年僅十五。生已三十許。未免老少不倫。僅以一技之故。遽以終身相託。不亦大可怪哉。然司農夫婦愛女及婿。卽館生東廂。蓮花幕下。芙蓉帳中。樂可知矣。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生委前夫人櫛於城外蕭寺中。未贅之時。紙灰碧醜。尙作一度之弔奠。及得新歡。前塵若夢。委之腦後。不復記憶。仇儂之間。亦如棋局之不定。朝暮易置。及其既過。傾杯倒子。一無遺痕矣。吳中宦京者。滋不直生所爲。然生聲勢出前輩。上寢晉部。郎加卿銜矣。上結邸歡。下聯豪貴。他人固不敢責其背義也。

當是時。教匪初平。海宇寧晏。王秉政既久。士林頌功。獻賦者不一而足。越東某士子所進奕賦。最爲王所鑒賞。稱某及生爲江東二俊。佚樂有年。邊禍漸起。長白山頭。鴨綠江畔。爲清代發祥之地。俄國并吞小亞細亞。西比利亞等地。漸及我東北。陞黑龍江。遂多事矣。潛移界碑。暗渡陳倉。爭屯田。伐森林。漁牧細故。每起重大交涉。時東省猶行旗習。未改省制。設將軍轄之。非滿人不用北門管鑰。率不得人邊報。頻來消息。日惡生方以部郎學習軍機處。章京偶見邊報。驚惶失措。蓋猶有書生習氣。暇或詢王。王笑曰。黑龍江外不毛之地。祖宗久以甌脫視之。卽棄之何害。若侵及關東。當發師討之。以黑龍江爲灑水可耳。江以北僅如半奕子。不在此分上下手。若奕難諳。練政則尙不如老夫。生唯唯。既而俄人果不內犯。都下皆傾服。王

之識見實則俄人未知內勢盤馬彎弓故不發將軍欲以巧勝人彼意在蓄銳我則坐失事機耳

旋而俄人間諜舌人滿佈都下樞府文恬武嬉之狀漸爲所悉所謂侍衛軍神策軍者皆足代表吾國竊敗俄人遂駐兵江畔託屯田爲名掠取民食進窺東滿牧馬黑省報聞清廷震懾帝責王自省弗專務文藝致蹈漢人積習柏府御史方邸盛時如仗馬寒蟬噤不敢出一聲及見邸主眷稍替落井下石交章彈劾詞及司農中丞稱邸結交外官寵及嬖臣邸中以小技進者以百數奕爲尤甚擊擊有據摺上帝爲動容派大員查辦密按中丞在蘇政績生亦在參案中某邸待罪於第不敢復納生對奕生冰山已傾束手待斃與丈人峯涕泣相對而已

覆勳摺上爲某邸洗刷甚至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弟列細故少快人心帝覽摺後猶欲略治王過以警百僚王自誓不復奕棋文人藝士亦遣歸江南帝乃釋不治改王爲大宗正自是而王公貴人嗜好一變棋奕命運已盡乾嘉盛軌不可復觀生恐禍及謀棄妻室潛颺襖被出都門乘驪車僕僕燕市風愈禁轉而適魯寄居歷下某寺中出儻來物尙足供數月溫飽資及參案既揭覆勳亦定生及中丞司農皆免職吳下某御史有積嫌於中丞乃羅列生所爲各贓款及中丞昏瞶失察各節餘燼復燃帝命逮中丞下刑部獄復通緝生以司農爲生近戚法雖不連坐然生爲案中要犯一日不歸案則案一日不結司農身爲丈人峯固應負干係乃并司農質之司農女適生僅五年而事發夫婿遠去紅豆青燈誰能遺此遂作當鑪之文君初猶紅娘傳訊西廂虛掩旣而不安於室遂賦桃夭司農身在質所母夫人一女流覆水重收落花復返自非易易聽之而已有知其事者謂比翼偕飛之新歡卽司農門下彈棋下奕之舊客也從

此棋奕。故事中又多一段韻事矣。

歷下舊多名士。近則道觀與僧寺並盛。農民冬穫稍豐。春賽亦盛。以爲祈報。每於三月中旬舉行。前後十餘日。生偶閒遊街畔。不少奕攤。恰如搔到癢處。垂涎津津。姑以荒村無人相識。小試故技。遠近聞風。交集一夕。復有一材官來控騎。駿速如在蘇垣。狀生驚失色。材官出一紙書。則部中通緝文書也。生無可置喙。妻扇散子。隨材官入撫署。自承不諱。械送京師。車過京師郊外。蕭寺前。悵然有觸。蓋卽前襄停櫓處也。嘆曰。人生白駒過隙。富貴特一夢耳。嗟此燕市。非予之邯鄲道。上乎使予守父祖之業。雖無高官厚祿。必不至顛沛流離。至於此也。卽及早回頭棲住蘇臺。稍享浮名。卽藁砧何至不壽。田園何至抄沒。又何至射雀華屏。求鳳綺閣。致招桑濮之誘。而遺帷薄之羞哉。思及此。不禁附膺痛哭。入獄後。備受夏楚。承供如狀。部擬斬。監候決。會皇太后萬壽大赦。遣戍新疆。同人故無有此技。自生陶甄。化育漸有以奕名者。賜環後。生仍設局。玄妙觀前。出其餘資。僅保殘生。有知之者。指之曰。此郡邸之上客。中丞之貴賓。而司農之快婿也。生俯首無語。慙然自慚。棄棋而去。遨遊天下。不知所終。

驟衣曰。以棋言者。以棋賤。以奕合者。以奕離。造化弄人。詭矣怪哉。此道不傳。嗣響漸渺。而扶桑之島客。尙有國手。方出其著。著驚人之手段。封豕長蛇。僧食吾之棋局。哀哀吾民。其爲猿鶴乎。其爲蟲沙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名之曰春秋以示棋奕之禍與國共其休戚。非僅一人一事之掌故也。

鐘詩軒雨話

棋奕春秋

(集徵葵蔭郭)

(題) 香葵 (嵌字格)

湘江香草懷人切。 蜀地葵花結子多。

靜坐香閣焚睡鴨。 輕搖葵扇撲流螢。

辜負香衾朝鳳闕。 安排葵笠釣龍川。

香羅淡映西廂月。 葵扇輕搖北院風。

綠盤香髻和雲繞。 丹印葵心向日傾。

香塵低印紅鞋窄。 葵葉新裁翠扇圓。

香草迎風悲屈子。 葵花向日詠虞生。

香泥飛燕斷將去。 葵扇流螢撲得來。

小說情癡想

(呼公)

摩爾司街之左。爲恩特伯爵之第。崇樓飛閣。上出雲衢。倫敦之人。固莫不羨伯爵之華貴。亦莫不願與伯爵相交際。更耽耽焉。願與伯爵聯爲姻婭。坦臥伯爵之東床。

伯爵有女。名愛儂。盈盈十五。盛鬢豐姿。雅好詩翰。喜與玉版牙籤。作膩友。脫英國貴公主。驕奢豪蕩之惡習。各處交際場。及跳舞會。極鮮愛儂之聲色。願愛儂之芳名。獨盛傳於英倫報紙之文苑。欄中以愛儂矜持其色相。而恣肆於筆墨。倫敦人。錫以嘉名曰天下安琪兒。東方謝道韞。彼翩翩年少。俱願以愛儂爲妻。相聚而言曰。若個得妻小妮子。此身豔福不鮮哉。願愛儂以五陵裘馬。純是沒字之碑。情之所鍾。固別有在焉。

倫敦每日所刊發之報紙。極夥。箇中注意於政治者。致力於學術者。各有所專。愛特斯日刊。獨研究文學。其詩歌文辭。廣占篇幅。擲地能作金石聲。人譽之曰瑯環日刊。於此即可知其文學界上之價值。銷路頗廣。每辰派售報者。按定街市區域。挨戶售賣。摩爾司街之售瑯環日刊者。爲一勤幹之少年。惠克敦。惠克敦年事才十七八。勤樸而敏。明衣服雖儉素。整齊而修潔。顧影翩翩。自不知其操業之賤。禮拜堂之鐘聲。初息。惠克敦滿負瑯環日刊。由摩爾司街西口而來。經恩特伯爵華煥之宅。檢一份以投諸伯爵之第。以伯爵有人愛讀。此瑯環日刊。常年訂閱者。惠克敦既了此勾。當望東而行。口唱瑯環日刊之聲。與賣花之聲。相間。和隔巷深。閨猶能隱隱辨之。

迨後瑯環日刊之出版。每日較遲於各報。朝嗽滿窗。曉露已晞。惠克敦。姍姍其來。過伯爵之第。則見紅樓一角。有美人也。曉妝初整。秋水盈盈。憑欄若有所待。繼聞履聲。得得由樓梯而下。則一垂髻。雛婢出接。瑯環日刊而去。惠克敦。轉過摩爾司街。再迴視樓上之美人。則已綠紗之幕。下垂不復見。驚鴻之影。明日惠克敦。重過伯爵之第。樓上美人。仍是憑窗凝矚。若待惠克敦之來。迨惠克敦。轉過摩爾司街。美人又湘簾下垂。鈴索無聲。

一日春寒未退。細雨廉纖。惠克敦。固勤於生計者。仍持瑯環日刊。售諸恩特伯爵之第。垂髻小婢。出纖手來接。惠克敦之報。靈慧之雙目。灼灼直視。惠克敦之衣履。若訝其春泥滑滑。獨無一漬之污者。惠克敦。別有會心向之微笑。小鬟亦嫣然報之。跳躍而進。惠克敦。仰視美人之鬢。秋水一泓。直注其面。深知爲美人所青睞矣。

惠克敦。無風雨寒暑。晨必送報於伯爵之第。向摩爾司街東口而去。彼伯爵第中之美人。亦幾無風雨寒暑。倚樓待惠克敦之來。惠克敦。常儼視美人。其肌理之鮮嫩。眉目之秀慧。使惠克敦。餐之欲飽。心中以爲。苟得斯人爲吾愛妻。則統握三島。帝后之福。莫余京也。旣念吾惠克敦。身操賣報生涯。多遭庸人白眼。而獨受彼美眷。顧可謂畢生榮幸。惜吾與彼美。無把晤之期。不然吾將長跼彼美之前。向伊求婚。彼愛美。我必能如願。彼美爲恩特伯爵之愛女。其品性高潔。文章優美。吾倫敦市上。誰不知之。英倫不少。年少郎官。問誰曾受愛儂女士之顧盼。獨吾惠克敦。以販報少年。能令彼品學兼長之愛儂女士。日日臨風。迎望亦足。豪於膏梁。隊裏。吾以地位懸殊。不能直捷向愛儂。求婚恐愛儂亦恨。以地位懸殊。不能直捷向吾。一吐

衷曲。天乎。天乎。地位。限。吾。惠。克。敦。將。舍。此。負。販。生。涯。別。謀。高。尚。之。職業。雖然。舍。此。而。謀。彼。美。如。花。玉。貌。將。不能。常見。矣。奈何。

惠克敦於負販之餘。輒披覽瑯環日刊之內容。數見愛儂著述。則雀喜逾常。必熟讀其辭句。並作最誠摯之頌詞。曰。吾祝愛儂女士之文學。與瑯環日刊之名譽同高。

某日惠克敦游於愛瑟河畔之福尼亞公園。兩手仍捧瑯環日刊。售諸游客。忽見綠陰深處。微露鬢光。巾角。睨之。非他。即素日心香傾倒之伯爵公。主愛儂女士。其一則英姿颯爽。氣宇軒昂之瑯環日刊主筆文學博士密音生也。密音生年少才豐。爲文學界之泰斗。倫敦之人無老幼男女。俱欽佩其爲人。願密音生性情謙藹。深厚。願其僕役。其待惠克敦尤恩遇有加。每於暇時。詔惠克敦曰。如君勤樸。令人欽佩。負販生涯。亦終非貧賤者。其努力自愛。惠克敦受此慰勉。幾至泣下。自後輒向密音生問字。受教。密音生深愛之。亦循循善誘。以餘緒授之。故惠克敦之學問才力。獨高於儕輩。此爲惠克敦與密音生之一段歷史。以此一段歷史。幾分感情。遂惹起惠克敦今日無窮之奢望。

惠克敦自願職業微賤。不獲向愛儂女士直捷求婚。等於終天之恨。今既知密音生與愛儂有素。將轉託密音生代達積悃。俾愛儂女士不至臨風悵望。終古懷春。設藉密音生之力。得與愛儂女士握手談心。則美滿之姻緣。必能償願。惠克敦思念及此。色舞眉飛。樂不自禁。斜坐於道旁鐵椅。非非想去。既念密音生尙未結婚。設吾以衷曲相告。而伊竟余取。求豈不深。儂乃公大事。又念密音生多情種子。吾若盡情披訴。必深憐吾與愛儂之苦心。力爲撮合。密音生不嘗云乎。願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則密音生決不入。

醋海旋渦。可知此時惠克敦心頭輾轉不定。惘惘然持報紙歸。明早仍理其往常生涯。過摩爾司街。愛儂女士已盈盈待於綺窗之前。斜露其如花之面。頓令惠克敦心醉欲狂。

惠克敦每晨過摩爾司街。必遇兩人。除愛儂女士外。一賣花老嫗是也。惠克敦遞瑯環日刊於伯爵之第。賣花嫗亦每日送茉莉花或玫瑰花於伯爵之第。顧惠克敦是門外漢。而賣花嫗是入幕賓。得日日聞愛儂之馨。款以各種花樣。須經愛儂親自選擇。惠克敦本與賣花嫗絕不相識。以日日見面。漸覺相稔。今日復遇花嫗。惠克敦竟牽其袂曰。嫗。嫗。乎。小子有一事相請。未識能援之手否。嫗熟視其面曰。孺子何事。老身實無力爲君謀。抑無暇與君作長談。幸恕吾莫令籃中花萎憔悴也。惠克敦哀懇之。嫗曰。姑言其略。試爲君謀。惠克敦卽欣欣語嫗曰。小子與愛儂女士之愛情。嫗夙所知也。嫗愕然曰。孺子瘋乎。愛儂何人。與孺子有愛情。耶。褻瀆貴人罪過。罪過。惠克敦力辯其實。且曰。愛儂曉妝初整。每憑窗望。吾與愛儂精神之愛情。至爲深厚。惟望嫗爲孺子代達積懣。嫗曰。果有之。當爲汝勉力謀之。成否未可必焉。惠克敦曰。愛儂愛吾。必有好音。幸嫗之片言。嫗笑頷之。臨行復注視惠克敦之衣履。喃喃不知作何語。惠克敦惟堅囑曰。嫗。嫗。費神。小子謹爲嫗祈福。嫗亦笑應之。

明日復晤賣花嫗於摩爾司街西口。惠克敦問曰。事何如矣。愛儂必有美滿之答。覆嫗搖手曰。愛儂病矣。老身未嘗爲君作說客。惠克敦頓足曰。嫗。嫗。誤矣。設嫗以斯言進。愛儂必立見痊愈。愛儂愛儂。吾向上帝爲卿祈禱。願卿早占勿藥。愛儂愛儂。以卿姍姍玉骨。日冒風露。以迎吾宜卿之病也。然而余腸寸寸斷矣。言畢。欲再懇花嫗。則嫗已遠去。惟聞其聲聲鮮豔。茉莉花引闥中人之購買。惠克敦蹣跚過伯爵之第。

則重樓寂寂更無愛儂之迎風衣袂平日接惠克敦之報者必是靈慧之小鬟顧今日亦不之見焉惠克敦覺萬事無聊勉強將報紙售完下午爲瑯環日刊主筆密音生結婚之期惠克敦於百無聊賴中例須往賀到禮拜堂前恭祝曰願密音生百年好合復低聲暗祝曰願愛儂女士早瘳厥疾少焉車聲麟麟新郎新孃來矣衆人拍手歡迎一對玉人攜手而入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仕女班頭所謂才子佳人間美眷衆人俱嘖嘖豔羨相顧稱道曰人間豔福當爲兩人占盡而此時惠克敦目眈欲裂憤火中燒馴至目定口呆身若木偶全失其神經之知覺蓋攜手而來行結褵禮於大禮壇前者新郎固早知爲文學博士密音生君詎知新孃卽伯爵公主愛儂女士惠克敦痴想中之意中人也

愛儂與密音生精神上之結合已久愛儂喜讀密音生之文章所以每晨切盼瑯環日刊之來其心固以早睹爲快乃惠克敦竟因是而發種種痴想末後復遇賣花姬之惡作劇亦可憐矣

庚子感事詩

(一)

張仲堅先生遺著

經天赤肯起撓槍。篝火狐鳴舉國狂。七里黃沙噴毒霧。三更碧燄閃寒芒。揭竿謬許扶王室。揮扇何曾破罕羌。畢竟養癰誰任咎。欺人兩字止尊攘。拳匪之議

警清赤縣掃鱷鱗。袞袞華裾集貴人。府衛六軍操白挺。公卿幾輩譽黃巾。孔璋草檄詞何壯。圯老貽書術果神。大好江山拚一擲。可憐宮闕莽胡塵。廷議之外

太息中宵迫杞憂。痛陳封事斥狂謀。椒山風義心相許。柴市衣冠骨未收。白馬同銜胥浦恨。青燐慘鎖薊門秋。騎箕此去排閻闔。九廟英靈爲淚流。袁許諸公之死

八國連營敵燄驕。析津萬騎疊征鏢。未聞廷議陳邊略。翻逞兵鋒虐使軺。債績可憐李廣利。折衝空負董搏霄。捷書午夜甘泉到。猶說將軍已度遼。津沽諸役之變

(右詩四首本係刊入本報第五期因爲手民所誤補刊於此)

小宗教活地獄

美國阿蘭博著
弁山寒士譯

余自受宗教裁判以來困憊極矣。生死關頭經歷已久。一日獄卒提余至宗教裁判所。忽將余身之縛解去。任余自坐。此時覺余之感覺已漸離軀殼而出。其深入腦筋者僅最後宣告死刑之一語耳。此外判詞云何如夢寐中聞呻吟聲不甚了了。當聞聲時第覺輾轉如桔槔之上下俄頃之間其聲即息。余開眼忽覩恐怖形狀。見一黑衣法官唇白於紙而薄甚令人一望即知其為殘忍。堅決不復能以疾苦動其心者。余死刑之宣告親見發於是人之口。其唇吻一開一闔使人毛戴。當其呼余姓名余戰慄益甚。嗣是遂不復有所聞矣。數分時間方寸中有無限恐怖充塞。見四壁懸黑絨物動而不止。欲審諦之不能。清晰纖見案上有高燭台七座。初若現慈悲狀。髣髴遇柔善之天使。將救余於困苦之中。忽而頭腦震動如與畜電池中之線接觸。使全身筋肉皆顫。則見前之天使變為幽靈。首發蓬蓬火燄。無復再有救余之望。少間余胸臆中頓發奇想。設使是時魂遊墟墓不知如何安樂自由。念至此若聆妙樂。心中快然。既而審知設想之非。則閱時已久。迨余知覺漸復而堂中法官如演幻戲。盡失其蹤。高大之燭光亦俱黑闇。余斯時之感覺正如地獄靈魂漠然靜處而萬籟亦闕寂無聲。

維時余之生氣絕矣。然不可謂知覺全失。第尙有何等知覺。則亦無以自明。譬如人當熟寐以及病而壯熱。雖失常度而知覺未常不存。即死而入墓。豈遂一無所知。若謂死後全失知覺。則人有不滅之生命一語。寧不大誤耶。凡人熟睡初醒。忽將夢境隔絕。逾一杪鐘則夢中之事都忘。然當入夢時其一般知覺與

醒時無甚差異。氣絕之人復甦，有必經之兩階級。始則心中微有知覺，繼則體中漸有知覺。由第二知覺回溯第一知覺，則精神界與形體界如何溝通中間，必有過渡之處。惜乎不得分明。蓋氣絕復甦之人，記憶力不足，驟欲將所歷情狀一一強記，勢必不能。惟閱時稍久，忽與昏瞶中所歷之境無端感觸，則亦未嘗無之。譬如人當昏憤之際，見炭火中突現新奇宮殿，與不可摹寫之形貌，又或偷伴於奇異花香之間，及聞不可得聞之音樂，此種現象醒時容易模糊。往往於後來忽然憶及，然非曾經氣絕者不能知其梗概也。余因記憶之難，屢屢深思所遭狀況，久之頗有所得。於是氣絕後種種情形，沈吟之下，大致恍然。因憶有一極高之人，負余身而下，行其深不測，余心懼甚，不知將達何地。首爲之暈，又思不知將歷何等危險。正志忑間，忽然一切皆空。若負我者已達極深處，自去休息。余身已抵平面，而陰濕之氣鬱蒸。此後卽又不省人事。繼而若明若昧者，再始知身猶未死。一時思慮皆空，成一不知不識之人。如是者良久。余念此身不知究在何地，將以何法處我。務欲解此問題，一轉念間，又覺不如竟無意識之善。俄而精神復活，覺身體可以自由。心爲一喜，由是將從前審判之事及法官狀貌、壁間黑絨以及宣告之詞，與氣絕時各項狀態一一追思詳記。蓋氣絕之所經多半遺忘，因思之甚力，漸次得其大略焉。

余自負入平地至此，未嘗開目。第知縛已解釋，仰臥於地。徐徐自伸其手，覺觸一物溼而且堅。心中自思所居之地究竟是否人間，抑已入墓。又或別一境界，是時手置溼物之上，欲張目而不敢。恐見四面之物象，令人生怖。非謂怖所見之象也。正恐一無所見，如不在人世耳。既而決計開視，果如意中所料。在極黑闇之中，呼吸亦頗困難。推原其故，則因衣服拘束氣息不舒，而空氣尤非常沈悶，致不可耐。余乃靜以自

養橫臥不動。回思從前諸事。自受宣告死刑以來。至於此時。不過一剎那耳。然余之不死。究緣何故。凡經死刑宣告之人。必在異教徒處刑之期。余受裁判。卽在是日。今之未死。或須待至數月後。第二處刑之期。故置余於日光不通之獄。耶。然余雖作是想。而終覺奇異。蓋不論如何推測。無此理由。向來處置罪人之例。一經判定。卽正典刑。余今所處之地。用石砌成。不透日光。明明爲已決罪人之脫立倭特監獄。無疑義也。思至此。一片恐怖之情。勃然湧現。血液奔注心臟。余又陷於無知覺之境界。

有頃始復其故。余遂起立。覺全身筋肉無不搖顫。揮左右肱。洞然不觸一物。而余未敢遽行一步。恐爲牆壁所阻。全身汗出如漿。額間珠顆既多。且冷。心中驚異。尤不能堪。不得已向前審慎而行。兩手左右摸索。竭余目力。思得一綫光明。而前行數武。依然黑闇絕無一物。障礙呼吸。較前通利。喘息不復如前之苦。余之運命至此。已非復最苦最憂境界。居然仍爲地球上自由之身。徐徐移步前進。覺各種書籍所紀。監獄中可怖可驚之語。全集於懷。相傳脫立倭特獄中有千百種不可思議之事。余初時毅然不信。悉斥其誣。今則愈歷愈奇。愈思愈恐。當是使余餓死於茲。否則必有更難堪之死。法布設於後。雖同是一死而死之悲慘。當迥異於尋常。何以知之。蓋余見法官之殘酷。可以推測其所施。但何術死我。以及何時死我。則心中紛亂。無從解決。時余一手探至極遠。覺有物觸手。而堅以理度之。當是石壁。其覺滑不留手。濕而且冷。思從前所閱書中之言。不覺悚然。沿壁徐徐舉步。慎之又慎。意欲探測獄中幅員。苦無方法。縱使緣牆一周。復行。至於初舉足之地。而闇無光線。莫得其詳。憶余至裁判所。袋內有小刀一具。索之不獲。凝神靜想。始覺衣服非故。不知何時。易以粗布緊小之衣。余之索刀。將插壁作爲定點。以測周圍寬廣。今此計畫。

不行別籌他策。思索再三。胸次紛擾。初覺希望已絕。既而裂衣一縷。以一端抵壁橫鋪於地。如是前行。倘環一周。必與布縷相觸。然余雖作是想。而獄中如何寬廣。以及身體如何疲勞。均未熟計。其地非常滑潤。動遭蹉跌。余行既久。忽然顛仆。疲極不能遽起。遂伏於地。倦而睡去。及醒。張手摸索。知有麵包水瓶。置余身旁。余方憊甚。不計其他。即將麪包瓶水悉數飲啖。若餓鬼然。嗣後復緣壁行。不辭勞苦。達於安置石梯之所。計顛仆之前行五十有二步。而再進復行四十有八步。始至布縷處。合計適得百步。若以四步作爲三尺。計算則獄之內周凡十五丈。余行時。所通牆角甚多。雖不能見。此實真相。以理揣之。獄頂當是圓形。余揣測獄之廣袤及其形式。胸中並無何等之目的。不過於昏昧中爲好奇之思想。所驅逐一再推測。而不能自己。後欲離牆壁測獄之直徑。覺其地質堅滑。舉步多險。於是謹慎徐進。覺己之體力漸增。按照直徑而前。不復趨趄。計行十一二步。似前次所裂之衣縷。纏於股間。余舉足出其前。忽然傾跌。斯時但覺恐慌。不復他計。數秒鐘後。乃覺余之衣縷貼於平地。自髀至首。則不及地。前額若沾穢濁之水。氣有一種腐敗腥穢氣。息觸於鼻。觀伸手試探。適仆於圓穴之旁。余心悸甚。血液幾爲之凝。穴之大小一時莫知其詳。偶然得一石片投之穴中。於數秒鐘之間。聞石片由側而下。入水有聲。返響震及空氣。突聞獄頂作啓閉聲。有微弱之光線一閃。卽滅。始知此井之設。將陷余於死地。余之微倖獲免。用以自慶。設多進一步。則余已至深闇穴底。世界中無論何物。不復再有。見余之日。其危險爲何如耶。

余今偶然脫險之情形。卽載籍中所記獄中事狀。特初不甚信耳。相傳宗教裁判之刑。分爲二種。其一殘酷。無極受肉體之痛苦而死。其一使人煩惱震恐。受精神之痛苦而死。余之所受。殆卽第二種之酷刑。余

以長久勞苦神經已衰。卽聞已聲。猶且驚懼。今觀種種施設。其爲使余精神備受荼毒。已無可疑。余用驚顛之手。足探還壁際。蓋葬身穴中。不如倚壁而死之爲愈也。余思此種陷穽。不知凡幾。若在他日。與其受無量之驚恐。或竟投穴而死。以了此身。而現在之余。則畏死殊甚。且不能忘紀。載中關於此井之事。聞陷於井者。不令卽死。必使經歷無限楚毒。然後畢命。設使余失足墜入。則慘境已不知若何。思之毛髮森豎。余因精神過於刺激。多時未得安眠。至此倦而後睡。少間而醒。又有麵包瓶水。置余身旁。究因何故。一睡卽得飲啖之物。余亦不暇深記。斯時喉間非常燥渴。余遂取水一吸。而盡不知水中投以何藥。一轉瞬間疲倦思臥。不復能支。於是沈沈睡去。幾如死人。其間經過幾日。余不能知。及至漸漸甦醒。則四旁之物。若皆可覩。有一道蒼白光。非人世所得見者。不知從何射入。余賴此光。得知獄室廣袤。及其形式。至於光自何來。一時未暇研究。因此光知從前所測周圍之大小。非常謬誤。壁之四圍約略僅七丈餘。前以爲十五丈者。今知僅有得半之數。余欲研究前此誤會之原因。於事本屬無裨。蓋陷身狎狎。雖確知其四圍丈尺。與余身初無毫末關繫。然此等瑣屑之事。不知何以時時注意。務欲發見從前測量之誤。其故安在。思索良久。恍然於舉足時行五十二步。距安放布縷處。已甚密。遺獄之內。空將環一周矣。不圖卽於此地。顛仆睡去。乃至既醒。念及測數未竟。猝前行不轉。從原路而返。以致兩三步間之布縷。茫然不復知其所在。而誤將獄之周圍測得大於實際者一倍余之始。而左行繼而右行。則以醒後神思憤亂。未暇致詳。故耳。

余又發見獄之形式。前亦誤會。初時以爲轉角甚多大。異於尋常之結構。今始知所謂轉角者。乃壁間微

凹有大小不等之間隙。實則仍然方形。與尋常獄室相類。初以壁爲石質。今乃知縱非鐵鑄。亦他金類所成。凡門窗處。往往有凹。而表面繪畫各種可驚可愕之狀。以威嚇獄囚。如死骸惡魔。以及奇醜面目。張之壁間。此等怪異之相。輪廓分明。其采色已爲霉濕之氣侵蝕。強半模糊。及視地板。則與推測者同。果爲石質。中間所設陷窞。如張口以待人之來。望之深覺可畏。世人相傳地獄之說。卽屬此種境界。然此爲目所能見之陷窞。其他之類乎。此窞者。正不知凡幾也。

余費幾許心力。始察得全獄之模形。因余睡眠之中。爲人移置低下之木框中。仰面縛以粗繩。重重疊疊。由四肢以達全身。僅首及左腕。尙能自由。可以攫取身旁食物。其可慮者。有食品而無飲料。而喉間異常乾渴。恐卽彼等殘忍之人。設此計以困余。何以知之。因現存土器中之食物。其味極鹹也。仰觀獄頂。高三四十尺。四隅砌以一式金類之版。余熟視良久。見有一版繪特別之畫像。余注意間。全神幾爲收吸。蓋此像爲司時之神。與普通所不同者。手中不執大鏹。而挈古代大鐘之擺。其擺特成異式。用心諦視。狀似左右搖曳。審之良確。其搖曳之法。單簡而舒緩。數分時間。且懼且視。目爲之疲。遂移而他矚。耳中間窸窣聲。視之。乃肥碩之鼠。五六頭向前而過。此鼠似從右側井穴中來。余雖注視而鼠方結隊向前。放其貪饕之目光。以嗅余左近之食物。餘鼠復從穴中源源而至。余思護食物。盡力驅之。及再視獄頂。不知閱時幾許。第覺屋頂之物。印入眼簾。使余神經錯亂。前所見之鐘擺。不知何時已長尺餘。其搖曳之速度。亦增尤可駭者。鐘擺徐徐而下。其下口作新月形。乃一光可鑑人之鐵器。長約尺計。鋒若剃刀。之利質厚而重。兩端尤銳。此鐵器附於堅硬之桿。桿爲黃銅所鑄。每一搖曳。空氣中戛戛有聲。

余思此項殘忍刻薄之刑爲伊等僧侶所慣用。余此後之運命可以不下而知前此得脫陷穿之危已爲彼等所覺。其所以設穿陷余者因不認教王有無上之權力而偏強不撓。故欲用此方法誅殺異教之人。也在彼僧侶方以此爲善策。出諸刑中亦此最酷。幸而倒於穴旁得以脫險。彼等虐人之性質務欲使人驚駭。苦惱。余初次既不入穴。彼斷不再復用。茲刑必別設一極周密之方法。致余於死。今此鉄擺之搖曳數之既久不見停息。余亦不作再生之望。惟有恐怖之念充塞於心。而擺之下垂得寸得尺。經歷許久。漸覺鉄氣刺鼻。余默禱祈禱。惟願此擺下垂迅速。冀得早斃。遂用力向上迎其鋒刃。繼而心又稍定。視頂上閃閃之鋒芒如小兒獲觀玩好之物。戰然而笑。於是知覺復迷頃之漸醒。而鉄擺已還其故不見下垂。究閱幾時。余竟不能深悉。想僧侶見余氣絕。故將此鉄擺停止。亦未可知。余從昏迷至於清醒。其委頓類如久病之身。此緣腹中久飢所致。人無論受何種困難。一經飢餓無不求食。余奮極疲之左腕摸索食物。得羣鼠所齧之餘。取其少許。納諸口中。忽然如有希望。然余至此時更何希望之。有人當頻於危殆。往往窮思竭想。冀有萬分之一之生機。余思索至再終歸無效。斯時心力交疲。一無活潑。類如木偶。而鉄擺旋復震動。審其距離與余體成爲直角。似欲將月形鐵器橫斷余心臟部。其逐漸而下必先截去余之外衣。余見其震蕩可驚。憂作響鐵壁遇之亦應受損。其目的豈在截去余衣而止耶。欲截此衣頃刻間事耳。思至此不敢更推測其究竟。余姑作非非之想。或此鐵擺及衣而止。又不審截去余衣時作何聲響。設聞截衣之聲。余神經不知受何激刺。設想及此不覺齒爲之擊。彼鐵擺則愈下愈速。余神已癡。方比較其下垂之速度。及左右搖曳之疾。徐夷然不知其險。每一動搖如聞惡魔叫呼。思欲狙擊余之心臟。鐵擺徐徐搖

曳。余。且。笑。且。泣。笑。者。笑。適。間。惡。魔。之。喻。設。想。太。奇。泣。者。泣。此。身。忽。焉。終。了。不。能。不。感。傷。也。而。月。形。之。器。下。降。一。若。不。知。有。余。橫。臥。於。茲。其。時。離。余。之。胸。不。過。三。寸。余。之。現。在。與。未。來。卽。剖。分。於。此。三。寸。之。間。余。腕。竭。力。搖。撼。翼。脫。於。所。縛。之。繩。而。僅。有。腕。之。前。截。可。以。動。搖。用。力。甚。久。僅。及。安。放。食。物。之。處。再。欲。他。及。殊。苦。不。能。設。能。將。此。腕。上。之。繩。割。斷。則。全。腕。可。以。自。由。或。能。握。此。鐵。擺。使。之。不。動。然。此。三。十。餘。尺。震。動。之。器。使。空。氣。颯。颯。作。響。余。欲。一。手。握。定。響。如。冰。山。坍塌。強。欲。止。之。豈。不。大。愚。但。人。至。將。死。之。時。無。一。不。欲。保。其。生。因。其。時。新。月。形。之。下。垂。欲。止。未。止。每。一。搖。曳。余。輒。歎。息。揆。此。鐵。擺。之。力。無。論。何。物。皆。可。削。去。余。肢。體。不。覺。攣。縮。日。中。已。覺。絕。望。但。注。視。其。一。左。一。右。將。及。余。胸。殊。覺。難。堪。不。如。閉。目。不。視。然。斯。時。維。一。死。方。爲。脫。離。苦。惱。又。何。所。畏。而。不。敢。仰。視。但。鐵。擺。之。鋒。如。是。犀利。見。之。令。人。心。膽。俱。寒。余。之。攣。縮。恐。懼。無。非。由。畏。死。一。念。而。來。計。此。鉄。擺。若。再。搖。曳。十。數。次。必。及。余。衣。余。心。轉。覺。坦。然。思。索。許。久。覺。縛。余。者。爲。一。通。長。之。繩。非。用。短。繩。四。處。束。縛。若。鉄。擺。斷。繩。一。處。余。卽。可。用。左。腕。將。全。身。之。繩。解。釋。但。雖。作。此。想。其。時。鋒。利。之。刃。已。及。余。身。稍。一。起。動。余。身。卽。傷。彼。等。殘。忍。之。徒。豈。不。慮。繩。先。斷。而。預。爲。之。備。且。縛。余。之。繩。又。不。知。是。否。適。當。其。鋒。因。此。愈。思。愈。恐。昂。首。自。視。則。余。身。之。繩。重。重。繫。縛。縱。橫。殆。遍。而。無。一。道。當。鉄。擺。之。鋒。者。一。切。希。望。爲。斷。絕。余。復。垂。首。至。地。心。中。忽。得。一。計。從。取。食。物。時。卽。已。觸。及。腦。筋。今。畫。此。策。計。必。有。效。余。橫。臥。木。樞。之。周。圍。有。無。數。鼠。子。奔。集。紛。紜。跳。躑。眈。眈。然。注。目。於。余。若。伺。其。不。動。卽。可。噬。以。果。腹。其。在。井。中。曾。不。知。以。何。作。餌。今。余。力。驅。而。不。散。除。土。器。中。所。餘。之。物。此。外。已。爲。食。盡。余。僅。左。腕。之。前。截。可。以。上。下。揮。霍。久。久。不。停。而。鼠。有。時。來。嚙。余。指。所。存。食。料。僅。餘。有。油。香。者。數。片。遂。一。一。拾。取。塗。於。腕。所。能。及。之。繩。余。束。手。屏。息。而。臥。其。始。鼠。見。

之驚似遞於井一眴之間見余依然不動有一二頭私登木樞來嗅縛余之繩餘鼠紛紛踵至跳踉於身之上。下數逾百頭。鉄擺之搖曳。鼠亦不畏。隱若閃鋒刃。嚼余塗過食物之繩。間有及余頸際。以涼血之吻。嚼余唇者。余爲羣鼠所壓。呼吸甚艱。有難以形容之困苦。然自信一分鐘後可脫。茲厄漸覺所縛之繩次第鬆懈。有數處竟爲嚼斷。余仍屏息以俟。果然不出所料。縛解而身自由。然繩斷鐵擺依然不停。及余胸次外衣條。被截損已達裏衣。覺痛激神經。余思正宜迅避。一揮手將鼠驅除。側身從斷繩中。慎重移出。乘鐵擺未下之頃。脫離故處。一彈指間。竟可以自由。然此所謂自由者。乃宗教裁判手中之自由。余從危險之木樞。辛苦已及平地。再向上一觀。則搖曳之機械。條條停不知用何方法。已從獄頂收去。余甚驚訝。知彼等窺見余之舉動矣。頃雖自由。恐將有一種酷刑相逼於後。回視四面。鐵壁有一處忽呈異狀。是何設施。尙不能解。惟又有一種變動。則可以逆料。余如在夢中。氣爲之奪。徒設種種虛想。須臾見有青光照入獄室。光從鐵壁之下。近地平五分空隙中。注射而進。其鐵壁與地不相接。而相離。余欲就空隙中窺察外面。一無所覩。余遂起立。覺前所揣獄中之變動。至此遂漸了解。初時所見諸種。畫像有輪廓而無采色者。今則采色分外鮮明。光輝奪目。若較余之神經。更爲充足。諸魔鬼之目光。咄咄逼人。從四方。向余注視。目中發有蒼白火光。其勢甚烈。此決非余意想中之幻象。如疑其妄。則已有一種熱鐵之氣。衝入余鼻。可以證其非虛假矣。阻余呼吸之惡臭。一時充滿獄室。魔眼眈眈。相向每一瞬。則火力一增。有濃厚之赤色。渲染畫像。余呼吸漸迫。氣爲之喘。噫。死余之策。今其告成矣。抑何殘忍至此。夫豈人類正當之行爲。耶。余欲避燒鐵之炎威。移向獄之中央。蓋見此等焦熱地獄。怖幾失魂。思井中必然清涼。一再前進。將欲自

期 六 第

投。向。井。定。神。一。觀。見。獄。頂。之。火。燄。照。入。井。底。身。欲。前。而。氣。爲。之。餒。但。余。雖。不。欲。投。入。井。中。而。四。面。之。火。愈。逼。愈。緊。斯。時。已。不。能。言。覺。天。地。間。乃。有。此。等。可。駭。之。事。以。手。掩。面。向。井。而。啼。但。覺。熱。度。益。增。余。如。病。瘧。戰。慄。不。已。回。視。獄。壁。又。見。第。二。變。動。此。變。動。亦。不。必。深。求。彼。等。以。余。兩。次。脫。險。務。設。別。法。使。余。受。無。上。之。恐。怖。不。能。再。有。幾。微。之。幸。獄。室。本。屬。方。形。今。則。兩。隅。成。銳。利。之。角。其。他。兩。隅。變。爲。鈍。角。徐。向。獄。之。中。央。湊。合。鐵。壁。格。格。震。響。一。霎。時。間。獄。式。如。菱。覺。其。變。動。未。止。余。非。希。冀。其。不。變。動。也。但。祈。死。後。得。歸。安。樂。倘。死。而。能。安。雖。倚。灼。熱。之。壁。而。死。亦。復。何。憾。余。自。語。曰。惟。願。不。墮。於。井。則。無。論。如。何。死。法。均。可。聽。之。繼。思。未。免。太。愚。觀。此。兩。壁。之。相。迫。顯。欲。使。余。知。無。生。路。自。投。於。井。余。何。以。尙。不。經。心。此。等。烈。烈。之。火。如。何。可。耐。縱。使。能。強。忍。其。焦。熱。而。兩。壁。相。擠。更。有。何。術。抵。禦。俾。能。不。墜。於。井。其。時。菱。形。愈。收。愈。約。余。之。瞻。顧。不。過。斯。須。兩。壁。去。井。逼。近。余。猶。向。後。縮。立。而。無。情。之。壁。迫。之。使。前。余。曲。其。身。幾。無。寸。地。可。以。駐。足。遂。不。復。再。能。稍。動。不。覺。自。發。最。後。絕。望。之。聲。閉。目。待。死。忽。焉。人。聲。鼎。沸。喇。叭。鳴。鳴。又。有。千。百。雷。聲。一。時。轟。發。輪。軸。回。環。作。響。突。見。灼。灼。之。鐵。壁。豁。然。移。開。當。此。生。死。絕。續。之。交。有。伸。手。捕。余。出。者。卽。辣。薩。爾。少。將。之。腕。也。其。時。法。蘭。西。軍。已。破。脫。立。倭。特。之。獄。所。有。宗。教。裁。判。所。蓋。已。歸。敵。之。掌。握。矣。

家庭
小說
婢 媒

(競 存)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富貴如浮雲。將相本無種。造化小兒常。以條昇。修沉之手段。顛倒衆生窟。狗萬物能磨厲。以須者則爲大豪傑。否卽委之草莽。爲碌碌庸兒。嗚呼亦酷矣哉。鄭秋農者。雒邑世家子也。天性聰明。丰姿俊秀。生而不凡。老父以晚年僅得此一索之震。鍾愛逾恆。稍長卽延師教讀。輒能過日成誦。有時略與講解。彼卽能融會貫通。涉以遐想。老師大加獎賞。賓主相見之下。輒目生爲鄭家之寧馨兒。他日雕之琢之。必然蔚爲利器。洵非池中物也。老父屢荷過譽。雖謙讓未遑。而私心竊喜。亦不禁怦怦然有動於中也。

同里有楊際雲者。洛陽之望族也。與生父鄭叔宜爲莫逆交。且所居望衡對宇。暇則常相過從。以消岑寂。鄭雖世第祚已旁落。產僅中人以視楊姓之門庭。如市邸第繁華。車馬如龍。僕從喧赫者。不可同年而語。願際雲雖以豪家子弟。而性極灑脫。落落大方。無銅臭逼人之感。以是生父嘗喜與訂交。際雲居移氣養。移體珍羞。羅列頓指。氣使幾乎舉人間世難得之福果。一齊享盡。所缺憾者。生平僅三賦弄瓦。而尙抱伯道憂耳。以是每來鄭家。見生必招撫膝前。殷殷存問。而生亦喜與之。矚媿媿不休。恆博世伯之歡心。始則認生爲義兒。繼則欲認生爲快婿。頰頰於生父前。謂生與三小女性格相若。年齡又相若。此天然一對之未來嘉耦也。言時輒互相歡笑。而目視生。生則已解人事。聞之輒羞澀而奔避。未幾口訂虛言。竟成事實。生父以攀龍附鳳。喜出望外。而際雲且商之叔宜。挈秋農。寄寓楊家。另延名師。宿儒與三女共同課讀。叔

宜不敢拂情慨然允諾於是少小母猜頗爲相得而生之對於第三女婉貞尤特別鍾情無間終始心有靈犀一點通鄭生有之是以客處楊家大有樂不思蜀之概雖歌迨吉於傾筐已不啻館甥於貳室矣此則爲秋農十齡前之歷史也

人事有代謝往來無古今人生世間禍福儻來恆出意料之外秋農年甫十齡而所生父遽爾棄養家中僅有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傷也何如不謂橫逆之來有加無已秋農既嗟失怙又苦無強近宗親凡喪葬善後等問題不能不煩及遠支族叔乃叔本壘斷市會嗜利小人見彼婦孺之可欺以爲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有此鴻漸之離大可於中弋慕於是陽爲照拂而陰則移花接木一轉移間將族兄所遺薄產悉行巧立名目而沒入私囊竟使無告之母子二人置之赤地可憐此婦居整婦尙深信不疑開門揖盜予以管鑰及至轉輾抵剗和盤托出則已懊喪無及於是控之官署登之報章催訊經年僅得闕席之裁判而忍心害理之某僮早逍遙於極樂鄉矣嗟乎誼屬宗親惟利是奪婦無學識權寄他人社會不平恨事數見不鮮良勝浩歎及事爲際雲所聞已嗟將伯之不及惟頓足太息謂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不應欺他人孤兒寡婦至於此極旋復掬誠而告友嫂曰大錯已鑄無可挽回吾與叔宜爲生前契交汝兒卽爲吾婿此後汝母子二人教養及婚娶各事宜僕當勉願友情始終擔任運籌釋懷可也於是以下天下無告之窮民得季父不輕之然諾一時涕零感激悲不自勝者從可知已

從來女子居心易存勢利英雄不武動受挪揄此亦社會常態無可如何者秋農自背父後哀毀逾度自不待言洎乎年屆舞勺已漸露崢嶸頭角無奈泥塗曳尾終朝抑鬱而寡歡常爲際雲窺知不時勸慰秋

農之啣感岳丈亦匪可言宜矣奈楊婦李氏視秋農家道式微漸露悔婚之意特恐爲際雲所賣出之以驟不如勉強含容然平居似諷似嘲秋農已備受冷暖之態有時且屢聞李氏與際雲爭持謂男婚女主之女嫁母主之汝奈何侵奪婦人權甘以朱門淑女下嫁窮儒乎而際雲則負氣不服謂米已糞飯木已成舟一朝翻悔豈吾家門第所應出此事已如斯我決不能背亡友之盟欺他人孤兒寡婦嗣後大次兩女悉聽汝母裁判決無干涉惟三女姻事在我自有權衡汝母嘵嘵爲秋農聞悉之下縱以切膚關係而分屬尊長既不克前行排解又不克爲左右袒然一絲悲憤之氣不禁由腦際而直達心脾強作鎮定而已彼三女婉貞年纔九齡尙然不識不知見二老齟齬時每旁立而作頑笑狀憨態可掬秋農視之尤觸悲懷回至寢室不免以淚洗面抱生我父母知我岳父之感一日正向隅獨坐嚶嚶泣時而侍婢巧英已款門入秋農急歛笑容以翼掩飾巧英遽曰郎官勿悲婢在室外已聞語多時矣郎官事自有家主人處置之法主婦雖阻撓終有達到目的之日郎官但乘家人垂蔭之餘努力前程博取功名以雪夙恥可耳母在此效婦孺之泣遽灰朝氣也秋農以無可告語之時忽來此不速之解事婢贈以勸詞鼓其志氣真如希世之貽出諸望外而一時由悲而感之態難以形容早不禁顛倒神情款款折腰拜喜於石榴裙下矣惟屢囑婢堅守秘密以爲託婢唯唯而已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人事變遷大堪取譬際雲雖眷愛秋農始終如一乃未及數年遽遭暴病而卒時秋農年甫十四耳於是以支廈之木一旦傾頽回思爾昔金玉厚意温存之岳父恍似冰山之積融而解痛不欲生加以長次兩襟兄一系出囊家一系出腹買終日輕裘肥馬過從李氏之居李氏遇之殊厚相形

婢 媒

四

之下我獨何堪而斯時三女婉貞已略解人事浸潤於母言涵濡於姊語亦自歎遇人不淑恨阿父不應以婚姻大事率爾操觚秋農屢以密意詢婉貞始終未置一詞惟捶胸頓足作悻悻狀而已秋農際此乃知齊大非偶今欲以名門貴女下字措耶恐世間必無之事死者已矣證人去矣昔之一片濃情今已如死灰槁木矣然而處則無以自容出則難乎爲繼而并傷母心進退維谷莫此爲甚而勢利氤氳之季氏方凌辱百端雖非顯下逐客之令常託微詞諷之使去幸侍婢巧英頻頻於主婦前展其如簧謂家主人尸骨未寒卽食遺囑其如他人將謂主母之不情何故秋農低首門下暫作楊家之寄生草者尙屬巧英之力居多也

嗟嗟叔世炎涼誰縹緲袍之贈文人偃蹇偏垂巾幘之憐秋農之得巧英固可謂感恩知己而巧英之待秋農亦可謂盡瘁鞠躬矣當日巧英以匹配大事固由父母之命而已身密切之關係較父母爲大屢以莊語微言探詢小主人婉貞之意識且謂得喪窮通人生常態我觀鄭家子秋農儀表不俗必有際會風雲之一日也乃婉貞意不謂然藥石之言如水沃石巧英惟苦口婆心日作申公說法冀小主人之轉圜意蕊耳孰知起因不良結果殊鮮爾時母女二人意既中變萬無倖合之理而凡屬疏附後先之輩又莫不爭爲冰上人冀卜主人之好以楊家之富而多金爭來委禽者不絕於塗雖嚴格以繩亦何求而不得且先夫所議姻事僅有虛懸之口說而無充分之證書更何忌憚而不爲哉爰乃毅然決然竟文定朱家子爲未來坦腹焉此中消息家人盡知之惟獨守秘密權於所難堪之秋農耳巧英至此知大事已去乃竭力於主母前作說詞謂秋農老母猶在恐不能斷絕關係不如啖秋農以厚利饋以三千金而遣之歸

貧家子。一日得此。或不致另有爲難也。李氏大然其說。竟於婉貞納采之一曜前。遣秋農仍返母家矣。未遣之前。巧英已致意於秋農。謂主母意欲遣。郎官歸家另遣。三千金爲贍養及游學費。將以觀汝他日能否。大器晚成也。郎官苟磨厲以須一朝。騰達則息壤在彼。決不寒盟。婢侍職之餘。聆茲大好消息。不勝欣慰。故特私造寢室。先行奉聞也。言畢。代作雀躍狀。蓋此時巧英之心理深恐秋農癡於情。思此時吐露真言。或致蹈尾生之續。而自恨以俟門之婢。深居簡出。不克刺探。鄭生在外之動靜。故巧借問題以激勵其壯氣。庶勝於虛懸之規語也。屈日其言果驗。生益信之。以是坦然出行。毫無戀棧之態。而李氏亦欣欣然以爲此計之售矣。

秋農歸家。老母駭詫。甚謂吾兒寄寓楊家。儼同贅壻。何忽爾作歸計。豈事有中變耶。秋農乃如巧英所述。悉陳顛末於母前。母曰。如此大佳。吾兒當發憤讀書。勉承先父之志。方爲快事。至室家完聚問題。尙非當務之亟也。秋農生平有大志。居恆讀史。頗慕誦關壯繆岳武穆之軼事。而不休。至此乃以居恆自勵者。請願於阿母前。擬赴鄂中進講武堂肄業。時正南皮整厲軍實。崇尙武備之秋也。老母謂尙武精神爲愛國男兒所應有。此事關係吾兒前途至重。且大母甚表同情也。於是整理行裝。偕老母溯江而上。大有作背水戰過楊門而不入之概矣。

田園寥落。今古同悲。一世雄風。而今安在不。意楊氏以赫赫門楣。未及數年。竟遭某商號之倒閉。大受影響。挹彼注茲。已成強弩之末。其後又遭回祿之慘。竟舉動產與不動產同歸於盡。上戶竟易爲下戶矣。長次兩壻家。又以連帶商業之關係。殃及池魚。平日又揮霍如常。竟致外強中乾。一蹶不振。而小壻朱家子。

婢 媒

又。權。疫。病。而。卒。雒。邑。人。迷。信。堪。輿。謂。楊。家。三。女。皆。大。不。祥。已。丁。盛。極。而。衰。之。劫。運。昔。之。爭。致。委。禽。者。今。竟。一。無。顧。問。使。婉。貞。仍。待。字。閨。中。嗚。呼。問。天。而。天。不。語。向。人。告。貸。而。人。不。應。萬。丈。氣。燄。一。日。竟。成。灰。燼。上。蒼。眞。惡。作。劇。哉。李。氏。迫。於。無。奈。乃。於。他。處。賃。屋。一。椽。聊。蔽。風。雨。母。女。二。人。竟。終。日。作。楚。囚。之。泣。光。陰。半。是。奈。何。天。昨。是。今。非。當。局。者。其。何。以。堪。此。哉。

人。情。閱。盡。秋。雲。厚。世。事。經。過。蜀。道。平。李。氏。既。一。貧。如。洗。終。日。書。空。咄。咄。坐。困。愁。城。欲。將。針。芥。易。有。無。則。十。指。纒。纒。所。入。無。幾。欲。就。傭。工。爲。贍。養。則。羣。言。藉。藉。無。地。自。容。追。思。聲。勢。知。交。方。遠。避。弗。遑。誰。來。存。問。僅。得。二。三。知。友。每。月。略。贈。津。貼。若。干。藉。延。殘。喘。亦。未。始。非。際。雲。生。前。講。道。義。好。施。與。之。稍。稍。食。賜。也。奈。李。氏。尙。執。迷。不。悟。謂。吾。家。自。與。鄭。家。往。來。後。卽。漸。入。傾。危。之。運。轉。輾。以。迄。今。日。諺。云。窮。氣。惹。人。良。可。畏。也。婉。貞。稍。知。大。義。深。自。引。咎。有。時。自。悲。身。世。且。謂。盛。極。否。來。天。道。循。環。無。可。倖。免。吾。家。極。欲。窮。奢。求。過。於。供。理。應。親。食。此。報。此。亦。自。取。其。戾。何。與。他。人。早。知。今。日。悔。煞。當。初。知。近。日。之。艱。苦。備。嘗。無。可。告。語。則。當。日。之。挪。揄。秋。農。者。母。乃。太。甚。蓋。婉。貞。此。時。天。良。發。現。已。漸。露。悔。恨。之。意。矣。因。是。而。恆。與。李。氏。相。齟。齬。吁。嗟。乎。殘。甌。破。釜。相。對。歔。歔。巧。婦。難。炊。自。道。自。喟。正。一。幅。天。然。之。貧。民。泣。淚。圖。也。

鴉。鵲。爭。噪。荒。蕪。滿。目。一。片。瓦。礫。場。已。闌。作。途。人。行。徑。而。垂。暮。斜。陽。復。照。地。作。慘。淡。黃。金。色。驀。見。一。輛。乘。輿。中。坐。肩。章。黃。色。制。服。之。軍。官。一。人。向。途。人。殷。殷。作。問。語。蓋。卽。回。國。效。力。之。鄭。秋。農。探。詢。楊。氏。之。居。址。者。也。孰。知。重。來。燕。子。王。謝。已。非。問。及。劫。餘。之。主。人。則。或。知。或。不。知。未。後。有。老。於。此。中。之。舊。戶。某。導。秋。農。至。楊。氏。賃。所。甫。入。門。而。不。禁。瞿。然。驚。握。手。之。餘。李。氏。固。慙。然。有。慚。色。相。對。不。能。作。一。語。而。婉。貞。已。泣。不。可。仰。叩。其。

六

所事李氏。則以賴少數。知交之周卹。及舉年來之浩劫。以對秋農。詢及侍婢巧英。則云。已遣嫁矣。秋農聞至此。始嗒然而若喪。緣秋農此來。首在詢巧英之遭際。而次及楊家之狀況耳。乃亟招致巧英來。巧英一見秋農。卽悲喜交集。而淚潄潄下。秋農亦悲梗至不可言狀。巧英乃復舉當日居間爲力之隱。一一吐露於三人前。且勸秋農之重歸於好。秋農至此。始恍然大悟。猛憶際雲款待之前情。及巧英迴護之苦衷。乃獨棄前嫌。挈母女二人歸。而謀完娶。合浦還珠。此中殆有異數焉。

競存曰。此。前。清。已。酉。年。事。也。合。區。區。兩。家。庭。觀。之。以。鄭。氏。族。叔。之。不。義。際。雲。之。友。俠。李。氏。之。食。言。侍。婢。之。忠。事。其。間。賢。否。智。愚。固。已。盡。揭。社。會。之。真。相。而。不。遺。亦。足。以。諷。刺。當。世。矣。茲。篇。之。作。所。以。傳。侍。婢。巧。英。耳。巧。英。以。憐。才。一。念。始。終。成。人。之。美。既。有。奇。智。而。且。無。德。色。真。女。子。中。絕。無。僅。有。之。品。愧。士。大。夫。者。多。多。矣。

寄 恨 文 虎

婢

媒

●謎面 每句打藥名一

臉兒淡淡粧

搗臼印米

火柴頭

蕭相封侯頭未白

玉燕投懷

顛狂柳絮隨風舞

曾子廿一歲

酥胸露處微芬透

戎馬在郊

謎底

輕粉

石斛

不灰木

何首烏

預知子

鬧楊花

參三七

乳香

前胡

小醒世
化身術

(山淵)

萬頭齊攢蠕動若蠟人聲鼎沸若萬弩射洪潮市填衢塞往來行者胷裏足不克越雷池一步有大聲發於人叢中曰此余妻也奚爲若挾之與俱行有應之者曰是明明爲余婦安得強云爲若妻若殆有神經病耶衆人聆其語皆大駭愕默付一婦違能爲二人妻殆誤認耳時相語者爲甲乙二人甲復叱乙曰止若何言余妻歸余已三年矣若竟欲強奪人妻耶乙亦叱曰余妻歸余雖未有三年之久然已爲余舉一子矣言次指其懷中幼孩曰是卽余妻之所產也若何據而強云爲若妻若竟慙不畏法耶衆人之視線於是齊集於乙旁之婦人婦年約三十許姿首頗嫵媚微露豔冶態目覩二人口角狀袖手作壁上觀噤嚙不發聲亦怡然無羞怯態甲憤不可遏舉首詢婦曰子非余妻耶子盍一言婦默然不語乙亦亟語婦曰余之愛妻乎今日何辜受此奇辱余妻當亦恥之盍爲余一言以斥此無禮之狂且也言已頻以目視婦婦微低其首箝口不肯言甲乙齊聲曰異哉余妻奚爲亦若是

甲乙爭辨不已歷久而無以判其是非始而爭辨繼而憤怒終乃相持不下聲勢洶洶遂出於鬪毆互相糾纏衣帽皆破旁立之婦人則桃口半啓柳眼斜睨宛若一幅美人觀戰圖對於甲乙絕無所左右袒觀者益怪詫不已有好事者願爲魯仲連出而排難解紛然焦唇敝舌終莫收絲毫之效果旋有三數警察聞聲奔至力排衆而入疾聲叱之甲乙之鬪殿乃止

三數警察雖足以止甲乙之鬪終無力以判其事之真僞乃拘甲乙及婦三人引之至警察分署甲乙悻

悻而行婦亦婀娜。隨其後觀者爭尾之。思一悉茲異聞之底蘊。勢若潮湧。警察不能禁。既抵署。署長分開庭鞠之。先詢甲。甲侃侃而言曰。余姓趙。名德琛。粵之某邑人也。以商世其業。余幼時經商於福州。所向皆失利。三年前余婦死。乃更娶。茲婦爲繼室。茲婦姓俞。氏家族頗寒。素前夫病歿。孀居於家。余以二百金聘之。既歸。余和順淑婉。鄰里賢之。余以經商失利。乃罄資來商於海頭。娶婦以俱。已二載。有奇矣。海頭與赤灘相距。慮止數里。余常往還。海頭赤灘間。余妻亦恒來。此余偶無憾。亦或偕余妻同來遊翫。以爲樂。詎料今日余復戾止茲地。而驚人之事。即發生於剎那間。余方徘徊道周。突遇某乙。有女同車。婆婆過市。余審視之。乃知彼倚肩而坐者。卽爲余婦。驚愕之餘。繼以憤怒。乃止乙而詰之。彼竟強云。爲彼婦。青天白日之下。乃敢效長卿。故智挑文君。以私奔人之無良。一至此極。余小商薄業。幾歷艱辛。始獲一婦。今乃拱手讓與他人。情何以堪。不白之冤。乞有以雪之。庶幾珠完璧合。重慶團圓。不致冤沈古井。永無輿波之日。則商人當泥首以謝矣。言次。泣下如雨。其哀惋之情。殊足令人扼腕者。署長聆之。亦頗點其首。不置。乙聆趙語。目眦盡裂。癩握拳。自擊其掌。恨不能擊殺趙於庭下。每欲越次而言。均爲署長所叱止。益暴怒。翹踵不已。趙言已次。及乙。乙憤激不可忍。怒目切齒。疾聲而呼曰。異哉。天下竟有人面獸心。如趙某其人者。署長呵之曰。若宜平氣言之。譬人奚爲者。乙不獲已。始徐其聲而言曰。余姓莫。名期仁。此地之商民也。余祖父皆困阨家。無擔石。故余壯而猶鰥。幸余幼頗勤儉。積有薄資。建小肆於某街。日作夜息。殊無妻子之念。樂余胸且不知男女之愛情。爲何物所構造也。二載前。偶過余戚家。則有婦人在焉。其楚楚之態。印於余腦。而不能去。余三十年来。所未夢見之愛情。於茲頓生。若電氣之相吸。余乃詢余戚。始知婦人爲比。

隣居婦人。雖非此地產。然稅居於此者。已有年。他鄉若故鄉矣。余乃罄資得三百金。聘之爲妻。趙某之妻。姓俞。余之妻固姓勞也。余妻既歸。余伉儷彌篤。愛情之深。摯羌無倫比。次年卽爲余舉一子。然余妻之愛余。比余之愛彼。爲尤切。兩年以來。無日不笑容盈。靨臉生。渦未嘗一聞逆耳之言。余妻夙喜遊。余亦不之禁。有時余亦與之同車。以出薄暮。始歸。今日方相將遨遊於市中。突有不識姓氏之男子。阻余之行。強指余妻爲彼妻。余妻以溫如之玉。質竟爲彼口舌所污。令人髮指。彼趙某。非有神經病。失其常識。卽爲市井無賴之倫。思藉端而施其詭詐。既證公庭。復敢潛言惑聽。厥罪尤不足誅。想明鏡高懸。當必能爲余妻雪此奇辱。不致爲宵小所熒惑也。言已吁氣。若牛喘懷中之幼孩。忽呱呱而泣。莫心益哀。迴首目婦。以冀婦憐婦。則亟他顧。若無睹者。莫悵然自失。

署長聆趙語。疑婦爲趙妻。聆莫語。復疑婦爲莫妻。幢幢於心。而不能自決。默忖一婦人。豈能同時爲二人妻。且趙妻姓俞。莫妻姓勞。趙娶妻已踰三年。莫娶妻亦二載。有奇。而且舉子婦人。旣爲趙妻。安能復爲莫產子。得毋趙誤認耶。次詢及婦。婦俛首無一語。若反舌之無聲。乃復詢趙曰。此婦果爲若妻。若絕無誤認耶。天下貌同者多。若盡細爲審視也。趙曰。余已詳審之矣。余妻髮長而澤。眉稍有小痣。審視悉無訛。三年來。羹欄與共之。夫妻遠有誤認之理耶。署長復詢曰。若妻日夕俱在若家否。趙曰。余頃已言。余妻夙好遊矣。余妻間日必一出。或踰夜而後歸。然出必有所召之。固立返也。以詢莫。莫語與趙略同。署長沈吟不能解。更詢趙曰。數日來。若妻在家否。趙曰。余昨日猶與余妻同午膳。膳後余因故他出。竟夕未歸。至今日始遇之耳。詢莫。莫曰。余之愛妻。昨宵固與余抵掌作竟夕談。其清談娓娓。至今猶有餘音。嫋嫋於余耳。而未

去也。再輪婦婦仍無一語。署長自語曰：此婦始終不肯言中必有故。雖然趙妻昨日尙在家。廬隔半日莫有何術竟能誘之以俱遁耶。

署長愉快迷離。若墜五里霧中。昏然無所見。不獲已乃命警察再拘趙莫之鄰居。至而詢之。乃趙之鄰人。則云婦爲趙妻莫之鄰人。則云婦爲莫妻。且曰余儕比鄰而居數年來朝夕所共見者固無銖黍爽也。署長益駭太息曰異哉此婦人殆有化身術耶。余術窮矣不獲已乃呈其案請示於總局。

此地名赤海與海尾相毘連。越南之役均已租借於外國。外人設總督於海尾。別建一總局於赤海。擇華商之夙負資望者爲局長。其權仍直轄於海尾。然局長有審訊判決之權。與中國之州縣官無以異也。是時局長爲沈姓者。聆茲異聞亦深自駭怪。卽日高坐堂皇。傳趙莫及婦三人至庭而訊之。趙莫亦均理直氣壯。岸然不少屈。而婦人一覩局長則若鳥雀之遇鷹鷂。盡變其昔日之態。低首弄帶。紅飛於頰。且羞且懼。一若弱不禁風。無力以自持者。局長忽覩婦人面頓變色。搖首太息。不置良久始噓氣而言曰：噫其子也耶。

趙莫覩其狀相顧失色。觀審者亦呼怪不已。有問局長循例訊趙莫。趙莫所言均如前莫述。及其夫婦之愛情時。局長則仰首作鷺鷥笑。終詢及婦人。婦人張口莫能言。惟以首頓地求免死。趙莫益駭而未明厥故。局長訊已乃屏左右呼趙莫前而語之曰：君謂此婦爲何人。趙莫應聲曰：余妻也。局長笑曰：此婦人非趙君婦亦非莫君妻。乃余妻耳。言次注視婦人。婦人面色灰敗。無生氣。趙莫亦兀立若枯木相對。莫能發一言。

局長乃徐言曰。余固此婦之夫也。余與二君固同病相憐者。不妨爲二君述之。二君聞余言。當必遽然夢醒。不復如頃之糾纏無已時矣。此婦歸趙君。則姓俞。歸莫君。則姓勞。其未姓俞勞之前。識余之時。則姓白。其果姓白與否。余亦無從知也。婦姓白氏。名玉貞。平康之妓女也。余承祖父遺產。家頗豪富。揮金如土。費樓西畔桂堂。東無日不有。余之足跡。因與婦相結識。纏頭一擲。不惜十萬。旋竟爲其脫籍。作海燕雙栖之計。以爲幾生修到之艷福。可以長享矣。乃不謂無妄之災。竟從天外飛來。有洪姓少年者。款門來謁。則云婦爲彼之妾。余誠愕。無措。細爲審查。始知婦初嫁賈人子。夫死而不能守。旋投身於某女校。以自高其身。價繼爲媒妁所愚。嫁爲洪姓第四妾。與大婦不相能。不安於室。遂挾資而私奔。棲身無所。淪於烟花。作倚門業。展轉而歸於余。此則婦二十齡前之略史也。洪姓以余爲誘婦私遁。欲起訴於法庭。余賄以金。乃已。余以婦穢德昭著。怒欲逐之。婦乃伏地哀求。誓以生死其宛轉悱惻之情。令人心碎。余乃哀而留之。惟戒其痛自洗滌。以贖前咎。乃未及二載。彼乃席捲余資。昏夜奔逃。余窮覓而不可得。卒以家有中冓。不可外揚。乃置而不問。而余家亦蕩然矣。十年以來。余痛悔昔日之所爲。克勤克儉。投身於商賈。幸不致於凍餒。念及彼婦。猶有餘憤。三年前。余隨叔父經商來此地。於彼婦之踪跡。絕無所聞。惟聞友人言。彼婦自奔逃後。猝遇強盜。十餘年所。肢削而得之。脂膏盡歸烏有。遂轉徙殮瘞。以死。余私心慶幸。不置。知彼二三其德之婦。當必無良好之結局。無待著龜也。又詎知彼婦未死。汝等竟受其愚。天網恢恢。復落於余手耶。彼婦忽而學生。忽而娼妓。忽而同時爲二人妻。夏雲奇峯。一日百變。月下化成三李白。水中散作百東坡。此婦有之。汝等溺於愛情。遂恫恍而不自覺。幸天奪其魄。奸情畢露。否則安知汝等不俱蹈余之覆轍耶。

化身術

六

局長語竟。趙莫如夢。方覺始而悔。繼而悲。終而憤。齊奮拳躍前以擊婦。局長止之曰。余當治其罪。無妄動。惟汝等此後對於婦。則何若。蓋爲余言之。二人抗聲言曰。余寧終身爲鰥夫。不願妻此狡婦也。局長曰。善。乃命重笞婦數百。薙其髮而逐之。出境外。婦乃痛哭而行。

婦既被逐。無家可歸。望門投止。無宿之者。旋止於一御車者之家。伏門而泣。御者喜其艷而不知其被逐。乃留之。遂爲御者婦。婦無髮。不敢出御者。日出而御車所得。以供婦。踰二月。婦髮漸修。仍囊括御者所有以去。

山淵曰。余初聞茲事。疑其誕。以爲天下安有若此之婦人耶。辛亥之秋。陳君齊芷爲余述其詳。始知其非誣。齊芷云。厥後婦人雖無聞。然受其毒者恐大有人也。余太息而箸於編。

偵探界之拿翁

瀨江濁物

第三案 殺人犯

距今年十年前之某夕時值嚴冬凍雲壓檐朔風撼樹玉龍銀虬飛舞空際殘鱗碎甲紛紛下墜頃刻之間山河失色世界改觀始則市井之中尙聞人語喧闐履聲往來陸繹不絕繼則夜愈深風愈緊雪亦愈盛遠近居民皆掩門閉戶深藏室內圍爐取暖即窮困無告沿門托鉢之乞兒亦縮瑟如蝟伏于土穴之中隱身草具之下以避絕大之風雪使非有極大之變故萬不得已之事者孰肯冒刺骨之冷風而游行於冰天雪窖中乎

時則英吉利屬之堡島市上忽有一人騎馬疾行其狀至爲匆遽鈴聲琅琅馬蹄聲得得而來夜深人靜馬踐冰上其聲清利加以朔風大起賚送鈴聲與馬蹄聲於市民之耳際噫異哉如此風雪而迫不及待黑夜奔波果何故耶苟非有極大之事故者決不至急迫至此故堡島市民既聞此聲已睡者則延頸枕上呈其疑訝之狀未睡者皆啓其窗戶探首遙望以窺其究竟惟見一人高坐馬背片片雪花濺滿襟袖如一座銀山風馳電掣而過直奔堡島警察分署而去既抵署前以策馬之鞭亂搗署門漏殘雪深嚴寒如許警長質克早置身於錦衾角枕往華胥國裏游溫柔鄉矣以搗門聲急有如雷鳴忽從夢中驚醒知有緊急公事忙命警役起而視之已則徐徐從安樂窩中騰身而出齒牙顫動持衣戰慄幾不能支質克耐寒忍冷整冠束帶衝風而出警役已借搗門之人守候於職務室中質克步入舉目詳視見其人作僕

役裝。雖夜闌嚴寒。而面紅氣喘。額汗涔涔。其急迫趕路之狀。概可想見。其人見質克入。知爲警長。卽趨前曰。吾主人爲賊所害。特來報告。務請警長從速蒞勘。緝捕凶手。

質克知爲命案。亟詢曰。爾主爲誰。何時被害。孰令爾前來報告。其人答曰。吾主爲維廉濱公爵。被害於書室之中。吾奉小姐暨書記之命。特來報案。質克大驚曰。維廉濱慈和祥厚。爲一鄉之長者。竟至爲人所殺。必非細故。幸華爾胥已自倫敦歸來。余當命其偕往。趣命警役往召之來。未幾。華與警役偕來。質克告以維廉濱遇害之事。華聞之。亦頗驚訝。遂與警長。衝風冒雪。連騎而去。維廉濱邸第。距警署約五英里。二人心急如火。飛馳疾行。既抵門前。書記梅納夫。聞警長蒞止。迎門而俟。延入室內。質克問及公爵遇害之由。梅納夫曰。公爵年邁。喜靜。晚餐之後。必獨坐書室中。核算出入賬目。至十時。入內歸寢。每日皆然。不遲不早。幾成慣例。今晚至十一時。尙未入內。公爵之女。嬌紅小姐。以天氣寒冷。且降大雪。年老之人。不宜遲眠。自往書室。請其安息。詎意小姐。行入書室。公爵倒臥地上。氣息已冰。驚絕狂呼。衆始聞聲。而集詳細檢視。蓋爲手鎗轟擊而死。

質克曰。公爵家中。除嬌紅小姐之外。尙有何人。平日交游往還者。是否甚多。近日曾與人有不愜意之事乎。汝須一一告余。梅納夫曰。公爵中饋久虛。所生惟嬌紅小姐一人。其餘惟余與奴僕而已。生平最耽僻靜。絕無往還之人。亦未聞有不愜意之事。惟前日。有一法國人。踵門投刺。晉謁公爵。延見叙談。爲時甚久。此人連日前來。卽今日。亦坐至晚餐時。始去。質克聞言。正欲致喙。華已接口問曰。此人年約幾何。公爵待其若何。汝知其姓名乎。梅曰。此人年近二旬。翩翩丰度。美麗無匹。公爵款待。頗爲親密。渠來卽延入書室。

叙談甚久。有時或談至深更。方始歸去。余來此已歷數載。從未見有人晉謁公爵。亦未見公爵待人如許親密也。至其姓氏。則余屢詢之。公爵未嘗相告。故不能知。質克不待其語畢。卽謂華曰。此事之歸宿。其在斯乎。余等當盡力探之。毋使凶人漏網也。華沈吟有頃曰。此人突如其來。固自可疑。然亦未可遽以爲斷也。且至書室之中。察勘蹤跡。再籌進行之策。

質克以爲然。遂令梅納夫引導。同至書室。見公爵倒臥案前。仆於地上。踰彈洞胸。而出細驗傷口。知爲新式手鎗所傷。似賊人出其不意。從背後轟擊之者。案間書籍賬目。俱已紊亂。地氈亦已掀起。據梅納夫言。公爵遇害以後。書室中一仍其舊。並未移動。觀此情形。賊人轟擊公爵之後。必於室中尋覓物件。由是著想。則公爵必握有賊人緊要證據。或書函等件。賊人向之索取。公爵不肯與。故出此舉。質克思及於此。益疑彼突如其來之法國人。必與斯案大有關係。華則絕不措意。惟於書室中細心搜求。翻閱公爵之書籍及信件。忽而起。忽而坐。忽而尋思。蹀躞不已。殊形忙碌。繼而行近煤爐之側。注目詳視。卽返身謂梅納夫曰。嬌紅小姐現在何處。吾等亦須略向詰問。梅曰。小姐昨宵受驚之後。益以悲傷過度。今晨竟病不能興。如有事垂詢。余當導君等往內室見之。質克與華齊聲應允。於是梅居前引導。質克次之。華隨於後。待二人步出室外。忽返身回趨。疾如鷹隼。直至煤爐之前。以手入內。攫取一物。藏入衣囊。仍復追及二人。相將入內。

嬌紅年方二九。嬌養深閨。未經風浪。以椿庭慘遭奇禍。痛不欲生。且飽受驚恐。心胆俱碎。早已病臥在床。不能支持。聞警長入內。勉力起坐。倚枕而喘。質克借華步至室中。見嬌紅病容滿面。弱骨支離。眼含痛泪。

愁。慙。可。掬。不。覺。憐。惜。之。心。陡。然。而。起。質。克。先。慰。之。曰。尊。翁。遭。此。不。測。余。與。華。君。必。力。緝。凶。徒。爲。之。雪。恨。小。姐。萬。金。身。軀。宜。自。珍。攝。嬌。紅。吐。其。嬌。喘。之。音。半。斷。半。續。而。答。之。曰。謝。兩。君。厚。意。余。當。謹。遵。台。命。勉。力。自。愛。質。克。復。曰。尊。翁。遇。害。情。形。余。已。聞。梅。君。言。之。略。知。大。概。惟。前。日。有。一。法。國。人。晉。謁。尊。翁。究。爲。何。人。梅。君。未。知。其。細。故。須。一。問。小。姐。嬌。紅。斯。時。喘。息。不。已。嬌。怯。無。力。不。克。自。支。遲。延。一。刻。之。久。始。回。言。曰。斯。人。名。葛。魯。遜。寓。於。大。旅。館。中。因。何。事。而。來。則。家。父。未。嘗。言。及。吾。不。能。知。語。時。已。毫。無。力。量。倒。臥。於。衾。上。質。克。囑。梅。納。夫。小。心。將。護。毋。使。嬌。紅。復。遭。意。外。之。虞。梅。諾。諾。連。聲。相。偕。而。出。華。與。質。克。同。返。警。署。商。酌。辦。案。手。續。質。克。疑。殺。公。爵。者。爲。葛。魯。遜。故。立。意。欲。從。此。著。手。華。則。大。不。爲。然。急。阻。之。曰。以。表。面。觀。之。此。案。甚。覺。離。奇。實。則。毫。無。難。處。余。已。得。其。綱。領。葛。魯。遜。決。非。凶。犯。質。克。曰。君。何。所。見。而。斷。言。其。決。非。凶。犯。耶。華。曰。葛。魯。遜。已。於。晚。餐。前。辭。別。公。爵。而。去。何。能。肆。行。轟。擊。倘。謂。其。去。而。復。來。則。僕。役。衆。多。豈。有。不。使。一。人。觸。眼。之。理。余。於。勘。驗。時。留。心。攷。察。公。爵。之。尸。面。伏。於。地。可。見。其。被。轟。擊。時。絕。未。回。望。蓋。殺。人。者。必。朝。夕。相。隨。其。足。音。聞。之。已。熟。無。用。回。望。卽。知。爲。誰。凶。犯。亦。必。屢。次。試。驗。知。公。爵。必。不。回。望。故。敢。持。鎗。上。樓。乘。其。不。防。遽。下。毒。手。且。余。驗。公。爵。傷。口。確。係。吾。英。新。發。明。之。手。鎗。所。擊。此。種。器。械。未。嘗。傳。流。他。國。葛。魯。遜。既。爲。法。人。安。從。得。之。故。公。爵。之。死。必。由。於。家。中。親。近。之。人。君。無。多。疑。以。致。誤。入。歧。途。質。克。聞。言。疑。心。滋。甚。蹙。額。言。曰。君。所。逆。料。余。實。不。明。公。爵。親。近。之。人。除。嬌。紅。而。外。惟。一。書。記。梅。納。夫。耳。嬌。紅。爲。其。親。生。之。女。決。無。殺。父。之。理。且。嬌。快。如。斯。又。安。能。持。鎗。行。凶。至。於。梅。納。夫。素。受。公。爵。豢。養。之。恩。何。至。忍。心。若。此。况。對。于。公。爵。有。恩。無。怨。亦。無。須。下。此。毒。手。舍。二。人。之。外。欲。求。與。公。爵。親。近。之。人。雖。百。思。亦。不。能。得。矣。華。曰。天。下。之。事。常。出。於。人。所。不。及。料。

故不可以常理言。嫣紅雖不至手，及其父然。書記之心，則不可測也。余非好爲奇異之言，以駭人聽聞。實於驗勘時，已得有證據，必先往大旅館中面晤葛魯遜，詢其底蘊。然後搜出凶器，使殺人者無可置喙。則此案真相，自可立現。余視此案，蓋甚易也。

質克曰：君所得之證據，究爲何物，可否明白告余乎？華曰：此時言之，徒費唇舌耳。待緝獲真犯之後，自當舉以告君。質克知其必不肯言，遂以此案託之，畀以全權，令其緝訪凶犯。華奉命而出，卽至大旅館，質克葛魯遜。斯時天色已明，風止雪霽，旭日初升。華雖徹夜不眠，仍復精神耿耿，絕無倦意。蓋彼熱心於職務，每遇一案，必盡心竭力，究澈根柢，然後住手。故能於偵探界中，獵取盛名也。既至旅館，投刺請見葛魯遜。正在梳洗，見華名刺，雖素昧平生，然鼎鼎大名，傳播環球之大偵探家，雖婦孺亦皆稱頌，不置。况葛魯遜乎？惟猝然來訪，未識其故，不免心頭驚突，而又不能拒絕，祇得延入相見。華既晤葛魯遜，見其丰度翩翩，美如冠玉，益信其決非殺人凶犯。然心雖如此，絕不稍形於色。一見之下，卽吐其嚴厲之音，曰：葛魯遜君，清晨晉謁，亦知余之來意乎？葛魯遜突聞其語，無從捉摸，期期言曰：君之來意，實未知悉。承蒙枉顧，不識有何見教？華曰：聞君近日屢謁維廉濱公爵，信乎？曰：然。吾常往見之。華曰：君與公爵殆姻戚乎？葛魯遜經此一問，如受巨驚，幾不能答。遲疑良久，始曰：否。吾與公爵並非姻戚。華觀其狀，復緊逼之曰：既非姻戚，何故每日往見？葛魯遜曰：吾與公爵雖非姻戚，然吾父在日，固與公爵爲契友，交情稠密，不啻弟昆。吾故時往候之。華微哂曰：尙欲以虛言欺余乎？大禍已降於身，君猶未知耶？葛魯遜曰：君言使吾不明，所謂大禍，果何指耶？華曰：維廉濱公爵，昨宵爲人毒擊而死，警長澈勒知君屢謁公爵，以致見疑。余深知君必不爲

此故來相詢。君宜速以眞言告余。緝得凶犯。庶可免禍。否則不能爲君地矣。

葛魯遜驟聞此耗。驚駭欲絕。幾至暈去。幸華竭力扶之。始免傾跌。仰倚座中。歷十餘分鐘之久。始長嘆曰。天乎。公爵竟罹鞠凶。吾何不幸。乃爾也。語竟嗚咽不已。其悲感之懷。殆與嬌紅不相上下。華益明其理。遂直揭其隱。曰。君爲公爵私生之子。余已深悉。可以不必再爲隱諱。當從實告。余以圖復仇之舉。葛魯遜悲痛切骨。揮泪言曰。君既知底蘊。亦無事隱諱。吾實公爵旅行法國時。私生之子也。後以姻事爲外祖所梗。未能成就。公爵忍痛返國。吾母爲外祖所逼。另適他人。未幾而寡。至今歲一病不起。臨終時。始詳細告知。且與吾書信一函。命投公爵。以圖存立。故喪葬既畢。卽至英國。公爵祇生一女。故待吾甚厚。惟私生之子。與盛德有累。若爲人知名。譽盡喪。是以囑吾嚴守祕密。嗣後必籌良策。以其財產分半與吾。孰意天不相。吾公爵遇害。希望遂絕。語既頓足不已。

華聞其言。心益明瞭。亟詢之曰。公爵欲以財產之半與君。此語曾洩之於他人乎。葛魯遜曰。公爵對於此事。極爲祕密。除嬌紅之外。他無人知。惟前日在書室中密議時。書記梅納夫曾入室一次。吾等卽止而不語。諒亦未爲所聞也。華曰。承君見告。此案細情。余已洞若觀火。事畢之後。必不負君也。遂辭別葛魯遜。回至警署。見質克曰。吾已探悉此案真相。君速召梅納夫來署。余親往其室中。搜尋手鎗。卽可一訊而明矣。質克如言。立命警役往召梅納夫。謂警長有事相詢。立候降臨。梅納夫未知其意。應命而來。華待其出。卽入公爵邸中。命僕役導入梅之臥室。四處搜尋。竟於床中。搜得手鎗。果爲近日新發明之利器。與公爵傷口適相吻合。且驗出此鎗於早晚間曾開放一次。管中灼痕猶未擦去。華得之不覺狂喜。卽賚鎗回署。一

訊而明。蓋梅與嫣紅互相戀愛。屢次求婚。公爵堅執未允。梅既戀嫣紅之美。又羨公爵之富。惟冀公爵速死。嫣紅與已愛情已達極點。既無公爵從中阻梗。自可入財兩獲。此意藏之胸中。匪伊朝夕。適遇葛魯遜來謁。公爵以細情洩之。嫣紅并謂將以財產之半與之。嫣紅心頗不願商之。與梅梅外雖勸慰。內實銜恨。且深恐公爵果以財產與葛魯遜。則已雖得與嫣紅成婚。而財產已去其半。故陡起惡念。擊死公爵。以爲無人知悉。可以得美妻而享富貴矣。詎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殺人者卒難幸免也。

案既結。質克詢於華曰。君何以知殺人犯爲梅納夫而絕不疑及葛魯遜也。華曰。萬事但能留心。自可無惑。余一覩公爵之尸。卽知其身向前仆。必爲素常親近之人所殺。蓋公爵聞聲而不回首。卽其證也。既念及此。於是處處從此著想。詳細搜求。竟於煤爐中獲得葛魯遜母致公爵之書信。乃知葛爲公爵私生子。遂由此而料及公爵必因愛情名譽之故。不願使人知其有私生子。故不肯宣布。然雖不肯宣布。而葛魯遜究係親生骨血。詎忍聽其困苦流離。必思設法以財產與之。其意或爲嫣紅所知。心有不甘。遂致釀成此禍。蓋以圖財而謀命者。固素見不鮮也。惟以女而弑父。又出於人情之外。恐未必然。於是念及梅納夫。或于嫣紅互有戀愛。則此事卽可決矣。故必欲一見嫣紅。以釋吾疑。故令梅納夫引入內室。細察二人之舉動。嫣紅則一味哀傷。梅則將護之。愛惜之。無微不至。乃知其爲嫣紅之情。夫毫無疑義。余既獲此間隙。遂得從此著著進行。故不致誤入歧途耳。然此案之關鍵全在葛魯遜之母與公爵之書信。使此信而燬於煤爐之中。恐竭余畢生之精力。亦無從採取真相。乃梅納夫既已收得此信。欲圖燬之以滅跡。而卒未能燬。且展轉入於余手。以破此案。而成此功。其幾蓋亦微矣。質克聞言不勝欽佩。曰。君遇事明晰。洞見

偵探家之拿翁
底蘊偵探界拿翁之徽號洵無愧矣。



小義 俠 平康喋血記

二七

燈光熒熒。人影憧憧。屋主人與客數人叙談於一室。主人曰。夜闌矣。雷聲轟轟然。似有雨意。余意諸君且弗歸。留作長夜談。且余新蓄一婢。能道其舊主人事。趣而詳。當召之來。俾更述之。爲諸君一驅睡魔。於是客咸諾。主人迺呼婢。婢入。命之坐。主人笑曰。試中言若曩所言者。婢迺長歎曰。茲事駭人聽聞。苟非余親見者。雖余亦弗信也。顧事極複雜。當爲客略陳其概。

余舊主人本閩閩世家。老主人曾握某省臬篆。聲勢煊赫。致富鉅萬。而性好漁色。姬侍十數輩。猶謂未足。時向北里中間。鼎卒以酒色過度。精力焦疲。死於任所。少主人。才弗逮。乃父而獨稟遺傳。性好色。如命。老主人既死。姬妾大都平康中人。頗有下堂求去者。少主人弗許也。於是人言藉藉。飛短流長。聚斲之。謂中葦之言。胥集矢於少主人。少主人弗恤也。而性又暴。唯無人理。忤之者。輒處以非刑。嗟乎。禽獸之行。豺狼之性。識者知其弗終矣。

時有歌妓某者。色藝噪一時。少主人嗜之甚。將以五千金脫其籍。議垂成矣。少主人適飲於伎家。大醉。伎忽以刃刺其胸。遂死。彼素刻薄寡恩。除二三暱友外。視親族如仇讎。得凶信。莫爲之理。至家中。姬妾輩則反舉杯相慶。謂從此可以脫却樊籠也。少主婦素端謹。以屢受乃夫虐。待誓與絕婚。寄食母家。至是亦置若罔聞。一場沈寃。竟無人爲之昭雪。而染指產業。共思分肥者。方稟官大訟也。

妓既殺少主人。隻身遠颺。終無能知其事者。王三李四者。均主人酒色交。謂略悉其顛末。李之言曰。

妓父本廉訪公屬員。聽鼓數年。金盡裘敝。思自通於廉訪。而無其由。值廉訪之夫人赴某庵進香。因與某妻女晤。立談之。頃頓成知己。某聞大喜。翌日盛飾妻女。謁廉訪夫人。夫人厚待之。某妻因乘間言其夫苦况。夫人頷之。自此過從頗密。一日某妻復挈女往值廉訪公。畢見之。問夫人誰家眷屬。嬌麗如此。夫人具告之。廉訪嘖嘖羨不置。夫人頓含醋意。而廉訪惑其姿色。坦然謂某妻久不見若夫。今安在。歸語之。吾頗念渠也。某妻則大喜。過望。廉訪又笑容可掬。問若知吾意否。某妻唯唯。睇以秋波。廉訪大悅。又絮絮問女年齒。名字。有婿家。未。昨見某家。耶。大好。願爲執柯。某妻應如響。歸語某。某大喜曰。此有望矣。困頓半生。不圖大功成。自內助相士言。若有相夫運。三十年。今言驗矣。然吾聞廉訪公好色。而善厭子。以吾故。必委屈事之。且亟求援手。遲則彼將厭汝。言且無效。妻伴不肯。某則故求之。妻固弗肯。某則故故求之。妻頰曰。此若自願者。異日綠巾蓋首。毋吾尤也。某誓無他女。聞其謀。仰天長唱曰。詩所謂人而無恥者。其吾父之謂矣。翌日某妻又往。女稱疾不從。某妻宿廉訪宅。三日始返。而某則卽日得要。差綠巾紅頂。同時耀人耳目矣。然廉訪意未足。思併得女。風某妻許之。商之。某某益喜。願納女。充小星女。以死誓。且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且如某公所爲。滅天理。喪廉恥。其勢如溝澮之水。澗可立待。一旦冰山倒。吾懼父之及也。某夫婦慚怒。將強制之。女宵遁。覓之不得。廉訪聞而怒。且已厭某妻。絕其往來。某又罣誤。要公廉訪將嚴懲之。某以憂死。妻亦改醮。去女聞之大哭。誓復仇。而廉訪亦同時死於任。女頗聞其子行爲。則自鬻於勾欄中。時囑所歡。掄揚之。廉訪子果大惑和酒。報效無虛夕。女思手刃之。而未得其機會。廉訪子以五千金脫其籍。院中已視女如路人。一切弗之顧。女乃從容置酒爲廉訪子壽。

因醉而殺之此一說也。

王之言曰。

妓寶某小家女也。生而豔麗如仙。襁褓失怙恃。依其兄爲活。兄愛其慧。頗栽培之。女因得畢業。高等小學。兄嘗以不櫛進士目之。擇婿頗苛。兄婦嫉其能。且以女瞿書。故所耗衣貲益憾之。讒於夫。反遭申斥。女知嫂陰險大賊。曰禍機伏矣。不速避將有不測。迺請於兄。至舅家學針繡。兄許之。婦性淫蕩。平日以女故。耳目接近。弗得暢所欲。女既去。如拔眼中釘。女兄供職某稅局。經月不一歸。婦益引無賴漢恣其淫慾。而廉訪子某者亦入幕賓之一也。醜聲四播。女兄亦微聞之而不察。確否因辭職回家。頗諂囑其婦。婦疑事已敗露。大懼。亟告某設法。某沈吟曰。此事殊易了。特若不肯爲耳。因附耳語以計。且曰。事成。吾以子爲婦。婦大喜。越三日。女兄無疾斃。女大疑奔喪回家。既臨問。兄何疾。婦語支吾。女因哭告舅曰。先君只此一塊肉。今遭橫死。死又弗明。願從舅氏訟之。官爲死者伸冤。舅許之。而事無佐證。訟恐弗得直。乃曰。子弗悲。兄既死。奸夫必常至。不如因而掩執之。則罪人可得也。女收淚謝之。婦已聞其謀。亟商之。某挈之去。避匿無踪。女大憤。既偵知爲廉訪子。毅然曰。吾固知是人好色而淫昏者。吾有以處此矣。不別而行。自鬻於勾欄。女貌既姣。奸復工。酬應鬻門下。應接不暇。時有某名士評選爲狀頭。聲價益增。一日有豪客某過之。纏頭之費一擲千金。女訪知爲廉訪子也。躍然曰。鄭人在此。仇不遠矣。思乘間刺之。而院中人衆。恐爲所覺。尤慮不得脫身。因竭力媚之。送客留髡。嚙臂訂盟。某大惑。竟以五千金爲脫。其籍擇日以正室禮迎娶。是夜女置酒與某痛飲。置藥焉。醉而後殺之。染血書壁曰。某吾仇。

也是奸吾嫂殺吾兄而破吾家者吾以某故委身平康含垢忍辱至毀吾清白軀而不顧者爲復仇也今幸已伏誅兄冤已伸吾亦從此逝矣此又一說也

二說未知孰當以余意論之由李之說則父作惡而子食其報天理也由王之說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人道也接之天理某死固當按之人道某死尤不足蔽辜矧某可死之道更不僅此邪

婢言既畢客皆鼓掌曰女子誠奇俠汝言亦快人意雖然此絕大之暗殺案竟如此無聲無臭烟消火滅邪婢太息曰苟老主人在者此時方緹騎奔馳大索天下也今家敗人亡又無涕泣秦庭哀求昭雪者惟苦一院中龜奴監禁數月而已誰爲之追求根底乎矧如小主之橫路人皆見地方方慶其早死官非充耳寧彼無聞邪

客聞婢言咸喟然長歎一老者獨正色曰善夫吾聞婢言得六戒焉主人曰何謂六戒老者曰戒酒戒貪戒挾妓戒娶妾戒恃勢而妄行戒慕利而無恥

小說 孽 債

(花 奴)

長日如年。客窗無俚。著者方高臥南窗。尋黑甜滋味。栩栩然化作莊叟之蝶。翱翔於太虛幻境。狀至適焉。忽內子輕拍予肩曰。趣醒趣醒。王老來矣。王老者。販舊貨夫也。渠有舊書。必向予處求售。予出資較他人稍豐。以是王老與予頗善。每獲舊書。必先踵予處。予見其來意不可却。必購選一二種。是日聞內子言。王老攜書一大束。運於樓底。予乃欠伸而起。不衫不履。懶步下樓。王老見予。即迎面呼曰。先生。予大不應攪亂清夢。祇爲晚殮將不繼。故特搜集舊書一大束。求先生賞購幾冊。老夫雖不識一丁。然亦知箇中因大有好貨色。先生試檢閱之。當知老夫非虛語也。予笑曰。王老兒。汝幾時學得一口好說話。王老亦笑曰。紙老虎總爲先生戳破。然做賣買者。固不得不爾也。言時解其束。將舊書堆疊桌上。予隨手翻閱。破紙零落。半被蠹魚宅過。無一愜意者。王老則頻搔其肩。目灼灼視予。猜予意向。見予過目。即棄則頻蹙其眉。見予手玩不釋。則喜溢眉宇。既見予仍棄置一旁。則復愀然不豫。厥狀可憐。亦可笑。予翻檢過半。心頗憚煩。將屏棄不閱。而回視王老。則面有憂色。不得已重復翻檢。孰知幸此一段翻檢。忽檢出一段傷心語來。蓋予檢得數頁破紙也。偷先時予果憚煩。屏棄則此數頁破紙。正不知飄在何處。誰復知有此一段傷心語耶。好似冥冥之中。彼傷心主人。特以此畀予者。然予亦多事也。設予先前果憚煩。屏棄者。則予目固無恙。許多淚滴。決不無端賠折。今乃平白地沾濕襟頭。一角不濟。冤乎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即予之謂也。此數頁破紙。雖閱年久。未爲蠹蝕。惟字跡模糊。如爲水漬過。暈作斑斑。淡痕細察之。恍然悟爲點點血淚。

此淚漬之紙實爲彼傷心主人嘔出之心血亦爲彼傷心主人魂魄所依憑個中有醋潑到後人心頭能使之起一縷酸味個中有辣搽上後人眼角能使之飛千點淚花謂予不信閱者盍細讀之

予問王老曰數頁破紙何從得來王老沉思半晌曰先生恕吾老夫健忘欲根究其出處不復記憶內子謂予曰君偷一旦知其出處不將爲彼傷心主人加上幾倍傷心乎爲人擔愁又何苦來予凄然不語出一糜餅與王老曰後日得有好書再來予處王老稱謝不置曰敢不如命王老既去予與內子共閱之閱至淒楚處內子輒掉頭不忍覩曰儂不願讀斯傷心語也因錄之以寄吾友定夷定夷見之不將謂予爲多事乎卽閱者讀之亦不將怨予爲淚之媒孽乎予初意雅不欲以此傷心語鈎起閱者之傷心然貯之胸中好似骨鯁在喉非吐不快不知不覺間手不吾生竟捉筆錄成矣(以下錄破紙中語)

嗟乎儂病矣儂竟病乎儂病何自起儂不自知也問諸儂心儂心茫茫如已亡去問諸蒼天蒼天憤憤不爲儂告儂但覺懨懨愴愴情身不吾有撫摩肌肉只睜鶴立之骨知覺已亡雖有人鞭之扑之儂亦不知其痛也蓋儂身已死所未死者心頭滴血耳兩泓秋水不波而洞其殆孽債已完不欲復哭耶抱病以來已有數月數月之中未嘗稍離床褥日惟宛轉於病苦呻吟中鬢髮如亂麻黏結不可解窗前欒臺儂此後恐無福受用矣卽儂所用之筆墨紙硯此後亦將與儂長別壁上時計正交子午未知儂能盼到五更三點否誠恐命懸轉瞬不復能見晨曦之上也儂乃乘此弱喘未斷心血未冷之頃強鎮心神顛扶弱腕寫出儂畢生之傷心史此幾句傷心語苟一日飄到文人之手使世人知有薄命如儂者揮灑幾滴眼淚競相語曰可憐哉個儂則儂之心願足矣

儂姑蘇臺畔人也。生而不祥。早喪父母。撫養於姑母。姑母。婆婦也。姓慈善。視儂猶女。一飲一啄。愛護備至。儂既無父母。亦視姑如母。每念父母之音容笑貌。杳不可得。以問姑母。姑母爲儂言曰。汝父業儒。貌清而秀。與吾貌相髣髴。儂乃注視姑母。面久不他瞬。泣然而泣。姑母慰儂曰。兒莫悲。往者已矣。汝當念汝父母。祇生一塊肉。汝悲。泉下有知。更不知若何悲痛也。儂乃請姑母再述阿母狀態。姑母曰。汝母乎。汝母美甚。與汝貌無差異。儂聞姑語。益泣。姑母百計慰儂。儂嗚咽言曰。姑母。人皆有親。繫我獨無。從此日凝視姑。面臆想阿父形狀。或對鏡自照。臆想阿母音容。嗟乎。誦到。蓼莪。悲風木天之厄。儂可謂至矣。

儂身柔弱。幼卽多病。長年慳慳。莫有療時期月。而不病者。已爲莫大之幸。故藥。鑪。湯。竈。長爲閨中良伴。姑母恆曰。是兒清瘦。恐福薄耳。只此一語。足爲儂命運窮厄之朕兆。年華二九。憑姑母之命。于歸於同邑某氏。初婚之日。伉儷甚篤。彼人雖目不識丁。而頗知憐惜。所以熨貼儂者。靡不至。儂爲稍慰。方期鴛鴦盟永。鱗鱗緣。堅輪萬種之恩。情證百年之好。合詎料天厄。吾躬未幾。而彼人病矣。病甚劇。幾不起。於是婢。讒於室。姑。詈於堂。羣指爲儂妖冶所致。且謂儂命不祥。嗟乎。讒毀之。加百喙。莫辨。儂惟有飲泣吞聲耳。然猶冀彼人病愈。或能鑿儂苦衷。加以憐惜。則儂雖受盡冤辱。尙有出頭之日。寧知彼人一病。竟變性。根視儂無異。寇讎。雖病在床。第間亦咆哮如虎。狼偶不稱意。卽申申而詈。搥牀擲物。日不寧。貼與未病時恍若兩人。姑在隔壁。聞之。亦指桑罵槐。助子施威。儂惟有含淚不語耳。而姑復指儂爲刁。嗟乎。儂非木石。寧能堪此。然猶謂彼人患病在身。易動肝陽。故性燥。若此。一旦病痊。定能還復本性。豈知凡

此種種思想皆成絕望。未幾而彼人病愈未幾而彼人復元。儂心不覺稍慰。思念此後光陰當如撥雲霧而見天日。淚裏生涯從此結束乎。於是掬一片摯誠輪萬丈恩情以待彼人。料彼定然加以憐惜。不料彼竟不然。不特不知憐惜。見儂將近。卽直睜兩眼若怒不可遏者。儂望之生畏。却步不敢前。一陣心酸。迸出淚珠。千點適爲彼人所見。以手擊桌曰。予病不死。汝有所不如意耶。予病初愈。汝又將哭死予耶。咄賤婦。汝欲去則去耳。世間多男子。儘汝自擇。予本蠢牛。固非汝配。汝儘可重擇一多才美貌之男子。予必不汝阻。惟切莫向予耳邊。舌須知予最厭人嚼噉。嗟乎。斯何等語。竟入儂之耳。心如錐刺。淚益汎瀾。彼人不顧而唾起身。出口中猶恨恨曰。賤婦。予且去。儘汝哭泣。儂時倒身椅上。泣不成聲。暈去者。再而無人來視。繼念旣不得姑歡。復遭夫棄。人生若此。尙何樂趣可言。與其活受楚痛。毋甯死死。後無知無識人間一切煩惱。拋撇莫問較之。戕心伐形。宛轉於無涯之苦海中。豈非清淨多乎。思至此。儂之死志決矣。以前種種譬如未生。以後種種不了了之。豈知天公竟不許儂死。儂不知前生作下幾許罪孽。竟償不了許多孽債。必使儂受盡諸苦楚。而後已乎。蓋儂屢次投繯。輒爲人覺。瀕死者再而數從。死中復活。求生不死。生無異死。儂之心苦矣。顧儂心雖苦。苟因此而能回彼人之心。動姑之憐。而以溫顏向儂。儂猶可緩死。無奈求死不得。益惹彼人之怒。益觸姑之惡。僉謂儂以假死相挾。益賤視儂。儂倏然獨處。眼見日之出。月之上。空闐寂寂。如同墟墓。竟無一人存問。飢寒飽暖。墟墓每屆清明。尙有人顧問。儂之閨房墟墓。弗如也。然則旣無人儂當可求死矣。豈知隔房有目。又時窺儂。動止儂雖欲死。其奈若輩之不許。何苦哉。儂也。然而知儂苦者。惟窗前之月。桌上之燈。床上之衾。枕懷中之絨。綃及儂之。

影耳枕邊巾角盡爲淚痕。渣透惟枕與巾。實爲淚花。世界中之知己。數載依隨較之。彼人之情深過萬倍。嗟乎。彼人胡不如巾與枕也。巾枕尙能憐儂。吸收儂淚。獨彼人棄儂如敝屣。掉首若不相識。胡其忍也耶。

愁能致疾。憂以傷人。儂病矣。儂病數月矣。儂父。儂母。召儂俱往。杜鵑聲。聲催儂歸去。儂固知不如歸去好也。儂書至此。腕僵矣。筆稿矣。墨涸矣。心死矣。嗚雞啼矣。孽債完矣。杜鵑又來矣。儂將隨渠歸去。斯時黃土一坏。早爲儂安置佳城矣。去休……去休……



寄恨文虎

謎
價

謎面

飛艇

詩出御溝

王廷貴思刁劉氏

潭印

除夕不寐

四月朔日

牡丹開

靜佳

太先生做知縣

謎底

打詞牌一

銀漢浮槎

打詞牌二

河傳春消息

打詞牌一

憶素娥

打詞牌一

西湖月

打詞牌一

迎新春

打詞牌一

夏初臨

打詞牌一

洛陽春

打詞牌一

閒中好

打詞牌一

師師令

紅羊佚史之二 鴛鴦血

(穎川秋水)

金陵爲自古帝王建都之地。繁華富麗。甲於東南。大概自東吳東晉宋齊梁陳以來。久已如斯。今雖金粉飄零。繁華銷歇。然游其地者。披荆榛。剔苔蘚。搜尋故跡。猶起唏噓。愚弔蓋此地爲用武之區。兵家所必爭。故自土濬樓船。由益州沿江而至。鐵瑣靈開。以後石頭城下。不知遭幾許兵燹矣。而至慘極酷者。則必以洪楊之難爲首屈焉。

前清科舉未廢時代。每逢大比之年。兩江士子。願作入彀之英雄。自甘於風檣寸暑中。討苦趣者。一惟金陵是趨。過江名士多。於腳可憐亦可笑也。予未入學校以前。亦曾爲此中之一人。某歲孟秋。以是年又值賓興故。賃居於秦淮河畔之王姓家。水榭玲瓏。在清波激瀾中。宛如倒影樓臺。一至夕陽西下。後復見三五畫舫容與。中流酒綠燈紅。笙歌鼎沸。洵足觀也。然遊子乍臨名勝。往往不肯以所處之境爲己足。加以少年選事。遊興頗豪。於是凡此邦二三十里以內之梵宇琳宮。荒臺古樹。莫不欲一一收入眼底。以爲快。兩足既踣。則借重於款段。而除四五友朋外。復以居停主人王姓爲識途老馬。蓋不如是恐不得佳境也。一日遊北極閣。既至閣。相與拾級而登。開窗四顧。鐵甕全景俱在目中。有風飄然來。披襟當之。冷然善也。幾將羽化而登仙矣。而主人則指閣之下。蔓草荒煙而言曰。子不見此纍纍者。悉百餘年來之叢塚耶。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彼。王。侯。將。相。聲。勢。煊。赫。者。固。無。不。死。藥。長。生。術。以。免。此。一。坏。荒。土。數。尺。殘。碑。至。取。夫。走。卒。婦。人。女。子。姓。名。不。出。里。巷。者。更。與。草。木。同。其。朽。腐。耳。言。已。復。指。西。南。角。上。白。楊。蕭。蕭。處。一。塚。而。言。

曰。噫。此中更大有一段傷心史在。不嫌煩瑣。願畢其辭。可乎。予急頷首。乃側耳以聽焉。

主人之言曰。初。此間有沈翁名克勤者。以鬻販起家。積資十餘萬。居然富室矣。惟中年猶抱伯道憂。爰納簞室。爲嗣續計。奈命宮無子。祇生一女。貌韶秀。異常兒翁視之。不啻掌上珠。蓋不第慰情之勝于無也。左家嬌女。固自有可愛者在焉。五六歲時。即僑作男子裝束。延師課之。讀女天資慧甚。目數行。下師大奇之。爰字之曰若昭。冀以古才女期之也。若昭年及笄。始易弁。而釵轅書翰。事針黹。然已雅擅詩詞。月夕花晨。輒撥女紅。餘閒擊鬻。箋吮兔毫。以從事於吟詠。間由是聞巷中。藉藉稱才女子。問名者踵相接。時洪楊雖發難。廣西連陷數省。而龍蟠虎踞之南京。固依然無恙。故當年大名鼎鼎之女丞相傅善祥。猶蟄伏里門。未露。斬然之頭角。爲厥弟某甲求女於沈翁。翁以傅氏家世非良。善傳某尤獷悍。託詞婉謝之。既而傅氏脅不已。乃峻拒焉。而許字女於吳姓。少年吳固望族。美秀而文。翩翩佳公子也。耶才女貌。並世無雙。見者相與羨且妬。謂此等天緣。不知幾生修得。不謂好事多磨。遽遭浩劫。而沈耶與女。竟俱摧折死耶。慘哉。蓋若昭既許字吳耶之明年。金陵遂陷。洪氏踞爲都城。封楊秀清爲東王。秀清好漁色。淫媾無度。并與所謂女丞相傅善祥爲朋比。善祥容華妖冶。性復儇黠。一日與秀清宴。秀清酒已醺。猶命左右傳呼所戚女子之有姿首者侍讌。然訖無一人當其意。時善祥忽憶及當時沈翁拒婚事。急繩若昭之美於秀清。秀清喜甚。立命帳前。親信者發數十騎往劫之。已則溫酒以待。乃騎至而雙扉緊閉。若昭已於先一時隨父若母避難去矣。非先有所風聞也。蓋洪楊既踞金陵。女子之被脅。或懼死而曲從。或不屈而殺身者。固日有所聞。若昭特漏網之魚耳。幸聞兵中有特例。每日午前必有一時開城。俾城內居民購買食物。故若昭父

得乘此重賄門卒率其細弱混出城闔也。劫取者至此計無所出并慮無以覆命將重得罪乃急拘左右鄰舍詢之知其故亟歸白秀清秀清亦將置不問矣而善祥突起怒叱歸騎曰蠢奴彼有鄰舍在不可逼伊作眼綫耶今與爾等約當先拘鄰舍俾作獵犬分兵四出以追之計此時彼行必不遠何患鴻飛冥冥不入我網羅耶趨行獲則受上賞否且殺汝爲奉令不慎者戒騎者聞言皆股慄急應命出而若昭遂入陷阱矣。

時有小三子者少年無賴好勇鬪狠出入市廛間人皆側目舊與沈翁爲鄰因事開罪翁曾爲翁送官懲戒屢思修怨無隙可乘故隱忍焉及騎之復來拘鄰佑也小三子適徘徊翁之門首詢知其事遂告奮勇以獲女爲己任并偵知吳翁所經之途急率騎以往出城十餘里見有扶老攜幼以行者小三子先奔以偵察之果見翁亦躑躅其間小三子卽揮騎拘之詢以女所在翁謬言已於途中散失而目視一衣服垢敝面目姣好之美男子若示意使亟避者小三子初亦愕然不解既而若有所悟揮騎執美男子曰趨拘之趨拘之娼娼者多果在此也翁亟思分辨而少年已珠淚盈盈奪眶以出翁之妻若妾亦張口大號崩角有聲跪地哀求蓋若昭幼年僑作男子裝小三子知之有素至此因懼爲賊所見故仍易敝而弁不意可避衆目而却敗露於白小見面之小三子也於是一騎擁之衆騎隨之翁雖欲奮力相救寡不敵衆其奈之何遙望塵埃呼號而已。

若昭旣被掠秀清喜可知已立命易衣侍酒若昭哭罵不絕聲秀清怒命殺之而善祥以死之適以成其烈不足辱吳翁清白乃起謂秀清曰賤婢從民間來罔識王家禮此時固不足辱大王寵言次復曰人家

童養媳。日日相見。一朝合昏。猶嬌羞不肯同席坐。况素無一面緣者耶。今請以賤婢賜妾。幸勸導之不須半月。當自怨恨。願侍巾櫛。而惟恐大王之不一顧矣。乃挈女出。款之以富貴。不爲動許之。以尋親復不應。如是者。將半月。秀清使人詢善祥。善祥以女性固執。累勸不從。無詞以對。惟漫應之。而一面則以珠玉錦繡。炫惑若昭。耳目。冀柔其鐵石心腸。使之失志。而後快。

女固以死自誓者。惟防閑甚密。急切不得死所耳。故於善祥之甜言蜜語。若罔聞。知而急色之。楊秀清追不及待。時使親信者相覘。女恐彼將易柔軟手段。而爲強制執行。則仍不得倖免。亟思一死以保全清淨之女兒身。然非以計疏其防。則不得如願也。一日適善祥重以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女初時故作涕泣狀。既而稍稍假以詞色。終則謂既承大王恩禮。儂非木石。詎不知感。惟因昔日已拚一死。故卽父母亦置度外。今既願侍大王。則父母亦應同享富貴。故須得父母消息。然後唯命。善祥聞言。亟告秀清。秀清許之。遂疏其防閑。若昭從此與善祥益加親密。若深感其提挈者。一夕鬼車磔格風雨。淒其鼙鼓聲。凍欲死。府中人皆已就睡。而若昭遂雉經死。明晨善祥起。至午猶不見。若昭來使婢伺之。其事始現。解而撫之。體冷逾鐵。而上下裏衣。堅如冰甲。不知其何時密縫也。

女既死。時人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然天良未盡泯滅。猶有驚其烈而傳聞於外者。未及數日。青年之吳郎。竟以未婚夫殉其妻矣。吳家本在城外。洪楊舉兵來金陵時。恐遭蹂躪。由父率之避難鄉間。郎亦念及未婚妻家在城中。此心忐忑不安。然難於啓齒。祇得聽之。及女遭劫掠。沈翁無奈。輾轉託人傳信於吳氏。郎聞之。卽嘔血。父懼其病。強慰之。適吳有戚氏。自被擄而逃出者。歷言在城數月。曾與賊中用事者數

人相識。請自任偵探女郎事。吳生心稍慰。私冀或有相見之日也。乃未三日而女之凶聞。至吳生聞言。血又汨汨溢喉。出遂臥牀不起。沈翁聞之。亦慟甚。以待館甥之不忘其女。百計求女尸。謀合葬。不可得。嗣以數百金。徧賄賊黨。始得取出。櫛甚薄。急告知吳翁。易以新棺。啓櫛時。面目如生。權厝於荒郊。亂平始卜。爲。爲。鹿。北。極。關。之。下。與。吳。生。同。途。葬。時。有。雙。鴛。鴦。飛。至。在。穴。哀。鳴。不。已。見。者。指。爲。生。與。女。所。化。聞。嗣。後。每。歲。清。明。時。猶。有。過。之。者。云。

秋水曰。予童子時。聞父老言。洪楊奸淫擄掠盜賊也。予初疑之。以爲或有清當寧。不敢不盜賊之以媚清廷。未必若是之甚也。及共和告成。復詢之。曾經洪楊之難者。謂清運已終。今無忌諱。洪楊果盜賊耶。抑否耶。則彼黃髮者所告我。一如我童時所聞。以此例彼。居停主人之言。猶信。



寄 恨 文 虎

詩 卷 五

謎面

睡態迷離巫峽去芙蓉被底起身遲打詞牌二

飲酒入天台

打詞牌一

魚艇梅花緩緩吹

打詞牌二

雙紅豆

打詞牌一

黛玉伏枕而聽

打詞牌一

干青雲而直上

打詞牌一

江州司馬淚痕多

打詞牌一

洞裏桃花正放時

打詞牌一

夜來無月梅自芳

打詞牌一

謎底

夢行雲戀繡衾。

醉桃源。

釣船笛聲聲慢。

一樣是相思。

瀟湘夜雨。

透碧霄。

青衫濕。

武陵春。

暗香。

小家庭
妒毒

(競盃) (軼池)

夕陽西下。暑氣全消。解愠的涼風。徐徐從竹林裏吹起。那枝頭小鳥。唧唧作響。似乎在一塊兒話着。一樁新聞。那時便有一個農夫。獨自坐在青葱葱的草地上。拿了一杯酒兒。一口一口的呷下去。瞧瞧他的態度。似乎高興的非凡。不提防對面却走出一個人來。向這農夫說道。喂。阿大。怎的不去瞧瞧熱鬧。還靜悄悄的。在這兒呷酒。壓這農夫道。什麼熱鬧。不熱鬧。難道我們清水村裏的百姓。會造起反來不成。那人道。噢。原來你還不知道。那鮑魁元先生家裏。今天恰惹出一樁飛天的大禍。差不多就要吃官私哩。農夫道。這鮑魁元先生。不是一個方方正正的人麼。怎的他死。去還沒多日。就惹出大禍來呢。那人道。說也奇怪。這鮑先生的族姪兒。叫做鮑大忠。平日問本是一個老實人。而且和鮑先生非常的親暱。不料到了他死後。竟這等的利害。要想出來承繼。和他族兄鮑大經。你搶我奪。打得落花流水。倒還小事。當時鮑先生的親戚們。見鮑先生死了三日。理該入殮。那大忠等。竟決意不肯說要把案情講好了。纔好蓋棺。因此到了今天。足足有四日了。還沒入殮。我前幾天。在一個學堂外。走過。聽一個教書先生對學生講故事。說什麼齊桓公死了。他的兒子都要想做皇帝也起了爭鬪。把齊桓公的屍身。就擱了好多日。那屍蟲竟洩洩的爬了出來。當時狠不相信。想天下斷沒有這等忍心的家屬。畢竟學堂裏的人。慣會說鬼話。那裏曉得這鮑先生的屍身也犯了這一樁故事。可憐他的身體。早已一處一處腐爛得不可收拾。這鮑師母恰一些兒不在心上。只管開着口罵這個罵那個。罵得不得了。說自己沒有兒子。被人家欺侮。到這般田地。都是

死去的短命鬼不好呢。罵了。就哭。哭了。又罵。那鮑大忠倒說了一句冷話。道：「你那裏要兒子。你若是要兒子。也不會把兒子送掉了。」鮑師母道：「我那裏有把兒子送掉的事情。你平白地冤誣我。倒不怕罪過嗎？」大忠道：「你還抵賴着。難道瞞我不知道麼？」我就原原本本講給你聽。看你瞞得過瞞不過。距今一年前的光景。我爲着一樁事情。到了上海。有一天。在新馬路寶康里走過。寶康里的門首。恰有一個極標緻的女人。家眼中含着一眶子的眼淚。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這個女人大約只有二十來歲。我見了他。着實替他悲傷。但不知爲着甚事。待要問他究竟不干我事。問不出來。只聽他帶哭帶說的說道：「別倒還不打緊。只要自己會熬苦。替人家做做女工。那怕沒飯吃。只這肚子裏的東西。帶累着連動都動不來。教我怎麼處呢？」我聽了這話。心中十分納罕。就對他問道：「你哭甚麼事？」他見我是個男子。却理都不理。只管抱着頭的哭。幾乎哭得要死。我看他這樣的悲傷。知道不是哀憐黨一流人物。就勸勸懇懇的說道：「我並沒有什麼歹意。不過看你這樣的傷心。或者好替你出些力。你倒不來理我。莫非惹厭我麼？」被他這樣說。那女人果然抬起頭來。帶着眼淚說道：「你要問哭的緣故。你可是寧波人麼？」我說：「我原是寧波人。你不是寧波人爲甚的？」問起寧波人來。他道：「我雖然不是寧波人。恰嫁給一個寧波人做過妾。我問道：「你嫁的寧波人是姓甚名誰的？」他說姓鮑。名叫魁元。我聽他這話。越發駭怪起來。我們叔子雖是一個商人。倒是讀書出身。規行矩步的。那裏會討小老婆。莫不是他說了謊。麼仔細一想。却又不是他並不認識我。說什麼謊。或者叔子爲着要圖個兒子。討了道人也未可知。當下就對他說道：「鮑魁元麼？就是我的叔子。你只管講給我聽。就是他聽了我這話。當是哄他。擡着頭。只管看我。停了一會。纔說道：「你當真是他的姪兒。」

麼。我道。這騙你什麼。自然是真的。他道。既然如此。我們這屋子。還沒滿期。到裏面去講。給你聽罷。當時我就跟他進去。怪可憐的裏面。連破櫬兒。都沒有一張。只得在一塊長條石上一同坐下。他就把眼淚拭乾。說道。鮑先生。本是一個忠厚的人。雖然積下了百萬的家私。做個浙江省裏的大富翁。只爲着五十以後。生了廢疾。各處的事業。不能親自前來。經理。概托了親戚朋友。那親戚和朋友。都是些年青子弟。毫沒半些。閱歷。除了吃飯享福。那裏幹得一。樣來。今見了主人抱病在家。自然毫無顧忌。日日在花天酒地。各尋各的樂趣。把生意丟在腦後了。就使有一二個老年人。也都是奸滑得。非常隱蔽的。隱蔽吞蝕的。吞蝕鮑先生。雖然是蟄居田園。那外面的事。却一傳兩。兩傳三。俗語說得好。只怕勿做。那怕勿破。久而久之。自然鮑先生的耳中。有些聲息了。鮑先生就想着自己。沒有兒子的苦。不免長歎了。幾聲。隔了幾天。就急急的跑到上海。把店中的事。略略整頓了一番。又想起我。雖然積下了偌大的家私。自己沒有兒子。也是沒用。想到這裏。就決計要討一房。姬妾。早晚生個兒子。下來也好。接接代。就此托了一位朋友。往各處去選擇。却巧。我那時。還沒有許人。他就找了我。來當下。鮑先生非常歡喜。就租了一所房子。一同住下。租的房子。就是這裏。從此安頓下來。却並沒虧我一些。就是吃的用的。他都件件舒齊。而且他生性嚴正。從沒有遊過一回。僚子。有時朋友們。要他去吃酒。他不是說身體不舒服。就說是有事不奉陪。我見他這個樣兒。心中好不喜歡。想世間少年的丈夫。那一個不要尋花問柳的。倒底是老年人。有些閱歷。這樁心事。我可不必擔憂了。祇是家庭一方面情形。不知究竟如何。那一天。我抽着空兒。就問他道。現在我在這裏。可算是件件稱心了。只有你家中。的大婦。若是知道了。不知會來吵鬧不成。他道。這是不會的你。只管放心。着後

來。我。又。屢。次。問。他。他。總。說。不。會。不。過。他。對。着。幾。個。同。鄉。人。處。常。常。千。嘴。百。騙。不。肯。說。個。實。話。因。此。我。就。非。常。的。疑。怪。他。這。一。日。鮑。先。生。出。去。有。一。位。他。的。至。交。來。道。裏。找。他。我。就。和。他。談。起。鮑。先。生。的。家。世。來。他。竟。把。鮑。先。生。如。何。懼。內。如。何。懦。弱。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待。他。去。後。我。就。在。一。個。房。間。裏。悶。悶。不。樂。恰。巧。鮑。先。生。走。了。進。來。見。我。面。上。不。快。就。再。三。問。我。我。就。把。這。話。說。給。他。聽。他。說。道。你。別。要。愁。我。在。這。兒。他。再。也。不。會。知。道。的。至。於。將。來。的。事。我。自。然。把。銀。子。替。你。另。外。存。着。我。死。了。他。若。是。虧。待。你。你。就。好。將。這。筆。存。款。暗。地。取。用。還。愁。他。則。甚。我。聽。了。這。話。倒。也。有。理。就。把。此。心。放。了。下。去。那。時。我。已。有。了。身。了。鮑。先。生。更。加。非。常。歡。喜。把。一。雙。眼。兒。笑。得。沒。縫。對。我。說。道。我。們。靠。天。扶。助。得。能。生。下。一。個。兒。子。給。他。讀。書。做。官。我。和。你。財。勢。兩。有。到。那。時。多。少。風。光。咧。那。裏。曉。得。好。事。多。磨。我。和。鮑。先。生。住。在。這。兒。却。一。潮。通。百。浦。的。日。漸。一。日。這。個。消。息。竟。吹。到。他。家。鄉。裏。面。去。了。大。婦。陳。氏。起。先。倒。還。不。十。分。相。信。後。來。越。傳。越。實。陳。氏。忍。耐。不。住。就。搭。了。輪。船。和。他。兄。弟。一。同。到。了。上。海。一。直。尋。到。我。這。兒。來。恰。巧。這。日。鮑。先。生。起。來。得。狠。早。還。未。出。門。我。替。他。梳。頭。正。在。談。談。笑。笑。的。時。候。陳。氏。已。惡。狠。狠。進。來。一。見。了。我。們。情。形。有。如。眼。中。釘。的。一。班。便。三。脚。兩。步。奔。進。裏。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首。先。把。客。堂。的。器。具。打。得。雪。花。似。的。不。留。一。點。打。毀。以。後。就。號。陶。大。哭。起。來。嘴。裏。還。嚷。道。你。這。不。要。臉。的。老。烏。龜。你。竟。敢。瞞。着。我。討。起。這。爛。污。貨。來。了。說。着。還。要。尋。什。麼。死。的。尋。那。麼。死。的。哭。了。一。拋。子。便。一。把。將。鮑。先。生。摔。了。出。去。那。時。鄰。室。的。人。都。過。來。排。解。這。鮑。先。生。早。已。嚇。得。呆。了。以。爲。堂。堂。正。室。無。可。如。何。只。得。硬。了。頭。皮。堆。着。一。面。的。笑。臉。向。陳。氏。婉。婉。的。勸。解。停。了。一。會。方。才。住。了。哭。聲。兀。是。那。麼。長。那。麼。短。涓。涓。的。罵。個。不。休。總。要。把。鮑。先。生。立。時。逼。回。家。裏。并。將。我。改。嫁。別。個。

方可了。事。否。則。誓。甘。不。休。的。鮑。先。生。見。勢。頭。不。好。且。動。輒。以。死。相。挾。制。也。就。沒。了。法。應。允。他。把。我。送。給。一。個。朋。友。自。己。就。好。好。的。和。陳。氏。押。着。行。李。走。了。他。去。之。後。我。想。一。個。人。怎。好。從。二。夫。所。以。在。這。裏。哭。的。話。還。沒。完。我。叔。子。恰。跟。了。一。個。女。傭。叫。了。一。乘。車。子。說。給。這。女。人。家。坐。去。叔。子。見。了。我。說。好。極。好。極。就。囑。我。送。他。過。去。我。依。了。他。開。的。地。址。就。走。到。了。那。邊。分。明。是。一。個。讀。書。人。家。那。女。人。家。兀。自。嗚。嗚。的。哭。我。看。他。已。竟。有。了。安。頓。的。地。方。也。管。不。得。他。什。麼。就。回。了。轉。來。那。時。叔。子。已。跟。了。女。傭。到。了。輪。船。和。你。們。回。來。就。此。悔。悔。惱。惱。日。積。月。累。的。得。了。重。病。一。命。嗚。呼。這。都。是。我。親。手。經。歷。的。事。情。現。在。這。女。人。家。早。已。產。下。了。一。個。兒。子。那。面。貌。和。我。們。叔。子。一。些。兒。沒。有。差。異。明。明。是。叔。子。養。下。的。你。還。想。抵。賴。到。那。處。去。呢。那。時。大。經。也。一。起。罵。他。過。了。一。歇。大。忠。和。大。經。又。自。相。鬧。了。起。來。竟。至。用。武。把。桌。上。的。碗。兒。碟。兒。打。得。粉。碎。那。鮑。師。母。只。管。哭。了。罵。罵。了。哭。看。這。個。情。形。免。不。得。明。天。就。要。涉。訟。的。農。夫。道。說。起。這。潑。辣。貨。的。鮑。師。母。差。不。多。我。們。清。水。村。裏。沒。一。個。不。知。道。就。使。今。番。吃。了。些。虧。再。也。沒。有。人。疼。惜。他。的。只。是。鮑。先。生。生。性。慈。善。弄。得。有。子。等。於。無。子。這。承。繼。的。事。情。倒。是。要。緊。的。或。者。可。把。各。處。的。事。業。收。拾。收。拾。庶。幾。不。負。鮑。先。生。的。一。生。心。血。咧。那。人。道。事。業。麼。莫。說。今。日。是。來。不。及。就。是。鮑。先。生。未。死。的。時。候。因。被。鮑。師。母。不。肯。放。他。出。去。已。經。被。人。家。你。吞。我。吃。弄。得。七。顛。八。倒。眼。見。得。是。一。敗。塗。地。了。農。夫。道。咳。這。樣。一。份。偌。大。的。人。家。被。一。個。老。婆。害。得。這。般。田。地。實。在。是。可。憐。得。狠。但。既。已。如。此。就。和。你。去。走。一。遭。且。看。他。如。何。結。果。咧。那。人。道。極。好。極。好。到。了。那。邊。却。靜。悄。悄。的。沒。一。些。兒。聲。息。而。且。裏。面。並。無。一。人。只。有。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提。着。手。在。門。外。啼。哭。問。着。幾。個。旁。人。說。大。忠。和。大。經。鬧。了。一。會。打。起。架。來。大。忠。竟。把。大。經。頭。部。打。傷。那。陳。氏。又。把。大。忠。

的。衣。服。撕。得。粉。碎。三。人。都。不。甘。休。早。已。扭。給。到。縣。署。中。告。狀。去。了。

嫉

毒



哀情
小說
苦命花

(無愁)

嗚呼。紅顏薄命。自古已然。而無若珍姑之尤者。珍姑。崇德縣方紳之女。方紳爲鄉中名孝廉。中年無子。僅生此女。既不樂仕進。日惟教女消遣。母之針。父之書。一一能領。會十四五。解小詩。噴噴稱才女矣。貌既豔。跌性尤婉。淑父因宿疾。謝世。當父病革之日。女親奉湯藥。衣不解帶。甚至割股進藥。禱天求代。古來孝女之所爲。珍姑無不一躬行之。究以膏盲沈痼。大命遂傾。父臨死。徒倚床褥。凄然執女手而謂之曰。老夫無子。惟汝是愛。以爾才女。須偶才郎。所以恨恨者。坦腹之選。未擇定耳。桐鄉徐氏子。英年個儻。磊落不羣。日後定成大器。爾等爲中表兄妹。性情舉動。相知有素。終身之托。非此而誰。其母含淚頷之。言訖遂歿。越一年。而洪楊之亂。作蔓延。忽忽及數省。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游勇士匪。先行打家劫舍。爲先聲奪人之計。國家承平。久不知兵。爲何事。人民互傳。髮匪慘酷。無人理。談虎色變。不自覺齒牙之震。震也。故有恐刀兵及身。預先投河服毒。覓死所者。珍姑之母。始猶避難。鄉親之家。留女看守家門。越數日。忽吞金死。竈下實則地方尙甚安謐。並無所謂髮匪蹤迹也。

珍姑至是。遂覓然一身矣。然值父母先後身死之際。有爲之。始終出力之一人。在其人之執業。殊不高。而姓名又甚不雅。駢所謂黃胖阿三者也。阿三昔爲嚴家長工。嚴亦大家。家。阿三於家使服。畜事嚴固。方之外家。紳死。嚴極照料之。及紳妻死。嚴家中阿三告女。遂共往收拾。不幸之事。疊疊而來。女亦勿暇心悲矣。時嚴之家人遷地。一空。僅令阿三守空屋。而女家財產細軟。猶是篋笥。未動由是掩埋。藏匿。咸黃胖阿三。

一。爲之計劃。是時羣寇未至。委巷之中。已無居人。一男一女。遂如洪荒草昧時代。僅有夏當夏娃生存。人世顛黃。胖作事雖仔細。而遲鈍迂緩。頗不耐之。其人身攪惡疾。兩足重墜。如斗大皮肉。粗黑絕類象蹄。惡水滔滔。不時流溢。且又面黃而浮腫。黃胖之稱。可云名符其實。至竭忠事女郎。嚴家姻親遠去。即此是其代表。拚擋既迄。挾少許餘財。偕女郎避難。遠方途中。遇寇黃胖以身翼女。奸人得勿。窺見少艾。獲免於難。又嘗一晝夜間。貢女郎行五六十程。膏血流溢。呻吟席地。幾溺於死。女郎親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者。亦甚。周至與言他日。生返里門。必分金共安樂。阿三唯唯。女既去。危即安居某鄉。中念苟覓。無依殊非善策。不如適人爲宜。桐鄉徐氏子女。本心契重。以阿父遺命成就。良佳。特流離瑣尾。正不知其人。托足何處。逢人探聽音訊。杳然。俄有避難來者。云目覩徐氏全家。被掠於匪。男死女辱。言之可慘。女聞言痛不欲生。然兩家初未提及姻事。片面文章。不成事實。僅自傷不幸而已。女嘗吟詩以紀其事。傳者不文。勿能記憶也。

時有一駭人聽聞之事。接踵而至。卽黃胖阿三向女求婚也。阿三汗賤。蠢俗醜而且病。又身染惡疾。見者掩鼻與珍。姑品格懸殊。然而亂離之後。王孫降爲。身隸屠卒。且緝兵符。阿三推本此意。何妨。唐突西施。並且金銀財寶埋藏。處僅彼一人得悉。所在設勿交出。竊恐貧富相異。立卽反覆。娟娟弱息。難免淪爲丐兒。阿三有挾而求其心實。可誅也。阿三謂女曰。女公子出奔以來。瀕死者屢。至今倖存。要皆區區此身性命。交易而來。當女公子蒙難危急之日。襁負提携。匪異人任女公子之肌膚。阿三無勿親之初。非敢於放肆。所以然者。誠欲保全女公子耳。今女公子猶然全其千金。圭璧之體。非余自負此功。未可忘也。女聞言慚。

甚不之答。阿三高坐茅屋之內。兩足箕張。如陳枯樹。廣籬毡帽。掩至眉際。手執短煙管。極力吸之。膏煎有聲。復言出奔以來。同案食並榻坐共室眠。女公子試思此何景象。女公子所以不避嫌疑者。豈非阿三殘廢。勿類人形。爰居爰處。得無物議。然女公子當知世上有生之倫。性命至重。阿三縱殘廢多病。貪生惡死。於人無異。所以臨難不避。慷慨赴義者。豈真重金錢。輕性命哉。余知天下丈夫愛其少妻。恐更無如阿三之誠摯者。今阿三所要求於女公子者。非敢更有肌膚之親。但能名義上久爲夫婦。同甘共苦。消磨難中光陰。盡其保護之責。如是而已。且阿三甚病。病甚且死。女公子雖有報恩之言。苟待亂平。阿三必已不及享受。今在亂中。女公子所有者。惟此一身。何妨姑且託之。阿三阿三死後。女公子猶完璧也。婚姻重提。奚不可者。言時力吸煙斗。狀類瘋狂。其實斗中空。并灰燼亦都無存。而太陽之光來射阿三之身。成影土壁之上。爲狀逾怪。女坐門次矮櫬之上。手弄鬢邊青絲。咬之口中。默默無言。面色倏青倏白。忽又紅暈。似甚惱怒。已而掩面哭矣。

鼙鼓聲聲。驚回好夢。火光熊熊。上燭得漢。但聞殺殺之聲。僚僚有聲。女於睡夢迷離之中。阿三負之肩。上疾趨出戶。由是越山涉河。奔走竟夜。天雖甚寒。而阿三頭上猶發汗氣。星月皎皎之中。如覩釜上蒸汽。槍聲漸遠。天亦垂明。阿三坐女公子於山頭下。視病足慘不可堪。血肉塊塊。碎冰互箴。其中足外薄冰。層裹隨手拂落。因阿三病足。血管不靈。故無體溫之可言。女觀狀良慘。坐地哭泣。而阿三猶嫌困厄未甚。勿足動女之憐惜耳。

夕陽在山。天日慘澹。麻雀一羣。噪集烏柏樹上。似嫌此邦之人。意殊吝惜粟米。勿遺一粒也。茅屋三楹。中

苦命花

四

門洞開寸燭搖晃風中兩人奇怪之姻緣艸艸成就矣未一月阿三病三月而阿三死阿三之病爲方氏也阿三病且死亦爲方氏也彼之於方氏兼奴隸僕御於一人之身方氏嘗小病阿三爲之延醫服藥雪夜中行長途數十里歸而足病愈劇不敢呻吟驚方氏卒之因以不起女感其情以身殉焉設阿三能改變面貌身段者痴情所鍾流爲佳話矣方氏苟庸陋如村姑者吾書更不足傳矣吾傳此書天下高尚優秀之閨閣見之必有爲之悶悶不樂者雖然余之女戚老輩數述紅羊故事獨於此節言之至於再三若有餘味焉是誠可謂善用情者矣惜余勿能易阿三之醜而爲美男子遂使讀吾書者胸中每作十日惡是誠余之大罪也或曰阿三之美態苟增一分女之隆情遂減一分矣然乎否乎敢質讀者



說

林

篇長

本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法風情小說

千喚萬呼不出

來今朝
墮地了

▲現已出版

▲定價六角



美人福

吳陵李定夷先生為海內著作大家知之者多毋庸贅述願先生自謂寶玉怨為湖潮等雖銷數各已

逾萬殊非憚心費當之作爰盡其畢生之才能

六月之時間苦心經營編成美人福

一書敘述一巨室家庭紅顏少女絳髮佳

人亦富貴亦榮華不淫蕩不穢濁以淋

漓則暢之妙文寫旖旎風流之豔福

兼之語語橫生涉筆成趣歌詞滿

紙撫卷有香是誠能於小說界

中別開蹊徑者讀者若手置

一編當信斯言之不謬也

全書共十二萬言業

已出版回目如左

第十三回

校舍築成借政興學

第十四回

秋風戰拉夫培封侯

第十五回

憐名花老人收義女

第十六回

見寶藏小婢起貪心

第十七回

紳竹栽花美人年茂

第十八回

劍強扶弱義士心腸

第十九回

名貴歸去勝世下居

第二十回

片身裝假借混平湖

第二十一回

萬紫千紅遊香園

第二十二回

玉樹瓊花兩情爛熳

第一回

說常埋文士選開言葉感知音我來不連遊湖亭七言聯雅句

第二回

著新書神官獻薄技花開解語卿本多情結吟社十美起新名

第三回

作旅行漢水遇良朋開華筵夫人慶壽壽藍田種玉聘禮告成

第四回

絃家世鄂州推皇族進旨酒公子賦鴻文南浦饒行離愁伊始

第五回

意合情投訂盟鄂渚族影縵金一堂集詩亭短亭長頭酒情淚

第六回

興高采烈攬勝燕京燈紅酒綠兼美聯歡書來書去互訴幽懷

第七回

客裏話情幾番示意舊遊戲場頭面除舊燕翼堂改建麗仙閣

第八回

漁濱驚豔一見傾心新俱樂部色色翻新櫻花館更名蝶影樓

歐美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吳興周之棟譯)

第二卷 成婚時期

第二十四章 還鄉

吾父雖急急欲離羅馬。然行程紆緩。道中遷延。約一星期之久。始抵哀蘭。余是時。懊喪之氣。漸次銷沈。惟一念與彼男子一朝相遇。則偏促之心。般棘之念。躍躍而起。吾父別有用意。其心之感觸。正復不下於余。舟入黑水灣。見旅館戲園酒肆。跳舞場等濱海如櫛。比以及電車軌道。直達山巔。皆吾父所手自建設者。吾父指而言曰。試觀之余。固謂必將此島必造之也。船埠爲一石砌碼頭。伸入水中。其上有入無數。蓋皆待余舟之至者。吾父曰。海濱風物。無足觀者。舟既傍埠。旅客紛紛登岸。卽有四客登船。余初疑彼男子。或卽在此四人之中。心中不免驚跳。既而乃知其否。四人者。一爲小蠟。貴人之保護人。當日侍之往牛津大學者。卽其人也。今則鬚眉更白。神氣漸衰。一見吾父。卽言曰。貴人。有事。今日不能趨前。特命僕等來此請罪。明日午前。貴人當親詣尊府也。其餘三人。一人面團目銳。乃蠟貴人之代理人。新來自倫敦者也。一爲愷福先生。乃吾父所雇之辯護士。一則祭師。唐諾文也。余昔以祭師爲偉大之人物。由今觀之。其人不過一村莊之傳道者。質而不文。鄙而不雅。不覺心焉異之。惟其笑貌之和易。語聲之慈藹。余所至慕而不能忘者。則至今猶在也。祭師謂余曰。上帝福汝。貌美與汝母無異。汝母在天之靈。不知若何含笑也。吾知聖母神靈。無日不相汝矣。時遲於岸上者。計車三乘。一爲四輪大馬車。監督乘之。其汽車二。小者爲蠟貴人。

之保護人與代理人所乘。大者乃吾家所遣來者也。吾父曰：將令余待至明日乎？言畢入車。與愷福先生並坐於前。余與祭師遂列坐其後。沿途祭師與余歷談婚事。謂彼信中之言。凡涉及蠟貴人之事。皆係得諸傳聞。不足據爲事實。世人好議論人之長短。毀譽多失。其真。余後此勿宜念及之。且賢敏婦人。善相其夫。其收效之速。更有出人意表者。就使士也。罔極。亦未始不能使之就。我範圍納諸軌物。祭師言時。頗露偏促之狀。其後論及女子臨婚之樂。則語言之間。始富有自然之氣。謂初次鍾情一樂也。情書之至。二樂也。婚禮之榮。抱子之福。三樂也。其他可喜可奇之事。不勝枚舉。此皆女子所專。有非男子所能知也。祭師言至此。乃戲余而笑。且拍余手曰：雖老祭師。若余者。尙能想其樂境也。

車至霍姆鎮。愷福先生先下車。吾父乃至車後。與余及祭師並坐。縱談己之功業。及將進行之方略。與後此余所處之地位。謂余曰：女兒。汝今爲島中唯一之女子矣。全島人民。無論男婦老幼。誰敢於汝前出侮慢之言者。吾父雖久處美洲。習慣於平民政制。觀其言詞之憤激。狀貌之驕矜。儼然一講階級論門第之英人也。當日吾父由美洲返國。島中人士見其腰纏萬貫。莫不俯首匍匐。若崩厥角於其前。此境此情。今如身親見之矣。雖然。彼當日之畏吾父。詔吾父者。特一二無大勢力之平民耳。其在貴族之家。以其身爲貴族。而吾父出身微賤也。固未嘗爲之稍屈也。今以己女嫁諸貴族。則身爲貴戚。再世而後。吾子之子。身受王封。彼昔之不屈者。今不畏。其不屈矣。此吾父戰勝之策也。吾父得意之概。露於眉睫。復洋洋然謂余曰：吾輩戰勝彼輩矣。女兒。吾輩戰勝彼輩矣。車轆轤而行。每過世家大族之居。吾父必指以示余曰：此宗敎家。彭獵之居也。彼於六月之前。曾辱余於某處。再過六月。彼當知余之所以爲余者。又曰：此伊賚登之

居也。伊賚登之。夫人夜郎自大。汝母在日未嘗一過吾家。今而後將趨承於汝之前矣。又曰。汝不見叢林中之高屋耶。此福克台之家也。福克台之女兒豔妝華服。遨遊各處。如孔雀飛翔。雲霄誰敢侮之。今而後將見其俯首屈膝於汝前矣。又曰。彼車中之人以英吉利人爲御者。非鷲山之鮑爾勤乎。汝不見彼向汝爲禮乎。此老僞君子耳。消息流傳。當已入其耳際。故謙厚若此。嘻。吾輩戰勝彼輩矣。女兒吾輩戰勝彼輩矣。行見彼輩趨附吾輩。如蜂之攢附蜂房也。吾父一種得意之概。漸漸染及吾心。然余之所樂者。與吾父不同。吾之所樂者在童時釣遊之地。今得重逢某村某橋風景。猶昔某巷爲往日常由之道。某地卽當日與麥丁試舟之。所以及馬道之寬。栗樹之盛。無一非童時所習見。而今已久不見者。雖然。多年闊別。覺得島中百物。當年之視以爲大者。今則祇見其爲小。當年之視以爲高者。今則祇見其爲低。惟地處山海之間。背嶽巍而面汪洋。景色之佳。儼如曩昔。迨車行漸近。見吾家之屋。獨較昔年爲大。吾父告余曰。屋已改建矣。明晨當挈汝一觀其全也。

既抵家。見姨母白禮姬氏。髮已蒼白。視用花晶頭戴白冠。美蓓奢身量甚高。面肥而團。鄉間之表表者也。耐賽未及年而先老。偏好效年輕之裝。是三人者。皆逆余於門外。一見余。頗表歡迎之意。姨母曰。彼已來乎。美蓓奢曰。彼此來何幸耶。一時見余面者。莫不贊余貌之美。姨母謂彼絕不料余美好。若是寒暄既畢。耐奢乃導入余之臥室。余方欲上樓。姨母呼余曰。美利汝之臥室。即昔之臥室也。汝母不祿。中年謝世。余刻刻念之。不能忘。故家中一切皆更動。惟汝母之臥室。余獨不許其更動。余入臥室。見一榻一几。儼然吾母生時光景。頗感姨母之恩。爲不可沒。乃耐奢謂余曰。勿謝。彼如得遂己意。必將汝母一切遺跡毀滅。

之。鎗。棄。之。即。此。次。婚。事。亦。將。以。己。女。代。之。矣。耐。奢。歷。舉。其。繼。母。之。過。余。始。知。家。中。之。人。惟。吾。父。尙。爲。姨。母。所。畏。憚。而。余。此。次。回。家。實。非。姨。母。及。其。女。之。所。欲。也。

未。幾。耐。奢。辭。去。余。乃。一。人。在。房。於。是。愛。慕。家。庭。之。心。油。然。而。起。周。身。而。外。似。無。一。物。不。與。余。作。團。聚。之。談。心。中。震。震。作。跳。自。喜。身。在。家。庭。復。見。室。中。一。物。未。改。即。景。生。情。想。及。童。時。境。遇。吾。母。之。臥。牀。地。位。未。改。也。牀。柱。裝。飾。金。色。玫。瑰。猶。在。也。吾。母。用。以。祈。禱。之。木。墊。及。牆。上。所。懸。聖。母。圖。像。安。置。猶。昔。也。推。窗。望。之。則。空。氣。之。鹹。鹵。海。水。之。波。動。下。至。聖。母。利。石。青。苔。之。蓐。茵。海。鷗。之。飛。翔。一。一。如。舊。也。余。更。脫。去。外。衣。及。帽。下。樓。而。至。大。門。之。外。先。至。場。圃。見。載。稻。之。車。軋。軋。往。來。次。至。牛。棚。見。榨。乳。之。婦。方。坐。牛。旁。取。乳。乳。流。入。筒。汨。汨。如。也。次。至。廚。房。則。柴。氣。薰。蒸。空。氣。甚。混。而。釜。上。麵。餅。之。香。幾。使。人。垂。涎。矣。卒。乃。赴。園。中。觀。花。塢。則。見。湯。姆。工。作。如。前。然。湯。姆。老。矣。觀。其。狀。貌。更。足。見。其。爲。老。於。海。行。者。湯。姆。舉。其。船。形。之。目。向。余。一。望。驚。呼。曰。上。帝。佑。我。此。非。吾。家。小。主。人。乎。善。哉。善。哉。小。主。人。今。長。大。爲。蓄。蠶。矣。言。畢。向。余。注。視。久。之。復。言。曰。自。吾。家。老。主。母。亡。後。吾。未。見。島。中。婦。人。有。優。秀。如。吾。小。主。人。者。今。見。小。主。人。老。奴。不。能。不。念。及。吾。主。母。也。余。有。心。事。數。百。欲。向。湯。姆。探。問。而。姨。母。早。在。窗。內。見。余。探。首。出。呼。謂。已。煮。就。香。茗。爲。余。洗。塵。余。遂。返。入。客。室。時。吾。父。方。在。書。室。內。觀。各。處。所。來。信。件。美。奩。奢。伺。余。而。坐。爲。余。談。蠟。貴。人。品。貌。如。何。俊。秀。舉。止。如。何。風。流。才。藝。如。何。完。美。極。口。贊。歎。似。無。一。事。不。出。人。上。者。末。復。謂。余。曰。君。見。之。不。知。若。何。滿。意。也。噫。次。日。清。晨。余。將。親。見。其。人。矣。

次晨。余方獨坐房中。作函致貞母。告以回家之事。突聞號筒聲起。舉首望之。見汽車一乘。向余家而來。車中三人。其一人則戴綠色晶鏡。膝上坐一白額犬。未幾。耐奢上樓。告余以蠟貴人到。命余卽刻下樓。余心滋不欲。一似大禍之將臨者。及抵客室。見彼男子面貌。與昔不同。似從未與之前見者。余幾不與之相識矣。時彼方坐於火爐之旁。與美蓓奢談。蓓奢每有言必先之以笑。輕狂之態。至可嘖也。余既入室。見兩律師及蠟貴人之保護人。方與吾父同立室中。余因欲細觀彼男子之面貌。且欲乘此以定余之心也。初不與客相周旋。但見其人衣服端好。粗觀之。不失爲大家風度。惟守身不謹。驕奢淫佚之狀。呈諸眉睫之間。面色滯若黃土。肉浮如腫。目珠深黑。凝定而不移。鬚黑而短。髮甚稀。頂且禿。老景已呈。不似爲三十三歲人也。雖其態度恭然。如不足溫然。如有就似頗易與之接近者。然和易之中。含有一種銳利之氣。雖不得謂之兇殘。却不能向之久。視余當日不知其故。其後閱人既多。始知花柳中人。其形貌都類此也。美蓓奢故事矜張。力爲余等介紹。彼蠟貴人者。緩言戲之曰。君之介紹未免詞費。吾二人乃老友。識面遠在十年前。以前爾時。彼尙在童年。貌美如花。獨接物不甚中。矩言已轉身。謂余曰。當日以一吻之故。小起衝突。卿豈忘之乎。余方無以置答。幸吾父欲引蠟貴人參觀新屋。室中之人。皆起身隨之。余始不至受窘。所謂新屋者。翼於舊屋之旁。中有一膳廳。落成未久。器皿尙未設備。其建築之法。概仿蠟台。吾父昂首挺身。歷指新屋構造之精巧。彼男子戴獨目之晶東西。顧盼雖竭力敷衍。而詞氣懈緩。微露不屑之狀。吾父復以指節擊板壁。顧謂客曰。此皆以櫛木爲之。此皆堅實之櫛木也。蠟貴人曰。是木也。色老如吾人之心。質堅如吾人之首。吾父曰。或更過之乎。蠟貴人遲遲答曰。酷似耳。於是衆人皆大笑。

正閒談間。聞振鈴聲。於是主客同入舊膳室。姨母白禮姬氏。謹就主人之席。而坐。貴客於右。食時。自訴生平。并歷叙其夫生時之功業。與榮遇。姨母詞未畢。而聞者早已厭倦。余時與彼並肩而坐。見其狀貌。露一種刁梟矜張之氣。雖伴與周旋。其實頗鄙夷其爲人也。余早知之。余知姨母亦未始不知之。余以心緒惡劣。席間言笑不多。姨母見狀。謂余曰。美利汝何言之寡耶。余未及答。姨母已向蠟貴人諄諄告訴。謂余童時好多言。有多嘴姑娘之目。今乃沈靜緘默。與昔年判若兩人。得其一言一笑。有若登天之難。蠟貴人曰。是何難。余必能丐其一言一語也。於是姨母大笑。美蓓奢更笑不可抑。

膳畢。吾父自席間起。指旁坐之兩律師而言曰。余與諸君有事相談。銀錢之交涉。與他事之關係。皆須一一議定之。乞恕勿陪言畢。反身入書室。於是衆人皆出。姨母出時。謂客曰。淪茗時當鵲候諸君也。(西俗午後四句鐘爲淪茗時)美蓓奢嘻笑而言曰。余爲諸君之眼。中釘矣。乃亦出時。留膳室中者。惟余與蠟貴人二人。彼乃長嘆一聲。作呵欠狀。顧謂余曰。此間豈無幽密處。可一散步乎。余念余家左近有一小谷。卽麥丁所視以爲福祿蘭角者。地尙幽閒。遂導之以往。然心慚且亂。興味索然。時值小春。谷中土地坦燥。行於樹下。雖樹葉漸就黃落。而空氣異常清鮮。蠟貴人曰。嘻。此地良佳。遂於懷中取雪茄一取。火吸之。旁余而行。不言。不語。但以手中之杖。輕擊沿途之枯枝。俟其墮。則挑入地上。殘葉之中。入谷甫半。忽向余斜視。與余談在羅馬時事。深怪余之久居脩道院而不厭。且詢以諸傳所謂余已立願不出院之說。之有無。并謂余曰。奇怪哉。女子在世不幸。而遭逢不淑。則捨身靜密。誠屬萬不得已。乃年方二八。家勢既豐。姿色又勝。獨能安居此種院宇。不嫌悶殺。人乎。余是時心煩意亂。苦不能答。彼見余不奮。乃進言。其當日在

倫敦時如俱樂部競馬場音樂會以及跳舞觀劇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目眙不禁握手無罰遊宴之所已屬不計其數其他歌臺舞女倚門賣笑之流更無論矣彼於其時猶厭倦而不能久居又言彼有至友曰伊脫克利者將與外國一著名之跳舞女子結婚矣夫伊脫克利饒有資財縱使遨遊荒佚自供却有餘裕何以亦……谷中有一瀑布即麥丁所視以爲北角者余與蠟貴人行近瀑布即坐其旁板橙上蠟貴人言語漸及余二人私事余心愈惘亂蠟貴人坐定後擲棄雪茄餘尾取攜來白額犬而置諸膝上謂余曰諸君所以與令尊赴書室談事之故卿當知之也余聞言脈跳神亂乃力自振作而答之曰然彼乃一手拍犬一手以棒觸地上石子而言曰吾不知卿對於婚姻之事意見如何以余言之則夫婦之間宜尙自由不宜拊束余側耳而聽不復置答彼又言曰吾謂世間夫婦所以有反目之事者皆由互相拊制之太過余仍不答彼又曰卿試思之夫以不相關係之二人一旦結爲夫婦必如並蒂之蓮寢同室食同席出則同出歸則同歸一日如是日日如是乃至終身莫不如是此何事乎非至愚者必不出此余時天真未鑿聞其言不知所奮頃之彼又以杖挑地上之沙石顧謂余曰吾以爲結婚而後夫婦之間仍宜各行其素各從己志不得互相牽掣卿意以爲何如余時吃吃似有所答然所答何語即已亦不能自知惟聞彼又言曰誠然誠然余意正復如是不謂卿乃與余同意殊可喜也雖然卿言是否出於至誠余有疑焉惟卿居脩道院也久受修女之薰陶也深當不至慌言欺我也余欲自陳其誠而脈愈跳神愈亂未及申說彼已續有所言曰此時書室中人度必以余二人已有成議彼輩果作是想者亦可謂料事多中矣卿意以爲然乎余不解彼之用意且孑然一身在旁無參贊之人以爲彼之所言正合吾意於是凝目視

彼默然不發一言。彼乃更取獨目之晶。置諸眼上。作詭譎之狀。向余諦視。謂余曰。余愛卿。余必不使卿懷怨。余固以得貌美如卿者而妻之。爲余一身之榮譽。余必使卿得一極歡樂之時。間雖然得余之名字而用之。爲事亦不易。卿能有此亦足以償夙願矣。余聞言。慙憤交加。而白額犬乃向余作伸欠。彼男子卽推而去之。不使居膝上。一面又問余曰。頃間之議。卽作爲二人之密約可乎。余心亂不知所云。仍不奮。彼乃刺取姨母白禮姬氏席間告彼之言。如謂余寡言笑。羞見人等事。拉雜言之。頃之卽起立。取余臂與彼臂相穿。面余家而行。嗚呼。余與蠟貴人私覲之時。其言乃盡於此。余雖女子。不慣說謊。是覲也。余始終未嘗置一語。默爾而聽。既無所可亦無所否。嗚呼。以瓜期未至。情覺未開。一切深意茫然。無所解於其中者。進而與之言。男女之愛於俄頃之間。定終身大事。危乎微矣。雖然定情也。鍾愛也。接吻也。獻媚也。與凡一切男女相悅之情。如安而麥私購各小說中所敘述者。當日實一切爲之。此余之所深自竊喜以爲大幸者也。

未幾抵家。却值淪茗時刻。鈴聲正動。吾父方出書室。兩律師隨其後。聞吾父曰。如是則諸事妥協矣。衆答曰。然妥協矣。吾父見余二人自外入。卽謂蠟貴人曰。汝二人所議何如矣。蠟貴人逡巡而答曰。議亦就。吾父曰。善。遂以手槌蠟貴人之背。用力既重。受之者不及提防。乃大驚而倒退。諸客因而大笑。遂相借入客室。姨母白禮姬氏正在室中注茶。其眼鏡及帽皆易新者。而盛茶之壺亦吾家最新之銀壺也。耐奢髮中滿插鮮花。蓓奢胸間裝有玫瑰一球。各取杯分獻。坐頃之。吾父起立。背火爐而面外。以莊重之貌。高亮之音。謂諸客曰。諸君聽之。余有一言。爲諸君告。於是諸人視線皆向吾父。惟余仍默坐不動。至吾父所欲言。

衆人殆皆能逆料之也。吾父曰：今日午後與諸君熟商條件，抗議至再三，可謂勞矣。乃卒得圓滿之解決。婚事以定，是可喜也。於是室中之人皆向余道賀。亦有向蠟賈人道賀者。吾父續言曰：議結各端，尙須繕正調印。余於此事務求手續上無細微之缺憾，卽多費金錢，亦有所不惜。然尙有一端，亦宜於今日議定之。卽婚禮宜擇何日是也。此事一定，則條件完備矣。時有向余致問者，余知婚期不由余定，此問不過盡人事，乃張日向蠟賈人一視而不答。吾父先視余，復視蠟賈人，乃言曰：定矣乎？吾人遇事應辦者，不宜緩辦。諸君所知也。余性素急，凡辦一事，非至其事已成，則余心不安。今試定下月今日爲婚期，何如？余起立一鞠躬，彼男子遂巡言曰：敬諾。頃之，汽車駕備，諸客興辭而白。額犬忽不知所往。蠟賈人乃歷舉該犬之價值及家世沾沾自喜，視爲稀世之奇寶。謂此犬走失，必尋獲之。雖出重費，有所不惜。久之，湯姆挾犬而來，置犬於車中。蠟賈人見犬，謝湯姆不已。湯姆曰：余知貴人重此犬，甚於其重他物也。逾時，車乃去。美舊嘗謂余曰：君真世間之福人哉。姨母白禮姬氏，乃取其事以爲己功，有非彼不成之概。并教余爲主母後，宜如何處理家政。嗚呼！以余之幼弱而無旁助，蒙昧而無識見也。彼陌路兒郎，遂得借他人之力，強我以終身之事。或謂谷中密語，余未嘗有反對之言，而婚期議決，余乃先有鞠躬之禮，是皆余之過也。然而事前不與我相談，事定始強我出院。吾父不一商諸我也。吾夫不一詢諸我也。舉家大小無一人有先謀諸我者，并無一人有願謀諸我者。相彼天桃含苞，未放深閨，處子純粹，天真愛情，不知何物也。男女不知何事也。乃亟亟爲之理婚事，一若有愆期之患者，此何爲也哉？此何爲也哉？

第二十六章 訂約

自下星期始舉家慌亂備極匆忙。剪者縫者配色者製樣者自朝至夕未嘗有片刻之停。鮮花也毛羽也殘餘之綢角也委棄於地上者無室無之忽而下購物之命則一役夫出忽而前命作罷又一役夫出而追之忽而重申前命忽而前命又收舉家上下奔走於樓之上下者一日不知若干次人人疲於奔命人人歡喜無量笑者談者人聲雜沓同此屋也昔日冷淡無生氣今則舉室陶然余處其間見各人勤勤不息一種狂熱之度與日俱增心亦爲之大動對於切身之事實無暇計及之鄰右之人來謁者踵相接卽大商富賈以及勳閥之家昔日不相顧從者一聞其事莫不相偕而來爲吾父道賀一時車馬盈門湯姆謂門外道上從未見有良馬華車僕僕往來如今日之盛者彼車馬之主人翁爲狀亦至歷碌最可憐者初次登堂旁無介紹非我故舊何緣突來觀諸人僂躄之狀實有使余心不安者姨母白禮姬氏見客之來者多自恕之辭愈自張大吾父慢侮之概形諸顏色或冷語相譏刺入人骨或惡言相向傷及人心叫囂粗妄幾不顧他人之廉恥余念及當日情形不禁爲吾父恥之而吾父乃用以自快來客而爲極貴重極著名之人物也吾父乃詢其姓名氏族居處似不與之相識者謂之曰君乃彭嶽耶余雖生爲哀蘭人實不知君之祖爲安特莫也來客而爲極近之鄉鄰其家田園本與吾家毗連吾父亦佯爲不知一似其人遠出已數十年或病廢在牀已久或死而墓土早乾者謂之曰奇哉奇哉余疑君已歸道山豈知君實生存耶設其人而爲島中官尹當其高居堂皇曾親辱吾父於衆人之前者則卽冷語惡言要有所不足直斥之曰今日之我猶昨日之我也所不同者特所處之地位耳特吾女將嫁於島中之第一貴族耳遂覺此區區之屋無論富貴貧賤皆能容之耶姨母專制之威特行諸家門之內聞吾父之斥辱鄰友往

往心驚色變。深恐主客之間。或起口角。吾父知其情。悔止之曰。勿復爾。勿假彼以詞。色卽不假。彼以詞。色亦勿畏。彼勿來也。其後凡受吾父之辱者。果也。莫不皆來來者。雖畏吾父。鄙吾父。而於余。則異常感戴。謂蠟台中得一賢淑。蓄臺如余者。而爲之長實。全島人民之幸福也。

自是而後。添粧之禮。粉至沓來。有贈掛圖者。有贈書籍者。鍾錶頸鍊。以及金銀珠玉之飾物。爲數不知凡幾。余之臥室。幾無以容之。每一禮物至。則全屋之女眷。皆急跟余入室。啓封而閱之。美奩奢必曰。君誠世界之福人哉。余爲衆所激。雖欲不心動。而無由。曾幾何時。疇昔之憂愁鬱結。皆掃除於當前。樂境之下。時或出門訪友。時或信步獨遊。每到一處。則賀之者。有之。嫉之者。有之。余亦自信爲福人矣。然當其時。不無憂憾之頃。念及貞母及其在奈麗所談之事故。如深谷之中。寒風吹來。砭人入骨。此一頃也。念及一入蠟家。不得有前此之自由。然必確守吾身不變。吾心之宗旨。此又一頃也。每當愷福先生來見吾父。告以婚約議決之難。余之心境。至爲不適。愷福先生者。其手濕冷而粘。接其手者。如撫巨魚之背。余故異之。彼每與吾父言事畢。必請余至他處。與余相談。一手按其綫色之鬚。而謂余曰。美利人家。女兒誰能及汝之幸福者。今日之事。卽汝所以報汝父者也。當汝在胎之日。汝父冀得生男。乃汝偏生爲女。汝父一切希望。盡歸失敗。以是引爲彌天大恨。今而後此恨始消。而汝之所以報汝父者。至是亦畢。愷福先生與余言亦一頃也。其後監督亦來。謂彼與蠟貴人談子孫信教之事。幾已舌敝唇焦。始得貴人之允准。成婚而後。所生子女。不論爲男爲女。皆須皈依舊教。監督與吾父言畢。亦必請余至他處。與余相談。一手按其胸前十字形。欣然謂余曰。穉子。吾賀汝。汝所獲極巨。彼十九年叛舊之家。將以汝一朝之力。而反諸於正。所獲不亦

多乎。監督與余言亦一頃也。

越兩星期。婚約告成。兩姓要人正式簽字。簽字之禮。即在吾家客室內舉行之。彼男子者。以一士一女。自隨而來。女者蠟貴人之姑也。其名爲安司蘭。年約四十許。容貌秀媚。衣服合時。異香滿體。迄今未嫁。其見人也。語言寡默。狀至矜矜。觀其形式。似蠟氏大姓。非吾家之耦。彼對於此事。如病者飲藥。有所強而然。非心之所欲也。惟與余言。則謙順和易。不復作刁梟之狀。士爲美少年。高領闊結巾之一角。繡有姓名記號。是卽伊脫克利也。伊亦世家子。人稱曰伊大人。與蠟貴人爲至友。家財豐裕。足資揮霍。將與著名之某媛成婚者。卽其人也。姨母白禮姬氏。一見來客。如蠟遇火焰。倉皇不知所措。與美蓓奢母女二人。人各凝視。一客蠟貴人。懶容滿面。不改舊時方來之頃。一若大厄當前。不知何以自處者。未幾。婚約出鋪於桌上。兩造律師。雖不欲將約中條件。正式宣讀。然余悉耳而聽。頗能得其一二。如蠟貴人所有宿負。統由吾父償。其後歲費若干。統由吾父資給。約中均一一載明之。嗚呼。夫婦古稱匹配。其合也在道德。而不在法律。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今乃一切載諸約章。此也。退讓彼也。侵入如商家作買賣。辨貨物論價值。何有於人。倫何成乎。體統余身。歷其境。人非木偶。安能勿引以爲恥。卽今日事過情遷。一念及之。猶愀然不已。余時方獨坐凝思。而吾父已簽約畢。顧謂余曰。女兒簽約矣。其速來。余行至桌前。神情恍惚。不辨人事。約中文字。在旁之人。有無告我。余自己曾否一讀約文。一切不復記憶。惟吾父告余以簽字方位。余卽就其地。書吾名。余胸無成竹。他人欲我何爲。余卽何爲。嗚呼。余之婚事。如是如是。

簽字既畢。余已疲甚。乃行至火爐之旁。一足踏爐圍而立。久之。蠟貴人至余前。傍余而立。以迂緩之聲。而

謂余曰。事定矣。余答曰。然事定矣。次乃議及成婚而後。居住之所。以何地爲最宜。或常住倫敦。亦足以遣悶。又問密月期內。余好往何所。余謂彼所擇者。必較余爲勝。而彼必不見許。謂此爲余之特權。非余自擇不可。余念在修道院之日。余所刻意欲往遊者。卽聖地是也。今選擇之權。既歸於我。何不借此時機。一遊其地。藉慰平生。乃余言甫出口。而蠟貴人色勃然變。目光炯然。奸險之狀。使人難堪。此生此世。余終不忘之也。蠟貴人問曰。汝意欲往耶路撒冷。觀死海。訪拿撒拉乎。余見其狀。聞其聲。面赤脣紅。如犯大過。羞澀達於極點。蠟貴人乃大笑。謂余曰。小尼。汝既以擇地之事屬余。余亦何敢多讓。婚禮既畢。卽往倫敦。然後道意大利。赴伊及過柏林。巴黎而歸。未幾。蠟貴人及隨來者皆去。留以新婦飾物數事。皆祖傳重寶也。姨母白禮姬氏。謂蕾臺安司蘭。爲人至傾險。若常居蠟臺。則於彼頗不方便。姨母議論畢。余告以方者所議。定度蜜月之計畫。美蓓奢聞之。驚呼曰。君真天下之大福人哉。蓋美蓓奢之視意大利。不啻人世天堂。其視倫敦。乃如黃金地也。嗚呼。前數日間。余固因人之樂而樂之矣。自有今日歡樂者。去懷而憂。愁者入腦矣。

(未完)

鐘詩館仙梅古

(集徵士襄郭)

灵作之緣

蟬 華清池 (分詠格)

雨咽風疏驚楚客。 泉温水滑浴唐妃。

月下蓬鬆妃子鬢。 水中乾淨女兒身。

作賦可憐曹植弟。 賜錢應洗祿山兒。

應知人世如雲薄。 但願君恩似水深。

槐樹陰中吟落日。 蓮花香裏罩流霞。

美人妝飾風前鬢。 妃子嬌羞浴後容。

秋暑飛吟廷秀詠。 春寒賜浴太真嬌。

嚶嚶鳴聲傳大樹。 淋淋香汗滴温泉。

小說情 伉儷福

朱蓉華女士口述

(定 夷)

第十一章

鶉火臨躔。炎陽如炙。這般天氣。大是困人。蓋已歷春而夏矣。文華書院既放暑假。和哥遂家居避暑。是年暑熱獨盛。寒暑表升至百度以外。人皆苦熱。惟和哥獨不覺其苦。渠語余曰。坐對意中人。如服清涼散。復何所苦。余惟恐暑期易度。轉瞬又將開學耳。余笑領之。感激之心油然而起。在理夫婦之間。本有相愛之義。感激二字。非所當語。然渠之深情款款。有出於尋常之外者。余寧能不感激耶。

余體本不甚強。入夏以來。尤覺懨懨多病。和哥見之。語余曰。紅潮愈期。不至殆屬夢熊之徵歟。阿父阿母見叔父母已得孫。頗羨含飴之樂。妹倘能一舉得堦。堂上之喜悅將不知如何也。余笑曰。是否。今未可斷。哥切勿先以此消息外揚。設或不實。不將成爲話柄乎。和哥笑存之。又絮絮問余以害酸否。貪食否。余唯唯否否。亦無確切之答復也。和哥又曰。娶婦本爲嗣續。妹又奚用羞赧。余不之答。嫣然報之耳。

和哥心思慧敏。教讀之暇。輒弄細樂以消遣。文人逸致。彌饒樂趣。如笛如簫。如笙如鼓。如琵琶如胡琴之屬。平時徧懸壁間。一絕妙之裝飾品也。余當閒居無事之頃。班門弄斧。偶一爲之。和哥聞之。笑謂余曰。孺子可教也。余亦笑曰。無師傳授。總是隔靴搔癢。於是和哥乃一一授余。余技稍進。和哥立嘉獎曰。行見青勝於藍矣。余既能彈吹各器。常利和哥行樂爲唱隨之實行家。如是者由來已有日矣。今值暑假家居。閒來無事。則益肆力於此。管絃嘔啞。繞滿紅圍。未始非閨房韻事。讀吾書者。或謂雖非鄭衛淫聲。究屬靡靡。

之音。殊非婦道所當然。余獨否之。蓋燕婉之私。正足以表示家庭。和雍景象。且兒女閨房之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能得如斯詎不勝於詬誶之聲耶。或又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國事已如江河之日下。顧猶酣嬉。若此。余又不然其說。當此國事。蝸蟻人心。蛇蝎之時。士君子不獲驅策於朝。何妨佯狂於野。聊藉高山流水。以爲寄託。方東山高臥龍崗。隱居之日。一則寄情於奕。一則託意於琴。泊乎一朝出任國事。卽能鞠躬盡瘁。人未嘗訾議及之。嗚呼。此非文過之語。當亦有激而然。人自呱呱墮地。莫不秉有天眞。若是者。正余夫婦之天眞。諺云。讀書人爲秀才。時尙有三分真氣。一入仕版。氣質立換。牛鬼蛇神。無乎不至。然則何如余輩細民。天眞爛熳。之爲得也。

一夕。蘭湯浴罷。余往園中乘涼。和哥方獨坐於園之惠風亭。亭後有壁。余繞道至壁後。諦聆琴音。有間。突然笑言曰。其聲壯似鐵騎刀鎗。冗冗其聲。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聲。高似風清月朗。鶴唳空其聲。低似兒女語。小窗中。喁喁（四言俱西廂成句）和哥聞聲。急回顧曰。妹來乎。何潛身壁後也。余乃含笑而出。走入亭中。和哥笑顧余曰。若然。妹爲雙文矣。余又哂之。和哥曰。當君瑞撫絃。雙文聽琴之時。兩人心頭。不知各懷幾多酸苦。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食言賴婚。好事多磨。一腔怨恨之思。盡在五指七絃間。若余與妹。則今已得美滿之結果。又別有一境界矣。余韙之。旋曰。西廂琴心。一齣。以余視之。當爲壓卷之作。余愛讀之。雖百讀亦不厭也。至於酬簡。一齣。實爲白圭之玷。余殊不以爲然。和哥曰。妹言誠當。雖然。聖歎有知不將。豈汝爲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乎。余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只此十字。便足爲雙文一生罪案。和哥曰。然則余兩人。昔日又何如。妹胡中。中詈人薄於責。己余正色曰。余兩人。昔日又何如。余自問心地光明。無分

毫之荷。且他人可欺。汝不可欺。充其所至。至如琴心一齣之情。景而止。哥胡出此荒唐之語。和哥笑曰。妹讀徧千卷書。便沾染頭巾氣。耶。余言特戲語耳。胡認真。乃爾。余亦笑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和哥爲之粲然。遂不復言。撫琴如初。

園有荷池。池不甚廣。而所蒔皆佳種。白蕊翠蓋。淡雅宜人。池之四周。有盆荷六架。種皆揀擇。池中之精者。滿園花卉。當以荷爲最盛。惠風亭去荷池甚邇。卽而視之。頗爲悅目。有頃。和哥彈罷。置琴於椅。與余攜手出亭。偕至池畔。余語和哥曰。是園尙有未愜意處。苟能得垂柳幾株。蔭蔽紅日。不更勝一籌乎。和哥曰。此爲地畝所限。實屬無可如何之事。余曰。若祇就荷葉而論。彼大名鼎鼎之藩湖。尙當讓我一歩。蓋兼收並蓄。不如審擇精良之爲得。和哥曰。余異日苟能薄有積蓄。當買地築園。爲吾兩人遊釣之所。今日宜撙節金錢。爲之預備也。余笑曰。余未嘗不作是想。但望如願以償。和哥曰。有志者事竟成。而况此非難題。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余唯唯。時將晚飯。遂即離園入室。遇余姑。含笑言曰。園中晚來甚涼。浴後前往。尤覺爽意。和哥曰。此刻尙存一綫夕陽。膳後月景當更佳也。余姑無語。諸人俱入膳室進膳。

余於繪事。素不擅長。而研丹調硃。夙好塗鴉。和哥幼年肄業於學校。時曾習水彩畫。技雖不精。亦能略辨門徑。自放假以來。除以音樂爲消遣外。厥惟丹青而已。和哥喜撫連理樹。並蒂花。蝴蝶雙飛。鸞交頸等圖。余以恩情縱好。形諸楮墨。未免爲人訕笑。和哥則謂閨中人遊戲之作。無論如何。決不輕示於人。且此等名色。不過寓意而止。未嘗涉於狎褻也。余意始釋。和哥復點景。要余摹寫。所點爲雙星佳會。圖牛女故事也。余卽詢和哥曰。牛女之事。信有之乎。和哥曰。此等韵事。不必以迷信之說繩之。無論是真是假。要皆

可。愛。可。憐。余。笑。曰。吾。輩。小。別。數。日。便。覺。忽。忽。若。失。牛。女。兩。星。一。年。一。會。不。將。相。思。刻。骨。耶。世。人。每。好。求。仙。寧。知。天。上。不。及。人。間。乎。和。哥。曰。願。作。鴛。鴦。不。羨。仙。鴛。鴦。之。樂。固。勝。於。仙。也。余。唯。唯。和。哥。又。曰。余。頃。者。所。言。尚。未。畢。其。辭。譬。如。前。所。繪。之。連。理。樹。並。蒂。花。蝴。蝶。雙。飛。鴛。鴦。交。頸。等。作。樹。之。連。理。花。之。並。蒂。未。必。真。含。有。愛。情。意。味。卽。蝴。蝶。雙。飛。鴛。鴦。交。頸。亦。純。任。自。然。彼。何。嘗。知。有。愛。情。耶。是。與。雙。星。佳。會。之。故。事。同。爲。寓。意。而。已。不。必。苛。求。其。是。否。實。事。也。余。笑。存。之。和。哥。遂。爲。余。拂。畫。盤。展。錦。箋。促。余。卽。繪。雙。星。佳。會。圖。乃。余。方。捲。袖。而。僕。婦。遽。以。棠。姊。之。惡。耗。來。報。耶。

第十一章

人。身。不。幸。爲。女。子。身。生。產。一。事。尤。爲。女。子。無。上。之。罪。惡。因。是。橫。夭。者。枉。死。城。中。殆。難。數。計。棠。姊。棠。姊。汝。謂。不。幸。亦。墮。此。血。海。地。獄。也。余。聞。僕。婦。言。投。筆。驚。起。僕。婦。之。言。曰。趙。家。家。人。頃。來。報。喪。少。夫。人。於。今。日。辰。刻。去。世。明。日。午。刻。大。殮。余。聞。斯。語。雙。淚。不。禁。奪。眶。而。出。廿。年。姊。妹。從。此。竟。長。別。耶。和。哥。亦。變。色。曰。棠。姊。而。相。不。似。天。折。者。胡。竟。不。永。其。年。耶。余。且。泣。且。詢。僕。婦。曰。來。使。去。也。未。趙。家。少。夫。人。果。以。何。疾。身。死。僕。婦。曰。來。使。形。色。匆。遽。不。待。詢。問。卽。已。返。身。而。去。和。哥。曰。天。熱。如。此。外。間。時。症。甚。多。余。輩。向。未。知。棠。姊。有。病。此。耗。突。如。其。來。殆。爲。急。症。所。致。耶。如。係。急。症。余。不。能。任。妹。前。往。傳。染。之。病。非。等。閒。可。比。余。曰。汝。何。能。斷。其。爲。急。症。余。應。否。往。當。請。阿。姑。之。命。和。哥。曰。可。使。僕。婦。卽。往。問。之。果。係。何。病。余。以。爲。然。和。哥。乃。往。告。余。姑。卽。遣。僕。婦。行。

和。哥。尋。卽。還。室。見。余。淚。絲。被。面。撫。余。而。相。慰。曰。蓉。妹。天。熱。如。此。汝。當。爲。愛。汝。者。珍。重。人。生。百。歲。終。入。此。路。

願汝母過戚。余曰：余非不知其然。同胞姊妹相處十有餘年，友愛綦篤，從無間言。一朝來此，悲音人非木石，能不戚戚於心乎？和哥汝與棠姊當髫齡時，亦曾同遊同處，此刻恐亦未能忽然也。和哥曰：事誠如此，余特恐妹因此釀病，不得不以達觀勸妹耳。余不忍傷和哥之意，拭淚止泣，和哥復強余作畫以爲解懷之計。余絕之曰：此不能再應命矣。和哥遂置之。

既而僕婦歸來，報告棠姊之病，則以產亡也。余乃往請姑命，願至趙家送殮。姑曰：汝方有孕，萬不可往。余意頗不懌，詢以故。姑又曰：難產之症，必有種種惡現象，孕婦切不可觀。余曰：事隔一宵，當已收拾整潔矣。姑曰：蓉兒，余非強違汝意，余惟愛汝，故不忍任汝往。明日當由余與汝穉姊前去可也。余重違姑意，始允。然而病不能臨床，一問殮不能撫棺，一慟余負棠姊，余心滋痛。自是厥後，余姊妹之關係永絕，余書不復及彼矣。

光陰匆匆，暑假轉瞬滿矣。和哥應高等學校之聘，往任國文算術等科。暑假以內之事，至此已無可談述。惟有一言須告諸君者，則雙星佳會圖，余卒從和哥之言繪成也。及入校而後，朝而往，夕而返，家常瑣事亦不復瀆諸君之聽。而秋而冬，容易年華，又報春三，而余分娩之期近矣。此時爲余畢生幸福所關，開宗第一章。余卽告諸君曰：阿儂固有伯道之悲者，余無莊姜之美，胡亦抱碩人之憾耶？一日天氣晴明，豔陽四照，余忽覺腹痛。初時託病臥床，不敢告人，恐言之不實，貽人笑柄也。及後痛陣時作時輟，其勢漸劇。余姑入室視余，觀余狀，問病情。余具告之。姑曰：是必分娩無疑。腹中動乎？余曰：痛則覺跳躍，頗劇，痛止則亦止。姑曰：是矣。當立召穩婆來。余頷之。姑出，卽呼樺姊來伴余。時余痛益劇，幾至淚下。顧語姊曰：樺姊如此。

劇痛。余生不從。未經過。早知其然。悔煞。嫁人。樺姊曰。妹言真。愁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自然從。未經過。此痛。余曰。若此情形。余不將爲棠姊之續耶。樺姊曰。胡說。妹言實。太失檢。余遂不語。有間。穩婆至。視察之餘。語余姑曰。新夫人痛陣尙緩。至早當在膳後。產生。余聞之。躁甚。余姑則焚香膜拜於祖宗之前。願佑產婦。無恙。並願誕生英物。蓋舉家之人。無一人不屬望。余生男也。午後四時。胎兒尙未墮地。和哥自校歸家。見余痛楚之狀。爲之戚然。趨至余前。撫問者。再余低語之曰。此皆汝所累。余好大罪惡。害人不淺。和哥曰。此女子之天職。何苦。畧余來言時。劇痛。又作。余揮和哥退去。

呱呱一聲。兒墮地矣。穩婆顧余姑曰。太太恭喜。添得千金。賞不可言。余姑急答曰。辛苦。辛苦。只此四字。別無他言。可見余姑當時之心理。余聞所生非男。亦覺頗爲失望。樺姊似知余意。笑曰。女子爲人類之母。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自古已然。幸妹亦服膺之。且生子必如孫仲謀。若劉景升者。豚犬耳。雖有若無。轉不如左家之獲一嬌女。爲得余故。笑頷之。示以中心。坦然實無所介。於懷余姑。則恐妨產婦之健全。亦仍歡笑如初。余縱聞樺姊所言。然知此事實違翁姑希望。無論如何。總覺愧赧耳。

三朝洗兒。筵開湯餅。余所生雖爲女孩。然以第一次之產兒。故賀客不因此而減少也。余母於誕兒之第二日。卽來視余。照拂一切。備極周到。湯餅之筵。計共十餘席。羣以女孩貌。頗不惡。爭致譽詞於余。前益增余之愧色。顧余意。雖如此。和哥則異。是渠之言曰。有男必有女。試問人人求其生而爲男人類。不將絕乎。且吾兩人結褵伊始。自茲以往。生生不息。後望甚多。既見余之沉悶。則又引援古來賢女子。如緹縈。木蘭之輩。以解余懷。余一一頷之。深感和哥之情。不置。是日。叔父爲余女取名。名曰蓉影。以余翁方遠遊。故由

叔父代取見者皆謂女酷肖母不啻余之影也。

余自懷孕而後。即多疾病。產生以來。尤覺疲憊。偶爲外邪所乘。竟以致疾。疾初作時。身熱如灼。來勢極猛。蓋產婦血弱體虛。非尋常病者可比。且用藥一端。尤多避忌。攻既恐橫生支節。守亦懼養癰遺患。余母余姑皆深以爲憂。和哥尤中心如焚焦灼。莫喻余惟昏焉。昏焉時睡時醒。神經失其作用。轉不知所以爲憂。蓉影以余有病。別雇乳媽哺之。此乳媽之歷史。又有足述者。彼姓李名阿奴。其母爲余之乳母。阿奴與余同庚。余兒時所食之乳。即分阿奴之乳也。今阿奴已嫁人生子。余母荐彼來家。爲蓉影保姆。母既食其母之乳。女又食其女之乳。事之巧合。有如是者。余病初延邑中名醫施省庵先生診視。藥石無靈。久不獲效。嗣聘胡安伯江克讓毛延齡諸大夫立方。亦毫無動靜。或以病情棘手。謹謝不敏。余母與和哥皆以爲余病殆無痊望。終日雙眼紅腫。彼等雖不面余而泣。余視其眼。固知其曾痛哭也。余母於無可奈何之中。欲往求仙方。余却之曰。以諸人之心思學識治之。猶且不效。寧彼刻板草方。轉能有效耶。和哥曰。無已其延西醫乎。余曰。西藥多金石質。西人醫法尤好用。竊道余病已如斯。延西醫來益促余命矣。和哥不獲已。又往延卻棠蔭先生就診。此公名不甚著。而看脈立方。俱極細心。和哥示以以前各方。渠笑置之。語和哥曰。時下名家大都。不願肩負責任。余甚恨以延宕手段。爲漁利計也。渠旋立方而去。余以爲此已求諸下。駟之乘。聊盡人事。未必有效。勉強服藥。訖明晨病勢忽覺鬆動。和哥大喜。仍往延之。彼既能治余病。余遂不復改講。他人僅越一旬。已能起坐。和哥語余曰。名之一字。誤人不淺。享盛名者。未必良醫。而默默無聞。每有出類拔萃之才。余實爲邵先生叫屈。余頗躓之。讀者諸君。然耶否耶。

(未完)

詩體豔

(唐集公吁)

伍
儂
福

背燈羞解綉裙腰，拽住仙郎盡放嬌。和羅春色闌人關不住，羅半胸酥嫩

白雲饒。李洞

酒酣雙臉却微紅，韓一隻橫釵墜髻叢。毛熙震四體著人嬌欲泣，韓青鸞飛

入合歡宮。王昌齡

逢花逢月便相招，陸龜蒙更卜同衾一兩宵。白居易欹枕醉眠成蝶戲，劉禹錫須

知秦女善吹簫。杜甫

會向瑤台下逢白鴛鴦，杜牧帳裏暖芙蓉。杜牧長來枕上牽情思，韓半在眉間

半在胸。陶雍

兩朶芙蓉鏡裏開，魚玄等閑偷入又偷迴。元稹朝雲暮雨長相接，李商天賜

胭脂一抹腮。羅隱

粉落香肌汗未乾，崔珣轉身應把淚珠彈。韓天明又作人間別，徐不敢公然

仔細看。李商隱

偵探小說 瓊閣戕妹記

(續) Katharine Green 原著

(易時)

第十一章

此信一經刊布。斐百爾助夫人暗殺案中有關係者。上而吾美著名之偵探。下而各報訪員。以至紐約之販夫走卒。莫不蜂起。蟻集。競欲趨往巴萊塞山一探究。竟藉三寸不爛之舌。爲偵探界樹一奇勳。其間各報訪員。尤爭先恐後。驚趨其地。抑若此千載一時之機會。稍縱即逝。遲恐爲人捷足者。故不閱半日。斐百爾助染病南下之詳情。如河決隄。密於雪片。逐日發刊各報。而某日報。以愛耳馬羅大旅舍書記某君。頗知斐百爾助息肩彼地之歷史。尤大書特書。筆述其言。謂彼富有兆金之礦業主人。當斐百爾助夫人被戕時。曾下榻愛耳馬羅。惟兇耗遞至之日。彼方身入叢山。查勘礦苗。故未即知愛耳馬羅主人審事緊急。亦嘗飭急足追踵入山。訪彼行蹤。願斐百爾助身體本不强。至是飽受山瘴。厲氣所鍾。竟染奇疴。急足雖能攜彼共返。而彼病已深矣。愛耳馬羅主人見狀。察景思情。知不可告。遂緘口結舌。遍囑舍中司事不之共語。俾其專心養疴。而關於彼案之紐。納日報亦爲束之高閣。不令一瞥。幸也。此際斐百爾助如懵如醉。並不研詢。亦不向侍者索取函件。及日報之屬。故此可怖之兇耗。乃得不洩於彼。不則彼聞耗震驚。害及其病。恐已早登極樂世界去矣。斐百爾助爲人心有所鍾。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爾時彼方有事。南鄙遭染奇疴。亦知自攝。願養病。乃猥瑣事。必須贅居。不出彼乃引爲大戚。故遲之數日。即欲南下。愛耳馬羅主人審其所病。殆非贅居城市所能爲力。不得已。遂勉許其請。囑人護侍。由康魯拉多之南部鐵道送

入新墨西哥。此殆斐百爾助未至巴萊塞山前之概狀也。至彼既抵巴萊塞山。病中自有醫生爲之施治。惟訪員之言。其時彼病革。囑語嘗自詡其鑽石之高貴。與彼遺贈斐百爾助夫人各節實足證彼於其妻被戕事。茫無所知。而彼呻吟憔悴之狀。尤足徵醫生非數星期尙難起牀。一語爲非虛飾。特凡此種種。在各日報。援有聞必錄之旨。遽以付刊。而在警署及彼無辜之杜侖見之。乃不能不益爲悶悶耳。余時目覩吾愛橫遭蹂躪。此生聲譽。將悉以此後數星期爲斷。披讀各報。幾無寧時。披讀之外。則兀坐冥思。細索當日杜侖什襲彼婦手套之意旨。繼復顧彼可異之警耗。味其語意。不得復思究其主人。余亦頗謂彼紙或卽杜侖遺落瓊閣。蓋杜侖在紐約珠寶業中。有數之人物。彼爲某巨富訂購巨鑽。業已成讖。不久即可蒞事。此可異之警耗。固未必非其同業友人知巨富亦赴賴姆斯台爾跳舞會而先事警之也。願余雖作此想。欲爲杜侖力圖開脫。而提審之日。證人畢集。彼可恨之警長輩。如與杜侖不共戴天。乃必欲深入其罪。而英人葛萊罪狀昭著。反得逍遙法外。彼審判官憑事斷案。固未敢竟執片面之辭。遽定其罪。而堂上一聲令下。彼可憎之偵探長。則竟以手挾吾杜侖之臂。胸息極。楛在手。加彼腕際。而杜侖乃以暗殺案之嫌疑。犯腳鐐入獄矣。余心痛吾愛所遭。漫漫長夜。殆未閉目。翌日。猶謂杜侖之罪。僅屬嫌疑。在審判者苟得明晰之辯狀。不難卽加訊釋。故晨光既熹。卽以證人名義。趣詣警署。乞其轉求審判官重開法庭。俾得申訴。長見余似已知余所欲。亦頗謙抑。惟其答余之語。乃謂斐百爾助夫人案。事體重大。彼實無時去懷。余雖係忠於杜侖之人。所訴容或偏激。願彼集思廣益。亦極心儀。云云。使余乘輿詣彼。竟爲僚佗無地。詆斥之辭。如鯁在喉。再不能忍。不覺怒詰曰。達爾士君。以杜侖平居之嚴謹。而君乃敢悍然謂其有罪乎。吁。

我知之矣。君意殆亦欲爲一高貴之外人庇護。俾其不罹法網。因遂忍心。周內強入。杜俞於罪。以爲之替耳。警長若有怒容。自椅躍起曰。吁。吾可敬之埃司。黛耳姑娘。我不圖姑娘乃以此言罪我。余略不爲動。但沈色而言曰。警長請坐。我未始不知前曾過甚。足疚。君心願我今敢請君先察我言。然後相譴。蓋以杜俞所犯兇案。而我一弱女子。嘗然欲爲申辯。我亦自知其罪爲不可道。願君亦知斐百爾助夫人被刺之際。彼行藏詭秘之外。人實另有所爲乎。君意固謂彼人聲譽卓著。不可孟浪開罪。惟我則既與杜俞有休戚之誼。彼人雖貴。法律無差。殊不甘緘口不言。坐令吾愛冤沈莫白。吾知君如爲我設身推思。亦必有不能已於言者矣。抑我尙有所陳。我之申辯。固猶有確鑿之理由在也。警長悵然曰。理由安在。余曰。我烏能信口欺人。我固自信此確鑿之理由。可以布諸世界。而無愧。所不能無慮者。彼人高貴。虞害其名耳。警長曰。誠然特……余屬言曰。我今亦深知君成竹在胸。不肯輕信吾言。蓋君意杜俞胸次。既染血污。其罪固已百喙難贖矣。然我緣此。乃益不能強結吾舌。不爲一白。君今但姑以杜俞前日所言爲確。容詳察吾言可也。警長領首者。再。余曰。既爾。我未訴之前。君必盡祛胸中所蓄成見。俾與吾言不相刺謬。警長又頷之。余洋然曰。我今實告君。我自彼人入室。卽懷憎意。故我當彼蹀躞之次。覺其行藏甚異。瞰之尤嚴。彼入室後。昂然而視。矯然而行。爲狀果甚高貴。顧及斐百爾助夫人。蒞會。彼卽趨與爲禮。恍如天際陰霾之色。爲風所刮。喘息雲開。見日其鬢眉之面。亦愁容盡斂。不復戚戚。我時覺彼雙眸所注。不在夫人。威媚之姿。而在夫人所握舞扇。卽審彼之蒞會。實不盡爲賴姆斯台爾。君東召亦非欲於紐約交際場中。別樹一幟。然猶未敢遽引爲確。蓋彼爲貴人行止之間。灑脫不羈。固非常人所能妄測。我卽憎彼。亦不能武斷也。願遲之。

移時彼與夫人重復款段。過我。我遽見彼目光灼灼。直視夫人胸次。所綴鑽石。如有所羨。疑心所鍾。我乃不能不謂其即夕蒞會之志。盡在彼珍矣。君試思之。此言當乎。警長笑曰。此誠有味。願亦奇矣。余曰。奇乎。我亦知之。然我猶未言其實也。事實如得自爽然矣。警長愕然。有間。似頗訝余洞燭隱微。乃能至於斯極者。復笑曰。姑娘試續述之。此際尙早。幸無人潛聽。音後。誠姑娘福也。余曰。凡我所言。今尙不能爲第三人知。今之所以敢爲警長者。亦緣無外人。臘我耳。警長曰。然則請姑娘速以語我。余因瀆曰。我今最所注意者。即爲彼鑽石之是否寶鼎。以我所見。變百爾助蒞會之頃。彼石璀璨流麗。光奪人目。實係原物。而警長所什鑿者。光彩雖亦耀目。然較諸彼珍。實判然有霄壤之別矣。警長矍然曰。埃司黛耳姑娘……余止之曰。我言未終。請君暫弗發問。既曰。杜命之於彼珍。殆亦不無羨念。此我實於彼初見。變百爾助夫人時。偵悉之。蓋爾時。彼於夫人所御鑽石。一經寓目。卽不旁瞬。其好奇之態。良有非言可喻者。然杜命珠寶業中之斲輪手也。珍異之物。爲彼所嗜。目覩彼珍。而觀之原亦不足爲病。抑彼之注意。特證明夫人之鑽石。爲非贗鼎耳。斐百爾助夫人之意。彼夕蒞會。志在炫耀。自不待言。其步入瓊閣之際。泰然而坐。願盼自豪。固再。不意遭人仇殺。彼警耗之入其手。則誠如富勞頓言。諒窗外有人爲之。意者。彼人以鞭擊窗。聲震夫人。遂令富勞頓將入耳言至此。急詢曰。此人亦係是案。要犯警長已偵緝得……警長搖首曰。否。余續曰。然則我胸中所蓄疑團。或猶堪憑。警長之智。剖之我意。變百爾助夫人得彼警耗後。其心中當有兩種感念。今彼雖被戕。永無大白之日。以意測之。富勞頓謂彼震駭失措。一箇固屬。或有之事。然我謂爾時彼之心。中實怡然自適。何則。蓋彼不入他室。而逕入瓊閣。休憩其中。良有別故。或者窗外人之警耗。卽其預

約耳。至杜命之受彼手套。允代爲藏。在杜命實可謂盡出被愚。彼固萬不料手套之中密藏鑽石斐百爾。助夫人遽見警耗中語。審其意在警彼。令其速除彼珍。故急不暇擇。趣納手套中。以屬杜命。其意原欲暫避兇人之鋒。孰知鑽石雖除而終不能逃彼暗殺哉。若夫警耗全文。我亦嘗力加推測。意其當爲「警之。彼人今日亦須蒞會。儻汝不以汝珍昇彼禍在眉睫矣。」特其所以殘缺之故。是否出於彼人匆忙。我實未由推知。且殊不敢率爲斷語。蓋據我臆測。是固決不能爲杜命手筆而……警長至是。若有所惑。不豫之色。陡呈面際。余審其方在思索。卽少止以待其言。徐續曰。警長殆思爲彼警耗之人乎。吁。我謂彼特彼高貴之英人耳。警長色益不霽。頗欲斥余弗語。余慮彼先發制人。亦毅然曰。我知警長遽聞我言必甚不解。願我言猶未終。警長又烏知彼之必無確證乎。我生平不樂自詡。然於茲事。乃敢謂足以解彼警耗者。紐約惟我一人耳。且警長猶未知斐百爾助夫人足畔已裂之二咖啡杯。果何由入瓊閣乎。警長曰。然願姑娘語我以詳。余曰。茲事詳情若何。我亦病未能言。願以我所見。彼夕我步入殮室時。彼高貴之英人葛萊君。似方蹀躞。應接室中。目顧桌表小盤。手舉盤中二杯。若有所爲。耳爾時我雖未見。彼攜往何處。然我第觀彼面向瓊閣。則已確知其意在往謁斐百爾。助夫人蓋瓊閣中。除夫人外。固別無貴婦人在也。警長愕然曰。彼兇案將作之秋。姑娘乃曾見彼持杯。逕入瓊閣乎。果爾。姑娘胡不早爲我言。彼固一嫌疑犯矣。余略不措意。第續曰。其時彈子房中跳舞。未終廳中雖有衆賓。雜坐目光所注。均在舞場。故出入瓊閣。如夜行曠野。無所顧慮。此葛萊之所以敢逕入其間也。我與彼初無惡感。願今回想前情。憶彼蒞會之落寬。與彼當時行蹤。判然若係二人。殊不能緘默耳。警長微頷其首。余曰。此猶臆測之辭。不足持爲葛萊罪也。

彼行兇之器度警長已燭見及之。是雖細物。實至有價值。我今以日報中所見殘缺不全。繪爲全豹。警長見之。當又爽然矣。言次。即自囊中出紙授警長。且續言曰。我知此可怖兇器。今尙未有能偵得其原主者。貴署多名探。苟能彈精竭慮。以密偵之。竊謂英倫富古。及此物不難自彼中得之也。若及表之印。不學如我。亦能剖解彼物。既得。迎及可下不足慮矣。

第十二章

余爲警長言時。陡思及表血痕。猶殷然似在目中。追憶前情。驚怖欲顛。警長聞言。初尙勉支。繼見圖中所繪血痕。宛在。亦如被重創。潸然下淚。余乘機言曰。警長之意。云何。警長如夢初甦。手執及圖。且顛且言曰。我謙當體姑娘。惹尅日爲之。然此誠可怖事。我甚望姑娘自愛。弗膏然以牽入漩渦。爲可喜。亦弗以誕語弄我。余曰。此我奚敢我之所以不辭勞瘁。而謁君者。亦欲爲吾杜俞求脫耳。警長但以目視余。曰。唯。然則姑娘對此之古。及有何卓見。余曰。以我所知。此實英國貴族之藏珍。而自及表所刊者。辨之良。卽葛萊家世襲物也。意彼夕葛萊所欲。原在鑽石。迨見石已不復綴。諸斐百爾助夫人胸次。一時及出於鞘。遂不得不手刺夫人。以掩兇迹。其故實至易解。警長得石後。在廳事中。遍示大衆。時特不見葛萊耳。彼始則自遙瞭窺。既不能見。復躡足行近廳事。終以心羨鑽石。卒悍然決然趨出。君前奪石而觀。是其行藏固已可異。警長於此。從可知其處心矣。抑彼石爲吾美唯一奇珍。價值之昂。冠絕世界。葛萊對此。寧不知之。而彼於視石之際。竟任意傾墮。若不經意。雖謂斐百爾助夫人被刺時之怪聲。實有致之。是又奚能信人。是故彼之所謂怪聲者。吾謂亦彼自爲之。用以掩其墮石之迹者耳。警長曰。然則彼之墮石。意又何爲。余曰。此

無他。彼特藉以施其詭計耳。蓋鑽石既落，真偽莫辨。彼之贗鼎，乃得以偽亂真矣。警長殆未辨彼石之光彩耳。彼石自君手遞與葛萊時，其狀果何若者？今則又作何狀？其光彩得毋有異乎？警長不豫曰：茲誠惑人。我奚得知之者？既似有所思，歎曰：吁！以葛萊之名位而敢悍然爲此，躬冒不韙而不惜者，吾不信也。我今謹掬誠相告。姑娘，此說雖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我終謂其過於虛矯，不易取信矣。余審警長語意，決絕意其或當啓戶導余出署，願久之。彼仍默坐以待，因辨曰：葛萊之高貴固亦我所深知，願茲事體大非可率入人罪。我乃敢謂其實有可疑焉。警長今日所留鑽石之爲贗鼎，固已有人證實矣。然警長亦知其未墮時固趨璧依然，並非以鑿製成者乎？以我所見，葛萊雖貴實一有名之收藏家。彼於鑽石固有奇癖。今之來此，殆爲斐百爾助夫人之……警長驚曰：葛萊乃一收藏家乎？余曰：我何爲誑君？特彼之以收藏名者，僅在英國若吾紐約則今實破題兒第一次耳。警長曰：然我實未嘗聞是。余曰：我初亦如君願，今則竟訪得之矣。警長曰：然則姑娘曷告我以故？余曰：此我蓋憑海底電信之力得之。警長太震曰：姑娘乃以電信……電致英倫按……按葛萊名而索之乎？余辨曰：否否。我伯氏嘗置海底電信密碼一書，我見書觸智，乃以電詢吾英友囑索倫敦收藏家題名錄一冊。警長屢言曰：葛萊亦列題名錄中乎？余曰：彼固名列第三也。警長聞言，將信將疑，又似許我有謀。笑曰：姑娘能爲杜命效力，若是愛情之富，從可見矣。顧我謂是仍無濟也。余怏怏曰：警長既不能見信於我，凡我所言自不足採矣。願我茲尚有一言以證吾非謬。葛萊有女病於逆旅，爲之看護者，卽我同級女友也。吾儕夙相欽愛，斐百爾助夫人被戕案發生，以還我以葛萊行迹可疑，嘗囑爲我偵察……言至此，警長若不能耐，亟曰：姑娘乃謂彼已探知葛萊之行藏。

乎。余曰。否。否。特一箋耳。蓋葛萊蒞會之夕。其女嘗於吾友暫入他室。時飭其侍役取白箋。修書囑令持送。賴姆斯台爾邸第。投呈其父耳。茲事據吾友臆測。彼雖未見病者。握管而書。然以病者。羸弱。卽有所書。亦決不能整潔。清晰。一如常人。蓋爾時病者。目既不敏。其纖纖之手。且時作微顫。殆勢有必然者。孰是以觀。則彼窗中。遞入之警耗字迹。模糊行列。覆疊不與。是隱然若合符節乎。警長色復大變。急自椅中躍起。趨詣其案。啓屜。出其自斐百爾助夫人手中所獲警耗之原文。披閱一過。返就其座。曰。我初獲此紙。卽料其在暗中書就。今……余但目視警耗。不語。徐警長續曰。然則令友告姑娘時。亦嘗謂彼女所書。確出鉛筆。而其所用之箋。亦皺污。一如警耗乎。余曰。誠然。據吾友言。葛萊女所用鉛筆。卽彼遺置其室。而彼所謂白箋者。殆卽自一雜錄簿。撕下者耳。葛萊女書。竟似並未以入信封中。故彼年邁之侍役。卽以箋逕出。是則彼書。皺污。又可知矣。警長曰。凡此皆令友所目覩乎。果爾。則彼必取雜錄簿。贈姑娘矣。余曰。否。彼書已於翌晨。爲侍役棄去矣。警長領首不語。以目覆視警耗。至再而三。忽詢曰。請姑娘以令友名告我。可乎。余笑曰。曷爲不可。彼名畢豪生。是也。警長曰。彼聞姑娘言。亦心有所疑乎。余曰。此我實未由知之。警長曰。然則姑娘與彼。殆不常相覩。晤乎。余曰。然。自斐百爾助案發生後。我與畢豪生晤者。僅一次耳。警長曰。畢豪生爲人。亦沈默。而有機智乎。余曰。然。我識畢豪生。有素。固知其居恆不輕言笑也。警長曰。彼謂葛萊女。若有進步乎。余曰。自畢豪生觀之。女似病甚。惟以較前日。則已覺大瘥矣。警長聞言。但探囊出袖珍簿。以警耗夾入其中。顏色間。忽喜。忽怒。忽又似有所得。使余愉快。迷離。惛然。不知所以。良久。始起言曰。如姑娘言。以葛萊女病狀。而必強爲書札。其有重大事。志忤胸中。殆無可諱。顧我謂彼之所書。實必非致斐百爾助夫人。以警

之者蓋以葛萊之高貴縱彼果欲攫取鑽石爲其女者不能禁之於前亦斷不致悍然告人以敗父事意者其間殆別有故耳余不豫曰然則杜命亦吾紐約著名人以彼例此其爲無罪亦可知矣警長亦覺所言失當深滋愧慙徐曰杜命之事我今亦甚願爲姑娘効力但請姑娘語我所欲耳余冷笑曰我亦不敢仰企將伯所望者嚮時所陳爲確爲誣不待平斷即乞明示耳杜命與葛萊較固有貴賤之分在警長重貴輕賤固決不敢因我一言開罪貴人然警長而果以我言爲不誣則我雖不能得官中庇護未始不可求白於全國以乞國人公斷他日案情大白爲確爲誣自有定論也警長色然曰汝……既又中止不發彷彿怒極欲罵徐見余並不爲動始和聲曰姑娘之意我豈不識顧我今身爲警長一言之訛足償全案我又胡爲坐視杜命無辜被逮反縱彼英人逍遙法外所由然者彼爲英人且屬貴冑偶一不慎卽足貽笑外邦是以雖納姑娘之言而終不敢率然發難耳且……言至此余審警長意果誠爲因慮外人窺聽逕趨其前附耳白我所願警長狀似首肯亦徐以手撫余肩際笑曰姑娘富於愛情若此之甚誠我生平所罕見矣顧茲事我終謂爲迂遠蓋自我偵探之目光中觀之杜命或非兇犯卽彼名滿天下之葛萊亦決非其人也余瞿然曰警長能必所言爲當乎警長笑曰我所見如此余爲大異既彼續曰姑娘乃不能信我乎實告汝葛萊爲人博學篤厚爲我素知以其素行與茲案擬我良敢謂其必無所涉也余大恚曰第……警長笑曰姑娘弗懼我爲警長自當謹奉吾職以謝吾紐約之同胞今雖不能爲姑娘助少緩或能使姑娘心慰也徐續曰姑娘慨爲杜命將伯毅勇果敢可以概見願今事已若是官中實斷不能憑片面之辭而訊釋杜命開審有期幸姑娘卽備爲堅決之辯護可耳余初怪其飾辭弄人本欲斥之以洩吾

憤。至。是。未。之。如。何。亦。惟。姑。妄。許。之。而。已。

魏。國。戕。妹。記



俠情
小說
破鏡圓

(續)

(瀨江濁物)

第四章

書齋寂寂。日影重重。四壁圖書。琳瑯滿目。象籤牙軸。位置楚楚。中坐一人。斜倚書案。之傍。雙眉蹙鎖。滿面愁容。支頤無聊。微聞嘆息。若有無限憂愁。不能消釋者。讀者至此。不待明言。當知此人爲滄波也。滄波不虞其父。遠爲聯姻。迨納聘之日。始悉情由。欲思阻止。已不可及。然滄波固有心人也。嘗謂娶妻一事。終身之幸福。係焉稍或不慎。遂致畢生之缺憾。與其貽悔于後。何如審慎于初。故冰言迭至。滄波每託故拒之。太守公雖望孫心切。然亦以婚姻大事。不肯草率從事。故滄波得行其志。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歲月蹉跎。姻事未諧。滄波固絕不措意。而太守公則未免懸懸于心。此實爲父母者愛子之心。所必致也。適楊氏遣冰人。至以兩姨之親。結朱陳之好。天下之美事。無有逾于此者。故不謀于滄波。竟爲之締。鸞盟諧鳳卜焉。滄波自聯姻之後。鬱鬱不樂。雖礙於椿庭。不敢稍露不然之意。而吟誦之餘。間以嘆息之聲。溫清之時。終呈不豫之色。有時于無人之處。書空咄咄。對影喃喃。雖強自克制。不欲顯露。而抑抑之容。究難藏匿。太守公察言觀色。深知其以姻事之故。鬱鬱於衷。若任其長此。幽抑必致。二豎來侵。因思籌一良策。令其消釋。愁懷時朝廷別除舊弊。力行新政。停止科舉。創設學校。滬上爲文明淵藪。學校林立。招考之聲。喧騰報紙。太守公遂令滄波赴滬就學。一則望其學業精進。得以奮翮雲程。二則以滬上爲繁華之區。前往遊歷。或可消釋憂鬱之懷。滄波既奉父命。束裝就道。臨行之時。太守公諄諄叮囑。

謂滬上五方雜處。宵小聚集。諸事皆宜留意。紅樓翠館。舞榭歌台。悉爲戕身之器。滅性之具。慎勿輕臨。余有得意門生。蔣逸仙者。年少多才。聰明機變。現爲龍門師範主任教員。汝抵滬後。可往訪謁。萬事與之商酌而行。自可無誤。滄波唯唯而應。遂即登輪。汽笛一聲。如飛而去。既抵滬上。乃卸裝於鼎升旅館。而以郵片約蔣逸仙來至旅館。以便叙談。

蔣逸仙者。亦太平人也。幼受業於太守公。春風化雨之德。常切於心。既接郵片。知滄波蒞滬。立即來至旅館。握手言歡。細訴契闊。滄波乃以來滬就學之意。告之逸仙。且請其擇一課程完善之校。前往肄業。逸仙聞言。即曰。滬上學校。雖鱗次櫛比。然課程完備者。殊不多覩。惟競成公學。尙屬優美。其校長亦與兄熟識。明日當爲賢弟介紹。但有一事。甚不便耳。滄波急詢曰。吾兄所謂不便者。其意何指。逸仙曰。滬上房租頗昂。各學校皆無寄宿之處。競成公學。亦犯此病。往反跋涉。不特經濟問題大受影響。即于學業上。亦不無障礙也。滄波沉吟曰。然則兄於競成公學左近之地。有相識者乎。但得一席之地。可以安身。雖屋宇湫隘。亦無妨也。滄波之語甫竟。逸仙即躍起曰。得之矣。有友名莊挹香者。亦文墨士也。家於新馬路福海里。與競成公學相去。不過一箭之地。寄寓于彼。每日往返。亦甚便也。滄波大喜曰。既有此地。不妨倩其暫作居停。能與學校相近。即賃金稍昂。亦無不可。惟求吾兄速往說項耳。逸仙曰。挹香亦風雅士。決不較此區區賃金。至于商酌賃屋之事。兄于今晚往晤挹香。諒彼決無推託。吾弟明日即可移往矣。斟酌既定。逸仙乃辭別滄波。自往尋覓挹香。與之訂定賃屋之事。而報命于滄波。

翌日。滄波即移至挹香家中。由逸仙介紹。入競成公學肄業。自此損棄俗慮。專心學業。資稟既高。領悟自

速。凡英算理化。以及地理圖畫各科。一經講解。無不融會貫通。雖在校肄業。已歷一載之學生。亦嗟乎其後。故校長監學。莫不嘖嘖稱許。目爲遠到之器。高材之生。滄波亦謹謹自守。刻志奮勵。未嘗稍怠。逸仙則于星期日前來。一叙清談。竟日。除此以外。惟閉戶潛修。往日之悶愁。閑恨。已洗刷盡淨。絕不省憶矣。

第五章

久鬱必宣。靜極思動。此恆情也。况乎良宵風月佳景。當前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鉛華寶髻。司馬公猶羈情懷。濁酒殘燈。范文正難銷綺障。枇杷門巷。既鍾靈秀于蘇小楊柳樓台。自應魂銷于杜牧世無慧劍。安能斬斷情根。使心如止水不起波瀾哉。滄波素性。倜儻不羈。活潑流動。自來滬上。緊佩庭訓。沾沾自守。不敢踰越。跬步除到校上課外。足不出戶。下幃勤學。星期之日。亦惟與逸仙挹香。抵掌論文。研究科學。雖處滬上繁華之地。亦無異幽深荒僻之鄉。某日適值星期。挹香因事出外。滄波一人獨處。蕭齋寂寂。枯坐無聊。忽而念及雙親。年邁空悲。白髮功名未遂。猶守青燈。而婚姻一事。尤所繫念。雖追于椿庭。嚴命勉強聘定。究非予心所願。未免衷懷鬱鬱。興念及此。不覺長吁短嘆。愁腸百結。無以自解矣。

正在抑鬱無聊之際。忽一人自外而入。曰。柳媚花嬌。春光如許。正宜及時行樂。勿負年華。若憂愁結轡。空擲佳景。而效兒女之態。豈不令韶光笑人耶。滄波聽此語。不覺一驚。舉目而視。乃逸仙也。因強笑曰。兄慣作此伎倆。驚地驚人。該當何罪。逸仙笑曰。余已來此良久。爾自不知覺耳。安得罪余。但春景極佳。爾不乘時游賞。反作楚囚之狀。果何故耶。滄波被詰。因作戲曰。平子樸學。數詠美人。休奕直臣。善言兒女。當此淑景。鮮妍韶華。滿目。偶影獨居。枯坐蕭齋。能勿觸景傷情耶。逸仙笑曰。小鬼頭。春心動矣。入非金石。憂能

傷身。余不爲爾。一宣洩之。必致意外之虞。然滬上名姝。易鉤魂魄。恐涉足其中。卽流連忘返。耳滄波曰。兄無輕覩人也。余法眼自誇。若非閩苑仙子。不易稍動余心。君所識者。殆皆凡蕙俗豔。不敢使余波斯之日。一往品評。而故爲此語。以阻駕也。逸仙爲滄波所激。奮然作色曰。此時且不與爾爭口舌。當相偕而往。徧歷花叢。使爾省識春風。方知上林花枝不同凡豔。瑤台仙子。塵世固有也。語竟。不由分說。逕携滄波而去。二人相偕。而往徧歷銷金之窟。踏翻溫柔之鄉。所過曲院。皆海上有名之處。逸仙以爲滄波覩此釵光鬢影。粉白黛綠者。當五體投地。拜倒轅門矣。孰意滄波皆不置。可否推測其意。似無一足當青睞者。逸仙不復能忍。遂謂之曰。此皆盛名鼎鼎。馳譽洋場之曲中揚柳也。賢弟觀此美目流波。巧笑輕颯。亦當許可矣。滄波搖首曰。以余觀之。姿首悉係中等。傾城傾國。必當另有有人在也。逸仙作色曰。弟休矣。今日所見者。皆平康之佳麗。一時之國色。弟猶以爲未足。必天仙化人。乃可耳。塵世中安從求之。滄波曰。不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海上繁華。豈無美人。若能留心物色。自有所遇。兄未嘗留意。故不之見。若謂傾國之色。必係天仙化人。則毛嫵西施。豈盡屬神人耶。逸仙曰。蒼天之高。固不可以管窺。東海之深。自不可以蠡測。天下之大。豈得遂無絕色美人。弟言余甚贊成。惟今日所見者。豈皆無一長可取乎。滄波曰。否。今所覩者。不得謂其非美也。惟顧視猶未倩盼。行步猶未婀娜。意態不能流動。舉止尙非娉婷。容光之輝。映裝飾之美。麗以人力爲之。終覺稍遜。一籌余理想中之美人。似不如此。逸仙笑曰。爾無苛求責備。迨他日新婚。燕爾余當一視。若家玉鏡台中。引鳳樓上。究能娶得如何麗質。此時余尙有要事。亟須一行。無暇與爾辨駁也。語竟揚長而去。

滄波自此之後。立意必物色一絕世佳人。以杜逸仙之口。每值課餘之暇。必閑步于馬路之側。或當夕陽西下。電燈初明之際。往來于張園愚園一帶。徘徊躑躅。冀有所遇。乃所見者。無非塗脂抹粉。錦裝玉裹。驟觀之。非不婀娜窈窕。細視之。則俗氣滿身。令人難堪。欲求一清雅流麗者。尙不可得。况珊珊麗質。絕世佳人。乎。然滄波之心。以爲美人者。秉天地之菁英。鍾山川之靈秀。而生如美玉明珠。不易多覩。欲求完全無缺之美人。非需之以歲月。耐心靜守。決不能如願。以償故無論如何艱難。亦未嘗稍存退悔之心。每日必往返跋涉。殷勤物色。挹香逸仙。逆知其意。欲加以規勸。又難于啓齒。惟有略略諷刺。冀其醒悟而已。

第六章

綠陰臥地芳草。亘天絮糝。飛綿花。翻織錦。燕子洩漏春光。而細語桃腮。輕舒暖意。以含嬌時光。迅速。早又清明淑景。鮮妍已逢。寒食世俗。每遇斯時。稱爲佳節。深閨淑媛。綉閣名姝。競爲踏青之行。咸作拾翠之戲。各寺觀亦迎神賽會。簫鼓喧天。傾城空巷。游女如雲。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學校中未能免俗。率皆停課一日。滄波閑暇無事。亦信步游行。流覽風景。覺粉香脂膩。撲鼻而來。俗豔凡花。滿目都是塵囂。逼人至不可耐。因自語曰。美人隔秋水。各在天一方。此語信不謬也。余欲物色麗姝。已歷多時。竟不可得。以爲今日如此盛會。定有所遇。孰意漢皋仙女。踪跡杳然。洛浦神妃。夢寐空繫。而俗氣徧地。欲求一片清淨土。亦不可得。尙望邂逅麗人。乎。且行且語。信步所至。惟向人烟空曠之處。而行擬擇一隱僻寥廓之地。藉新鮮空氣。洗滌萬斛塵襟。

迤邐行來。忽至一處。見竹籬圍繞。中有亭閣。一若花園之狀。而樹木扶疏。清幽深邃。園墻悉以竹籬編排。

而。成。牆。邊。築。有。畦。梗。蠶。種。蔬。菜。饒。有。田。舍。風。趣。絕。無。富。麗。繁。華。習。氣。因。思。是。地。幽。雅。絕。倫。其。主。人。必。爲。清。矯。拔。俗。之。士。否。則。處。此。塵。氣。之。境。安。能。不。爲。俗。習。所。染。耶。欲。入。內。一。觀。風。景。而。不。見。其。門。遂。趲。行。而。右。行。未。數。步。忽。見。小。溪。一。道。清。澈。見。底。碎。石。玲。瓏。蟲。出。波。面。清。流。湍。瀉。激。越。回。環。溪。上。駕。以。木。橋。越。橋。而。過。則。櫻。花。一。樹。翠。竹。萬。竿。綠。蔭。之。下。重。門。半。掩。推。門。而。進。別。有。天。地。泉。石。亭。臺。之。勝。花。木。池。館。之。幽。語。言。莫。罄。滄。波。斯。時。幾。疑。置。身。仙。境。不。啻。劉。晨。阮。肇。之。誤。入。桃。源。也。正。在。迷。離。愉。悅。之。際。忽。聞。一。縷。嬌。音。起。于。樹。後。其。聲。清。脆。如。鶯。啼。葉。底。令。人。聞。之。心。神。都。醉。凝。神。細。視。則。一。女。郎。端。坐。湖。山。石。上。朗。吟。詩。句。細。細。聽。之。蓋。七。絕。一。首。也。其。詩。曰。

嫩葉柔枝滿眼前。金鈴十萬護難全。阿儂等是花間蝶。花落花開總可憐。

嬌聲吟哦。迴環雜誦。似題詩。剛就。正在推敲者。滄波見其淡裝素服。丰神絕世。驚鴻豔影。未足仿喻。不覺神爲之奪。呆立凝視。魂魄都銷。女郎吟詩未畢。一雛鬟逕來促之曰。姑娘病體剛愈。春寒如許。同房去休。女郎似應非應。顧謂雛鬟曰。小病經旬。一樹夾竹桃已花開。欲謝視此半謝之花。能不令人自憐。弱質耶。語時默視花枝。潸然淚下。若有無限酸辛。難以言傳者。雛鬟又從傍敦促曰。姑娘勿再遲留。爐上湯藥已傾。腕中遲則又須復煑矣。女郎被促。徐徐起立。略整衣襟。手扶雛鬟。珊珊而行。剛出樹外。瞥見滄波。秋波微注。頰暈紅潮。謂雛鬟曰。嬌杏忘閉。園門爲生客闌入矣。雛鬟迴眸諦視。見滄波呆立不動。亟向女郎曰。姑娘去休。個兒郎目灼灼似流星。若數世未見娘行者。大非好人。歸去當令老蒼頭來驅之外。出女郎聞言亦不置答。逕扶雛鬟款款而行。臨去之時。星眼斜睨。似甚垂盼。轉入桃花深處。猶覺一陣香風尙留鼻。

觀也。

滄波。驚。靚。質。神。魂。飛。越。女。郎。已。去。猶。遙。遙。目。送。直。至。不。見。其。影。始。漸。漸。回。復。懊。喪。萬。狀。低。徊。留。連。不。忍。遽。去。待。至。夕。陽。西。下。月。出。東。山。始。乘。車。而。歸。覺。鬢。影。衣。香。猶。留。眼。際。自。此。之。後。每。日。必。至。園。邊。躑。躅。其。間。希。圖。一。見。乃。桃。花。含。笑。風。景。如。昨。而。環。珮。無。聲。玉。人。何。在。滄。波。望。眼。欲。穿。女。郎。竟。不。復。出。朝。夕。傾。想。大。有。書。空。咄。咄。病。魔。纏。繞。之。勢。其。時。挹。香。因。事。赴。杭。尙。未。歸。來。逸。仙。課。務。甚。繁。亦。不。常。至。故。無。人。知。其。底。蘊。適。休。沐。之。日。逸。仙。降。臨。見。其。精。神。恍。惚。語。言。支。離。病。容。滿。面。銷。瘦。異。常。知。其。必。有。他。故。詰。問。原。由。始。猶。不。言。誘。之。再。四。乃。吐。其。實。逸。仙。訝。曰。令。吾。弟。如。此。傾。倒。自。必。麗。絕。塵。寰。能。爲。余。一。述。其。美。乎。

滄波曰。娟。潔。豔。麗。秀。外。慧。中。肌。膚。瑩。澈。竟。體。芬。芳。實。難。盡。述。總。而。言。之。飛。燕。之。輕。盈。梅。妃。之。明。秀。太。真。之。禮。郁。莊。姜。之。美。日。流。波。蓋。已。一。身。兼。之。而。又。肥。瘦。適。中。修。短。協。度。神。光。離。合。出。于。自。然。視。彼。矯。揉。造。作。乞。靈。于。脂。粉。者。相。去。何。啻。霄。壤。至。于。詩。才。敏。捷。風。華。典。瞻。復。與。謝。女。班。姬。蘇。蕙。左。芬。可。以。齊。驅。並。駕。他。固。無。足。論。也。逸。仙。曰。吾。弟。以。一。面。之。緣。豈。已。得。讀。其。詩。稿。耶。滄。波。曰。余。相。逢。之。時。適。渠。正。在。園。中。吟。詩。耳。因。背。誦。其。詩。並。述。園。中。風。景。暨。對。花。凝。神。情。逸。仙。恍。然。大。悟。曰。是。矣。北。里。中。有。華。韻。仙。者。新。建。一。園。人。極。風。雅。貌。亦。冠。時。惟。性。情。孤。僻。不。諧。世。俗。余。因。其。不。甚。應。酬。故。久。不。前。往。弟。但。盡。心。調。攝。病。體。全。愈。偕。往。訪。之。絕。世。佳。人。不。難。再。見。也。滄。波。聞。言。既。喜。且。疑。曰。兄。言。果。信。然。乎。弟。視。彼。美。清。矯。拔。俗。舉。止。大。方。絕。類。綉。閣。名。姝。大。家。閨。秀。風。塵。中。人。安。得。有。此。態。度。逸。仙。曰。余。素。不。欺。人。安。有。謊。騙。之。理。但。期。病。體。速。愈。桃。花。源。中。當。不。阻。漁。郎。之。問。津。也。余。且。暫。時。別。去。待。病。愈。之。後。當。與。弟。過。訪。韻。仙。雖。性。情。高。傲。不。慣。應。酬。然。所。謝。絕。者。

破鏡圓

八

皆俗骨滿身之大腹。買耳至於文字往返一觴。一詠渠固未嘗一概屏棄。以吾弟之蘊藉風流一見之下。當令傾倒。決不至以閉門羹相待也。語竟起辭欲行。滄波牽袂叮囑曰。兄允余偕訪韻仙。未知何日踐約。偷從此一去杳如黃鶴。豈不令人盼望欲絕乎。逸仙笑曰。春心一動遽爾至此。余昨日流連忘返之言。驗矣。滄波曰。兄毋過慮。但使弟一見彼美。略親薈澤于願已足。決不別生他念。逸仙曰。余已許弟必不爽約。惟望吾弟盡心調養。明日當携手同行。與彼美絮語于綠紗窗下。但好事既成之後。勿忘却撮合山也。滄波聞其明日即往。心喜異常。復再四叮囑。倩其早來。逸仙含笑應諾。相辭而去。



言情偵探小說

水落石出

英國赫爾韋其博士原著

(蝶衣)

(一) 車塵馬足

倫敦達而摩街。東西橫亘重樓傑閣。高聳雲霄。屋脊如鱗次櫛比。有法蘭西式者。有意大利式者。有瑞士式者。有俄羅斯式者。丹黃堊白石砌。磚築種類不一。中貫一衢曰巨達雅街。轉角處有高大之銅牌。顏曰巨達雅銀行。銀行以巨達雅子爵爲大股東。因以爲名。巨達雅街中店舖半屬子爵特集資設一銀行。以通匯兌。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爵庶幾近之。

銀行表面爲羅馬式。雕琢古樸。已不入時。蓋三十年前建築物也。金碧塵封。薜苔斑剝。益顯巨達雅銀行信用及歷史之卓著。卅年不衰。鈔票風行。流入倫敦全市及遠近各村。幾人人篋中有巨達雅銀行支票。或紙幣。下簽殷紅之字。圓轉自如。別饒蒼健之致。者卽子爵手簽之名。蓋子爵固以股東而又兼總理者。故紙幣支票必出子爵之手也。

達而摩街中朝市夜市最甚。蓋居民服務率有定時。大抵上午自九時至十一時。下午十一時至五時。銀行啓閉則由市政廳規定。時刻自晨九時至夜間十時。過此以往。雖英皇親筆取存款亦屬無效。彼銀行中人守準時刻亦爲鞏固信用之一種手續。固不以齊民與帝皇分也。

幾輪西下。暮色蒼然。電光一通。萬燈齊明。巨達雅銀行前印警鵠立燈光下。燦爛之銅牌與衣襟之金扣灼灼四射。卓然不動。細紗窗內但聞核算機與打字機相和。不聞人咳聲鐘鳴。忽報八下一銀絲朱顏之

水落石出

二

老者振衣起立。顧案頭之書記曰：今晚想無巨款出入矣。予欲赴巔各侯爵跳舞會，不能久留。倘有客至汝第，按例出納可也。子爵言未竟，書記方凝神靜聽。侍者已傳命套車。子爵又顧掌庫者曰：佛勒君侯爵得未具柬請汝乎？掌庫者曰：有之。侯爵女公子約專車相延，不然與先生同行矣。子爵脫帽而出，銀行諸執事鞠躬以送。履聲囊橐下階登車，鞭影蹄痕塵埃飛騰，須臾遂失。

子爵既去，執事各司其職，不改常度。佛勒退入休憩室，修髮整容，易燕尾禮服，刷塵垢，潤革履，光可鑒髮。加以絲扣裝，竟對鏡重整一遍。風度頓改，前後如出兩人。侍者叩門肅曰：巔各侯爵馬車來迎。先生去佛勒徐應之，取囊中金表視之，默曰：此其時矣。戴冠挂杖而出門外，一華麗之雙馬車中，設氣墊絲絨之坐褥，外置水電燈兩具，掩映如瞳。視子爵之車燦爛百倍，紫韁一聲四蹄並馳，蹈前車之蹄痕而去。

(二) 鬢影衣香

紅樓一角，丹屋數幢，屋角牆隅，銀施滿懸，恍疑身在鰲山，投入水晶仙宮。瑤臺月窟矣。一美人倚檻南望，秋水盈盈，明眸盤轉，顧侍婢曰：車去若干時，甯未至耶？侍者方隨美人視線遠矚，似未聞所語。有傾忽曰：思公子兮，不來得不令人望眼欲穿耶？美人紅雲微暈，笑而不答，以指掩唇，回眸如舊。

噫，此果何地乎？彼姝果誰家子乎？卽巔各侯爵邸中之女公子名許倫者是。凝立遙視者，蓋待雙馬車載得意中人來也。車馬絡繹，衣裙襪地，倫敦之美婦人方偕其夫婿珊珊而來，笙歌嘹唳，初奏迎賓之樂。侯爵躬迎階下，一一握手寒暄。道候訖，侯爵姊弗倫夫人嬖也，侯爵繯而夫人嬖代主爵邸爲臨時之女主。衣縞色之衣，戴雪羽之冠，青春半老，有徐娘丰致，迎客如侯爵狀。

樓頭之妹。視羣客毫不介意。視線仍不稍移。侍婢呼曰。巨達雅子爵至矣。佛勒先生得無與子爵同乘耶。女芳心一動。轉眸下顧。既而捲車簾而降者。僅一皤皤黃髮之老者耳。女嗒然若失。侍婢又躍赴曰。來矣。來矣。彼非吾家雙瞳之水月燈耶。彼非吾家四輪之雙馬車耶。遂扶女下樓。斯時忽有爲意中人相見之障礙。而費須臾之黃金光陰者。卽坐中之嘉賓也。女入室。嘉賓轅若起立。爭握手爲歡。同聲讚曰。晚妝初竟。耶姣姣如出水芙蓉矣。侯爵致歉辭曰。小女嬌憨疲懶。不識禮儀。幸嘉賓曲宥。女俯首不置一詞。車塵初停。音樂大振。佛勒彎身下車。許倫降階趨握手。各道別後衷曲。一日不見。恍如隔世。實則一對可憐蟲。昨日清晨。方密會於某園也。小兒女情竇初開。大都如是。兩人徐步入室。室中燧光愈增。光采而坐。上美少年美婦人。轉爲之減色矣。衆賓蹙衣起立。笑聲語聲握手聲。長裙窣地聲。相間。侯爵及弗倫夫人。笑容滿面。和霽致辭曰。今日銀行出入忙碌。故遲遲駕臨。耶佛勒俯首謝之。子爵側目視佛勒。若深妬其美滿之豔福者。而丹唇齊張。莞然微笑。身臨交際場中。不復如在銀行執務時之嚴重矣。坐客語次。談及巨達雅銀行行務。有起詢者曰。貴行信用卓著。自不待言。第世風日薄。人心好詐。數十年中。亦有如某銀行之假鈔票案乎。子爵曰。謝上帝幸不之有。言下有得意。坐中與巨達雅有關係者。爲股東。或存儲巨金者。莫不私心竊慮。子爵又曰。敝行執事。凡出身大學。身世殷實者。方得握銀櫃。銀庫及儲蓄房等一切權。往來支票紙幣必一一細察。檢點簽字筆跡。及存根。故號數外盜無從施。其技執事者。亦靡得而侵蝕也。卽如佛勒。若年少。卽掌管庫。權潔身自好。上下欽仰。庫中管餉。僕與佛勒分佩之紙幣。累累從未失。一先令也。語畢。衆人爭致諛辭。

此時鬢影衣香。羣芳畢至。侯爵及弗倫夫人。一周旋爲客分配。伉儷同來者。則伉儷同嬉。男賓無室者。則與美婦人偕舞。侯爵自尋一男爵夫人。巨達雅子爵。則與弗倫並肩舞。佛勒許倫兩人。至是止其長談。連袂而至。雙雙並上跳舞臺。台上振披霞琴。舞者步踏一一。按其節奏。袖飛揚。長裙飄拂。如落翠迎風。如輕燕掠花。作霓裳之舞。唱廣寒之曲。不知身在天上。抑人間也。

舞畢。盛燕已設。侯爵復一一肅客入席。助侯爵勞者。惟弗倫夫人耳。許倫佛勒兩人。方復其滔滔之長談。固無暇與外客周旋。餐時。佛勒與許倫相對坐。四目對注。櫻唇檀口中。不知所食。珍肴爲何種。品味佛勒更飽。餐秀色寸心。醉倒固不待進葡萄酒矣。

西人公務之暇。有俱樂部跳舞會之設。怡神養性。至足樂也。侯爵閱閱崇宏。菟裘經營。歷有年所。不時開跳舞會。延請倫敦士女。以解寂寞。而本屆盛宴。尤爲表示。女公子與佛勒指定婚娶。而設禮數益隆。烹調亦精。坐客稱道。不置。宴畢。少坐。啜咖啡。牛乳等品。談笑風生。調侃備至。言語中皆含祝賀。兩小兒女美滿之結果。侯爵左顧嬌女。右瞻快婿。殊足慰桑榆暮境。鐘鳴十下。玉漏半殘。羣客乘車而歸。許倫強留佛勒作後園之遊。蓋半夕長談。猶未盡抒寸衷。故留髡作夜談也。

(三) 銀河佳期

秋露如珠。秋蟾如鏡。秋蟲四野。秋水一池。秋夜寂寂。與舞臺繁華別隔一天地。忽有男女二人。攜手並肩而來。倚檻而立。明月映入波中。細藻展動。遊魚可數。男子顧謂女子曰。許倫吾愛。人生行樂。當如藻底遊魚。共享偕泳之幸福耳。吾輩少年黃金寸陰春光。至可寶貴。甯可任其蹉跎。耶。秋月當頭。桂花香裏。大好。

團圓相慶。卿意何如。女方欲啓齒作答。忽侍婢持衣兩襲奔來。殷勤勸更衣。俟爵命曰。園中寒甚。秋風侵入肌骨。非等閒也。此佛勒公子外挂。此吾家女公子披襟。兩人命婢一一披訖。女曰。吾室中椒香已熏。否榻上被褥已整理。否婢曰。今夕大忙。故未竣也。女促曰。去休去休。速爲我整理。我乘涼少許。便歸室安寢。婢領命去。女俯首沉思。支頤不語。以目凝視池底之月。

深夜零露。彼二人胡爲乎來。蓋跳舞初畢。許倫留佛勒園中散步。吸納新鮮空氣。佛勒觸景生情。故作成婚之語。婢去。佛勒續曰。噫。此團圓明月。非表仲秋方半耶。東方支那相傳七夕爲牛女渡河。烏鵲填橋之日。吾輩已愆期矣。此一衣帶水方塘。一掬疏星萬點。不將作吾輩之銀河證此。美滿之良緣耶。池上星月。卽芙蓉帳中之水月。施雕檀案上之菱花鏡也。美人亂以詞曰。哥謂水月施乎。吾父已命達爾摩電廠中之機匠從事裝配。惜該廠工頭摩洛近方物化。因而中止。不久必如願以償。達吾父目的。益增吾二人夜遊興味。吾聞摩洛長子名摩洛生者。亦精電學。同在該廠工作。想克紹箕裘也。

許倫答語。佛勒雖凝神注聽。文不對題。殊不耐久。待驟插語曰。此微故甯足煩卿芳心。天上明月。人間美姝。勝水月施多多矣。僕渴想久。願卿鑒諒。言已。踞一足俯吻女手。粲粲如雪。晶瑩如冰。頰上紅雲陡起。羞澀不可名狀。佛勒不禁神往。許倫以手撫佛勒起立。出囊中羅帕爲佛勒拭下衣塵埃。徐曰。哥何爲急急逼人亦太甚矣。妹當請命於吾老父。老父意可者。妹亦決不作梗也。方欲再言。忽聞笑聲起於假石邊。蓋弗倫夫人撫婢肩立山石後。有頃矣。遽然露面。嬌容帶笑。婢更忍俊不禁。此雙雙主僕方來。宣侯爵新命作撮合山冰上人也。夫人捨婢執佛倫手曰。公子可兒。侯爵欲坦腹矣。會姪女年穉。憨態未改。故因循未

水落石出

六

果刻由。妾諄勸。侯爵已允。提前完姻。消吉。十月十二號。屈指僅四旬耳。佛勒聞命大喜。鞠躬致謝。口中喃喃默念曰。十月十二。十月十二。一旬二旬三旬四旬。近矣。近矣。此之謂銀河之佳期。

佛勒正驚喜欲狂之際。忽見許倫以掌撲婢。愕然弗解。第聞許倫曰。狡婢尚敢狂言。否。蓋婢方以手指畫膚。羞許倫戲言。嫁得郎君弗忘婢子也。夫人及弗倫詢得究竟。相與撫掌大笑。玉漏報殘更。侍婢出命駕車送佛勒去。御者已在華胥國裏。溫好夢矣。睡眠朦朧。執鞭侍佛勒出。佛勒與夫人及許倫執手各道珍重。而別電掣。馳仍尋故道而去。

(四) 摩洛老人

達而摩街遙接倫敦鄉村城鄉分界處。爲達而摩電廠。全市之電機總匯也。廠後爲電工棲住之所。塵垢藏納。上流社會足跡所不至。前述之摩洛及摩洛生。卽居於是。摩洛髫齡卽從事於電機工程。故經練。宏富閱歷。久深工程知識。出大學畢業生之上。一歲俸金亦等工師生涯。既低衣食甚廉。中年頗有蓄積。卽儲於巨達雅銀行。晚歲忽盡。搗所蓄而去。人亦不識。改存何地。抑或服用驟奢。然彼性儉。奮因陋就簡。久居電廠後工房中。殊不以卑污爲苦。實則方其裕時。出所積以備堂構。不難與中等社會第宅爭妍比麗也。

達而摩廠以供全市電燈電話電車蓄電池爲大宗。鄰近商舖。胥取給於此。廠內不特供給電力。兼出各式電機電鏢。尤夥。邑中爭購取焉。購取之法。僅須以電話遞命。不費一函。不損一紙。而應用各器。已由廠中專差走送。交貨取價矣。貿易便捷。故商人樂與之通往來。

廠中日事擴充。上下工作。自五百增至七千人。廠址自三十畝增百五十畝。所出電料電力。尤足震懾世人。即電燈一項。每日須七百餘盞。方足供各地之購求。餘可概見。廠中資力雖厚。而周轉尙虞竭蹶。胥賴巨達雅銀行爲之。涸注匯兌。動以巨萬子爵。曾無吝色。多由佛勒經手付款。蓋籟谷侯爵爲廠中大股東之一子爵。佛勒各附有資本。侯爵雄於資財。第半屬田園別墅之屬。故轉不如子爵能執金融界之牛耳。兩家同爲貴族。累世交遊。有無相通。本無蒂芥。佛勒爲侯爵未來之快婿。尤無涇渭可判也。

巨達雅銀行及子爵邸中所用電力。胥出總廠餽贈。不取一資。僅犒摩洛以酒資及常年之修理費耳。貴族第宅王侯苑囿。商界大公司。胥爲摩洛老人所裝置。老人鬢毛種種。剝落殆盡。願矯健有力。投拊如孩。人咸曰。嬰鑠哉。是翁。老人裝置之電機。啓閉自如。上下甚便。且能作種種電戲。爲人和靄。可親兒童。尤喜刺刺探詢電術。老人張揚其辭。飾爲神怪幻化之譚。言者津津有味。聽者娓娓忘倦。故兒童樂之。

許倫兒時。習與老人譚笑。蓋侯爵既爲一大股東。工廠執事。奉迎自無不至。邸中有事。合遣大匠往襄盛飾也。僅此一掬方塘。乃以老人之病而中止。誰意功未及成。而身先黃土耶。許倫至以此繫其一脈之芳心。亦癡矣哉。侯爵之意。必欲摩洛生承造。以繼父老。且爲老人作一記念。而水面電燈告成之期。又必在許倫出閣之先。以增第中之飾品。於是侯爵親筆致函廠中執事。限以日期。

摩洛老人交遊殊廣。凡於老人有交往者。死之日。無不流涕。即侯爵子爵佛勒輩。亦動念舊之情。贈以哀簡。許倫更命婢。採取園中秋葵之花。鳳尾之草。紫一小花球。命僕致贈。以表寸衷。惜摩洛所居湫隘。不足勞高車駟馬。玉趾親臨耳。即此小小之花圈。亦殊已。斐蝶也。然而彼美多情。不忘故舊。於此可見一斑矣。

水落石出

八

摩洛生擗踊盡禮。哭泣悲哀。弔者無不感動。延牧師禱老人。側喃喃有詞。祝老人早升天堂。魂返極樂國。去。洒淨水於老人面。復長跪爲老人懺悔。使上帝有知者。當鑒老人一生功績。得享天堂之樂矣。摩洛生復琢一十字式之石碑。用爲墓誌。牧師爲題曰。摩洛老人。長眠處。文註曰。老人聖名雅各。英京達而摩街。電廠工人。生於某年月日。逝於某年月日。瑣屑不可盡憶矣。

老人尸體。覆以白紗之衾。摩洛生躬與鄰人舁尸。柩中薰以椒香。牧師復爲一度之禱告。醫士驗看一週。簽字報市政廳。摩洛生舉棺蓋闔口。釘以螺旋。殯禮告畢。而勤篤之大匠。爲各界之泰斗者。遂以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八字了。之一生工作。不知爲誰氏辛苦也。

殮畢。醫士牧師一一辭去。摩洛生拭淚以送。於時爲長夜。秋星穿牖。孤檠如豆。陰風慘淡。凜氣襲人。室中除摩洛生外。僅三數壯夫。與長眠之老人。蓋深卒不得舉。棧待擇日。舉行葬禮。故牧師醫士作別去也。斯時萬籟俱寂。惟一破舊之炮。索下垂一碎炮。迎風撼拽。工人大都仍用煤油燈。摩洛以身爲百工長。特裝一電炮。炮碎後棄而不用。僅留一索耳。

殯後七日。倫敦東郊累累荒阡中。築一新阡。卽摩洛老人之墓也。朝陽微射。冷楓半黃。黑衣玄車。老人之槽。踽踽而來。停槽柳陰下。摩洛生出其斧鋤。掘地作壙。執紼者半爲電廠工人。祭畢卽辭。伐土刻石。僅摩洛生與一壯夫而已。老人之喪儀。遂草草告終。槽上僅存一許倫之小花圈。此出自解語花之手。足使老人含笑地下矣。

(未完)

傳

奇

本局新書廣告

朝鮮痛史
亡國影

出版



亡國小說除我佛山人痛史外
後無作者而痛史又未窺全豹
當此外患類仍國勢累卵之時
非有此種小說不足以警國民
之酣夢本局有鑑於此特請著
名小說家倪軼池莊病
骸兩先生著為是書取亡
韓之事實演空前之
奇文詞旨固極激昂情節亦
復離奇其寫宮庭之汚亂官吏
之醜態與夫韓王末路之淒涼
令人忽悲忽憤忽歌忽泣至文
筆之精細結構之宏深猶其餘
事誠小說界之傑作
亦宜講家之好資料
凡我同胞當無不以先睹為快
尤特色者 卷首有銅版
四面如韓皇閔妃伊藤寺內李
完用安重根等小影皆書中重
要人物封面用韓國國
璽製版 尤為新奇全書
共二十回分上下二
册業已出版定價大
洋六角

許指嚴著

南巡秘紀

出版

定價六角



乾隆下遊江
南巡秘紀
生南巡秘紀全
子僧水劇場
曝言全稿
髮國母
之喇瑪塔
一無二之
雀翎青芝
小史青芝
鵬海箭雙
拾聞都七萬餘
即一二與傳相合而詳
林殊先生熱於清代掌故
價值可知矣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錦里西首



蘇臺雪傳奇

(續)

秋江居士原著
西神殘客補訂

第五齣 咸豐庚申二月

鄰警

(生徐中丞引二院子上)

(南) (一江風) 一天愁展不得眉頭。皺強自遣安能。毅喪援兵冢葬王。罷廣德城先覆東南事。可憂誰人能運籌。把驅狼逐虎奇功奏。

(坐介) 未能築觀。戮鯨吞。又道貪狼進後門。何處萬金酬死士。惟留一劍答君恩。下官徐有壬。志期報國。自愧才疎。心誓致身。常憂賊熾。現雖金陵大營。捷音屢報。爭奈上江餘孽。毒焰方張。周軍門接仗。屢輸。王副將撥兵盡沒。以致廣德失陷。杭州告警。前已調標兵五百星赴湖州協守。只是杭州消息不知如何。昨已差人打探去了。怎麼這時候還不見來。咳。丸泥難固。唇齒堪虞。如何是了。正是莫談吳郡新詩本。空憶杭州舊酒痕。(雜) 探子上跪介。(生急問介) 浙江信息怎樣了。(雜) 大人容稟。浙江一帶信息小的探聽。端詳泗安德清失了。賊兵遂陷武康。十九杭城圍住。內外不通。水漿四路。救兵不到。大小文武。都慌到了。廿七早晨。地炮轟倒城牆。賊兵紛紛。扒進殺人放火。難當臬司帶兵衝走。巡撫一命身亡。官員死了多少。百姓一概遭殃。幸有內城未破。金亮將軍

瑞昌要請大營救應。蘇州解給軍糧。小的遠遠探望。只見一片火光。報與大人知道。這里早早隄防。莫似那箇模樣。連害小的們。也要逃荒。(生)罷了罷了。你下去罷。(探起下)(生)哎。嗚。嗚。那杭州怎麼就是這樣失了也。(起行悲唱介)

(前腔) 慟杭州。竟一日悲傾覆地。礮轟雷驟。矢孤忠血染羅虬。效死同官。又唇亡齒自憂。同心剪寇。離信陵。須急赴邯鄲救。

下官卽刻備文。飛詳何制軍。并金陵大營。星夜調兵赴援。一面與王藩司商議。籌備軍餉。申胥待乞秦中。甲韓滉。還輸江上糧。(引院子下)(小生張玉良。翎頂戎裝。乘馬引雜隊子。旂幟刀槍四人上)

(懶畫眉) 江東威佈小兒愁。骨相爭誇萬里侯。驅除檣柝斬蚩尤。聽錢塘一夜風濤吼。好看俺奪轉臨安錦繡州。

渾濤同時。卷名臨濬。比烈是西平。夜啼都響。張文遠百戰功成。四海驚。本軍門張玉良。昨因杭州外城失陷。瑞將軍督率。旂兵駐守內城。何制軍徐中丞。飛咨金陵大營。調俺統兵赴援。須索贖行者。鐵弓甲土潮。頭射白馬。將軍天上來。(引隊子繞場下)(副末熊天喜。翎頂戎裝。乘馬末馬。劍戎裝。乘馬引隊子四人上)

(前腔) (副末) 犀催電。遶擁貔貅不斬樓蘭誓。不休英雄談笑看吳鉤。(末) 光芒劍氣冲牛斗。看迅掃長空黯霧收。

(副末) 羽檄如流。星援兵晝夜行。(末) 衝鋒竇大將入幕。有書生(副末) 本鎮熊天喜。奉張副帥將令。往援杭州。因營中軍餉不給。先赴蘇州。價給口糧。遠林兒就此讓行。則箇(末) 請了。(副末) 夜夢待占忠肅廟。(末) 春風先過闔廬城。(引隊子繞場下)(生金梅。瘦便服引童上)

(二犯梧桐樹) 恁春光不解愁。憶舊夢空回首。雪意消融。兀自的花香逗。幸他古人到此堪攜手。有約尋

芳上酒樓待把我心懷鬱悶從頭剖怎無端泪顆盈腮斗

(苦蠻薩)怕看蘇臺楊柳色薄寒猶自餘殘雪無那是春風梅花滿樹空眼底誰堪語時事悲如許天教故人來肩蜂一展開小生
金在治杜陵飄泊憂國情殷廣信驪栖思鄉念切紛紛薄俗無可與言脈脈傷春祇堪自喻昨因杭城告警熊鎮軍率兵赴援由此
經過馬遠林舍人亦與同來小生約他到獅林橋酒樓小叙片時來此已是酒家不免逕入(雜酒保上)三春楊柳臨風笛幾樹梨
花賣酒旂老爺是請客還是獨酌(生)還有馬大老爺來你可在門首瞧着者(末)馬劍便服引雜重上欲驪南越纓頻請且向東
吳缺共彈(入見介)(生笑迎介)遠林兄(同坐介)(雜酒保上)老爺都來哉這里百花酒福珍酒惠山酒蘭陵酒件件都有老爺
要吃那樣(生)就吃蘭陵酒者(雜酒保下取酒瓶盞箸盤上列案上介)(童送酒介)(生)遠林兄這番壯行即日馬到功成小弟
亦叨光不淺

(浣沙溪)除強寇運智謀馬伏波壯志堪酬還藉你把西湖風月忙拖轉好讓我北海壺觴得自由頻抖
擻待看破敵歸來笳鼓競整笙歌再酌金甌

(末)小弟碌碌庸材不過因人成事何足掛齒

(劉潑帽)弱書生甫能獨自奇功奏怎殷得班超投筆封侯梅癡兄呵你一味懷寶不求售可知道那悠
悠誰識你擎天手

刻下賊氛密邇蘇州防堵要緊小弟看城內諸人無出吾兄之右者明日進謁撫軍還要請兄籌備防堵事宜梅癡兄這番休得推
辭了

(秋夜月)展壯猷好掙將功不朽把長城雉堞嚴防守莫等他麋鹿蘇臺走要仗你機宜指授更臨時匡
救

傳奇

四

(生) 小弟有何才幹能當此重任。遠林兄休得過譽。(重遞酒介)(生)

(東甌令) 俺乏智略鮮良謀。怎能比陸遜書生奇運籌。怕虛名殷浩還貽醜。莫克保巖疆舊。則俺庸才散。襟甘株守。枉了你美情由。

况這裏徐中丞呵。

(金蓮子) 天性柔。怎能夠臨時決斷乾剛手。怕掣肘難容他自由。則任俺費機謀。只一番心事付東流。

(末) 梅癡兄固是遠見。但我輩讀聖賢之書受朝廷之爵。只是盡我所當為而已。弟酒力不勝了。告辭罷。(生) 遠林兄天色尚早。還到杜阿寶那裏去談一會。(末) 如此甚好。(同起行介)

(尾聲)(合) 堪同心難分手。一樽美酒漫消愁。還看取折取梅花寄隴頭。

(末生引重下介)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雪戰 第五齣

(巨紅雨鉢佩刀騎馬上)

彤雲舒卷晚來天。 毳幕韋繡夜裏旣。
回首可憐征戰地。 數聲鶴唳朔風顛。

我鄭紫姑萱堂。早背榆塞多愁。橋壽雖高。連心實苦。我父鄭天龍。遼陽猛將也。數奇猿臂。李廣難封。爛到羊頭。馮唐易老。宰相之和。

議成將帥之前功棄數年來屢勸父親見幾而作戮力軍前徒死無益退歸林下乃是良圖今者俄日搆兵咫尺遼河實信處此又勸父親避亂入關再作商議此去山海關不遠你看凍月朦朧荒煙慘淡欲馬長城之窟盤踞大漠之區好一幅關山夜月圖也（副淨白兩鉢佩刀策馬上喚旦介）女兒（旦）父親（副淨）天色漸晚且在此搭起帳篷權宿一夜明日再趕路罷（旦）此處不可住恐有兵警（副淨）何以見得（旦）纔見一陣烏鴉橫空飛去必有兵經過該處不如前進趕明日入關（副淨）用得（策馬同行介）（副淨指天介）呀月漸漸的黯了風漸漸的緊了雨漸漸的凝成冰了噫噫又是一陣鴉飛過去果然有兵警了（各行介）合唱

〔中呂〕〔漁家傲〕哀哀的都是遼陽墮劫人飄飄的鬼哭黃昏風搖碧燐恐怕是敵騎銜枚皆急走驚起寒鴉一陣繞過了摩天嶺凍月溶溶又到了分水嶺朔雪紛紛甚白戰遊戲天公賭玉塵

（小生東洋軍裝佩劍扮日本隊官雨來騎馬急上）（衆兵隨上）呀雪下得如此大了正是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此詩寫塞外情形歷歷如繪（喚介）俄兵在前且追及酣戰一場（追介）（副淨借匿暗觀戰介）（四雜扮俄兵持洋槍上）（與日兵混戰介）（互放槍介）（混下）（副淨）呀好一場惡戰（旦）日兵追俄兵去遠我們趕路罷（副淨）女兒呀風又猛雪又大我凍僵了（旦唱）你老人家

〔舞霓裳〕鬚掛堅冰面欲皴愁斷魂鞭梢叫凍指難伸苦吟身彼何人三箭天山震感飄零大樹老將軍拚著他六花飛溼透了戰袍新（指介）驀然見一葉輕盪出了扁舟穩

父親凍苦了前面有漁船可以借躲片刻雨雪（副）好呢（外扮父搖船上）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副淨）漁父漁父（外應介）客官喚我做甚（副淨）借船上歇一歇火兒烘一烘燒口水吃一吃（外問介）後面馬上一個姑子好像天幕下凡的不就是个貴人恐怕你這個老頭兒拐來的（副淨）漁父休得取笑是老夫的女兒（外）原來是女公子（燒火介）（副旦下馬介）（上船介）（吃茶介）（副謝介）給銀元介（外）峻拒介（旦）歎介（高士）高士

這一叢一笠滄江畔。遮莫是尙父滑瀆暫肥遯。(旦隨副上岸介)

(外搖船下) (副淨) 天已明了。不如再走一程。(上馬介) (旦喂馬介) (上馬介) (行介) (旦指天介) 好了。天晴了。(合唱)

〔山花子〕紅日上。恁榆關萬象皆春白雪消。那蘆臺一望無塵暖熏熏。南顧津門亂紛紛。西盼燕雲。

(副淨) 不如附火車到天津。(丑扮火車棧人員上) 到天津的客人買票。(副淨) 買票介。(同下) (旦傾副淨坐火車上) 好快呀。霎時間電掣星奔飛龍騰。躍光閃鱗參差鳳樓凌。紫宸易水風寒析木天津。

(副淨指介) 前面是天津了。(旦) 呀。月又上了。(副淨) (唱) 咳。

〔餘文〕洗征塵。紫竹林難問。上有冰輪下火輪。枉破帽遼東隱。故人。(作下車介) (上馬介) (策馬下) (旦停鞭下)

一朵瑤花一樹椿。相依爲命亂離人。

慈雲已隔黃昏夜。愛日長留碧海春。(下)

陳樹軒評

以鄭姑之流離反對戴女之安居。均於意外傳神。

彈

詞

原文天演論

周越然校英國赫胥黎先生之天演論名轟全球經嚴幼陸先生譯成漢文後不脛而走者何啻數十萬冊數年來統查滬上及各地翻刻者有一百二十餘版之多其弊價之高無待贅述茲有友人由倫敦覓得原本教請周君校讎按嚴譯分爲篇段訂成專本印行於世想吾國英文學大家必樂爲購置也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海外風土記

增註原文

中學用英教科書

是書爲 Edward Threlow 原著以故事體裁記述十五國之風土書中奇聞軼事有史傳所不及詳地志所不載讀之最足引起人之興趣在美國英國久已用爲課本以代讀本惟原書多出彼邦人之口吻不合我國學校之用本局有鑑於此特請周越然先生增訂并增以音義及華文註釋始臻完善學校中用爲課本學生可受二大實益(一)不讀讀本而收讀讀本之效(二)不事游歷而知數國之風土業已出版定價大洋五角

英音引論

周越然先生編蓋英字之變聲互韻及發音之長短徐疾初學者恆覺其難本書專爲初學拚音者設法於各字母之變讀及拚切成聲之方法索奧闡微詳舉靡遺無論何等學校皆可用之內分十二課日授一課不及兩星期可畢無論何等難事均能於審音詞典中檢查之無錯毫釐誠爲初學英文研究拚音法之金鑑也裝訂一冊定價大洋壹角五分

英文簡易詩選

周越然先生選註解詳明選擇精當誠空前絕後之作也研究英文者不可不備書前並冠以讀法一篇尤爲初等學詩者之便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歐美禮俗新編

本局因民國成立事事步武泰西特請凌君晉鴻取將歐美各國所有結婚殯葬跳舞宴會旅行造訪等禮編輯成書俾邦人士有所適從焉定價每冊兩角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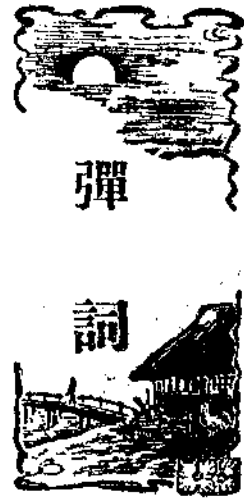
實用演講術

附券附圖

近年來吾國開會演說之事日必數起而於演講一術絕無善本且每事必先於行偶或臨場之術勢必勝笑外人故特請葉君鳴績編輯是書實列身議會議院及熱心時事諸君不可不備之書也洋裝一冊定價叁角

英法學通論

是書爲英國葛爾達原著周越然刪譯足爲吾國法政學堂參考之用後附華英對照表尤爲特色洋裝一冊定價一元



芙蓉淚彈詞

(續)

第十一回 歡聚

那陸福到了蘇州的第二天就請沈夫人預備上道因為這時光已是嚴冬初屆天氣漸漸的寒冷起來若是耽擱過多深恐途中或遇著了風雪反為不便還不如早走幾日的好沈夫人的意思是此番到湖北後一來可和瑜甫及姜氏會晤二來可把雲姐的親事大家斟酌斟酌以免書信往還的許多膈膜恰是一舉兩得的故而並不怪陸福催促便命侍婢梅芳把箱籠物件先事略略收拾准定稍緩一二日即行動身(唱)這叫做手足情深自有真孔懷常切雁行親睽違多載勞馳憶正盼相逢將離緒伸但得一朝忻聚首何嫌僕僕走風塵矧兼別蘊胸中事是弱女乘龍喜有因等待東牀觀坦腹便擬煩月老為締朱陳自然是行裝整束多高興就使匆促登程也不厭辛(自)到了十五日

第

六

期

係。暫。時。作。客。比。那。姜。夫。人。到。丈。夫。任。上。去。的。時。候。絕。然。不。同。統。計。行。李。大。小。祇。十。餘。件。隨。喚。了。兩。名。夫。役。挑。送。上。船。并。向。老。公。茂。輪。局。訂。定。拖。帶。至。滬。下。午。三。時。沈。夫。人。坐。著。一。乘。肩。輿。喚。梅。芳。跟。著。一。同。前。往。家。中。瑣。務。都。交。付。與。祖。瑞。公。子。一。人。主。持。祖。瑞。公。子。復。親。自。送。至。船。上。恭。恭。敬。敬。的。對。著。沈。夫。人。道。母。親。到。那。邊。後。千。萬。即。付。孩。兒。一。個。諭。音。母。舅。舅。母。的。面。前。還。請。替。孩。兒。道。聲。叩。安。沈。夫。人。也。叮。囑。了。瑞。郎。好。些。言。語。並。命。他。小。心。門。戶。瑞。郎。又。稟。請。他。母。親。對。於。為。妹。子。擇。婿。的。那。件。事。務。祈。格。外。鄭。重。以。免。後。悔。沈。夫。人。點。頭。道。你。的。話。甚。是。不。錯。做。娘。的。不。是。為。著。那。鮑。家。求。親。亦。何。必。傍。年。挨。節。的。去。趕。這。一。遭。呢。瑞。兒。啊。須。知。我。唱。都。祇。為。爾。妹。生。來。錦。繡。才。左。芬。詞。藻。競。相。推。熏。香。摘。豔。文。堪。就。刻。翠。裁。紅。句。可。催。大。好。年。華。剛。待。字。導。言。端。賴。有。良。媒。所。冀。是。得。雙。白。璧。成。嘉。耦。下。聘。欣。看。玉。鏡。臺。自。自。從。你。想。到。了。新。郎。才。學。新。郎。品。格。這。兩。樁。問。題。唱。其。如。那。鮑。氏。情。形。非。夙。稔。箇。中。煞。是。費。疑。猜。這。時。問。未。經。一。觀。斯。人。面。我。是。總。覺。躊。躇。莫。主。裁。故。爾。遠。從。瑜。舅。意。且。到。郎。湖。小。住。藉。徘徊。若。鮑。郎。果。屬。佳。公。子。庶。不。枉。歷。碌。舟。車。走。一。回。自。不。過。此。時。已。近。年。終。倘。若。你。舅。父。舅。母。留。著。我。盤。桓。幾。天。大。約。我。須。俟。度。歲。後。方。可。回。來。呢。瑞。郎。道。料。母。親。回。家。時。雲。妹。當。可。同。歸。了。沈。夫。人。道。我。也。是。這。麼。想。到。那。時。候。定。然。要。同。他。回。來。的。正。在。閒。話。見。王。升。從。船。頭。上。走。進。艙。來。祖。瑞。公。子。問。他。道。可。是。輪。船。要。開。了。麼。王。升。回。稟。道。我。們。的。船。已。經。帶。上。了。不。多。一。時。想。就。要。開。行。哩。沈。夫。人。聽。了。忙。笑。嘻。嘻。的。對。瑞。郎。道。我。兒。也。不。用。多。待。了。免。得。輪。船。開。動。倒。鬧。了。笑。話。快。些。回。上。岸。去。罷。瑞。郎。因。遵。辭。了。母。親。和。王。升。走。上。碼。頭。自。歸。家。去。不。提。且。說。沈。夫。人。令。瑞。郎。等。回。家。後。自。己。坐。在。船。內。看。着。外。面。的。熱。鬧。不。上。一。刻。鐘。的。光。景。但。聽。得。

(唱) 數聲汽笛響鳴鳴。破浪乘風快首途。如駛。颶輪真迅疾。霎時地已遠姑蘇。鷗程鷺嶽頻頻。

數。暮色相催景足娛。一夕時光容易過。次晨早達滬江隅。(白) 到了上海陸福忙伺候沈夫人進

了客棧將行李安放那客棧是最有名的叫做老長發招待極其周到大凡往來長江一帶的過客都喜

在他這裏耽擱沈夫人到棧後略略休息便著陸福向帳房內探問船期恰巧是日晚間有長江輪出口

隨即託了那司帳的購定了船票並囑陸福添買些送禮的物件當晚便起程赴鄂一路無話抵漢口時

沈瑜甫因為曾經接到動身的信息復派人在埠迎迓沈夫人和梅芳上了小輪渡江過去到著碼頭那

派來的家丁請沈夫人坐了木官的大轎另備一乘給梅芳坐著以便一同進署沈夫人此時不覺

心中非常快慰暗想祇片刻之間就可和兄弟弟婦大家晤叙而且我那雲兒差不多也有兩個月不見

不知他見了我作何情景哩正自思忖瞥見那(唱) 巍巍屋宇聳當前。氣象尊嚴粉艷鮮。門列東西

崇綽楔。地當孔道市塵連。飛翬跂翼真闊壯。料想得窈子琴堂在是焉。亟自舉頭忙審睇。(白)

果然是(唱) 漢川縣三字額高懸。(白) 沈夫人望見了前面果是瑜甫的官署因又想起他兄弟奮志功

名竟然得有今日。(唱) 真覺得交遊宗族與榮施。管領花封位不卑。好個潭衙南面坐。不負那青

燈黃卷苦辛時。况兼民俗耽文化。大堪黃綬宣風把棠蔭垂。應使神君交口頌。他年留得去思

碑。(白) 思想未畢那轎子已進了縣署一直的抬到大堂把門的公役見是女客知道係官親到來三脚

兩步飛也似的入內稟報姜夫人聽了忙著阿金急急到外邊去迎接自己同著瑜甫及雲岫小姐至西

花廳相候沈夫人下了轎由阿金導引走進宅門繞過了幾曲迴廊看看行近花廳祇聽得對面來了一

陣歡迎的聲音。那般僕婦們都說姑太太來了。姑太太來了。梅芳當著這時候，便跟了沈夫人進去。沈夫人和兄弟夫婦相晤，自然是十分欣喜。雲姐見了母親，更其說不出的親熱。一時各各就坐，講了許多別後相念的話。僕婦們送上香茗，請安的請安，磕頭的磕頭。梅芳也給舅老爺舅太太雲小姐三位叩安。罷了一會，姜夫人覺得在廳上坐著不甚舒適，因對他嫂子道：「我們到內室去坐罷。」嫂道：「你去，雲兒的書房安排得可好不好？」沈夫人道：「雲兒前月寄我的信上會道及過的，說是布置得精緻得狠，這都是乾爺乾娘的厚愛。」姜夫人笑道：「嫂嫂爲甚的又鬧客氣？妹子並非要討嫂嫂說句好話，照方纔這麼說，妹子倒未免慚愧了。」（唱）兩兩閒談向內行，相攜愛女倍多情。祇緣省識含羞態，故而未把婚姻事說明。步入書齋同坐定。（自）沈夫人向雲姐的案頭一瞧。（唱）但見那瑯瑤簡列紛紜，窗前は低垂繡幕風難透。几畔是滿爇紅爐煖，自生圖展消寒供遣興。餅梅吐蕊馥彌清，如斯高致誰欣賞。翻羨嬌娃福不輕。（自）沈夫人看到女兒的書室，異常精雅，便喚雲姐道：「雲兒，你住在乾爺乾娘這裏，可是真真享福。你哥哥見了，你一定要說你比他舒服哩。」雲姐正待回話，恰恰阿金走了進來，說老爺在東廂房等候，叫阿金來請姑太太過去。姜夫人在旁聽著，忙問何事。阿金道：「老爺沒有講不曉得爲著什麼。」沈夫人料知是行李發到，因即立起身來，同阿金向廊下走去。究竟沈夫人和瑜甫姊弟二人有何談論，須俟在下去聽個明白，再講給與看官們聽。

第十二回 相攸

再說沈夫人因女僕阿金奉了瑜甫的命，特來相請。忙從雲姐書室裏出來，走入東廂去，和他兄弟談話。

那明府公見了沈夫人笑容可掬的道。姊姊陸福帶了物件回來了。前天我和你弟婦商量擬請姊姊就住在這間屋子裏。不知道姊姊愛住不愛住。沈夫人道。我有甚麼不愛。不過聽雲兒說起這間屋子。乾爺平日是狠有用的。瑜甫道。這個不妨。這個不妨。往常裏我也不過在此坐坐罷了。沈夫人執定不要。說是祇須和雲兒同在一起。便得。瑜甫道。那邊地位小未免太擠。說畢。便著陸福將行李安置。並吩咐阿金整理牀帳。鋪陳被褥。一一的伺候。妥貼。姜氏忙又過來招呼了一番。唱道。這正是竭誠款客。夙殷勤。况復情關骨肉深。一別重逢。欣聚首。大可晤言。斗室共談心。其間部署多齊備。更有獸炭生春冷。不侵。樂叙雁行添主趣。沈夫人且居衙舍。度光陰。自從這一天起。沈夫人便住在漢川縣的署內。當晚姜夫人飭廚房做了一席便菜。替太太接風。因為沈夫人途次辛勞。懶於酬應。也不請什麼陪客。就是自己這幾個人。借著杯酒說談。談倒也狠覺得有些趣味的。晚餐畢。後那雲岫小姐先自回進書室去寫。那寄與祖瑞公子的信。信上的言語無非是敘著他母親平安。抵漢以免哥哥的記念。姜夫人當著這個時光。猛想起雲姐。既然走開。我何不快把他的親事和嫂子一談呢。當下便低聲的問沈夫人道。嫂嫂。那姚太太為雲兒做媒的事。妹是。屢為通函。寄彩牋。特傳冰語到君前。欲將千里紅絲繫。喜看雙輝白璧聯。祇惜路途蘇鄂阻。難憑楮墨盡情宣。因此上敬邀嫂氏來相晤。待把就裏情形共究研。白聽說鮑郎的景况。是著實過得去田地。也有房產。也有而且還攔著好多現錢。就這裏地方上而論。恰也稱得一個富戶了。雖未若當年鄧氏銅山積。彼父是遺子贏金計在先。借大。家財資使用。自可豐衣足食。此生全况兼獨子承宗祀。母氏恩勤愛益專。倘然果是因緣雲。

兒竟做了他家的媳婦。(唱)既無妯娌爭長短。定堪博得姑嫂分外憐。更有那阡陌雲連開沃壤。舍廬櫛比列商廛。徵租取賃財何限。又奚慮日後生機或窘焉。大致如斯無別語。未卜尊懷能否以爲然。(白)沈夫人聽到他弟婦這幾句話。祇是連連點頭。那姜夫人不待沈夫人開言。忙又接着道。嫂嫂前幾天姚太太又來過一次。問起我們的意思。我說我已派人去請嫂嫂。大約不久便到他聽了。歡喜得了。不得說是最好。大家會一會面。把這樁親事談妥。好替他姊姊求得一個佳婿。沈夫人道。那鮑郎的老母。可是與他有手足之誼麼。姜夫人笑說道。妹子真一時糊塗了。沒有同嫂嫂提起。那鮑郎的太太人。乃是姚太太的親姊妹哩。沈夫人道。他原來是代他外甥求婚的。所以覺得切己得狠呢。沈夫人一面說。一面想。我那弟婦講了鮑姓的許多好處。爲何只從財產上揀揚。恰未有一語半言道及那新郎才貌。我在家裏動身的時候。瑞兒再三說。第一要注重新郎的學問。新郎的品格。叫我千萬不要大意。到得此時。未免該問明白了。因對瑜甫道。弟弟可見過鮑郎。可曉得是何等樣的子弟。瑜甫道。見却不曾見過。據姚部郎說。起日下正在家讀書哩。(唱)想彼是年逾舞象已成童。定把詩書朝夕攻。未必漫然無智識。蹉跎歲月付東風。(白)講到相貌呢。(唱)祇求清秀和端整。何須宋玉潘安一樣同。倘若便娟如好女。深恐有纖僂舉止在其中。(白)姊姊的意思。料應也是如此。沈夫人道。爲姊的並沒有旁的意思。不過照此番來。鄂的宗旨呢。是想見一見鮑公子。弟弟莫非要笑我過於仔細麼。瑜甫道。女孩兒允許人家。本屬關繫終身的大事。是極應該鄭重的。況且雲岫是才貌雙全。更宜爲他選覓良偶。祇可惜此際沒有機會。可着新郎還須想個方法出來。方可如願。姜夫人在旁道。方法倒有一個。不知道可做得

成沈夫人忙詢問有何妙法。姜夫人笑著說明。天我去拜會那姚太太。邀他來署內看牌。他見了嫂嫂。一定要申說做媒的情節。這時光我把嫂嫂的意思先告訴了他。他就和他約一個日子。同嫂嫂過去答訪。並請他預囑鮑郎。於那時在他家小坐。俾得裝做無端遇合。嫂嫂你道好麼。沈夫人聽了忙說甚好甚好。瑜甫亦竭力贊成。(唱)計議之間妙緒生。準待把東床逸少看分明。多因擇壻心頭切。故此要面覲青年試品評。語未說完。嬌女至。大家含笑寂無聲。霎時間別談他事來尋樂。且共挑燈話舊情。(白)停了一會。各各歸房就寢。到了次日。姜夫人就依著昨晚所談的方法。逕自做去。果然姚太太到來一見了沈夫人。由不得急急開口。先稱贊了雲姐許多美貌多才的話。後來便講到替那鮑家求親的事情。姜夫人因代他嫂子道明。就裏姚太太既要做媒。自然是沒有不應允的。當下就約定了二十六日。午後在他家裏看新郎。到得那天。姜夫人和沈夫人借著回望的名目。乘坐肩輿向姚府而去。只因這一去。有分教。(唱)畫堂巧遇成良覲。相對無言共笑看。姣好風姿邀賞識。瞥視那未來嬌客已心歡。(白)欲知相壻時時細情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未完)

吟蝶四

(園東)

彈

詞

花安鶯梢橘香蠶化既登仙牒不混鬼車狂笑蜂王賊呼金翼艷稱鳳子
 奴恥玉腰棠睡柳眠三更同夢挑粗李俗一例銷魂對瑯酒而狎蛾珠眉
 簾弄影點丁香而分燕尾粉匣留痕妃白儷青閱報見帙池之原唱尤紅
 璫翠效攀作下里之巴詞羅浮觀面皆仙神凝梅萼楚豔傾心有妓名噪
 蓮香嗟乎春去春來浮生碧海花開花落好景黃昏炳燭餘明吟香小坐
 有懷今雨如挹高風勉和四詩以供一餐
 尋得花叢作醉鄉蘧蘧栩栩豈荒唐化機約略迷莊子仙境依稀誤太常
 畫檻曬衣飄素粉青陵借枕笑黃梁柳眠棠睡春何處同此魂銷碎錦坊

(蝶夢)

無端紫玉化成煙爲惜分飛思黯然廬烟尤雲離倩女羅浮帶雨別眞仙
 池塘香草傷春地臺榭垂楊破曉天翦紙幾回招不得雙蛾幻想再生緣

(蝶魂)

玉腰對鏡怪奴癡扇撲隨風上荔枝倚翠偎紅明月夜紆青拖紫晚晴時
 照愁秋水惺忪夢落魄春燈悵懶詞自願自憐難自問羅裙消息落花知

(蝶影)

雙飛認取唾津殘畫到膝王墨迹乾謝逸詩成花石韻韓憑淚化竹無癡
 雲香露粉秋千架月綵烟絲夜半欄弱質不禁風力猛舞衫紅暈怯春寒

(蝶痕)

野
乘

本局新書廣告

全書

知事必讀

出版

現任知事不可不讀 ○ 應知事試驗不可不讀 ○ 一般留心政學法者不可不讀

▲本書內容 是書一名牧民錄為卷凡十二曰政治源流考上曰政治源流考中曰政治源流考下(以上為上編)(所輯周禮史書撤取精華皆以關於政治者為斷如郡國道路析疆分治以及州縣官制租稅沿革提綱列表加以按語眉批外國歷史於政治地理種族面積人口及日本維新四十年財政盈虛消長共列一百餘表考證循覽瞭如指掌)曰憲法曰行政曰財政曰國際交涉(以上為中編)曰民法曰商法曰刑法曰民刑訴訟法曰文牘式(以上為下編)關於政治學探古今中外學說之精華資料豐富文義顯豁使讀者一目了然

▲本書特色 本書為應知事試驗者惟一之參考書今以關於知事試驗科目特色述下(一)甄錄試之論文(命題不外周漢唐宋參攷上編第一第二兩卷中國數千年舊政治學應有盡有臨場無慮枵腹)(二)第一試之現行法令解釋(中編第四卷民國新約法逐章逐條解釋使過渡時代法治精神開發無遺他如各項最新法令凡關於地方行政範圍內者無一遺漏且每卷法令之前採各種學說總論分論詳備淺顯不啻為現行法令逐項解釋)(三)第一試之國際條約大要(中編第七卷之國際法規中外條約中外商約逐項提要說明如關於陸海戰法規一類取各國最新條約反覆詮釋此類不但供應試者參攷即歐洲戰事延長關於中立國權利義務各種限制凡政界商界一般關心時局者俱可購置一編隨時參考緣考本書較諸參考各種國際學及各種約章為簡便且可一目了然不費腦力)(四)第二試之關於行政策問(第五卷行政總論分論及第一卷所輯周禮一種於地方行政切近時勢立言其詳其備)(五)第二試之設案判斷(下編第九卷商法第十卷刑法第十一卷民刑訴訟法總論分論原則手續無不詳晰一經參考聽訟判牘直如反掌

刑法一卷專請刑法學大家編述酌古證今切按我國現狀立言迥非墨守泰東西學說者可比尤為唯一之特色

定價 每編一元八角上中下三編五元四角單購一編概不折扣

江山湖譯 辣女兒

定價三角五分

偵探小說夥矣汗牛充棟佳構絕鮮是書係山淵先生所譯敘英國一女郎與某生愛情彌篤欲與結婚而生難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而凶器上鑄以生名逼生償還生卒不可後經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犯情節離奇文筆雅潔佐以定夷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挈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

李定夷編 民國趣史

定價四角

是編為李定夷先生所輯當紀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塵各種風趣之事讀之可以噴飯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分六類(一)壽星集(二)遺老傳(三)官場瑣語(四)試院現形(五)裙釵韻語(六)社會怪談每類多數拾種材料精美事實談諧近來坊間所出諧笑之本不涉於淫蕩則近於捏造此編獨力矯前弊無一言流於穢褻無一節不求真實卷首更有滑稽名畫四幅開卷一視便可令人捧腹也

名人閑中話

上下二冊定價六角

書載中外名人軼事勝景豔跡其他野史所未見共五百餘則歐美衛生法云一日問大笑數次身必康寧舟車往還每苦煩雜觀乎是書樂境自生不特能廣見聞抑且有益衛生也



湖變紀略

姚宗誠遺著

湖州凌君子與語余云。紀略為其友姚孝廉宗誠所撰。記髮賊掠取湖郡事也。因其中有與趙觀察投書論事之語。故諱之。不自署名。甲子秋。孝廉歿。有妄男子得其稿。攘為已有。將刻以行世。子與無意中搜得之。冒刻遂不果行。此文序次簡明。議論平允。他日記菰城兵事者。常有取也。乙丑春二月十如居士葉廷珩。

初三日辰刻。楊熙彭昌熾軍開東門降賊。郡紳趙觀察景賢方臥局中。聞變徐起。素衣冠坐聽事。中以待俄而偽主將譚賊擁衆入。趙公問誰何。一賊對曰。主將也。曰。若即譚紹先耶。曰。然。曰。若知守城殺賊之趙竹生乎。乃我是也。可速殺我。毋害百姓。賊曰。吾不殺汝也。吾忠王聞子名久。且夕願相見。吾當偕子往朝。無憂富貴。公不答。賊勸譬數百言。知公終不可奪。令以肩輿送歸第。使數賊日夜守之。公嘆曰。我吳興男子。非仰藥求死者。何守為。日坐小齋中讀書飲酒。自若。五月十八日。與譚逆俱如蘇州。見偽忠王李秀成。

抗詞不屈。被留館中。七月。賦新四章。寄上海諸公。公佯狂居賊中。至明年三月十八日。而後遇害。初杭省之陷。環湖境數百里。盡沒於賊。糧少援絕。而寇來益衆。公知事不可爲。以兵柄授之熊得勝。沈飲竟日。不聞軍事。姚孝廉宗誠嘗詣公。留飲酒酣。以往慨然。自言。吾舉義兵守鄉郡。兩年之中。大小數百戰。殺賊萬計。自謂軍興以來。所未有。今事勢已去。吾惟一死以報國家。庶幾他日竊附張中丞。余忠宣之後。諸將頗有勸吾出走者。此曹武人。真不曉事。吾無守土之責。委之而去。誠無所傷。然人非大愚。必不避不朽之名。而爲亡虜矣。孝廉徐應曰。不然。公起義師守城。殺賊。凡爲百姓計耳。今危急之際。輒以兵柄授之。武夫不復相關。一旦決裂。公死不患無名。如百姓何。公嘆而不答。

葉調笙曰。試問張睢陽。余忠宣部下。曾有通敵叛降之將否。

汪謝城曰。昔士孫瑞之奪節。議者謂凡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卽爲知情。倘援漢律以詰竹生。將何辭乎。且民粟搜括已盡。而營中儲米七百石。留以犒賊。睢陽有是事乎。

防局之設。郡中事無大小。悉歸之。不以關有司。守令會印署文書而已。惟前歸安令廖公宗元。有吏才。庚申二月。守城功尤著。百姓愛之。稱爲神君。其因疾而解任也。空一郡爲之建醮祈禳。視醫藥。繫留緣道。至阻城門。不得行。得民之深。百餘年來。未嘗有也。後爲紹興守。死於難。烏程令許公承岳。才不及廖公。而實心任事。習於勞苦。與諸官同鄉里。觀察用爲調人。倚之如左右手。有司中能。以才自見者。此兩公而已。太守瑞公諱春。爲人仁厚和易。有佛子之稱。防局之設。事權本屬郡守。自以才不如觀察。授之柄。而處其下。和衷協力。不爲咻哇。人以爲有許遠之風。城陷。公朝服升堂。賊至。脅之降。公大罵不屈。遂遇害。妻妾子媳。

全家皆死。湖協副將鄂爾霍巴公性利而介。遠於權勢。麾下將吏多從防局。効力取功名。公落落自如。署中數至。乏炊。未嘗自言撫軍。嘗令防局助其月俸。亦竟弗取也。每夜將半。單騎從。二三吏卒望城周視。靡間寒暑。數年如一日。城圍既合。積火藥於室。四隅而使家人聚居其中。曰。吾不欲使著賊手也。城破。公在北門督戰。策馬回署。則賊已入廳事矣。公手燃火繩。藥闔門轟焉。賊亦斃十餘人。巡撫左公以聞。得旨。照總兵例。賜卹於死事。地方建立專祠。鄂公之死爲最烈。而程令許公亦於城破日。率其妻子自縊於後堂。陸剛甫曰。瑞鄂二公居官能盡其職。其困守孤城也。推賢讓能。鞠躬盡瘁。無爭權心。城陷之日。闔門盡節。視死如歸。絕不爲脫妻子計。視彼巧全家。屬身辱賊廷者。相去不亦遠乎。余常謂如二公者。乃不愧真忠臣。聖人復起。當之取余言。惜無子弟族人爲之文飾鋪張。遂使天下知有趙忠節而不知有二公也。悲夫。

汪謝城曰。此段品評皆當。

城陷之後。湖州人士多毀議趙公。至有以守城爲多事者。愛憎之口。自不足而爲公病。然譽者亦多過其實。平心論之。公才略開敏。膽勇重人。求之並世。實罕其匹。其病則在好用權術。又剛愎不受直言。無容人之量。以故才傑之士弗樂爲用。而所得多小人。蓋自以兵柄授。能得勝以軍儲託。□□而事不可爲矣。汪謝城曰。此數語最切當。統計竹生一生。剛愎二字盡之。其任用匪人。則好諛惡直之故也。至其能戰守兩年。則未嘗非剛愎之用。

得勝以走卒從。蕭觀察翰慶至湖。未及二年。驟加顯擢。俾統先鋒前營。襄理戰守事宜。其後遂以撫軍大

令與之得勝。故無藉。小人一日膺重任。便自恣縱。擅作威福。不復稟承。縱兵虐民。擾亂無已。公亦無以制之。陽爲不聞而已。其後得勝。竟叛降於賊。嗚呼痛哉。公能辭其咎乎。□□爲人庸懦不慧。趙公以□□之故。令掌糧儲。非其任也。當省垣陷沒。諸將多持清野之議。請運後林湖。跌等處積米入城。公不能用。是時各營封捉民船。自九月至十二月。無時得息。四鄉商販裹足不前。衆議以五十舟出城買米。令營官各出印憑約束。勇丁毋得侵擾。事垂成而中寢。及十二月。大錢之敗。郡城四面被圍。遂無一舟得入城者。而次年正月。□□猶糴倉米六百石以償博徒。公聞之而弗禁也。至三月初。軍糧告盡。□□潛匿不敢出。公計無所出。謀捐民食以餉軍。以姚君宗誠方辦民團。令總其事。時得勝等皆已懷二心。數欲發兵入城抄括。宗誠等數爭於公而止之。牽綴支柱。至於四月。望而食亦盡。於是公更用朱和熙計。以城中三十五舖分隸諸營。令自求米。諸營既奉此令。咸喜過望。窮搜大索。無復顧忌。老弱婦女皆被酷刑。冤楚之聲不絕於耳。蓋賊未入城而餓死與自盡者已十一二。被禍之家皆欲殺□□。以泄墳會城陷得免。而公自是被惡名矣。宗誠嘗有書與公論搜米事。其略云。來書欲令營官抄米。愚意以爲不可。當前此查米時。民間存糧不過半月。今雖逐戶搜求。所得必更無幾。又斷無括盡之理。無濟於事。而徒歛怨於民。明者之所不出也。且營官抄米。率以淫刑從事。百姓何罪。橫被慘酷。就令得米已屬不堪。况徒勒具空券乎。今各營尙不至絕米鉛丸火藥亦尙足用。不及此時并力突圍。以通餉道。當復何待。孤注一擲。勝較坐困。杭省之事可爲前車。今不聞慮此。議日搜括。搜括既盡。又當奈何。此愚所不解也。來書雖云此舉出自營官之意。然閣下身爲統領。又習知民間虛實。閣下不言誰當言者。律以春秋之義。照各營不能爲閣下分謗也。一時之計。

千秋之名皆係於此。顧然計而審處之。

汪謝城曰。兵駐城外土圍之內。故有入城搜括句。而上文序次未明。竹生所以爲人毀議者故多。唯此一事不能爲之解矣。

外圍既合。賊抵城下者不下三四十萬。僞侍王李賊圍北門。僞天將黃賊李賊朝將胡賊圍西南兩門。僞主將譚賊圍東門。三賊中譚最強。黃次之。李爲弱。四月中。李賊燒營先遁。譚黃亦分其衆援江寧。寧國賊既益少。度城旦夕不可下。咸觀望無鬥志。而是時諸將皆已懷兩端。日事搜括。不復議戰。賊偵知之。遂留不肯去。餘杭人孫明德者。頗勇有力。請率民團萬人助軍擊賊。熊得勝不可固請。乃許之。四月十六日出攻青銅門。城下民團居前。官軍數千從其後。賊下外鹿角。密布廣袤數十丈。民團競前拔之。賊於土城內施放火器。所傷頗衆。自日相持至日中。下垂破。官軍忽鼓譟先歸。民團內顧驚擾。亦退。是日死傷者二百餘人。扶曳入城。流血滿地。軍士夾道而觀。皆鼓掌大笑。樂盡奪民團兵械而去。於是始知其有異志矣。居數日。得勝忽揚言。某日當出戰。請於公鑄銀牌八千事。以犒軍。其文有九龍山二虎堂忠義會汛滿飄等語。不曉所謂。或云。汛滿飄者。滿載泛舟而去也。及牌成。竟不出戰。五月二日。得勝傳諭卅五舖。責令每舖輸四百兩。限一日齊解。遲誤者以軍法論。是日諸營官集廖輝朝處會議。語秘外人不得聞。至夜分楊照往厚天豫張賊營納款。立誓要約。以彭昌熾之妻兒曾某爲質。凡三往返。而後定議。次日營入城。熊得勝及等官五十餘人皆降。惟龍驤都司蕭得勝與偉軍巴總王龍標等不屈。死之。既入城。掠民財無所得。廉知各營搜括狀。大憾。未有以發。會譚賊遣降兵數百人如松江。中途殺監者以逸。於是賊以降者反覆不

可。信。殺。楊。熙。彭。昌。熾。及。他。營。官。勇。丁。數。千。人。所。殺。皆。湖。南。人。惟。得。勝。匿。黃。賊。處。得。免。授。偽。職。後。至。上。海。伏。誅。

野乘

六

汪謝城曰。竹生以兵柄授熊得勝。而楊熙以爲不可。其後終不聽得勝調遣。可云有識。及得勝通賊。而熙卽降賊。以此知論人之難。

初得勝與熙黃京棠劉從海等藏米甚多。咸居奇莫肯發。百姓苦抄掠。計無所出。踵得勝門拈香跪請。散藏粟以給諸軍。得勝弗許。請每石納價銀四五十兩。亦不許。及城陷。得勝米尙存七百餘石。盡以餉賊。嗚呼。則明已矣。則明之著述亦已矣。所存僅此百餘行。而又不著名。後之人將不知於出誰手矣。然所紀事皆近實。揆以史法。雖不免隱惡。而無絕虛美。已足當據事直書之目。唯我湖州。因守三年。屢有戰功。竟一字不及。蓋湖變之名。專據失守時言之爾。同治乙丑三月二十八夜。荔塞墻士。汪曰楨。

此篇從友人處抄得之。所紀皆實。極有價值。未刊稿也。惟作者爲有清孝廉公。故篇中對於敵將。皆稱爲賊。洪楊之爲賊。爲否。當世無有定論。今仍原稿刊之。

編者誌

醜

履

△洋裝一册

定 夷 叢 刊

集 二 內 容 預 佈

△定價六角

定夷善爲小說著作等身海內咸知前以斷縑零紉編成叢刊初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藝林詢購二集者紛至沓來爰又集新舊著作編成叢刊二集定夷自謂初集未盡愜意故於二集特求豐美全書十五萬言用五號字排印共二百六十面新稿什之七舊著什之三預佈內容如下

●一卷 說萃上 ●清祕史之一 迷香洞 ●清祕史之二 換珠記

▲哀情 冤禽淚 ▲言情 願曲緣

▲倫理 女兒劍 ▲義俠 鴿原雙義記

▲言情 雙雕福 (以上俱係新著短篇小說)

●二卷 說萃下 ●哀情 海潮 新著長篇小說共十六章

▲醒世 自由花 舊著長篇小說共十回

●三卷 談藪 ●臘粉殘芳錄 新著長篇筆記

▲墨隱盧瑣記 新舊著 ●歐冶居談乘 會刊於辛亥年民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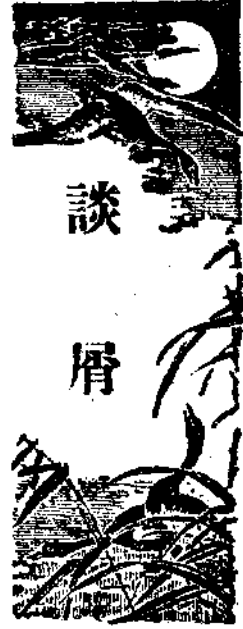
●四卷 韻語 ●名人豔史 新著 ●蘭閨清芬錄 新著

●五卷 趣海 ●也是文集 新舊著

▲信天翁之嚼舌談 新舊著 ●滑稽詩話 新著

●六卷 文贖 ●文稿二十餘篇

附刊 鬢紅墨粹 (一)翰墨林 (二)小說評 (三)記事珠 (四)瀛海談



聞見雜錄

(續)

錢塘汪康年穰卿著

道光間粵有解餉委員大抵丞尉類也。過揚州忽大雨見山上一人來沾濡徧體欲附船行云對渡卽至矣。船戶不可官見其詞切乃許之轉至對岸便給舟賃登岸去比至揚州則舟中三萬餘餉銀均失去矣。官大驚責船戶欲送之官船戶因辨非是忽茶店一少年笑曰此事豈船戶所能辦急問然則何人少年曰汝輩中途有所遇否船戶忽曰吾固言附船者不可信而官固欲聽之必此故也官至此亦悔之因言狀少年曰殆卽此官曰能爲我求否少年曰不能問其所居少年良久始告曰從彼上岸處卽登一山凡南行幾里東行幾里卽有小屋門懸一燈汝可夜往至五更卽有一人出向西行汝可伏東候其返速跪求之或彼哀汝能返汝彼若問何人所教慎勿言也官如其言至五更果有一人持雞而出西行若有所禱且殺雞憑其血官遽跪其前此人笑曰汝來得無爲所失銀耶曰然吾身家性命均在此矣願哀我曰已還汝矣盍歸視之然何人告汝官怖因言其狀官歸船戶笑迎曰銀忽得矣滿船皆此物也視之果然

至揚。則少年迎於岸。官具以所遇告之。少年曰。亦言我否。官曰。不敢隱。已告之矣。少年曰。固知汝不敢隱。彼何言。曰。有與君信。少年曰。速固執之。勿開視。急持其信。誦咒良久。開之。則白鐵刀也。

僧竹禪主。蜀梁山某寺。屋宇崇邃。頗遭物議。忽一官家失婦男女家相告。拖累死者數人矣。諸生有疑。爲僧匿者。約諸人。遽入搜之。不得。竹禪閉門詰諸生曰。公等來誠無理。今亦不汝責。惟須各在佛前叩頭。百下。生等勉從之。始得出。後以三十金賂其小沙彌。盡得其私藏之所。復窮搜之。果得女。乃送僧於官。時田子栗爲令。欲嚴治之。杖禁頗苦。俄崇樸園署督僧營幹。得其函致田令。遂得釋。不再居川。遨遊於各省。今尙在此事。乙未年達縣。吳君德瀟爲余言之。

前者某試部錄事。試日印結之外。須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檢之。乃有一女照片。大驚。然其人已取矣。覆試日俟其人。至詰之。直認爲彼所交者。且曰。吾生平未照相。而此間乃須此期。又迫姑購諸肆。烏知其爲男歟。女歟。後竟不究而罷。

余友有嘗管理南城之煖廠者。爲余言其猥雜之狀。至不堪入耳。且言廠中人多而炕少。乃側身積疊而臥。然少壯者無狀。而居其前者不甘受。致起相毆。老者夜恆便溺。忘起致淋漓。及於他人。亦大致衝突。如是者。幾夜。夜有之。而中有名老太爺者。尤最奇。其人蓋宗室。他則不知。惟見時有人至。咸著長袍馬褂。見之輒請安。垂手側立。若卑幼者。而老太爺亦踞坐。以尊長自處。酬接語甚簡。輒問有攜來否。答曰。有。卽以錢票若干。進亦不知其幾何也。然其人氣性甚劣。時與人爭毆。委員不勝其忿。輒令繫之。老太爺曰。汝繫我。易須知釋我難。委員乃伴怒曰。豈但繫汝。更須杖汝。老太爺曰。且任汝杖。故事杖時須解繫。既解委員

忽曰。吾今亦不杖汝。汝去休。老太爺曰。咦。吾不意乃受汝給蓋。依例宗室。非宗人。府不得用刑。故將以難之。而不意轉爲委員給也。

近江蘇候補道朱潛卒於金陵。其計有恩賞御筆龍字御筆紫藤花卉直幅。按朱不過以文襄保舉入京引見。安得膺此異數。蓋朱入京交結木廠王姓。以運動李總管此等內廷書畫。蓋即王取之。李以昇朱者。朱之戚某中堂之公子。知其事。輒以告人。朱子聞之。終身恨之。

吾杭楊君春圃。嘗授徐學士業學士。既達。猶感其意。乃爲請。賂封故事。未有也。去年先生歸道山。訃聞。卽以賂封之。銜書之。然學士並未將此事辦妥。亦一時笑話也。

杭城潘廚子。以烹調著。其初。溧陽人姚季眉爲仁。和令時。賞獎拔之。楊石泉爲杭府。亦甚賞之。已而楊升陝。撫潘乃持粗布數疋。及冬。菇爲獻。楊問之曰。冬菇。吾知縮醬油。其中甚善也。布何爲者。潘曰。小人非獻布也。蓋沁雞汁布。中乾之大人。至北地。或止頓荒僻處。不能時得佳肴。試翦此方寸入沸水。無殊雞湯矣。楊試之。果然大稱賞之。

戊戌年。曠縣有嫁女者。過黃崖嶺之石洞。固以深邃著者也。時忽大風雨。新娘遽由喜輿中躍出。走入洞中。衆惶駭。莫措。則馳而告其母家。又往告其夫家。夫家疑其事。聚衆往勸之。願莫敢入。洞則以竹節貫繩。鉤探之。得新人所著孟姜衣。始信其事。然其因由。至今莫解也。

都城大柵欄之福壽全洋貨店。場面極大。咸謂必有數十萬資本。乃店之主人甫死。店遂不支。以致倒閉。而欠債極多。店中存貨雖足。與債相抵。然安能如價悉售。乃由商會稟諸官。出賣彩票。其票數及得彩之

讀 屏

四

號數悉依湖北籤捐票有錫嘏者滿人爲陸軍部屬官亦店中股東之一主其事者乃持股票與錫約如其股分之數請代售之云若盡售去卽以抵應還之股款有餘卽作君自購之可也錫徧託人售之尙餘票二百及湖北籤捐票之電報至則頭彩適在錫手中頭彩所應得者爲福壽全店基並謂物估爲十萬元是夜卽有人至願出十萬兩得之則錫可坐得十四萬元矣錫不允次日至商會言吾與店主某君本朋友也今其人死而店閉家無以爲養吾豈能遽坐視哉吾願舉吾頭彩所應有者悉以與之使死者瞑目也此事傳出錫之義聲卽日震京師又時山西提學使亦名錫嘏適於是時死或乃爲語曰錫嘏福壽全歸福壽全歸錫嘏亦巧矣以命對莫有能對者

無愁廬雜記

(續)

(無愁)

●番灘

地球上好賭民族無有如中國人者而賭風之盛無有若中國之廣東者番灘館大賭館也廣東番禺南海二縣番灘館之多無慮數百家每家資本少或數十萬多則一二百萬三四百萬不等每月納稅官中不下一百餘萬爲數之鉅誠可驚異南海番禺二縣分派親兵對於各灘館盡保護彈壓之責設口舌爭執不由分辨捉將官裏去矣賭館悉紅磚洋房高樓連雲氣概獨勝壯麗不異侯門焉

羣候補無差事者日日出入於灘館之門一家溫飽可以勿慮彼輩手包靴一具備基本金二百元夕陽在山從客入灘館中視今日何門開最多數譬如今日灘路二上最多則押一元在二上中則配彩三元

挾所有出門去。掉頭勿回。顧歸家中。燈紅酒綠。家人婦子笑言。嗚呼。南面王之樂。勿易此矣。一擊不中。出銀再押。其數爲一元三角數分。中則可以配彩四元。除前本仍贏三元。也。再押爲一元六角數分。中則除本兩元餘。仍贏三元。總之二百金認打一門。計可連打五六十次。無論如何。必有一次。可中收回賭本。獲利三元。最後之目的。無難。逕達彼以二百元之資本。可日獲三元之利。取不傷廉。穩而又穩。豈非月得九十元之進益乎。惟行此法。不可認定一家輪流。變換周而復始。則館中不易覺察矣。又若此事爲館人所知。必遣代表出而勸阻。贈金若干。勿令再來。設若不聽。則南海縣親兵執交縣署矣。

灘館中大都因賭客資本之大小而異其地位。最下一層一元或數角。即可一擲。稍上以五元十元爲單位。再上以一二百金爲單位。更上則盈千累萬。其輸贏極大矣。凡賭客入門者。先從帳台上以現銀或錢票購買籌碼。方可入局。相傳某灘館中。其最上一層。忽來一苦力小工。赤足草履。髮鬢長數寸。蓬頭垢面。不堪寓目。手提皮包一具。見者以爲賭客之輿夫。亦不注意。而是人挨立案隅。頗不規則。司銀者呵之。其人出言偏強。謂此是賭館人人可來。何獨見拒。司銀者謂爾欲賭者可自往。最下之層。此處無爾立足地也。其人不聽。司銀者詈。嗷嗷不休。寶垂聞矣。其人作勢止住。問爾灘館中押注亦有限制。否。司銀者曰。此事毋庸爾問。爾押若干。果能中彩。決當如數照配。此間自朝至暮。進出之銀。盈千累萬。曾見有欠人分毫者。否。此人遂置皮靴案上爲孤注之一擲。賭客有勸開視者。司銀者謂此區區皮靴之數。能有幾何。立卽開彩。苦力者果中彩。於是向其索取鑰匙。迨至啓視。館主大驚失色。蓋鬘鬘滿中者。悉係鑽石珍寶。銀簿匯票之屬。併而計之。共得二百八十餘萬。三倍賠贖。須八百數十萬兩。合銀元須一千餘萬矣。暨館中

所有僅僅百有餘萬。番灘賭品。從無短少折扣之事。於是館主出而酬應。約在明日某時。措款交付。在座賭客一併請其爲公證人。立遣僕馬送之歸第。作者遂乘此餘暇。進述苦力者之歷史矣。此人昔在南洋爲小工。以開鑛起家。十餘年間。竟幾巨富。然是人安居食貧。仍隨大衆力作。亦不娶妻成家。今茲回國。席捲所有而來。一切家產悉萃此區區皮靴之中。彼因舍館未定。閒行廣東城市。但見高第巍巍者。以爲是中必巨大之客棧。門首雖有簷額。因不識字。不能辨也。故涉足登樓。擬就而假館。不料乃是賭窟。從旁覘視。藉此消遣而已。然而司銀之人一再陵折。不覺羞惱成怒。賭氣一擲。夫百萬孤注。千古稱爲豪賭。以彼例此。恐尙是小巫見大巫耳。若人舉動可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冒險性質尤不可及。彼居異地。久舉動行事。有類西人也。

明日各番館咸罷業。議事因名譽關係。賠款之數不容短少。分毫亦勿能無。故延宕也。決議各家補助。彌縫此數。然苦工亦慷慨者。舍其半而取其半。謂我亦無心取意外財。不過館人誣誣之色。拒人太甚。忿激出此。不知其他設不幸喪失。仍往南洋爲小工。亦未必貧促而死。由此觀之。豈非命哉。豈非天哉。

●含羞鬼

含羞鬼者。韓秀桂之轉音。流俗社會喜奉人混號。亦頗有雅切可喜者。秀桂之聞名在小白菜犯案後之數年。余生晚不能見秀桂。然余聞人言。嬌施無加焉。杏帘一角。瓦屋三楹。劉伶阮籍輩。沈酣其間。秀桂依母肘下。爲出納之助理者。顧地處鄉僻。朝夕往還者。裸程跣足之儉人。占其多數。否亦地著村農耳。凡入門覓醉者。每視秀桂如毛丫頭。及秀桂長成秀發。日益改觀。於是一般酒客。亟動一嚮嘗鼎之思。厭厭夜

飲不醉無歸。入座歡呼。生涯頓盛矣。

秀桂之父阿三。乃越人之流。寓禾中者。小本經營。勉資糊口。初非有遠大之志也。酒保曰阿四。而酒客之呼喚阿四者。輒冠鬚鬚二字其上。其人愚憨而醒齷。然頗忠事主人。吃飯穿衣外。備值之有無多寡。恆不計較。又善體貼女主人。甘心爲秀桂服賤役。無怨色。主人感其誠。嘗有秀桂相屬之意。既出諸口。繼而悔之。蓋越人嫁女。非善價不遣也。及秀桂聲名鵲起。女兒酒之名號。馳譽遠近。頗有公子王孫。來與備保爭一席之地者。是時阿四之情敵。共計三人。一寒士。一商人。一公子。大言炎炎。咸有不可一世之概。公子名何煦仁。父爲進士。公子亦風流倜儻。朗朗如玉山行。在理寒士周詠梅。商人費伯濤。極宜知難而退。退避三舍矣。至如鬚鬚者。更當收視返聽。戢滅妄想。以免貽人笑柄。特美色在前。足以亡國敗家而有餘。古來懸崖勒馬。急流勇退者。能有幾人。於是寒士貨其饅田。商人耗其母金。盡力報效。求博美人之歡心。阿三坐觀龍爭虎鬥。收其漁人之利。恙裘豹飾。類富家翁矣。

吾書茲更述公子之生平本末。詳告讀者。以秀桂爲公子之所有物。欲詳秀桂。不可不更詳公子。蓋公子非他人所稱。爲落地豆腐花者也。似此名稱。可云奇特。蓋謂公子生平揮霍金錢。一去不回。大有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之感慨在此。等渾號。卽謂爲朋友忠告。亦奚不可。而公子於此。若罔聞知。彼之目的。冀戰退情場惡魔而已。一若生平榮幸。無過於此者。而咏梅酸丁。成敗利鈍。皆非所計。謂秀桂者。人間第一美人也。吾甯一日絕飲食。勿願一日勿餐彼人之秀色云。每羣客轟飲內齋時。秀桂之於三人。似一一均有特別關係者。周旋殷勤。頗非易事。而公子之意。終若怒焉不安。遂以金屋藏嬌之意。商之秀桂父母。使探愛

女之意向。秀柱因許可。特附加條件。極其嚴酷。一須彩輿。二用鼓樂。三須紅裙披風。四須金玉錦繡若干事。質言之。正娶之禮耳。秀柱之父母。頗憚決裂。而公子則一一如命而行。毫無難色。遺媒行聘。悉如大家之禮。自此輿論譁然。謂以酒脚調和豆腐花。不知異味若何。蓋秀柱又號稱酒脚也。

好事垂近。百兩未將。公子志得意滿。猶日來酒家。飽餐秀色。惟此癡腫不堪之翁媪。稱之岳父母。頗覺懷慙耳。一日公子來。秀柱探懷出書。授與何公子。使讀而解之。何公子得書大驚。蓋此書爲費伯濤寄秀柱者。略云。春風一度。相思萬千。我我卿卿。情深嚙臂。今愛卿以金錢之故。勉適何公子。僕誠諒卿。非敢怨懟。且何公子久訂正室。嫉妬聞名。異日居處。必難相安。猶幸誓言在耳。子歸之後。速捲珍物以來。僕當卜居桐鄉。願慶偕老之什。云云。公子窮諸本末。秀柱則竭誠矢志。自明無他。後知函由阿四持來。周詠梅一人之詭計耳。色之惑人。有如此哉。

秀柱自適何公子。見者均羨二人之艷福不淺。特何公子後因境遇漸迫。不及五載。憂鬱身亡。適是間新。知事到任。新知事多外嬖。蓄俊僕。不十日。秀柱偕縣僕何勝。雙雙宵遁矣。有見何勝者。謂面貌絕類公子云。

●科舉之弊

光緒中葉。社會尙極重科舉。而南方各省。風氣大壞。童試場中。舞弊之案。層見迭出。應試者以不能買通關節也。則雇能文之人。頂名而入。有出重價至三四百金者。頂替之人。謂之做馬。後竟彰明較著。肆然無復忌憚矣。學使初臨。卽有多人去小茶肆。中講生意。蓋有其人。專爲人拉馬而坐。享其回扣。如軍裝洋。

行之買辦。於是文士之有文無行者咸趨之若鶩。甘於犯刑蹈法而不知悔。學使未來其人已先學使而至。蓋考一府頂一府。幾於無一日不應名進場也。而其化裝之神奇尤爲變幻而不可思議。忽現襪襪之狀。忽幻紈袴之形。忽而面白如雪。忽而面黑如炭。忽而寬袍大袖。忽而窄袖緊身。慮日日應考爲學使覺識也。至於廩保老師門斗承差。因已預打招呼。心照不宣矣。亦有偶至不慎致被同考攻訐者。於是隨棚架號苦不勝言矣。其中舉人拔貢不一而足。然苟破敗斷然不吐肯露真實姓名。甯願吃苦鬻賣不願革去功名也。頂替而外。又有傳遞槍手掉卷等事。種種花樣不一而足。若輩下筆千言倚馬可待。題紙甫下十餘小講頃刻而成。差役會意代向各號分布無異於蝶之紛飛。蓋代槍之人其品固不足取。而其才固實有可愛也。

光緒乙未丙申之間。浙學使者徐季和名致祥。喜出枯窘。隔截題。如試仁錢首次二題爲兩個白圭。曰及咻之。雖日撻。以及數年。雖日撻之類。誠有無從下筆之歎。而佳文每出其中。在徐學使之本意。以爲題苟枯窘。則抄襲之弊。當至可免。而豈知槍替之弊。終於防不勝防乎。曾憶一次考某縣題爲播斲二字。有槍替二後比。爲人傳誦者。文云「斲有耳而君無耳。君聽所以不聰也。」「斲有柄而君無柄。大權所以旁落也。」云云。雖寥寥數十字。而結構老成。誠爲得未曾有。尤難者在成於頃刻之間耳。

●訟棍下場

中國數十年間。有數人焉。聲名之烈。凡卿相帝王。舉不足以及之。無論上下社會。無不耳熟能詳者。如小叫天也。即譚鑫培。賽金花也。即曹夢蘭。楊乃武也。之數子者。一優一倡一訟棍耳。而其驚人若此。抑

亦足以自豪矣。余昔住家餘杭。見楊乃武。貌極不揚。青蒼瘦削。陰險之氣。令人見之無歡。而所謂小白菜者（卽葛翠氏）亦頭童齒豁。荆釵布裙。一老師太矣。餘杭之人。都有售蠶種於嘉湖等處者。價值之高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有每張售數十百文者。有每張售數元者。大抵第一年售蠶種於人。至第二年蠶市而往探之。如蠶佳也。則價當驟增。可再製蠶種。預備暢銷。否則無人過問矣。蓋鄉人雖不明考種之法。而如此試驗。亦頗有把握。所謂無形之選種法也。凡探信者。謂之望蠶訊。而楊乃武之售蠶子也。無望蠶訊之必要。每至一處。則告白之上。大書特書曰。揚乃武售蠶子。現寓某所。有來購者。每張一元。得與楊當面交易。彼購者之意。不在買蠶種。而在於認識楊乃武。其虛名可謂大矣。

楊乃武去鄉間。尙時時爲人捉刀。據人言。楊之計畫。不及其妻之深刻。而周密。故每遇案。妻輒爲之擘畫。亦巾幗奇才也。

杭州太守聞其去鄉爲惡。凡邑中上控之案。半出其手。深惡之。提人上省。囚之遷善所。中然楊入所之後。極其適意。獄中人犯禁卒。無不樂爲服役。且得置桌椅筆硯等物。役使他人。不殊奴隸。蓋有多人聞名。出重價。求其捉刀。故入款豐富。得驅策人也。

嗣爲太守所聞。改繫嚴字號。中嚴字號者。獄黑而無光綫。短練繫身。不能稍展動。獄中居者。不能與外人相通。僅上一小孔。日送飯二碗。下一小孔。以時出糞。便而已。太守之意。欲錮之終身。妻聞而大懼。日日出入於貴紳先生之門。積瀝流血。以淚洗面。以膝行地。卒乃釋出。然居家中。仍怙惡不悛。太守又欲提人正法。又幸苦求獨免。妻之於楊。可云仁至義盡。至楊在家。固無一日不與妻相詬誶也。

近閱日報。悉楊已身死。身後極其蕭條。然則人亦何樂而爲惡哉。

●應變才

余外祖父魏公。爲杭州湖墅望族。洪楊亂時。挈家避難。爲髮匪所獲。詢何業。以醫對。蓋外祖往日固恆以術愈人者。但不取值耳。而外科手術尤極擅長。時所謂某王者。臨陣中一彈。呻吟床褥。痛幾死。外祖至。爲取出子彈。敷以藥劑。痛頓減。不數日全愈矣。某王感之甚。處以美館。享以珍饈。派數人伺候。屬勿開罪。先生違者。殺無赦。實卽隱寓監督之意。母俾逃逸也。然聚家人居大廈中。計亦良得。而珍寶庶饈之饋。又甚優渥也。忽明日傳令。拔營赴前敵。兵卒將帥。舟師數百號。號笛鳴。前舟繼續行矣。外祖父全家另處一舟。有小僕四名。供奔走。老卒一人。爲監督。老卒之妻。所稱長毛婆者。亦在舟中。時已逾午。老卒欲開舟。外祖父屢托。故遷延之。比各舟盡行。僅此舟獨後。遂解纜銜尾而進。詎一點篙。問舟竟易向。速令舟子。駕櫓搖頃刻間。距前舟遠矣。蓋外祖父預先屬咐舟子者。舟中老卒。知誤事。與外祖父大啓衝突。外祖父用強迫手段。按之使坐。艙中出薙刀。以開水揉其頭部。爲之醜。醜。醜。長髮老卒。坐艙中。知大事已誤。老淚撲。而下。頗以不能始終。從匪爲恨。方事急時。外祖母震恐幾死。跪船頭叩首。口念慈悲。救苦菩薩。額間墳起。血痕隱約。以不幸事。敗全舟十餘人。固無一可以生存也。因棹舟赴港。伏蘆葦叢中。不敢聲息。次日天黎明時。大港中果有迴舟。追尋者。蓋夜中檢點方知。醫舟亡去也。幸追者勿及。注意小港。並須急附大隊而行。無心留戀。倏倏。卽回。否則殆矣。外祖父在舟中。開誠布公。曉老卒。以利害。亦漸相安。僕卒亦多儉生。惜死者。頗用慶慰。惟老卒之婦。爲某王所賜。年已半老。醜態不堪。而性愛揮霍。喜修飾。頗不以回舟爲

然時哭罵焉。外祖父自此避難，至滬江懸壺大馬路，求診者紛至沓來，應接不暇。數年之後，積產巨萬，外祖父死，舅父繼之。凡老於上海之人，固無不知。昔日大馬路虹廟前有老魏先生、小魏先生也。

● 貓異

西國牧畜有擇種留良之說，法於動物交尾之時，使良種與良種交，庶劣者逐年淘汰，誠妙法也。然亦有不藉人力而得變種者，如吾家所畜獅貓是也。

獅貓之母一常貓耳，全體灰斑紋。家人以其生于八月，名曰金桂。捕鼠甚勤，惟值交尾期，夜輒他往，破曉始歸。越年生三雛，內有一雛身扁脚矮，撫其毛長而綿軟，迥異二雛。嗣予去滬江逾月而歸，家人競相告曰：「欲觀獅子乎……予不解及所謂獅子者，至則蓬鬢一物，毛長二寸許，虬結若螺尾，蓬蓬然，額毛掩目，行時不見其足，與畫中之獅無少異。蓋卽三雛之一也。予母愛之甚，名曰獅兒，不令外出。」

予家後園種花極多，圍以竹籬。獅兒游行其中，偶被外人所見，愛其奇異，百計誘竊之。至出重金，啗比鄰坊者，狙伏屋角，伺獅上屋而捕之。特獅兒甚猛，除家人外，未能下手者。坊者兩手爪傷，而獅兒卒不可得。予戚某氏見而愛之，謂獅兒所生必如母，俟其產，欲乞其一。越年春，獅生二雛，乃避暗陬，不肯出飼。雛乳捉令出，跳躍若狂，二雛竟餓斃，殊可惜也。

至第三年，金桂始產一雛，與獅兒無異。某氏愛甚，其食宿專令一婢司之，并任爬梳之役。蓋至冬日，毛逾長而逾虬，須日梳通之，否則糾結凌亂，纒若葡萄，非剪去不可也。

嗣吾家獅兒病斃，而某氏之貓育一雛，竟如其母。至今尙在。金桂則因嗜食鄰舍雛鷄，贈與戚氏。予家獅

貓從此斷種矣。

談者謂獅兒身扁脚矮。獺種也。殆金桂與獺交而孕歟。或曰尾巨毛長。狐種耳。由前之說。予家固瀕河。有獺出沒。未可知也。由後之說。狐為吾鄉所無。嘗伺金桂出遊之地。每在東門小學校一帶地方。豈校中亦有狐狸耶。

澹慮齋隨筆

(續)

(漁笠)

前清咸同年間。吾郡陳爾脩謝蓮史二先生。博通羣籍。名噪一時。惜遺棄散佚。無復存者。余猶記及廣仁堂收暴露楹聯。陳題詞云。『有大人先生席地幕天。能荷鋪自隨。則可非遺世。獨立漱流枕石。至縻衣不掩奈何。』謝題詞云。『逝者如斯。以達觀為任。運願年穀時熟。疵癘救平。說不盡滄海桑田。九原應悟道遙。旨浮生若夢。惟安土則近仁。想榮落同歸。彭殤等視。又遑問山邱。華屋六道空。旋冥漠君。』班香宋豔兼擅其勝。

合肥龔芝麓。曾為明代顯官。金陵名妓顧眉生。其小星也。乙酉鼎革後。龔仍入仕滿清。歷官大宗伯。士論鄙之。其夫人童氏。頗明大義。不願隨宦京師。嘗曰。我經兩受明封嗣後。恩典願以讓之。顧太太可也。眉生遂寵膺花誥。居之不疑。嗟乎。賢節如童夫人者。勝於鬚眉男子多矣。

康熙庚戌會試。狀元為浙江德清人蔡啓樽。至二十六年。啓樽從姪升元。亦領狀頭。當升元及第日。其父

啓賢年四十有六。巍科早掇。愛日方長。有紀恩句云。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中。兩狀元。門庭融洩。海內鮮儔。時人皆以爲榮云。

慈溪姜宸英先生。爲清初古文家。名震京師。書法亦秀穎絕倫。康熙丁丑會試。殿試卷進呈。擬二甲。上忽憶其名。急問廷臣。十卷中有姜某乎。韓荻對以宸英在史館久。臣識其字。某卷當是也。拔置一甲。時年七十有三。可謂大器晚成矣。

清初兄弟鼎甲。崑山三徐而後。又有長洲彭氏。定求與寧求。俱從兄弟。惟江蘇陽湖莊培因。素負才名。其兄存與。中乾隆乙丑榜眼。調以詩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祁。後於甲戌果登狀首。玉昆金友。並列朝班。至丙子科鄉試。莊存與典浙江。莊培因典福建。人皆稱爲難兄難弟云。

前清游百川。職司臺省。犯顏敢諫。卓有古大臣風。穆宗修圓明園時。大興土木。百川與沈淮聯名具奏。意謂時事維艱。帑藏匱乏。不宜糜費金錢。徒侈遊觀之樂。洋洋萬言。痛陳時弊。帝覽奏震怒。召二人入。面斥之曰。庶人家儲千金。且有建園亭以壯觀瞻者。朕爲娛親計。事非過舉。汝等欲以敢諫沽直名乎。擲筆於地。命其更正前疏。百川對曰。臣以爲陛下不乏娛親之處。今此之舉。乃爲自娛計。耳。面折廷諍。聲達殿陛。西太后聞之。飭內侍傳帝入宮。其事遂寢。百川神色自若。而沈淮則已汗流浹背矣。又西太后酷嗜戲劇。梨園子弟。不時入內廷演唱。爲悅耳娛目之資。游風聞其事。又上疏切諫。大旨謂。太后爲天下之母。儀正宜肅。清宮闈。本身作則。倘稍耽逸樂。則上行下效。流弊伊於。胡底疏入。太后滋不悅。謂百川非議朝廷。又復誣讒我婦人。卽召對詢其事。出何據。聲色俱厲。正在辯論之際。適穆宗步出殿廷。乃代爲解釋曰。昨晚

似有無數伶人由後宮門入。事良有以游某之言。非無所見而云然也。太后爲之默然。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席乃兄之餘蔭。豪侈與石季倫伍。侍女僕從。難以數計。明宏光朝。加中府都督。出輿入轝。更形烜赫。甲申之變。籍歿田產。其居地易爲兵道衙門。窮無所歸。乃至爲人代杖以餬口。皂役鞭笞甚烈。徐垂涕自陳生平之歷史。有哀王孫者。代白其事。林公始知爲中山公子。憐而釋之。更加優卹。查還其故園。俾賣花石柱礎以謀生。噫。盛衰無常人。貫自立錢神。其安足恃哉。

陶情怡性。莫善於詩。顧詩貴性靈。不貴有斧鑿痕。過於自然。則失之滑。過於雕琢。氣便窒滯。而不通。所謂過鍊傷神也。古詩中如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等句。自爾天然神韻。非徒事雕琢者。比昔湯惠休評謝康樂詩。如芙蓉出水。顏延之詩。如錯采鏤金。意蓋謂謝之遠勝於顏耳。

詩之全神。在於結句。昔人有詠嚴子陵釣臺詩曰。當時不着羊裘釣烟水。茫茫何處尋。又曰。不有雲臺諸將力。釣臺亦在戰爭中。雖同寓譏刺。而下首不及上首之名隲。又有詠秦皇廟詩。早知二世無多祚。崖石書功不用磨。與李義山詠隋宮詩。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則同是一種諷意也。

康熙辛卯科江南鄉試。正主考左必蕃。廣東順德人。副主考趙晉。福建閩縣人。當時以趙私納賄賂。多中揚商子弟。場後有聯云。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事覺伏誅。丁丑浙闈主試索泰。以房師陳恂屬托。中其族人。素不能文者。杭人大譁。事聞於朝。索陳皆按治。乾隆六年。辛丑鄉試。順天解元毛師灝。以壬申殿試懷挾除名。邱鵬飛本係武生。以兄振芳代作。事發亦被戮。按康乾時代。文網極嚴。至同光末造。科場之弊。壅於上聞。不加苛求。而行險僥倖者。乃肆然無顧忌矣。

前清同治年間。趙醫慶堂。負盛名於甬上。踵門求診者。日數十起。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時富紳費仲倫君。正與當道通聲氣。以養痾僑寓甬東耳。趙名折柬邀之。醫。奈到時已昏暮。費不及待。與訂翌日提先之約。詎趙忙甚。仍於夜間始至。病者心懷憤恨。無意中詢及趙之進款。趙以日數十金對。費聞言。即立出千金。爲趙壽。請留寓醫治。焉。當時趙懾於權勢。竟無如之何。迨半月後。始由其家人央親挽友。婉求開釋。而臣門如市之紅醫。遂門可張羅矣。費亦惡作劇哉。

花花室筆記

(花奴)

● 慧兒

陸清獻公知嘉定縣事。清風亮節。爲邑人所歌頌。相傳有警者。日暮無歸。徘徊道左。有買油燴者。過而憐之。留止其家。賣油燴者有錢一吊。藏之枕畔。且出囑警者爲之守門。有頃歸家。警者已去。枕畔錢亦不翼而飛。急追警者。向索警者大譁。認爲己有。賣油燴者大怒。牽警者至署。公坐堂詢之。二人各相爭辨。詢有記識否。賣油燴者曰。無警者曰。有每兩錢字對字串。就無一錢差誤。不信。請驗。出錢驗之。果然判歸警者。賣油燴者大哭。呼冤。公怒杖百。遣去。出步街衢。見羣兒相聚爲戲。一兒高坐堂皇。曰。我陸稼書也。顧左右數兒曰。傳警者賣油燴者。應曰。諾。即牽兩兒至。跪於左右。左兒假作警者。向右兒侃侃而辨。右兒亦嗷嗷不休。高坐者曰。我自。有道理。顧爲左右曰。爲我提水來。即有兒假作提水狀。應命至高坐者。曰。將錢拋。

入水中提水者。假作沉錢狀。高坐者問曰。有油浮起否。曰。有高坐拍膝大怒。向左兒曰。明明是賣油。燴者。錢汝胡攘爲己。有試問汝拆字算命者。何來油膩。汝偷得錢。後必重行串過。證據明確。尙有何說。左兒啞口無言。但求赦罪。公見之大悟。急回署遣役拘二人。至如法試之。案乃大白。判歸賣油。燴者而慰之。杖警者一時傳爲佳話。賢明如公尙有一時之差。誤爲吏者可不慎哉。

●牛鑑之罪惡

前清道光二十五年。鴉片戰起。沿海戒嚴。英人侵吳淞。提督陳公化成。出死力抵禦。敗之。燬其兵艦。一時總督牛鑑。膽怯無能。鎗聲一起。卽遁。至楊行鎮。陳公後顧無撓。猶奮力劇戰。將士不食。已數晝夜矣。英人偵知內容。不肯退。陳公爲流彈所中。兵潰。殉焉。部將某藏公屍於蘆葦中。英人旣佔礮臺。牛鑑竄去。事定後。牛鑑上奏卸罪。略謂提督陳化成陣亡。兵力薄弱。敗至楊行鎮。所有兵械盡爲鄉人掠奪。故英兵一至。不克與鬥。云。朝命大怒。欲勤楊行民間。恐慌甚。寶山參將某上奏辯護。獲免。至今楊行人猶恨牛鑑不已。如牛鑑者。誠小人之尤者也。旣賣陳公命。復以數萬生靈作一己卸罪之地步。其肉詎足食哉。

●王得庚之風流史

前清光緒年間。寶山知縣王得庚。性狡滑。善籠絡。有鄉人某捉得姦夫。姦婦控之縣署。婦姿美。秋波轉動。大有媚氣。問答間。嚶嚶鶯喉。若花外鼓簧。滿堂衙役。俱爲之神魂顛倒。噤若木鷄。王亦魂蕩神馳。不能自持。恣意調謔。兩旁觀審者爲之譁然。王慚急退堂。私遣媒婆引婦至內署。姦宿焉。翌日復審時。諭本夫曰。不貞之婦。留之無益。不如售去。與汝洋疋二百。汝願意否。本夫不允。堅欲領回。婦願否。婦不願。王乃謂。

本夫曰：汝婦既不願再與汝二百元，別取一婦，綽乎有餘。本夫仍不允，王怒拍案欲杖本夫，懼始攜銀去。王公然將婦作妾，姦夫亦赦免邑人某，爲之編風流史付之剞劂，今猶流行於坊間。夫以堂堂縣令公然爲此，清季官場之腐敗，即此亦可見一斑矣。

京洛浪游客詩話

(續)

(吁公)

番禺沈宗崎太侔先生詩壇泰斗也。當年與易實甫、順鼎、袁小蓀、祖光諸前輩俱蜚聲海內。今易、袁諸公已裘馬長安，而太侔獨京華潦倒，除一姬一甥外，與破書萬卷伴朝夕。寓居番禺新館，貧病無聊。去年余曾趨聆警欬，背圓如弓耳充若塞一副頰。唐老景令人生處，士暮年之感，時余輯紅雲集，先生以嚴加選擇，甯少毋濫，相戒惜余不肯破友朋面子，致珠璣兼收有負。盛囑先生曾遺書附杜老句云：媿吾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嘉獎後生感媿媿先生少時作落花詩十章，一時傳誦。其詩云：殘月昏黃冷翠鬢，離魂都向個中銷。枝頭富貴渾如夢，水面文章不解嘲。墮白溶溶迷屐齒，飄紅故膩廊腰。多情燕子呢喃語，煩吾花前唱大招。甘心淪落竟何之，問訊芳蹤有所思。着地似儂沈醉日，退房苦汝半開時。劇憐解語嬌如許，淡到無言怨可知。再世小青仍薄命，綠章擬上告哀詩。看來卿亦可憐蟲，飛入愁城不敢紅。滑滑新泥三徑雨，沈沈春酌一絲風。魂銷曲檻疏簾外，人在香塵色界中。老我步兵狂勝昔，爲花請命哭途窮。三春花事似浮鷗，埋玉埋香貉一邱。未若化萍隨浪去，偶然依草亦風流。身非杜牧偏惆悵，客是邱

遲。定。乞。留。獨。立。蒼。茫。發。遙。想。會。當。迎。汝。碧。池。頭。半。隨。逝。水。半。輕。埃。倚。向。樓。頭。極。目。哀。悔。不。思。量。偷。折。去。恐。難。解。脫。笑。拈。來。魂。歸。倩。女。無。消。息。愁。絕。風。姨。有。妬。才。縱。使。明。年。春。更。好。似。曾。相。識。費。疑。猜。寂。寂。柴。門。閉。落。暉。一。春。心。事。惜。芳。菲。游。絲。消。受。終。嫌。蕩。羽。絮。生。來。似。較。肥。豈。獨。高。枝。無。結。果。即。今。平。地。有。危。機。重。臺。回。首。仙。凡。判。應。悔。當。初。造。次。飛。華。雨。繽。紛。好。是。晴。蝶。來。相。送。燕。歡。迎。重。煩。白。傅。歌。長。恨。贖。得。文。姬。字。再。生。一。桁。湘。簾。三。月。雨。數。聲。風。笛。六。時。更。飄。茵。墮。溷。知。多。少。消。息。還。須。問。綠。鶯。九。秋。恩。怨。漲。心。波。願。鎖。天。牢。不。擇。窠。悵。別。杜。鵑。空。泣。血。團。飛。蝴。蝶。易。成。廢。負。他。雨。細。鍾。情。甚。媚。此。風。光。作。態。多。屈。指。芳。時。已。云。晚。煮。茶。烟。裏。話。蹉。跎。出。門。西。笑。枉。歡。尋。未。肯。移。根。到。上。林。不。分。初。胎。終。墮。刮。得。留。半。面。倍。傷。心。三。生。香。海。飄。零。慣。十。種。楞。嚴。譴。謫。深。同。是。天。涯。正。愁。絕。那。堪。風。雨。夜。沈。沈。銅。壺。清。淺。短。檠。寒。檢。點。閑。愁。睡。未。安。春。去。有。聲。啼。杜。宇。月。來。無。影。負。欄。干。早。知。紫。玉。成。煙。易。再。遣。雲。英。出。世。難。莫。訝。沈。郎。腰。瘦。損。落。花。憔悴。不。堪。餐。

太。侔。一。號。南。雅。所。爲。詩。多。不。經。意。由。於。境。遇。之。窮。厄。也。著。滯。社。課。題。爲。春。日。田。園。雜。興。太。侔。詩。有。卽。今。餘。淚。涕。無。夢。到。田。園。之。句。論。者。謂。爲。感。懷。詩。非。雜。興。體。不。知。言。爲。心。聲。詩。爲。人。籟。太。侔。富。日。滿。肚。半。騷。盡。情。一。寫。固。未。打。量。題。字。也。

自。古。詩。人。多。半。情。種。仕。宦。則。寄。情。於。生。民。清。閑。則。寄。情。於。風。月。潦。倒。則。寄。情。於。脂。粉。不。入。於。此。必。入。於。彼。其。爲。用。各。別。發。乎。心。坎。則。一。也。太。侔。既。失。意。名。場。不。能。建。策。廟。堂。復。相。如。壁。立。不。能。歸。臥。郭。門。乃。冠。蓋。京。華。斯。人。憔悴。不。得。已。而。放。浪。花。叢。所。謂。借。胭脂。窟。爲。痛哭。場。耳。太。侔。二。十。年。前。自。號。曰。甘。溪。瘦。腹。生。曠。名。妓。蕊。芳。芳。惑。於。流。言。視。之。至。落。寞。甘。溪。或。引。罪。自。擿。或。剖。心。相。視。蕊。芳。終。不。顧。而。甘。溪。終。不。怨。嘔。盡。心。血。

爲之作詩疊韻至再至四猶記其在腰爲帶忍相離。悵觸閑情馬欲馳。如此痴魂銷亦好不知真個在。何時未必窮。愁句便工吟。成草草付霜鴻。他時選近如相問。詩在茶鑪藥裏中之句窮。措大痴情志恹。概可想見。湯頤公曰北里中人率惟利是視。諸公拚命作詩寫字欲博其歡心。皆所謂至楚而北其轅也。別有見解。

都門爲文人會萃之地。類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以一見妓女之稍有姿首者。卽詩文投贈。一見伶人之稍具色藝者。卽投贈詩文。讀帝城花樣及燕臺花訊諸書。始信此種習尙由來久矣。去年旅京無事。余輯雲紅集成題一絕云。詞人慣說傷心話。兒女生來如豔花。只怕落花沾泥絮。假他禿筆作輕紗。詩文之投贈女伶自此始。當時余亦不過借以消遣。不道始則濫觴。終至汪洋雲紅。既以之成名。迨後女伶劉喜奎入都。易哭尸先生贈以長歌。使長安市上無人。不以喜奎爲談話之資料。當時有國事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喜奎兒之謠。誰謂文人之魔力不能操縱人生之榮辱耶。

京都爲政治之旋渦。人心齷齪於斯。爲甚。惟一事孝強人意者。卽詩文酬酢。朋輩唱和。於萬惡叢中。獨得此一劑清涼散也。前清乾嘉時代。宇內承平。士大夫結合詩社。相互敲推。磨歌唱和。推盛一時。民國初建。目不識丁之議員。連翩入都。爭門奪戶。叫囂東西。棄詩文若土壤。金箋玉版。幾如廣陵散絕。邇來復古聲。浪漸震人耳。末世名流如樊山輩。相將重來。當年修楔聯吟。如陶然亭龍泉寺各處詩鉢。重整不可謂非。劫灰重燃。今看易哭尸組織蓮社。余輩亦有燕社之結合吟壇對峙。旗幟各別。一則是勝朝遺老。大多秋風離黍之辭。一則是新進少年。不少鉄絳銅琶之語。一時輿論有老名士小名流之別。實在俱是關心文。

也。運。扶。持。國。粹。也。余。作。都。門。雜。詠。云。羸。得。河。山。涕。淚。陪。中。華。文。獻。儘。低。徊。清。流。競。唱。蓮。花。落。燕。子。空。梁。話。劫。灰。嗟。乎。白。馬。東。來。南。風。不。競。臥。薪。嘗。胆。之。不。違。而。復。相。與。咬。文。嚼。字。使。神。州。陸。沉。王。夷。甫。恐。不。得。辭。其。咎。



西 廂 文 虎

表
展

(恨 寄)

暮丰神情人意難忘

士

你看楊樹枝頭夕陽高掛

祥氛環繞佛殿燈

予忖度之

蛾眉

病後看菊

桃花映面紅

日月鏡

夢遊仙

謎面

他臉兒是淡淡粧。

在心爲志。

見柳梢斜日遲遲下。

碧琉璃瑞烟籠罩。

我還有個尋思。

却似半吐新生月。

人與黃花俱瘦。

春光在眼前。

分明打過照面。

魂飛在九霄雲外。

謎底 (俱西廂句)

文

苑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叙之窠臼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圓忽蝕出神入鬼一面緣慳洋洋洒洒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綿悱惻又無異相對淒楚妙事也亦文妙也業已三版銷數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寶玉怨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頑艷情文兼至而造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鴛湖潮已極說部之精漢寶玉怨則猶有甚焉

李定夷譯 奇情小說 紅粉劫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發精結實文字以東方之俊才譯西士之傑作實則前陳出新文筆則沉澁樸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皆無時助略錄之音宜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茜窗淚影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蕙秋一姓沈名瑋俠俱粵人誼結金蘭情同手足蕙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瑋俠訂婚長齡有同學王子璋相交彌篤瑋以蕙秋許之先復之役長齡子璋率兵北伐長齡病於南京蕙秋瑋俠聞警北上道過滬濱身陷台某蕙秋先逃出至海備訪長齡等不遇再至滬瑋俠亦已脫離苦海一雙完璧偕返羊城始知子璋已扶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無兒子璋乃入贅瑋俠誓不他適仍歸何氏不嫁而寡誠屬可憐然岑岑舊好完聚終身亦蕙秋瑋俠之始願也先生以愜意快心之文章傳驚人眩目之事實讀者無不拍案叫絕也

李定夷著 苦情小說 湘娥淚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雖不逾三萬言而佈局行文俱係字酌句斟事實悽慘文筆哀婉一字一血一句一淚洵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

李定夷著 定夷叢刊初集 定價六角

定夷善作小說斷續零稿俱是名著茲輯為叢刊一書初集凡分四卷卷一短編小卷卷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編筆記卷四雜著全書凡十萬言記述新奇趣味濃厚亦香亦雅亦莊亦諧以生花之妙筆集著作之大成是足為劇記小說放一異彩也



與李木齋星使書

(東園)

自去滬江。濠遊淮。澠春戈。秋版。朔管夕絃。鳥兔飛馳。馬牛奔走。光陰荏苒。於今二十年矣。回首前塵。驚心晚景。江郎才盡。夢姪華花。杜老年衰。愁增詩草。白鷗可狎。無定萍蹤。青鳥不逢。誰傳芳訊。公則東張西角。乘張騫海外之星。槎桓(東園名)則北轍南轅。困車胤齋中之雪案。窮通異境。仕隱分途。琴轡彈。竿吹妨濫。引領西望。願言北游。無奈馬頭斷雲。雁足飛雨。茫茫蜃海。渺渺燕京。歲癸丑。寄書石城。沈浮之誤。戴笠鍾阜。離亂之餘。訪鷓隲而未遑。視龍門而不見。歲甲寅。蔣君免庭司金部之曹。馳銀牌之驛。孤鴻落落。隔白下之三山。雙鯉迢迢。渡青溪之一水。述及先生雲停薇省。星近析津。回黍谷之春風。帶蘆溝之曉月。玉荀之班。鷓鷯金華之署。變龍洪水。未平舜典。與禹謨。並重神州。多故房謀。與杜斷交。資搏逐。溟鵬美流。仰鏡賀隨堂。雀千里彈冠。今年夏五。郁君曼陀。榮邀天寵。職察雲司。符擢豸之精。鳴鳳凰之瑞。玉璫緘札。一紙飛來。錦字紗籠。八行矜賞。烏衣門巷。燕歸王謝之家。青瑣房櫳。鶴畫章平之第。羅含有宅。叢菊叢蘭。張緒所居。垂楊垂柳。陸廚文富。心字薰香。鄴架書多。牙籤成簇。舊雨新雨。樽前眼。福星客。星鏡裏。頭白上卿。愛國別有嘉譏。下士賣文。即為生計。爰據近况。以瀆遠聞。或席布松間。或鍛依柳下。或臥遊五嶽。或

坐擁百城蠟燈照而窗影紅。蠶酒汚而襟痕碧。談蘊經之五。短論瓠史之三。長陶令讀書不求甚解。王生結襪自任其勞。低按紅牙。強碧山而賭曲。高瞻黃月。挾白石而填詞。呼都尉爲吟儔。爛將羊胃得名媛。爲弟子賞識。蛾眉附賣卜之君。平百錢便足異傾杯之定國。一石能容氣抱清澄。志明澹泊文章。契合翰墨。因緣答五千里外之詩筒。任東坡戲錢。總啓三十年前之書笈。恃北海譏彌衡。歎浦九秋吳淞。一夢感懷。雲樹慨念滄桑。兼露霞霜不盡。溯洄之思。蘭風桂月。倍殷愛慕之忱。他日相逢。敢廢下車長揖。行年雖老。諱言炳燭。餘明公其努力加餐。請早結耆英之會。烜則養生。強飯待重懸主客之圖。

●黃穆安默庵詩集序

(東園)

余友黃君穆安。清明在躬。高尚其志。著爲韻語。滌盡俗氣。撫雷威松徑之琴。萬嶂深雪。聞天竺桂巖之梵。雙峯插雲。瀉紅泉而水澄。鍊白石而星爛。自標前軌。莫躡後塵。夜分而江筆夢。花春至而謝池生草。今雨陳君。蝶仙稱之曰。神摹漢魏。胎息齊梁。清麗千眠。章明四始。誠哉是言也。誠哉是言也。夫穆安之爲文。太羹。味澹。廣樂聲希。追粟里而亢宗。人淡如菊。謙芝亭而有句。詩正而葩。此默庵之詩集所由寶貴也。振纓希古。脫帽談今生。竹樹於胸中。活梅花於腕底。詞清則千頃碧。語秀則萬山青。初日芙蓉。君爲康樂。曉風楊柳。我慕耆卿。酒樽論李杜之文。詩卷證蘇梅之契。淵君子垂髫之日。正顰生弱冠之年。李泌賦棋。僉呼小友。孔融投刺。自署通家。黑白一枰。桃花舊譜。紅黃幾帙。柿葉新書。懸主客之圖。結耆英之社。金迷紙醉。酒暗燈明。上已。紉蘭重陽。簪菊少年。同學如在目前。叔世浮名。悉拋身外。句先呈佛。詩本雜仙。龍象指歸。鳳鸞歎。詠徵文。考獻祇知有道之推崇。挖雅揚風。不作無情之酬唱。猶憶長淮。接軸邗水。同舟式蛙。青草。

池塘跨鶴綠楊城郭船頭畫鷁舵尾白鷗三百里中萍蓬遊迹四十年內瓜李交情風雨聯床不移江敦
 星霜變序易老馮唐未幾南鷗北鷗東勞西燕離居致慨楚些疎麻旅况奇懷吳歛折柳交以淡而彌永
 情以摯而益真鏡磨笑徐穉之生涯榻下見陳蕃之友道赤心篤故白首如新挹叔度之澄波讀香山之
 樂府崢嶸文字少時之作半刪矍鑠精神老去之才未盡載底白紵對紅燭兮三更恍建黃標比青錢兮
 萬選麟麟炳炳雉焚焚將從事於棗梨當楊芬於荃蕙六朝之上格調本高一集之中姓名互見隨蛩
 蛩以翠壁寧鴨鴨以惱鄰魯國靈光商山綺季南州見雪俗目都驚東野爲雲傾心有素太冲問序感深
 止有士安平仲善交積久不妄吳札分編既訂樂觀厥成階蟲夜吟若催急節檐鵲晨噪先報前旌漁陽
 操其再傳廣陵散其復出斯文所繫一髮千鈞吾道不孤寸心萬古庶他日蘭芬藝苑含章之義聿宣喜
 今朝藻采詞林存古之誠斯著

●畫稿叢存弁言

(軼池)

軼池墮落此橢圓塵球中卅一年於茲矣新學附庸酸儒的派稍稍所自信有批評價值者一筆歪詩幾
 章說部而已他非所能也是軼池不知畫畫之序奚艸焉雖然麟經三世有所見世有所聞世有所傳聞
 世自非駿轡人間世形形色色未有不昭然若揭者則文采風流知者取其神不知者亦寧至遺其貌耶
 趙子蓮舫軼池十五年舊雨也少好藝課餘暇晷輒從事於八法雙鉤故蚤歲即以善畫名然卅餘年來
 成輒爲人持去片羽吉光存者蓋鮮今年春以滬壩倦遊屈就崇正敵小學之聘而於是圖畫一科有專
 責趙子乃益出其傳神妙筆作畫家導綫爲後學方針繇陬迄余未及一學期已薈萃成帙梓既竣軼池

作而歎曰。甚矣趙子之熱心也。極白描之勝境。舉而投諸蠅畫兒童。發軔之初。能事盡焉。豈亦鑒於取法乎上之遺意歟。然而大塊文章之布。坤輿動植之殊。胡竟備模範於雛形畫耶。敢贊數詞。用證三昧。

●游戲科學序

(軼池)

授文字於教室。學齡兒童。心焉領之。以示屠沽。駟卒。則以爲蚶。蠅之神碑也。騁舌辯於演臺。熱忱宏達。羣焉趨之。聒諸牧豎。村嫗。則猶是半柵之琴聲也。若是乎。民智之未易淪而違論微妙之科學耶。夫聲光力電。想入非非。測數熱磁。思抽乙乙。非研究之有素。難貫通於崇朝。錢子香如。怒焉憂之。於是本心得爲薪傳。而有游戲科學之作。寓教育於游戲之中。假藝術作科學之導。普大千之智識。拈來白打。雙雙便三五之年華。弄去青梅。個個篋發太玄之祕。由淺及深。思窮魔術之神。卽小見大。牽牛七夕。乞巧樓頭。削蔦一枚。展飛天上。似靚畫龍於古壁。點睛破空。非關吐鳳於詞人。拾牙留慧。騁妍抽祕。計數移宮。佈將綺合。巧思譎出。空前奇著。於是梨花妙用。傳播藝林。茉莉靈思。怡情永夜。比北堂之萱草。借以忘憂。勝東壁之圖書。益增興味。引人入勝。遞逾開百靈之臺。遊目不遑。光怪入五都之市。大秦飛橋之度。漫詡技能奇門。遁甲之詞。原非荒誕。教傳鸚鵡。物亦通靈。權到獼猴。技殊賣解。宜貴洛陽之紙戶。限爲穿如繡。列國之圖。梨痕重印。從此飛行絕迹。廣文人饋貧之糧。游藝有資。續兒女益智之機。斯固遊戲之良伴。而亦科學之別裁也。再版日。是爲序。

●美人福說部序

(醒華)

嗚呼。美人有福。何來長恨之譚。名士無愁。不唱懊儂之曲。小小一坏塵塚。端鍾半壁文章。圓圓半世禪宗。

獨憎。一。生。錦。繡。真。娘。墓。昨。未。隱。餘。哀。響。屢。廊。前。枉。尋。脂。豔。罡。風。無。那。可。憐。花。雨。續。紛。流。水。誰。知。底。事。雲。烟。
縹。渺。千。卮。麥。酒。叩。碧。落。以。何。窮。一。卷。麗。情。撫。白。雲。而。猶。在。蒼。昊。嫉。才。紅。顏。蹇。命。從。古。如。斯。於。今。猶。信。乃。有。
隴。西。華。冑。江。左。名。流。參。奇。偶。之。反。常。識。陰。陽。之。大。數。五。千。函。谷。逃。名。依。舊。伯。休。七。十。沙。場。弔。古。重。逢。法。主。
封。侯。胥。厭。是。李。廣。之。清。風。興。感。都。騷。如。屈。原。之。明。月。灑。落。追。蹤。太。白。辭。章。軼。駕。西。崑。孽。海。拯。淪。常。擊。登。天。
之。筏。塵。寰。話。却。久。傳。擲。地。之。文。香。草。多。情。端。賴。江。郎。愛。護。好。花。失。意。易。興。庾。信。悲。涼。感。天。子。之。無。愁。知。美。
人。之。有。福。雖。則。韶。光。易。老。駒。隙。驚。紅。麗。質。天。生。蟬。痕。星。白。畢。竟。蓬。萊。塵。水。景。延。瑤。島。之。春。風。洛。浦。繁。華。勝。
鬪。廣。寒。之。秋。色。錦。繡。叢。中。歲。月。轉。恨。難。長。綺。羅。隊。裏。香。花。原。欣。無。極。此。金。玉。緣。之。所。以。哀。於。前。而。美。人。福。
之。所。以。喜。於。後。焉。僕。臨。風。仰。慕。時。切。寸。衷。對。月。興。思。尤。懷。雅。度。夙。羨。藝。林。聖。手。風。行。屢。賞。蔡。倫。無。如。郢。里。
雄。心。雨。俚。敢。希。杜。牧。其。亦。童。子。鹽。鱗。邀。賞。賢。主。江。山。薈。尾。肯。附。蠅。頭。也。夫。是。為。序。

敬著美人福張濛海內文豪龍錫序文都十餘篇惟因洪喬遲誤不及一一付梓為存於此以答隆情

定夷謹識

●覆海上段錫恩書

(病甫)

去冬辱書。云將北上。當時疏慢。未請館止。願瞻燕京。無可投啓。竊祝好音。或先報之。今乃知冀北未馳。千。
里。江南猶修董業。竟訪微末。慰以一片。愛我若此。感到何如。慨自蓉湖。斷織碩望。試鐸一年。虛度七尺。枉。
負今復。滙食麗。作柱下史。班生有投筆之嘆。毛公無脫穎之期。惟有窮愁遠賒。故人何佳。况之足。昔。
尼父之教。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足。下於神州。治法攻苦。五稔既卒。業矣復修。藏於大同。吾見世之半。載。
讀律饗餐。五斗者。未嘗不自得。而足下。則為學。日益絕無。厭倦培之。唯沃發之。斯榮。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文苑

六

與是可賀也是可風也孟熊篤業乃遭天妬昌黎氏云理不可推壽不可知嗟夫生原如寄死如歸丁茲蒼黃反覆生而骭髒不如死而都已獨悲青年朝露芳盟猶昨在昔共證襟抱不可一世者忽飄零摧折有如今日也杏雨滴紅燈昏欲泣銜愁屬此墨共淚并激頓復

●致琴川栢栢書

(病甫)

滄浪一別旋棹吳江勿得與素心人洗盞更酌歷訴離緒此情正復相同日月上馳轉瞬暑期矣倘猶駐足姑蘇必來與君登虎邱弔貞孃試劍於石說法於臺招子胥之幽魂步闔閭之故國竭我阮囊作十日游鵝黃竹青學劉伶可也東山蒼生做謝安可也傳青主云彎強壓駿之骨以咕嗶朽之雖埋血千年碧不可滅足下軼羣異姿顛倒風塵人不吾諒而修學是何青主之言一似為足下今日吐也足下不吾以告余固早知其抑塞矣世皆欲殺我獨憐才分金誼重儻不淪斯惜一寒如睢令人空作萬間廣廈想耳珍重不一

墨隱廬詩選

●秋窗八聲 有引

(峯雨)

是何秋之為氣使夫物失其平當其入耳而成聲益動在心之為志是故觸我遙情奚必春花秋月發人猛省底須暮鼓晨鐘爾乃來從關塞起自郊原依稀疑在樹間斷續聞於花下風蕭蕭而競響雨瀝瀝以

爭鳴。繞於繡閣。傳來。又向書牕。聽去。此其因物付物。自然而然。亦若發乎其情。中節而止。若夫油然而長。悠然而遠。淒然以婉。愀然以悲。俾夫喜者愈喜。怒者愈怒。哀者愈哀。樂者愈樂。敢曰和聲。以鳴盛庶。幾假物以抒懷。

▲雁聲

何處飛來。曉。曉。聲聲。偏向寂時。鳴。鳴。南天。北地。傳。傳。應。應。遠。遠。孤。孤。館。館。高。高。樓。樓。聽。聽。最。最。明。明。夜。夜。雨。雨。一。一。牕。牕。過。過。九。九。日。日。秋。秋。燈。燈。半。半。壁。壁。三。三。更。更。消。消。磨。磨。多。多。少。少。英。英。雄。雄。志。志。慣。慣。繁。繁。人。人。間。間。兒。兒。女。女。情。

▲砧聲

聽。聽。月。月。樓。樓。高。高。月。月。滿。滿。林。林。幾。幾。家。家。園。園。內。內。起。起。清。清。砧。砧。低。低。時。時。虛。虛。憶。憶。含。含。情。情。遠。遠。急。急。處。處。懸。懸。知。知。用。用。力。力。深。深。雙。雙。杵。杵。獨。獨。鳴。鳴。辛。辛。苦。苦。意。意。一。一。聲。聲。偏。偏。攪。攪。別。離。心。心。最。最。憐。憐。千。千。里。里。衣。衣。能。能。寄。寄。此。此。夜。夜。難。難。傳。傳。空。空。外。外。音。

▲落葉聲

蕭。蕭。木。木。葉。葉。下。下。紛。紛。披。披。繚。繚。絆。絆。迴。迴。廊。廊。倚。倚。檻。檻。時。時。不。不。是。是。鳥。鳥。歸。歸。蟲。蟲。語。語。亂。亂。誤。誤。疑。疑。客。客。至。至。足。足。音。音。遲。遲。呼。呼。童。童。掃。掃。葉。葉。添。添。新。新。恨。恨。壓。壓。帽。帽。因。因。風。風。墮。舊。舊。枝。枝。想。想。像。像。夜。夜。來。來。零。零。落。落。處。處。吳。吳。江。江。消。消。息。息。我。我。先。先。知。

▲絡緯聲

疎。疎。星。星。淡。淡。月。月。夜。夜。綿。綿。綿。綿。絡。絡。緯。緯。吟。吟。秋。秋。斷。斷。復。復。連。連。已。已。亂。亂。簷。簷。前。前。蛛。蛛。網。網。動。動。儘。儘。拋。拋。窗。窗。外。外。柳。柳。絲。絲。牽。牽。何。何。曾。曾。懶。懶。婦。婦。驚。驚。能。能。起。起。怕。怕。有。有。愁。愁。人。人。聽。未。未。眠。眠。料。料。是。是。天。天。孫。孫。文。文。錦。錦。就。就。辛。辛。勤。勤。傳。傳。與。與。下。下。方。方。憐。

▲竹聲

文苑

八

一園修竹水雲重。風弄清商。鬪客胸臆。帝乘秋吹雅管飛廉。竟夜擊疎筩。蕭條孤館。聞鳴鳳。寂寞空山起。臥龍樂府。有時須勁節。此聲應譜入黃鐘。

▲蕉聲

秋到人間草木摧。芭蕉牕外雨聲來。疎時誤擬蓮花漏。猛處旋驚鹿夢回。白雪總難傳。絕調綠天猶許軼。凡材昨宵葉上曾題句。一夜隨簷洗碧埃。

▲剪刀聲

製得征衣寄遠難。善然誰聽剪刀寒。春風二月裁新柳。秋雨三更拂素紈。伴妾短檠惟影在。憶郎長劍向誰彈。總來不斷絲千縷。絡緯無聲夜已闌。

▲讀書聲

讀書之樂樂陶陶。用朱子句。響遏行雲出戶高。幾點星辰觀大易。一窗風雨讀離騷。鼓吹自叶逢時奏。金石曾同擲地豪。吟罷新詩歌欲放。直疑鶴唳下晴皋。

●風月閒情三十章

右引

(東園)

薰風南至每揮鳳閣之絃。明月東來恍照龍宮之鏡。談資徐勉。買賺韓琦。花裏秦宮。竹西杜牧。夢崎人之。蝴蝶狎海叟之蜻蜒。小楷青娥。但寫深情之帖。新詩白傅。亦傳長恨之歌。流水鳴琴。知音蘭閣。回波入曲。紀艷華筵。素雪難污彩雲。易散周代有黃金鹿。贈別海西。唐人有白玉蟾。傷離江北。風中柳媚如鬪。嬌姿月下花飛。競催綺語。美徵始影。畫婉無聲。七月之期。雙星之會。團圓之竹。頃刻之花。棖觸閒情。在紙醉金。

迷之地聊拈俚句人珠圍翠遶之場得上下平凡三十章。

錯將兜率當天宮十二瓊樓一夢通鴛鴦無知還嘆月
虹蛭雖弱慣禁風草緣春去愁難綠花到秋來慘
不紅便是有心憐宋玉恥隨鄰女立牆東

浮鷗無跡鷺無踪門閉雲深樹萬重一點心於秋水淡十分情比晚煙濃
傳回殘粉終輪奐儻得餘香欲
醉蜂青鳥不來玄鳥去茫茫塵海隔三峯

蟲聲透入碧紗窗漫把長愁付短缸濕透珠衫空有淚吹殘鐵笛不成腔
玉牀夜冷鸞栖一金屋春深鳳
戲雙曾記畫船停泊處小橋流水采蘭茫

生來原不解相思一解相思便賣癡願種合歡如此樹化爲連理莫分枝
曾從萍水盟心早翻悔蓬山會
面遲今夜瑤臺明月下離情惘惘有誰知

相逢一笑思依依白石三生是也非燈婢照人書閣字酒兵替我破愁圍
隔簾底事窺韓掾借枕還當賺
宓妃此後天台如再入胡麻飯飽不須歸

過盡征鴻剖盡魚天南地北總無書曉風楊柳陰三徑秋露蒹葭水一渠
天假良緣翻恨淺日來多病每
疑疎奈何小別經年久累我逢人問起居

月照梅花影亦孤師雄何處覓羅敷文成錦字遺雖有課問金錢驗也無
一瓣心香薰翡翠千條情網織
蜘蛛酒邊低把眞眞喚南嶽空留輓障圖

松徑東邊桂閣西三更彪吠五更雞
枝頭嫩綠和煙折葉底新紅帶露題
攻破愁城防打鳳照開靈府欲

然犀一壺拚向花前醉。何用聲聲鳥勸提。
不是紅顏命不乖。恨天難補惱皇媧。倚欵竹外風侵袖。拜起花陰月入懷。撲蠅香階思寶筵。救蛾燈幌拔金釵。梳妝儉省饒丰韻。短短輕衣窄窄鞋。
惆悵梨花帶雨開。鶯簾燕戶暗香來。模糊心鏡磨千遍。委曲腸輪轉九回。永好但憑魚作媿。奇緣不待雉爲媒。處堂誰更貧相賀。燕雀前頭莫浪猜。
百花爲幕草爲茵。薺翠尤紅誤此身。態作惺惺休說假。情雖脈脈本來真。訊傳鸚鵡皆私語。修到鴛鴦亦夙因。莫對垂楊怨輕薄。芳叢又是一年春。
紅闌曲曲水沄沄。掩面芙蓉妒卓文。金翅鷗鷗桃葉扇。玉腰蝴蝶藕花裙。嫦娥懊惱偷奔月。神女荒唐慣夢雲。終日昏昏醒不得。醉顏常帶一分醺。
錦鋪十幅繡雙鴛。媚眼相看笑不言。袖底翠凝新睡迹。襟邊紅浣舊啼痕。朝攜瑤女琴三尺。夜賽鍼神酒一樽。乞巧不須逢七夕。支機片石奪天孫。
聽罷銀箏夜欲闌。好花不敢盡情看。變爲紫乙投懷易。炙遍蒼庚療如難。綵結同心忘漏盡。衣留半臂耐春寒。藏嬌只在薔薇洞。裙屐風華讓謝安。
采采柔桑望復關。平林缺處見神山。蘭花螺髻雲千縷。桂葉蛾眉月一彎。換骨不知丹已熟。點頭始信石非頑。報恩抵否花前鳥十載。銜回白玉環。
隱隱飛橋隔野煙。(成句)紅樓雖近遠於天。瑤姬一去無同伴。簫史重來是散仙。碑到難摩因沒字。琴如

可。碎。本。無。絃。秋。人。生。怕。西。風。起。瘦。比。黃。花。更。可。憐。

寸。心。捲。不。盡。芭。蕉。綠。意。紅。情。暮。復。朝。天。上。飛。瓊。空。擲。笛。月。中。弄。玉。獨。吹。簫。南。窗。銷。夏。荷。千。柄。西。陸。吟。秋。柳。萬。條。抱。柱。尾。生。能。守。信。可。堪。春。水。漲。危。橋。

韶。華。不。忍。等。閒。拋。綠。樹。成。陰。鵲。有。巢。唇。點。櫻。紅。雙。鏡。照。指。彈。蔥。白。一。杯。敲。娟。娟。秋。月。梧。桐。葉。嫋。嫋。春。風。豆。蔻。梢。乞。借。蘭。香。蠶。繭。帕。蓬。瀛。萬。里。此。神。交。

半。窗。風。雨。讀。離。騷。沅。芷。湘。蘭。品。自。高。美。似。安。仁。應。擲。果。飢。如。曼。倩。屢。偷。桃。天。寒。爲。我。添。篝。火。夜。靜。催。他。罷。翦。刀。背。上。幾。行。仙。爪。印。麻。姑。甯。肯。癢。全。搔。

幾。番。織。恨。託。金。梭。誓。鈿。盟。釵。一。剎。那。相。識。似。曾。憐。燕。子。欲。言。不。敢。向。鸚。哥。塵。紅。陌。紫。年。年。路。瀟。碧。湘。青。夜。夜。波。一。自。誤。裁。妃。子。竹。淚。痕。常。比。雨。痕。多。

才。如。蘇。蕙。貌。蓮。花。哀。怨。都。歸。十。八。笳。顧。影。自。憐。吟。落。月。澆。愁。不。惜。醉。流。霞。貼。身。玉。白。龍。鬚。禱。纏。臂。珠。紅。鳳。尾。紗。夜。半。墮。簪。虛。枕。畔。爲。誰。尋。夢。到。天。涯。

余。情。只。信。賞。孤。芳。江。草。江。花。枉。斷。腸。丹。竈。有。鉛。調。絳。雪。藍。橋。無。杵。搗。玄。霜。萍。飄。梗。泛。投。金。澗。李。俗。桃。粗。碎。錦。坊。室。邇。人。遐。徒。恨。恨。本。來。銀。漢。是。紅。牆。(成句)

渴。病。何。由。療。長。卿。一。杯。仙。露。賜。金。莖。拚。將。殢。雨。尤。雲。意。併。作。嘲。風。弄。月。情。頂。禮。百。珠。無。恙。子。頭。銜。三。字。木。痴。生。尋。煩。覓。惱。緣。何。事。怕。惹。青。樓。薄。倖。名。

難。忘。嘉。會。水。心。亭。同。拜。牽。牛。織。女。星。金。戒。指。分。金。缺。螳。玉。搔。頭。綴。玉。蜻。蜓。蓮。房。墜。粉。沈。雲。白。柳。幄。牽。絲。點。

露青臨別贈言留幾句。椒花頌與菊花銘。
 雁到分飛巧避猜。狐疑難釋悄聽冰。畫眉螺綠梁家黛。繫足猩紅月老繩。爐冷香猶濃似麝。書回字莫小。
 如蠅言重語。複心中事。摺入桃花紙一層。
 走馬章臺憶舊遊。溫柔鄉裏說溫柔。打鶯語帶中。中。詈刺繭思同乙。乙。抽桃葉暗搖湖。上。檣楊花終隔水。
 邊樓欲填恨。海苦無石精衛。慵飛萬事休。
 桃潭水比我情深一寸。春波一寸心。麗質何當呼紫玉。畫工不屑賂黃金。綵鸞跨虎徒書韻。司馬求凰但。
 鼓琴。剪斷碧紗描盡粉。半簾花露繡觀音。
 長夜遲遲漏轉三。一燈相對助清談。茶經茹後方知苦。莓未嘗先詎識甘。食字祇愁爲碧蠹。吐絲自縛是。
 紅蠶。柳眠未起棠猶睡。心醉香風夢更酣。
 菱花鏡匣棗花簾。蝙蝠黃昏繞畫檐。汲井幾回牽玉虎。燒香五夜鎖金蟾。臭蘭久許同心利。纖芥無聞反。
 日嫌南浦銷魂草。碧莫將別賦續江淹。
 悲歡離合話。誦野屋孤吟對綠衫。玉女傳言情一往。金人垂戒口三緘。殺青况屬風流罪。判白無妨月。
 日嚴十九寓言託兒女。柘枝一曲舞春衫。

●夏日四吟 (有引)

(東園)

雲垂槐綠雨滴梅黃。長日如年百城坐擁離緒。頓牽愁緒睡魔又逐吟。魔適友人以皖南涇縣王韻仙女
 士遺稿要余鑒定。展閱至情恨夢魂四律。藻思綺合花樣簇新。既已誦之於口。不禁感之於心。花木園亭

無復少年佳趣。桑榆境况已成暮景。頽光子建之情。詩懺消綺語。文通之恨。賦附入卮言。豆蔻香殘。青樓夢斷。芙蓉豔冷。紅粉魂銷。回思落拓半生。諱說窮愁兩字。望湘靈何處。空留寶瑟之遺音。想阿母當年。不。少。錦囊之香韻。慚非東里潤色。綦難。唐突。西施。效顰。豈敢坐久而天邊月白。曲終而江上峯青。追和樂府之四詩。藉博騷壇之一哂。

曹植張華總有詩憐香惜玉。意成癡求風曲。罷琴三尺。引鳳樓高。酒一卮。秋去黃花拚續命。春來紅豆種相思。綺懷欲繫何由繫。垂柳垂楊萬縷絲。

(情)

吞聲飲泣痛如何。爭奈人生缺憾多。才盡江郎空有賦。情長白傅豈無歌。媧皇莫補青天石。帝女難填碧海波。同學五陵今富貴。少年豪氣獨消磨。

(恨)

蘼蘼胡蝶。粲成羣栩栩。莊周泥夜分。太守功名原幻境。臨川曲譜亦空文。影迷楓樹三更月。香殢梨花一片雲。神女生涯何處覓。巫山暮雨散氤氳。

(夢)

美人香草入離騷。屈子頻煩宋玉招。紅燭西窗愁欲絕。綠波南浦黯然銷。柳眠催起金鸞亂。棠睡驚回粉蝶梢。倩女已離春夢冷。一天風雨過花朝。

(魂)

畫意十五首

(詩 圃)

滿湖烟柳綠濛濛。幾曲紅橋隔水通。一任釣魚舟不繫。隨風漂入蘓花叢。數間茅屋隱高峯。松際濤飛翠幾重。有客抱琴閒去聽。西風落日嶺頭鐘。夜靜濤聲撼石缸。月明人泊釣船雙。西風蕭瑟有秋意。垂蓼一枝紅入窗。

木落山容瘦。益奇片帆搖。曳暮何之半江紅。樹鱸魚賣絕妙。漁洋畫裏詩。
 秋風颯。颯雁初飛。愁對青山隱夕暉。行到石橋人不見。滿林黃葉一僧歸。
 楊柳如雲綠。蔭渠西風門掩。蘼花居登樓。終日焚香坐。閒對青山讀道書。
 夢醒西窗日。又嘯一聲山鳥勸提壺。驚心簾外春歸去。飛絮飛花滿綠蕪。
 潺湲流水響前溪。萬樹桃花洞口迷。笑我紅塵頻插脚。幾時歸向碧山棲。
 無數蘋花開水涯。平湖一鏡淨如揩。夕陽紅晒鷓鴣翅。撐出柳陰雙竹簾。
 雲樹模糊翠作堆。數椽茅屋縛山隈。柴門一犬隔花吠。知有鄰翁沽酒回。
 杜鵑聲裏雨如塵。流水飛花斷送春。我願殘紅逐波去。將愁訴與浣紗人。
 積翠空林望不分。青山如夢送斜曛。松花滿地無人掃。一杵清鐘敲白雲。
 暮雲碧合月黃昏。幾樹垂楊掩白門。何處秋風打雙槩。石頭城下莫愁村。
 鷓鴣渚東連繡鴨。灘蘆花秋雪白漫漫。何緣換却漁簑去。得便從君下釣竿。
 數家村落傍溪灣。只許漁樵數往還。滿屋白雲關不住。隨風來去總依山。

題錢君香如魔術講義四絕

色空空。色竟如何信手拈。來妙諦多悟徹。佛家三昧旨。縱無鐵杵善降魔。
 去年文字小游戲。格致菁華萃百科。爲愛此君多幻術。婆娑吾欲舞天魔。
 前身應是古難陀。變幻無端一刹那。爲憫衆生魔欲盡。揭將魔術逐心魔。

穎川秋水

嗟子歲月自蹉跎。百事無成喚奈何。二十年來磨蝸重窮魔。未退又愁魔。

墨隱廬詞選

●南鄉子

湖船席上贈歌者

細雨溼孤篷。江水瀟湘曲港通。報到黃昏時候近。匆匆。燈閃簾陰一穗紅。
花如雪。兒容十指春尖兩袖。風彈琵琶還勸酒。喁喁笑向樽前。喚阿儂。

(東園)

●鷓鴣天

檢裝

閱遍山程復水程。家山別久不勝情。誰教一片青天月。照向愁人分外明。
春欲到。客將行。行期一卜一沈吟。壓裝儘有江淹筆。藏篋偏無陸賈金。

(東園)

●桂枝香

和張悔翁

夜涼似水。覺夜雨欲來。雲挾風起。秋在丹楓樹外。黃花香裏。漏壺滴碎相思淚。被紅燈照。曾未別情青。
浦。鄉心白。嶽關塞千里。記十載花天酒地。恁踪跡浮萍。蕭條行李。苦况天涯。味淡金杯蓮子。舊愁淺盡。
新愁洗拚檀槽。千日沈醉。夢中雙蝶。爭如江上。傳書雙鯉。

(東園)

●漁家傲

(詩圃)

簾外拒霜紅欲褪。瀟瀟雨滴空階緊。蘓色秋衫寒尚忍。教人恨。教人恨。煞矣孤另。
街柝無聲。燈有暈都。

梁。燕。盡。銀。燭。冷。飛。過。南。樓。鴻。幾。陣。憑。伊。問。憑。伊。問。箇。遼。西。信。

●海棠春

(詩 闕)

昨。宵。窗。外。瑤。琴。聽。曾。小。立。翠。苔。幽。徑。曉。起。落。花。多。替。掩。鞋。蹤。整。
穉。荷。香。沁。蘭。襟。冷。堪。如。是。睡。鴛。交。頸。如。
豆。摘。青。梅。悄。凭。池。欄。打。

●點絳脣

(詩 闕)

院。靜。無。人。一。簾。明。月。梨。花。浸。鳳。笙。誰。品。牛。管。春。寒。沁。
燒。燭。瑤。窗。細。讀。回。文。錦。酸。辛。甚。媚。香。幽。寢。冷。夢。紅。
麩。枕。

●水調歌頭題金肖琴先生桂科嘯琴圖

(詩 闕)

彈。琴。復。長。嘯。曾。讀。右。丞。詩。今。君。示。我。圖。畫。寄。與。白。雲。濤。嶺。上。孫。登。未。遇。海。上。成。連。已。去。此。意。問。誰。知。燈。口。
作。龍。吼。揮。手。送。鴻。飛。山。陽。笛。漁。陽。操。首。陽。篋。何。如。萬。籟。虛。寂。風。浴。詠。而。歸。欲。繪。無。聲。嘯。旨。更。覺。無。絃。琴。
趣。竹。里。月。明。時。甚。日。躡。芒。屨。來。訪。玉。峯。西。

●望江南

(詩 闕)

春。去。也。郎。在。阿。誰。邊。環。解。九。連。消。悶。抱。圖。翻。七。巧。破。愁。眠。懶。撥。琵琶。去。瑟。絃。
垂。淚。望。明。月。幾。回。回。好。夢。
難。成。占。曉。子。歸。期。未。準。卜。魚。仙。脈。脈。綺。窗。前。

●江南春 集成句

(詩 闕)

梁。燕。語。(周邦彥垂絲垂)谷鶯遷。(歐陽炯春光好)幽蘭啼曉露。(宋鑾)垂柳罨瑤煙。(曹冠小重山)倚

闌。誰。唱。清。真。曲。(晁子止鷓鴣天)愁。入。春。風。十。四。絃。(陸游采桑子)

●前調 集成句

(詩 圃)

香。燼。冷。(趙汝芑詞)錦。衾。寒。(李後主更漏子)夢。游。芳。草。路。(張元幹臨江仙)醉。過。杏。花。天。(余困子臨江仙)泥。金。小。字。回。文。句。(王安石鷓鴣天)寫。向。紅。窗。夜。月。前。(晏幾道破陣子)

●前調 集成句

(詩 圃)

珠。閣。靜。(呂渭老祝英臺近)翠。簾。垂。(李清照訴衷情)藕。花。香。習。習。(袁去華謁金門)梅。子。雨。絲。絲。(蔡松年石州慢)多。愁。多。感。仍。多。病。(蘇軾采桑子)病。酒。懨。懨。與。睡。宜。(蔡桷鷓鴣天)

●六州歌頭 夜憶 集成句

(詩 圃)

夜。涼。如。水。(曹組點絳脣)寶。簾。酒。醒。時。(向鎬如夢令)何。况。是。(王沂孫摸魚兒)人。悄。悄。(尹鸚滿宮花)漏。依。依。(韋莊思帝鄉)正。思。維。(溫庭筠荷葉杯)綠。潤。紅。香。處。(張元幹點絳脣)梅。雨。霽。(唐莊宗歌頭)蘋。風。起。(謝逸千秋歲)蘭。露。重。(張先生更漏子)荷。月。靜。(利登洞仙歌)草。煙。低。(歐陽修阮郎歸)對。景。難。排。(李後主浪淘沙)空。負。朝。雲。約。(周密大酺)一。日。分。飛。(康與之金菊對芙蓉)掩。重。門。夜。永。(詹玉渡江雲)燈。暗。錦。屏。歛。(魏承班生查子)欲。訴。心。期。(張艾夜飛鵲)不。勝。悲。(閻選河傳)寄。樓。中。燕。(張翥水龍吟)花。上。蝶。(李獻能春草碧)春。又。去。(晁補之歸田樂)幾。時。歸。(朱敦儒柳枝)歌。宛。轉。(馮延巳金錯刀)情。纏。繞。(劉菊房驀山溪)覽。芳。菲。(胡翼龍洞仙歌)只。君。知。(盧祖皋木蘭花慢)往。事。何。堪。省。(袁去華傾杯序)金。縷。枕。(晁沖之玉蝴蝶)碧。羅。衣。(陳允平鷓鴣天)翻。惹。得。(陸徽瑞鷓鴣天)腸。易。斷。

(吳潛賀新郎) 淚。儼。垂。(魏夫人繫裙腰) 獨立閒階。(楊无咎惜黃花慢) 不見生塵步。(徐俯卜算子) 推戶潛窺。(方君遇風流子) 念紗窗深靜。(黃廷璜憶舊遊) 凭檻斂雙眉。(顧夔荷葉杯) 無限相思。(尹煥眼兒媚)

●前調 魏王老先生申蕃并引

(東園)

得徐伯匡廣文書。驚燕鈍根之令祖。申蕃公歸道山。為賦此解。藉摠哀悼之忱。
碧陰門巷。一朵白雲飛。簾幙外。丁字捲。子規啼。最孤淒。綠慘紅愁處。梅雨碎。蘋風起。荷月暗。松霧翳。柳烟迷。對景難排。南極星初實。千里神馳。想三槐府第。寸草戀春暉。子孝孫慈。賦螽斯。問王喬去。緜嶺夜蟾。可步鶴曾騎。天夢夢山從。從鳳笙吹。不須悲往事。重回首。曾氏室。董生幃。家學遠。文憲部。輞川詩。玉樹當階。餘蔭千秋在。瓊葉瑤枝。信名賢孔。汲弔至聖。宣尼不盡遐思。

●玉樓春 夏夜聊寥坐以待旦

(東園)

夜香燒短銀屏燭。(成句) 槐火爐紅。茶正熟。捲簾放入玉蟾蜍。慰我寂寥珠一斛。解衣磅礴。歌新曲。喚醒燕人同擊筑。曉窗涼逗。菱荷風花露。滿衣團扇綠。

●前調 夏日懷遠

(東園)

斷腸聲裏空啼鳥。夾竹桃花顏色好。欲拈紅豆寄相思。舊雨無多新雨少。天涯何處尋芳草。鵲北鷓南飛不到。慵來一枕綠窗槐。蟻夢沈沈消息杳。

●過秦樓 蕪洲避暑用草窗避暑體韻

(東園)

湘几。狐文。漢屏。龜甲。漏轉。玉壺。聲細。盤涼。承露。粥冷。防風。一飽。且謀。濃睡。爭奈。三兩。離髮。金粟。紅牙。銀葱。素指。擊漸。離筑。攔桓。伊笛。綠槐。陰裏。歌舞。處。螭壁。苔痕。甕籬。竹影。滿地。月明。如水。更闌。客散。夜靜。鄰稀。惆悵。闌干。十二。清簾。疎簾。幾曾。扇却。龍皮。衣輕。蟬翅。看江。天破。曉數。點亂。鴉飛。起。

●南柯子 夜集也園分韻得春字

(筠甫)

竹葉。千杯。釀梅花。四座。春欣。聯舊雨。款芳辰。相對。燈前。白髮。幾詞人。明月。揚州。路西。風白。下門。莫將。往。事。細。重。論。海角。江頭。聚散。總銷魂。

●賀新郎 題藕香吟社同人上已聯吟集

(筠甫)

重晤。梁園。叟。話前。番張。燈上。已廿年。之久。此後。儘多。離索。感獨。有林。亭。依舊。喜。又到。暮。青。時候。檢韻。分題。朝。復。暮。向。花。前。共。倒。金。樽。酒。良。會。續。樂。乎。否。唱。酬。各。自。幽。懷。剖。聚。吟。朋。人。兼。少。長。詞。兼。蘇。柳。吐。月。吞。風。隨。所。好。塗。抹。何。妨。信。手。更。不。管。雌。黃。人。口。卻是。吾。曹。餘。事。耳。算。三。生。翰。墨。因。緣。湊。春。共。老。幾。回。首。

●醉太平

(筠甫)

長絃。短絃。愁邊。恨邊。無言。獨坐。窗前。把爐。香細。添燈。圓。月。圓。情。牽。惹。牽。玉。容。不。是。當。年。對。菱。花。自。憐。

●眼兒媚 客怨

(濁物)

孤館。蕭。瑟。思。悠。悠。最。怕。展。衾。榻。檐。前。鐵。馬。樓。頭。明。月。萬。斛。閑。愁。不。知。烟。水。蒼。茫。裏。何。處。有。歸。舟。一。年。離。別。半。生。飄。泊。都。上。心。頭。

●攤破浣溪紗 游愚園紀事

(濁物)

文苑

事。凝。眸。無。限。意。惜。殘。紅。
曲。折。屏。山。小。徑。通。翩。然。豔。影。見。驚。鴻。蓮。步。輕。盈。何。處。去。到。池。東。

香。唾。膩。黏。芳。草。潤。繡。鈎。嬌。靨。碧。苔。叢。麝。

豐盈

續

華福麥乳精

商標

滋養飲食品

◎ 養身強體 ◎ 防禦疾病

◎ 增益體力 ◎ 鞏固神經

◁ 中國總經理上海華嘉洋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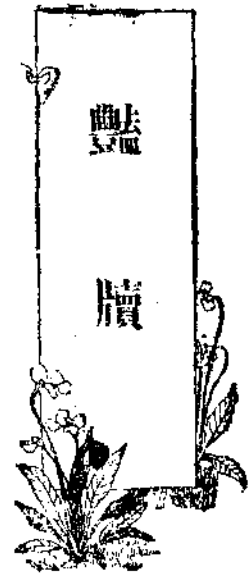
◁ 各省各埠各藥房均有代售 ▷

溫 達 醫 士

有 限 公 司

瑞 士 國 勃 爾 乃 城

服用方法在歌譜夾頁後面



●擬某女士致漢臯夫君書

集用葩經句

(穎川秋水)

(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矣。回憶 (宴爾新婚) 時正 (春日載陽) (桃之夭夭) (有實其實) 之際。一時 (吹笙鼓簧) (肆筵設席) 賀客 (爛其盈門) 見耶與儂 (親結其縷) 莫不 (言笑宴宴) 謂惟此 (窈窕淑女) 真不愧 (君子好逑) 也。奈 (滔滔江汉) (汎彼柏舟) (抱布貿絲) (載離寒暑) 妾固不敢以 (如鼓瑟琴) 之樂阻男子 (顧瞻四方) 之志而使 (費用不售) 望 (征夫歸止) (爰居爰處) 也。乃前日與 (諸姑伯姊) (稅于桑田) (捋采其劉) (筐之筥之) 忽有與吾家舊時 (洽比其鄰) 者 (邂逅相遇) 此君亦于去歲 (駕言出遊) 嘗見 (漢之廣矣) 而今日 (一葦杭之) (優哉遊哉) 歸 (于林之下) 者也。微謂耶君 (二三其德) (不思舊姻) (求爾新特) 蓋漢有游女 (曾 (雜佩以贈之) 故將詠 (嘒彼小星) 之句) 妾自愧無 (令儀令色) 亦何敢 (中心是悼) 使君 (思我小怨) 而 (棄予如遺) 然白 (君子于役) 以來 (妾已 (三歲食貧) 矣) 忍使妾對 (江漢浮浮) 而 (泣涕漣漣) 耶。况家中 (維熊維羆) 兩兒亦已 (婉兮戀兮) (總角丱兮) 有時 (不識不知) (因嗔其笑)

二

有時居然念及（捐我畜我）（願我復我）之人（歌以訊之）遂引起（嗟我懷人）（憂心忡忡）之苦由是（夏之日）值（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之際爰發（不見子都）之歎（冬之夜）遇（風雨瀟瀟）（雞鳴膠膠）之會轉思（既見君子）之樂（春日遲遲）則見（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而願歌（黽勉同心）（不宜有怒）（秋日烈烈）則見（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而私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焉夫（先民有言）（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况真（自我不見）因（于今三年）者耶（兼葭蒼蒼）矣（白露為霜）矣（鴻雁于飛）當不時（下上其音）信慎（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致（莫往莫來）（悠悠我思）也外增（羔裘豹飾）之寒衣一襲俾遠人於（一之日發發）（二之日栗烈）時得以（衣裳楚楚）并藉知閨中（織織女手）猶（可以縫裳）也則幸甚

●擬夫自漢臯答婦書

集用此經句

（穎川秋水）

（九月肅霜）（飄風發發）正慮（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乃郵差（惠然肯來）貽我（羔裘豹飾）之新衣一襲知出於（手如柔荑）者所親製僕本身如（碩人其頤）者故（不以其長）之太過而有（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之患一時不覺（中心喜之）狂歌（緇衣之宜兮）者三章而（永矢弗諼）也惟接誦（懷我好音）則歎（出話不然）矣卿（窈窕淑女）也豈不聞周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乎蓋（江漢湯湯）（其風肆好）非若（溱與洧）之間有（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之惡習故雖（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而（匪我思存）且又（畏子不敢）

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卿非（褒如充耳）者聞此（信誓旦旦）諒當（戰笑載言）而（其樂只且）（滔滔江漢）本（南國之紀）而亦（四方之綱）故（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市廛則不止（築室百堵）貨物亦有（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盛故商人之（經之營之）者皆願（爰居爰處）於是間即當年（自西徂東）之歐美人亦號此為（樂土樂土）也若至於僕之所以（抱布買絲）者則以（彼都人士）之雅好土布謂服此則（安且煥兮）而（西人之子）與（西方美人）之（粲粲衣服）者更羣愛我（素絲五紵）（素絲五緘）之故本年（如賈三倍）之利當駕（檜楫松舟）（曰歸曰歸）以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也至此則（彼諧人者）之言當知伊如（止于樊）之（營營青蠅）而悟（人實不信）矣增上（玫瑰玉佩）一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之首飾四色聊償我賢婦（三歲食貧）并平日（縞衣綦巾）之苦另有友人所贈（葛屨五兩）（冠綏雙止）可與（維熊維羆）兩兒定當（屢舞僊僊）（屢舞僊僊）也轉瞬（冬日烈烈）（雨雪霏霏）願卿（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蕉萃（揚且之顏）也則慰甚

●覆薛文孃書

（偶齋）

春風。蕙。蔻。誰。遣。良。辰。秋。雨。梧。桐。相。逢。客。夜。若。論。三。生。結。契。價。合。量。珠。猶。虛。一。夢。荒。唐。妝。催。弄。玉。顧。乃。妃。黃。儷。白。擬。裁。併。命。之。花。不。堪。快。綠。怡。紅。遽。贈。將。離。之。艸。盛。會。難。再。好。事。多。魔。秋。水。泛。輕。艸。歌。頓。唱。寒。漿。悲。獨。夜。鴛。夢。難。尋。酒。邊。詩。就。每。無。題。塞。鴻。消。息。江。上。曲。終。人。不。見。柱。鷹。飄。零。青。梅。指。以。鞭。梢。乾。喉。莫。潤。紅。豆。

盤 版

四

嵌於骰子入骨相。思夢未徵卓氏。蟬蜩魂已化。韓憑蛺蝶矣。然而事貴三思。勢難一蹴。與其併倚於中道。何如審慎於始。其况乎千里神交。無傷異地。兩心相印。何必同居。嚼字咬文。寒士之生涯。若此蓬飄萍泛。窮途之况味。可知儻教咏就。玉臺亦既入來。金屋則梅妻鶴子已耐。孤寒而燕侶鶯儔。何堪落寞。僕家爲遊貧。自分難邀豔福。人因癡累。明知徒擾情魔。固憐居處無郎。其奈使君有婦。予懷渺渺。妙手空。鵝眼。蛺蝶。膏自笑。不言阿堵。紅鹽白米。偏勞久屬。荆釵。所以名士風流。言堪一噱。始信秀才情分。紙剩半張。猶沾沾然自喜。其書香似望。望然不慣。聞銅臭。孤負美人心事。祇求璧合珠還。無如季子身歸。正值金空。美敵徒呼負負。莫致拳拳。嗅蘭原屬同心。應憐同病。艾縱股分痛。何以分愁。竟爾算名愧我一錢。太守無可塞責。辱卿萬里。損函尺素。修來寸丹。寄達臨風。將意歡慊不勝。

●代月梅女士致征夫書

(漁 笠)

百五韶光轉瞬。綠肥紅瘦。蘂砧遠託。夢穀時縈。夫春樹暮雲。惆悵懷人之句。錦衾角枕。淒涼獨旦之歌。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也。妾本蓬門弱質。慚無繡鳳之才。君爲藝苑名流。夙擅雕龍之譽。得親光澤。奚殊傅粉。何耶。備沐恩施。尤勝畫眉。張敞猶憶夫。視北花南。風晨月夕。鼓琴鼓瑟。依然兩少。無猜憐我。憐卿自謂三生有幸。譬蜚駟之相依。猶蝶鷁之與偶。爭得樓間比翼。更同於梁燕。那堪河上離蹤。便逐於塞鴻。無如驪唱頻聞。亮旌乍發。蒼皇出走。抑鬱誰伸。一川之煙景茫茫。愁腸欲斷。兩岸之風濤渺渺。望眼幾穿。惜別兮。淚共雨下。憂思兮。鬢爲霜侵。首如飛蓬。縱脂粉亦污顏色。心類槁木。想羅衣減瘦。腰圍又况。言旋屢

爽瓜期難取信於唇。尹音信久遲。竹報詎貽誤於洪。喬步繡閣。以彷徨巡畫欄。而徙倚妾之繫念者深矣。君之忍置也。忍乎彼墜鞭公子走馬王孫。或問柳於章臺。或尋花於曲院。狂蜂浪蝶。獵豔採香。孰知夫楚館秦樓。但羨纏腰之富。桑間濮上。均為賣笑而來。床頭金盡。愛我情移。囊底錢空。逐客令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君欲為揚州杜牧之遊。妾恐有茂陵相如之病。敢相規以藥石。幸勿棄夫。非葑臆假溫柔。以獻媚仙鄉。非終老之鄉。工顰笑以爭妍。脂水是銷魂之水。伏祈速清魔障。早返迷途。庶奮爾鵬搏。着衣錦於他日。慰僕鶴跂待洗塵於異時。一幅瑤箋。兩行珠淚。傳君黃鶴。寄我翠鴛。

●鄭淑儀女士寄外書

(淑儀)

夫子座下。音沉信杳者。十九月於茲矣。尋消問息。擲破金錢。凝盼天涯。曷勝惆悵。春光旖旎。君不歸來。紫燕銜花。黃鶯戀樹。令妾珠簾怕捲。不忍見彼雙飛之樂。而子規無賴。聲啼到闌中。使妾眉峯蹙損。幾捧面與之共啼。一縷夢魂。無時不飛繞君之左右。妾欲將此寸心。寄與君知。願君迴溯妾情。速作歸計。縱是鐵石心腸。便對得妾住。可對得天。住。又何以對我一雙兒女。可憐一雙兒女。不解人事。那管人憔悴欲死。一味絮絮叨叨。問爺歸信。妾不耐其瑣碎。但矚其望見燕子飛來。汝爺自歸也。于今燕子又喃呢而語。一雙兒女。又復喋喋。追詢妾殊無言以答。惟恨薄情郎。君人不歸來。信亦杳如。忍哉。君別母拋妻。離家遠適。縱不念妾與兒女。豈并慈母亦不念耶。天下之人。無有不愛父母。不愛兒女。不愛髮妻者。君果不愛父母。不愛兒女。不愛髮妻。莫怪妾背地恨汝也。阿姑六十九歲矣。膝下惟君。妾捫心自問。時時垂淚。姑乃撫

續 廣

六

妾。勸。妾。然。姑。亦。不。免。流。淚。一。點。一。滴。濕。透。妾。背。妾。轉。勸。姑。不。可。傷。懷。而。妾。更。加。倍。傷。心。矣。一。人。積。蓄。一。眶。眼。淚。妾。欲。將。此。眼。淚。寄。到。君。前。教。君。自。認。那。一。掬。是。阿。姑。的。淚。那。一。掬。是。兒。女。的。淚。那。一。掬。纔。是。妾。之。淚。君。其。忍。乎。至。於。家。境。蕭。條。君。非。不。審。近。來。拮。据。猶。勝。於。前。嫁。衣。典。盡。什。物。無。餘。祇。留。枕。衾。未。典。何。故。不。典。望。君。歸。耳。姑。前。次。臥。病。經。旬。妾。爲。腸。斷。心。碎。試。問。何。以。致。疾。一。半。念。子。一。半。憂。貧。耳。日。來。一。雙。兒。女。恆。向。妾。曉。曉。不。已。言。鄰。家。午。飯。香。矣。吾。家。不。炊。何。故。妾。聞。而。忍。涕。姑。已。痛。哭。流。涕。妾。乃。日。坐。愁。城。杜。門。不。出。幾。不。知。門。外。尙。有。一。片。慘。淡。經。營。之。世。界。在。也。一。日。郵。筒。忽。至。奉。到。手。書。阿。姑。見。書。如。奉。拱。璧。妾。亦。愁。眉。略。展。兒。女。無。知。手。奪。來。函。卽。問。曾。寄。金。錢。幾。許。又。道。北。風。乍。起。當。爲。祖。母。添。衣。餘。者。留。購。餅。餌。孰。知。一。紙。空。書。上。寫。不。安。而。已。嗟。乎。郎。君。君。若。念。母。老。家。貧。兒。女。嬌。小。尙。望。速。整。歸。裝。以。圖。完。聚。臨。緘。不。勝。盼。望。之。至。

●代顧媚娘寄外書

(寄 滄)

玉。郎。左。右。不。親。歡。笑。經。月。經。年。矣。每。一。追。憶。郎。言。則。如。癡。如。醉。何。也。以。郎。就。道。之。日。曾。與。妾。約。囑。以。桂。子。香。飄。定。當。返。轡。自。棟。花。風。動。妾。乃。豁。矇。遠。矚。倚。樓。而。望。鎮。日。立。盡。昏。黃。不。見。檀。郎。倩。影。如。是。者。日。又。一。日。不。耐。人。煩。最。可。恨。一。樹。木。樨。已。盈。庭。煥。發。其。一。種。餽。香。芬。馥。一。陣。陣。觸。鼻。撲。來。似。笑。妾。隻。身。獨。居。賞。花。無。伴。者。端。的。欺。人。莫。逾。於。此。郎。聞。之。亦。爲。妾。代。抱。不。平。否。如。郎。在。家。有。郎。可。恃。郎。今。遠。出。花。亦。挪。揄。妾。氣。憤。難。堪。惟。有。掉。頭。不。顧。聽。他。作。態。泥。人。耳。怎。奈。駒。光。迅。速。轉。瞬。已。是。中。秋。三。五。月。圓。碧。天。如。洗。妾。照。影。孤。單。

便覺明月無賴設郎歸來同携素手人團圓月也團圓何等愉快何等繾綣今則對月可憎更教生厭祇好將重簾放下支頤獨坐遙想郎身在客鄉誰愛誰憐問暖嘘寒只有隨時自保方今秋氣漸深秋風漸厲妾冷便思郎冷妾寒便恐郎寒故挑燈親製衣裳惟下剪之際頗費躊躇所以刻意揣摩者不知近之玉體肥瘦奚如思惟再三但以妾自量則知郎腰圍亦似妾消滅矣於是鄭重加棉絮勤壓綫夜以繼日趕製寒衣郎可知一針一線之間藏妾淚珠無限緊縫密紉都是啼痕乃重重包裹以付郵傳屈指郵程計衣到郎邊寒亦隨衣而至矣郎服此衣悲耶喜耶妾不得而知惟又甜又苦又酸又辣之滋味必兜上郎之心坎由心坎衝至喉嚨吐既不舍咽入腹中郎乃知妾數月之間飽嘗此味今將此甜苦酸辣之味兒寄與郎嗜致令郎心似妾妾心如郎兩地一心牽來扯去始信郎如何念妾即妾如何念郎耳所以又將一把眼淚浸透了衣袵奉郎左右郎定然也將一把眼淚浸濕著書信寄與妾讀妾讀郎函又當緘覆魚來雁往豈不忙煞郵筒若是之負累郵筒郎心何忍以妾自付不若及早言旋庶免雙方憔悴然乎舌乎當有以慰妾則郎心亦自慰矣盍歸乎來

●代懺情生致花奇玉校書書

(寄恨)

自別妝臺迭更歲籥天南地北緣短恨長前月杪捧到團箋字字珠璣言言血淚勉予自愛痛我遠遊文
 生情耶情生文耶讀未終篇潛焉出涕嗟乎愛卿能悲哉猶憶鄉澤躬親玉樓盟訂逸情雲上趣語風
 生月夕花晨每舉杯而邀皓魄更殘漏永共促膝以話癡情已而南下速裝中流放棹重聚首於滬濱共

解佩乎。漢皋斯時也。鳥爲比翼之。鸚蓮結並頭之。帶皆留芳草。草是忘憂庭。放奇花。花都如意。同心契。合如漆。投膠。鎮日徘徊。似針拾芥。所恨自由戀愛。偶經蝸角之爭。遂致中道。此離條聽驪歌之唱。然而楚山萬疊。不隔前因。趙璧千金。總圖後果。焚香拜月。暗祝團圓。開戶迎風。猶懷信誓。則庶幾天長地久。或再爲兩續。雲連乎。乃不料事出非常。枝生節外。卿情式好。鴛鴦旋非。方計日以言旋。忽聞風而遠避。南轅北轍。東水西流。浮梗無端。誰識驚鴻去跡。故居已換。難回舊燕巢泥。從此天台雲封。劉郎失路。桃花源落。漁父迷津。僕本恨人。空存癡想。卿真佳儷。易觸新愁。蟲號可憐。於今爲烈鳥名姑。惡自古云。然斯固事在人爲。殆亦緣有天限。歟。興言及此。痛念何如。尤可傷者。薄命佳人。徒負私奔之議。無緣蔬餽。冒居奪艷之名。欲投郭璞之符。恥作僊龍。轉鳳思窈窕之劍。恐教打鴨驚鴛。石縱能言。難傾衷曲。花誠解語。怎訴纏綿。而僕願爲卿諒者。則以母命森嚴。不令越閫。人言可畏。敢效踰垣。破鏡難圓。游絲莫繫。禽曾戀煖。還巢向日之枝。馬覺衝寒。願奮追風之志。物猶如此。人亦宜然。而况李靖不至。紅拂焉歸。旣難邀母氏之成。言豈可責。芳卿之不嫁。哉。由是藤蘿剝絕。芥蒂剖分。堤柳絮飛。風前無跡。園花葉落。雨後難留。僅此長夜。綿綿燭燼。猶然淚落。予懷渺渺。藕斷又復絲連。蓋雖夕卜燈花。朝占鵲噪。不過探卿佳耗。慰我癡魔而已。嗣聆人言。知碧玉已依人。喜綠珠之得婿。洞房夜永。瑟撫朱絃。華閣春深。曲聽金縷。方知崔雙文本有意於君。瑞張水嬉。故忘情於杜牧也。迨後僕赴湖北。舟抵金陵。夜色迷茫。天容黯淡。因時感物。觸景生情。忽喚渡中流。聲口如聞桃葉。窺窗彼美人。偶現曇花。舟人告予曰。此某女史也。際會倏遭。驚喜無似。願拭目諦視。而卿舟已展輪。上駛矣。嗟嗟。同舟共濟。舊交應所關心。覩面無緣。相見奈如陌路。疑真疑幻。如醉如癡。幾

費推求。乃詳巔末。始知雖朝雲之已嫁。又妃子之蒙塵。伯樂難逢。依然待字。王魁薄倖。因願下堂。此固卿之累於情。而亦卿之善於見也。今則隨鴉之鳳。天空任飛。求牡之雉。知音待遇。明知卿之心。必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者。然而才子多情。佳人易老。情天可補。全憑媧后。多才恨海。難填。自愧精禽乏術。痛往日秦臺之柳。被折他人。喜舊時洛下之花。應憐故主。素娥偷藥。須知月府可奔。織女投機。何慮天河間阻。倘許同心之結。割愛良難。譬鳴流水之琴。賞音重遇。獨是兩年契合。一旦分離。好事頻磨。百端交集。多愁多病。憐我憐卿。晤言不遠。自當早覓冰人好夢。終圓能否。求容母氏。想當年之風味。續曩日之姻緣。恨地角天涯。我之懷矣。誓海枯石爛。卿其悲乎。丁茲秋風。庭院翠袖。驚寒夜月。檐帷紅閨。吊影情長紙短。珍重萬千。逃聽好音。神馳不既。



寄 恨 文 虎

謎
牘

謎面每句打四書句

古解鈴格

住破竹屋

甲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若賜則可謂之端士

決意告陰狀

木蘭不代父從征解鈴格

作萬里長城焚書坑儒

多姑娘脫靴格

謎底

姑。舍。女。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使。子。路。反。見。之。

夫。如。是。奚。而。不。喪。

子。貢。方。人。

質。諸。鬼。神。而。無。疑。

女。弗。能。救。歟。

政。事。

女。有。餘。布。

歌

誼

華福麥乳精

原素

華福麥乳精係用麥精牛奶糖等物之滋養素併合而成其有呵咭香味其形色為純潔易化之粒體茲列其化學分析表如左

脂精(蛋白質)	百分之八
糖	百分之二
可融化的碳酸	百分之六
不化的碳酸	百分之七
金質	百分之三
磷	百分之九
華福麥乳精與一般麥精食物大不相同因其絕無小粉纖維與糖末等質	

安衛生學理考究食物凡增益體力補養精神之飲食品須含三質、脂精、糖、油、炭、酸、凡食物之祇具其一或即合其二者亦不能稱為滿足養身之品也

讀以上所列之化學分析表即可知華福麥乳精包含充分之養身原素且皆在宜於消化滋養之地位

蛋黃內含有一養身磷質(立寧)即為養腦補神所不能缺增加紅血球所不可無之原素也惜此原素之滋養力往往為普通沸煮之法所毀滅又麥精與牛奶之滋養力亦為沸煮熱力所減少故製造華福麥乳精者用特別方法不使高熱力消滅各料養身原素之滋養力也

加一或二茶匙華福麥乳精於一茶匙之牛奶中而調和之即能立時融化不留液切勿先加華福麥乳精於盞而後加熱牛奶或開水因此如預備恐融化不如前法之易食時可隨意加糖少許惟斷不可燙蓋沸滾熱力必減少其滋養力也

凡乳母或之胃口者皆當服用華福麥乳精因其容易消化而復具極大之滋養力

華福麥乳精

滋味

華福麥乳精具有一極甘美之呵咭與麥精的香味與一般飲品不同且其滋味能使持久食之而不生厭惡心

若較上列分量多加華福麥乳精則其味更近於麥精若減輕則呵咭之味較強故可按個人所好而配求一適口的飲品也

補藥品

華福麥乳精具有極大的補益效力蓋其極易消化而即能化為養身補腦之原素有以各種酒精支撐衰弱之體力者不久即退若久飲之則反受其益不如此華福麥乳精之能增加持久之精力增益身體建爽之神彩而於積勞弱弱服之尤易得美滿之效力

養身品

準以測量食物養身力之表計算凡一盃華福麥乳精除去牛奶或糖料幾及五倍呵咭的養身力且較為適口而易化有二茶匙的華福麥乳精與一茶匙牛奶之養身力足及二大湯匙的麥精或魚肝油入酒盃的肉或麥精酒或三十盃的牛肉汁

孩童飲品

凡孩童生長神速而胃力不足且不可飲茶或咖啡者華福麥乳精可謂一完美的飲料蓋其滋味甘美適口孩童莫不愛飲之

凡於多用腦力與經營大商業者活潑之腦力與辦事之耐苦力皆為不可缺之物而此二物俱本乎體健而完美之飲食又為該二物之本源滋華福麥乳精為養身強體防疾病益體力常固神經之聖品若以之作每日早餐或隨時進食之飲料豈非功效最大之利器乎

勞力者

人多患夜不成寐之病不知此病乃因腦部受胃中餘料消化不良之感觸以致不能熟眠如在未睡之前飲華福麥乳精少許則此感觸可立止而得安眠熟睡矣

睡前晚餐

調養品

服用方法

A調 扇 4/4

歌
譜

$\dot{1} - 5 - \mid 6 \ 6 \ 5. \underline{0} \mid 6 \ 5 \ 4 \ 3 \mid 2. \underline{4} \ 3. \underline{0} \mid$

巧 製 倍 瓏 玲 嬌 小 香 羅 疊 雪 輕

$2 \ 5 \ 5 \ 5 \mid 7. \underline{6} \ 5 - \mid 5 \ 7 \ 7 \ 7 \mid \dot{2}. \dot{1} \ 7 - \mid$

名 士 清 譚 長 作 伴 美 人 障 面 不 勝 情

$\dot{1} - 5 - \mid 6 \ 6 \ 5. \underline{0} \mid \dot{5} \ \dot{1} \ \dot{1} \ \dot{3} \mid \dot{2} \ \dot{2} \ \dot{1}. \underline{0} \mid$

妙 用 有 諸 葛 指 揮 且 足 定 三 軍



● 扇

(軼 池)

〔一〕巧製倍瓏玲 嬌小香羅疊雪輕 名士清

譚長作伴 美人障面不勝情 妙用有諸

葛 指揮且足定三軍

〔二〕管甚驕陽驕 煩薄淫蒸入握銷 招涼願

爲人效力 趨炎不附俗塵蠶 最是世情

薄 秋風起處一例拋

調 兵 操 2/4

3. <u>2</u> 3. <u>4</u> 5. <u>6</u> 5	5. <u>6</u> 5. <u>3</u> 2 <u>1</u> 2
國 旗 五 色 翻 天 空	擊 鎗 踏 地 何 從 容
3. <u>3</u> 3. <u>3</u> 5. <u>5</u> 5 <u>0</u>	5. <u>5</u> 5 <u>5</u> 6. <u>5</u> 5
健 兒 身 手 敢 折 衝	擔 當 宇 宙 試 其 鋒
3. <u>3</u> 3 <u>3</u> 5. <u>5</u> 5 <u>0</u>	6. <u>6</u> 6 <u>6</u> 5. <u>3</u> 1
氣 吞 萬 豹 千 巖 熊	肝 膽 虎 虎 歌 大 風
3. <u>2</u> 3. <u>4</u> 5. <u>6</u> 5	5. <u>6</u> 5. <u>3</u> 2 <u>1</u> 2
亞 東 大 陸 多 聾 蟲	吁 嗟 伏 獅 今 其 雄

歌 譜

●兵操

(軼池)

二

〔一〕國旗五色翻天空 擊鎗踏地何從容 健

兒身手敢折衝 擔當宇宙試其鋒 氣吞

萬豹千巖熊 肝膽虎虎歌大風 亞東大

陸多聾蟲 吁嗟伏獅今其雄

〔二〕河山底定揚耿光 國民之軍堂哉皇 旌

旗十丈天雲蒼 橫刀躍馬逞翱翔 裂眦

叱咤血憤張 百鍊筋骨成精鋼 跨越五

洲凌八荒 全球讓我黃人黃

C調 哀 朝 鮮 ⅞

3. 3 2. 1 | 5. 5 5. 5 | 1. 1 6. 6 | 5 — |
 故 宮 禾 黍 泣 王 孫 哀 歌 今 尙 存

3. 3 2. 3 | 6. 6 5 | 2. 3 2. 1 | 1 — |
 殷 鑒 不 遠 韓 鑿 續 遺 恨 滿 乾 坤

1̣. 1̣ 1̣. 1̣ | 2̣. 2̣ 1̣. 2̣ | 3̣. 3̣ 2̣. 1̣ | 6 — |
 環 海 三 千 里 雨 泣 雲 愁 天 欲 昏

1̣. 1̣ 2̣. 2̣ | 6. 6 5 | 2. 3 5. 5 | 1 — ||
 漢 城 門 外 叢 葬 處 星 星 血 淚 痕

●哀朝鮮

(軼池)

〔一〕故宮禾黍泣王孫 哀歌今尙存 殷鑒不

遠韓鑿續 遺恨滿乾坤 環海三千里

雨泣雲愁天欲昏 漢城門外叢葬處 星

星血淚痕

〔二〕臺灣割矣琉球亡 朝鮮今又喪 滅國政

策漫相駭 終究自荒唐 蟲生物先腐

此語雖小不可忘 三韓猶是前車耳 國

民細思量

E調 公 園 舞

1. 3 5 $\dot{1}$ | 5 $\dot{1}$ 6 5 — 4. 5 3 1 | 2 — 1 —

韶華過眼換朱明 風來陣陣薰

5 5 4 4 | 3 5 3 2 — 5 5 4 4 | 3 5 3 2 —

綠蔭濃時張作幄 蒙茸深處輒為茵

1. 3 5 $\dot{1}$ | 6 $\dot{1}$ 6 5 — 4. 5 3 1 | 2 — 1 —

好鳥枝頭空氣新 飛不到紅塵

歌
譜

● 公 園

(軼 池)

(一) 韶華過眼換朱明 風來陣陣薰 綠蔭濃

時張作幄 蒙茸深處輒為茵 好鳥枝頭

空氣新 飛不到紅塵

(二) 風流裙屐會芳叢 及時行樂同 迷香蝶

影深深見 自由車兒處處通 一花一葉

愛護公 都是主人翁

時

調

廣東朱普太和號

國產良藥

太和丹

效

治

感受邪疫 霍亂吐瀉 四時感冒 中風中暑 不省人事 各種痧症 嘔吐不安 急絞腸痧 瘟症鼠疫 頭暈眼花 心腹飽脹 寒熱並作 止渴消暑 風火牙痛 水土不服 小兒驚風 各種瘡癤 虫蝟蠱傷 醒酒解吐 肝胃氣痛

愛國同胞爾知今日商業之競爭乎夫工藝之不
振以至倚賴舶來之品故國產因而廢棄豈不痛
惜哉今本號言念及此特創扶危轉安太和丹用
白銅匣裝載其藥品純本用國土產製煉而成凡
屬時邪瀉疫各症但照仿單服用無不立效蓋以
本國之藥治本國人之病無遷地弗良之患而又
得以維持國產庶免金錢流出豈不兩全其美乎
愛國諸君注意注意

大匣 洋壹角半

小匣 洋五分正

總發行所 上海 朱普太和號

分舖 開封 城北土街

南京 城行口街

濟南 城芙蓉街

徐州 城二府街



時調

璇閨願 (虞美人調)

(寄滄)

忽聽、	一輪、	山河、	君在、	戰袍、	馬後、	人說、	戰事、	陣雲、	世勢、	儂在、
一片、	圓月、	阻隔、	外面、	但把、	桃花、	健兒、	方殷、	變黷、	本是、	房中、
銅鼓、	照眉、	道路、	妾心、	輿圖、	馬前、	好身、	莫辭、	大纛、	英雄、	繡戰、
敲、	梢、	遙、	憂、	繡、	血、	手、	勞、	飄、	造、	袍、
知君、	你我、	收到、	妾在、	知君、	馬蹄、	上馬、	國家、	鐵血、	馬革、	遙想、
名姓、	團圓、	戰袍、	家中、	愛國、	踏得、	殺賊、	責任、	從不、	裹尸、	征夫、
過雲、	在後、	寄書、	君莫、	定愛、	一般、	笑橫、	要擔、	讓分、	誰肯、	志氣、
霄、	頭、	郵、	愁、	袍、	嬌、	刀、	半、	毫、	饒、	高、
簞食、	對此、	免得、	兩地、	還愛、	好男、	一霎、	切莫、	看一、	不知、	準備、
漿、	月、	儂、	裏、	儂、	兒、	時、	被、	看、	是、	着、
忙煞、	君莫、	牽挂、	同看、	手工、	此福、	凱歌、	外人、	愛國、	幾生、	血染、
父老、	心焦、	心頭、	斗牛、	真巧、	能消、	齊奏、	恥笑、	英豪、	修到、	荒郊、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對此、	君莫、	免得、	兩地、	還愛、	好男、	一霎、	切莫、	看一、	不知、	準備、
月、	心焦、	儂、	裏、	儂、	兒、	時、	被、	看、	是、	着、
忙煞、	牽挂、	心頭、	同看、	手工、	此福、	凱歌、	外人、	愛國、	幾生、	血染、
父老、	心焦、	心頭、	斗牛、	真巧、	能消、	齊奏、	恥笑、	英豪、	修到、	荒郊、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啣)、
對此、	君莫、	免得、	兩地、	還愛、	好男、	一霎、	切莫、	看一、	不知、	準備、
月、	心焦、	儂、	裏、	儂、	兒、	時、	被、	看、	是、	着、
忙煞、	牽挂、	心頭、	同看、	手工、	此福、	凱歌、	外人、	愛國、	幾生、	血染、
父老、	心焦、	心頭、	斗牛、	真巧、	能消、	齊奏、	恥笑、	英豪、	修到、	荒郊、

時調

一

父老。

功成身退莫矜驕。急流勇退把身抽。做一個退卯班超。
夫妻完聚在今朝。眉山從此倩君描。溫柔鄉真個溫柔。
（或或喲）溫柔鄉真個溫柔。

●栽黃瓜（本調）

（寄 滄）

姐在嚨啊嚨後園嚨。栽黃瓜嚨。（噯呵呀呵呀）手拿着瓜子淚如麻。
思想起真真害怕。（噯呵呀呵呀）

鞠芟嚨呵野草嚨。暮搭架嚨。（噯呵呀呵呀）費多少工夫服伺瓜。
根深嚨呵葉茂嚨。花開又花謝嚨。（噯呵呀呵呀）青青的蒂兒結了瓜。
果然的快活煞咱。（噯呵

呀呵呀）
終朝嚨呵每日嚨。望瓜大嚨。（噯呵呀呵呀）眠思想記念着他。
總提防有人偷瓜。（噯呵呀呵

呀）
炎天嚨呵暑日嚨。在太陽下嚨。（噯呵呀呵呀）狂風暴雨又急巴巴。
趕過護着護着瓜。（噯呵呀

呵呀）
地土嚨呵肥沃嚨。瓜易大嚨。（噯呵呀呵呀）年豐歲熟運交加。
結實了一個好瓜。（噯呵呀呵呀）

從來嚨呵建樹嚨。非容易嚨。（噯呵呀呵呀）怕祇怕強隣手段佳。
他說是破壞了罷。（噯呵呀呵

三三喇喇兩兩喇喇齊勸駕喇（噫呵呀呵呀）商商量量要分瓜 矮人兒先把刀拿（噫呵呀呵呀）
會記喇喇呵當初喇說好話喇（噫呵呀呵呀）大家多說是好隣舍 決不來偷你的瓜（噫呵呀呵
呀）

從前喇喇呵話兒喇喇句句假喇（噫呵呀呵呀）而今瓜熟大家想分瓜 還說什麼好隣舍（噫呵呀
呵呀）

是我喇喇呵地土喇喇種我的瓜喇（噫呵呀呵呀）拚着我的性命保護着瓜 那怕你拿刀殺（噫呵
呀呵呀）

強權喇喇呵呵難把喇喇呵公理壓喇（噫呵呀呵呀）盡我的職守不讓他 預備着血肉開花（噫呵呀呵
呀）

按栽黃瓜原曲爲極淫穢之詞迄今尙有人沿街度曲予每一聞之則怒然心悸乃依原調但改其內
容爲愛國時調以警惕人心願吾人人人熟讀舉國歌之勿負作者之深心國家幸甚社會幸甚 寄
滄注

●烟花嘆 調寄倦倦

（寄恨）

一更一點烟花女 好不淚汪汪 思想起 薄命人 艱苦備嘗 恨一聲爺 怨一聲娘 不應該
將女兒 買入平康 姊妹多相逼 假母像鬼王 那怕你 冰雪操 也要上播 黯然 自
傷 可憐奴 怎能殺 出火坑 迷途太茫茫

時調

四

二更二點烟花女。細把心事宣。強要我學彈唱。蘇白先教全。老鴇兒最凶殘。好像母夜叉。新編的交合論。細細親口傳。越講越生厭。越聽越心酸。說怎麼有情的。都可成美眷。分明是局騙。難道我命宮裏。犯桃花。該有這一番苦糾纏。

三更三點烟花女。悶懷何時休。終日裏調脂粉。打扮肉骷髏。鮮花朵。插襟旁。百結羅裙。縹裝出那妖狐態。買盡醜風流。逢人開笑口。吐舌軟如鈎。那裏有恩相好。夜夜輪纏頭。可憐奴到此處。面目一齊丟。最可恨討人歡。裝出些假溫柔。

四更四點烟花女。最苦是掛牌。客人到鋪檯面。紛紛鬧堂差。裝腔做勢。人人喝聲采。燒路頭。忙碌甚。一身分不開。樓上碰歇和。廂房酒又排。喊一聲。小東人。胡琴挨勿諧。非是奴。懶應酬。喉嚨怕坍塌。都只爲落夜多。弄得撐弗來。

五更五點烟花女。自恨又自嗟。騙人錢。費盡心。博得人肉麻。癩大少。是雷靈。搭盡豆腐架。頂苦惱。買皮肉。惹得旁人罵。奴本清白家。薄命墮烟花。恨怨禽。空舍石。孽債難賒。問姻緣。湊巧。誰使補天手。拔出我。苦海中。一朵污蓮花。

●時事恨 變體漂白紗

寄恨

目今呀時勢大呀大不平。南滿火車出奇聞。嘍呀奴隸華我民。想起來。好不痛傷心。

尹氏呀家住南呀南滿人。自幼許配到吳門。嘍呀獨子一單丁。大不幸。夫婿早亡身。

親自呀攜子奉呀奉姑命。兒身單薄又患病。嘍呀大連覓醫生。到中途。誰知禍害臨。

我兒呀，可憐年呀，年週零。一陣腹瀉痛難禁。嘍呀，尹氏着了驚。快些兒。打掃先要緊。

擡頭呀，已見虎呀，虎狼警。大聲喝，罵勢，猙獰。嘍呀，此路屬何人。你胆敢。糟蹋我車政。

快快呀，與我吃呀，吃乾淨。要知刀下不留情。嘍呀，尹氏膽戰兢。奴也是。大國一釵裙。

忙把呀，雙膝跪呀，跪埃塵。忍辱哀求饒奴命。嘍呀，脫衣揩抹淨。警察們。怒目益生曠。

拔出呀，佩刀，手呀，手中擎。忽然來了一救星。嘍呀，婉言代相懇。高福安。不愧俠武伶。

深痛呀，國家，太呀，太沉淪。亡國奴隸做俗人。嘍呀，處處無話分。惡警前。難把國權伸。

舉刀呀，猛刺，凶呀，凶得狠。奪刀自衛砍三警。嘍呀，有事我担任。委屈。大連尚監禁。

話雨軒詩鐘

郭蔭葵徵集

(題)

馬嵬坡

脚婆

分詠格

白。傳。長。歌。新。寫。恨。

吳。寬。小。傳。舊。知。名。

共。惜。紅。顏。理。驛。吟。

不。殊。黃。面。擁。牀。頭。

鳥。道。何。人。看。錦。襪。

龍。山。有。器。貯。溫。泉。

傷。心。千。古。香。山。詠。

熨。足。三。冬。玉。局。詩。

是。楊。妃。子。殉。身。處。

待。竹。夫。人。接。踵。來。

車。前。宛。轉。難。辭。帝。

被。底。溫。柔。却。戀。卿。

淒。淒。秋。草。一。坏。土。

盎。盎。春。情。七。寶。湯。

香。夢。未。寒。和。血。殉。

愛。情。雖。熱。並。頭。難。

齋

齋

粵中 華西 大 樓餐

本樓開設上海四馬路麥家圈口歷有
年所專聘優等名廚烹飪英法各國大
餐房間清潔陳設幽雅價目公道應酬
周到喜慶大宴隨時關切即可拆通門
售洋酒洋點比衆格外克己公館衙署
堂宴可倩廚下到府做菜並令侍者攜
菜飲食器具趨前侍候紳商政學各界
賜顧方知予言之不謬也

粵華樓主人謹啓



戲遊文章

勒沒字碑文

(軼池)

蓋聞夏土鑄鼎千秋於以象姦溫嶠然犀百怪無從匿跡翳惟異物尙有傳書况屬奇文自應勒石誤人子弟村學究之笑史固多供我誠諧新教師之創聞亦妙則有先生別字寫作俱佳牆上標紅宗族搆搶風之禱(某教師代人書紅誤風俗爲風旆)表中填白學堂來隕梯之憂(某教師填學堂表册誤雲梯爲隕梯)講德育而登檯修先遺直(某教師上修身科曾標其題曰偕身)開印字以爲範履又無人(某學究作字曾誤履爲屨)淨几明窗何自來無頭之涇(某教師曾誤涇爲溼)捕風捉影偏好爲有耳之妨(某甲作書曾誤妨碍爲防碍)題字已離奇况是花爲旺較(某教師曾出春寒花較遲論題課學生而改本中且有花何故不較花亦何故旺較也云云)文章真怪誕居然馬能騎人(某教師改本中有馬能騎人云云)鬼本無方窺代蛾而受責(某甲曾誤鬼蛾爲鬼域)天胡不幸硬爲地所

攘功。(某甲曾誤寫感戴爲感載) 非關尺畫通神立岫有法。(某甲曾誤寫立軸畫爲立岫畫) 况已寸絲不掛赤欄何來。(某甲作文曾寫赤膊爲赤欄) 過原縹渺虛無幾曾結實。(某教師作書曾誤不過爲不果) 密是深藏固蔽乃惹游蜂。(某甲曾誤祕密爲祕蜜) 代不點頭數典竟忘乃祖。(某教師曾誤代爲代) 曾有何罪先賢淪作灰孫。(某教師曾誤曾參爲曾孫) 冤匡義以喪邦云亡南渡。(某教師改宋太宗謂國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論曾有「太宗能言而不能行終至失國南渡可不悲哉」云云) 降祖龍爲藩服豈尙東周。(某教師曾出論題誤秦始皇爲始王) 斯皆腹草書空想見筆花作孽蓋可慨矣尙何言哉又况逋臣無伴九疇乃作良朋。(某教師授歷史曾誤解箕子陳洪範爲二人) 破敵用謀一霎忽添將佐。(某教師授歷史曾誤解子儀張疑兵爲子儀張疑之兵) 路得通於路德文士當王。(某教師曾誤解馬丁路得爲路潤生) 揚雄就是楊雄書生爲盜。(某教師曾誤解揚子雲爲梁山之楊雄) 游戲器械浪傳長壽之名。(某教師曾讀鞦韆爲千秋) 悶損胸懷強作皮膚之病。(某教師曾讀塊壘爲瘰塊) 爲太陽敲碎飯怨菩薩無靈。(某教師以訓日爲日頭菩薩被學生所斥逐) 因家貧咒死椿庭姓名何在。(某教師授國文曾誤解獨孤及家貧爲無父且兼家貧云云) 城過百雉最好聽飛起都都。(某教師授讀經至都城過百雉句曾演講爲城頭上飛過百隻雉雞其聲都都云) 鯨鯨凶究何至倒爲子子。(某教師曾訓鯨爲禹子) 混馴伏爲仁厚可憐六畜同羣。(某教師授國文至牛性馴句誤解馴爲仁厚) 誤工作爲工夫遂使百工鬱然。(某教師授國文至工作日巧句誤解爲工夫所作) 深明樂理唱歌本以怡情。(某教師曾讀音樂爲快樂之樂) 熟讀衛生食肉總應細嚼。(某教

師訓弱肉強食句謂饜肉亦須作硬物食之方易消化云云）竟是鶴班執事首選通材（某教師曾誤

讀知識為知職）初非虎觀談經乃勞擇說（某教師曾誤讀演說為演說）於今營業等入學於就塵

（某教師曾誤肆為肆）此後借籌可為文以助食（某教師曾讀箸為著）無割斗之老氏底事干卿

（某教師曾讀幹旋為幹旋）非自大於野狼何勞媚我（某教師曾讀旦耐為巨耐）平章軍國狄梁

公失去事權（某教師授歷史至狄仁傑在則天時同平章軍國事稱國老句誤讀為同平章軍國（句

（事稱國老）壓倒蘭陵野糊臉新增假貨（某教師授國文至猴戲戴假面具句誤解為戴假野糊臉）

凡此最新見解美不勝收信乎別有肺腸難能可貴者矣嗟嗟大文章何處得來言皆有物新詞典信心

造出語必驚人僕病未能況逢周秦聳牙之句公真健者如觀瑯環未見之書陸德明應注未詳遠求甚

解孔仲尼且歎作者大是奇才文在茲乎下直儕諸自榆後之覽者當有感於斯文

●讀守錢虜傳 仿讀孟嘗君傳

（軼池）

世皆稱守錢虜能得財財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附於紳富之倫嗟乎守錢虜特兒孫馬牛之雄耳豈足以言得財不然國事之艱得吾財焉直可以奮發而報効尙何兒孫馬牛之為哉兒孫馬牛之終其身此財之所以造孽也

●貓之廣告

（病該）

啓者狼虎雖殘猶伏深山之內狐狸至狠亦居荒僻之鄉何物么麼自稱地伯胆雖細小性恰肆恣固火浣之餘妖實金枷之敗類最能鑽洞生成頭角如錐慣學跳梁的是肚腸無骨雖自慚形穢良象之光

明。奈。故。意。逞。狂。喜。子。辰。之。陰。暗。覆。盆。窺。襲。銜。來。竹。米。松。漿。倒。篋。翻。箱。嚼。碎。零。縑。斷。錦。無。殊。小。竊。信。是。老。饕。斯。已。難。容。尙。堪。不。問。乃。若。芸。編。剝。蝕。毒。更。甚。於。蠹。魚。揮。鳥。流。連。吳。乃。傳。諸。冰。繭。五。更。垂。盡。擾。旅。客。以。清。醒。一。躍。登。牀。窺。情。人。之。隱。事。豈。非。家。庭。蠹。賊。社。會。魔。障。也。哉。不。特。此。也。抑。有。甚。焉。展。轉。污。塵。染。得。全。身。齷。齪。滋。生。厲。疫。釀。成。大。地。災。殃。矧。十。里。洋。場。人。多。於。鮑。五。方。雜。處。屋。比。如。鱗。垢。污。既。受。薰。蒸。疾。病。因。而。大。發。茲。禍。所。及。貽。患。何。窮。寧。未。雨。而。綢。繆。母。臨。渴。而。掘。井。鄙。人。官。名。白。老。渾。號。烏。圓。四。足。如。鈎。兩。睛。若。電。爲。鼠。蹙。之。將。領。具。豺。虎。之。威。儀。固。非。徒。誇。飯。鴨。之。能。虛。有。銜。蟬。之。表。者。比。也。此。次。來。從。上。國。身。寄。眠。鄉。願。興。除。暴。之。師。一。掃。小。醜。之。毒。倘。有。房。中。睡。佛。籠。下。炊。婆。慕。小。子。之。名。作。家。將。之。聘。必。也。禮。修。魯。直。書。護。放。翁。直。造。牡。丹。亭。中。尋。到。葡。萄。架。下。定。當。刪。除。惰。氣。振。起。嚴。威。開。似。綫。之。眸。掉。如。蛇。之。尾。入。倉。搜。索。逢。社。探。尋。或。利。爪。橫。加。或。大。聲。恫。嚇。使。蒼。毛。之。種。滅。跡。銷。聲。白。聖。之。家。人。安。室。靜。當。亦。公。衆。之。利。益。爲。社。會。所。歡。迎。也。乎。

●黃金致傲骨書

(病 骸)

傲骨先生左右。素昧平生。幸。恕。唐。突。先。生。以。滿。腹。經。綸。等。身。著。作。而。遭。逢。不。偶。落。魄。江。湖。馴。至。室。如。懸。磬。地。無。立。錫。方。且。謂。天。道。夢。薄。待。清。流。歎。息。痛。恨。於。僕。等。之。不。識。高。人。嗚。呼。何。其。謬。耶。先。生。之。所。自。信。者。才。耳。而。僕。等。所。歡。迎。者。則。在。於。媚。以。先。生。之。才。羅。致。吾。輩。吾。輩。慕。先。生。盛。名。固。極。願。供。先。生。驅。遣。也。乃。僕。等。欣。然。求。見。先。生。淡。然。相。遇。雖。未。下。逐。客。之。令。而。一。種。凜。然。之。氣。望。之。大。足。生。畏。知。先。生。有。傲。骨。而。無。媚。骨。欲。長。親。芝。宇。其。可。得。耶。先。生。亦。知。僕。等。所。與。交。遊。之。人。乎。色。藹。然。而。可。親。容。謙。然。而。自。下。奔。走。於。勢。位。之。途。伺。候。於。公。卿。之。門。其。頭。必。尖。然。後。有。鑽。穴。之。能。其。瀆。必。厚。然。後。有。吹。牛。之。胆。其。心。必。黑。然。後。有。攘。利。

之功其對於吾輩也則足恭卑下以迎之脅肩諂笑以待之吾輩一與之接覺懦而易與和而易近夫而後靡然歸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先生自問其能此否耶先生命名傲骨原以自表風節然竊笑先生之不智也世固有貌為嚴正者喜怒所蘊擇地而發高門權貴名士薦紳有扶掖之力具拔擢之勢者必百方承旨裝成野狐若其勢微力薄碌庸流為僕等所不到非彼輩所仰賴者則信口肆罵豚學山膏矣一世之人僅窺其一面者皆將曰某也梗直某也梗直彼輩亦自號於眾曰天下之剛正孰如我於是既享清高之名復不失啜飯之地事之便宜孰過於此先生則不然龔人賤子周旋恐後人皆譏之曰夫夫也工委蛇之術者也大人先生避若不及人又謂之曰夫夫也胸懷鄙狹者也不幸而介紹僕等者皆大人先生而非龔人賤子先生乃顛倒其手段烏在其能邀僕等之嚮往也昨僕之同事孔方兄來具述先生苦况謂先生實為伊族兄孔仲尼所誤僕惻然生憫爰不揣冒昧修書奉勸願先生少變方針以合於世毋自苦也僕黃金鞠躬

●門神致龔君書

(漁笠)

龔君足下密邇咫尺如隔山河祇以職分內外界限甚嚴深衷款款未獲一通情愫為憾竊弟等鵠立門首歷有年所製魘魅與罔兩不使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自分亦克盡厥職矣顧乃正我衣冠尊我瞻視送往迎來日不暇給而居停主人井無一清羞庶酌之儀稍潤我渴吻以視君之晏居室內香燭杯茗四時罔缺者其相去奚啻逕庭耶况弟等既嚴司扁鑰驅邪逐魔不遺餘力若長此以往又復風餐露宿日炙雨淋飢寒枯槁勞瘁何堪因思君為五祀中元首於上界得有言論之權可否代奏天庭請求一相當位

置爲弟等銷去苦差勿論城隍土地等缺如蒙推轂願効馳驅雖未免長途跋涉之勞而幸得分沾餘潤自較勝於披甲帶劍寄人籬下終日間枵腹從公者遠矣叨在寅誼諸希鼎旋乃感倚門跂望佇候好音神茶鬱壘上言

● 竈君答門神書

(漁笠)

門神兩先生麾下霖雨兼旬苦悶損久矣正無聊間忽捧瑤章盥薇雜誦藉稔君等鎮守門庭能各致其身秋除不祥匡予不逮幸何如之若弟雖忝司東廚飽受入間烟火每值夏秋之交溽暑炎蒸薪食薰灼居無隙地跼踖難安轉不如君等徜徉戶外領略四時風景得吸收新鮮空氣也至論享祀一節則弟性澹泊久與葷腥無緣所藉以充飢者不過蔬食菜羹及果品茶點而已初非有鐘鼎之養也承委代敏天闕有志在四方之意誼屬通家極當力効棉薄仰答稠情惟是弟之述職歲有常期須於十二月念三日駕彼雲車逕詣帝所相機而行敬爲君等代表得蒙上蒼曲宥准所請以簡下庖代則如天之福同欣懽怵除夕還轅時是否必有以報命也恐勞綺注先此佈聞東廚司命謹覆

● 荷花大小小傳

(潁川秋水)

荷花大小漚之烏泥涇人夏其姓日行其名字逢時其出也如蚊如蠅惟夏時如趨顧人不以蟲稱之而獨有取於荷花者則以大小之爲人與荷花有連帶關係也大少雅善修飾髮鬢如蓮鬢面姣好若蓮花亭亭玉立顧影自憐譽之者遂謂唐之六郎不啻也炎帝司天陽威燦石幽人韻士或敲棋於竹院之中或淪茗於荷池之側以消炎暑大少則製菱荷以爲裳佩紫荷囊外出當夕陽西下時每躑躅於福州

路一帶黃昏而後更喜坐夜馬車入夜花園效公子之調冰愛佳人之雪藕流連忘返及時行樂焉然而家本不豐非有鄧氏之銅山郭家之金穴也荷錢既罄乃追隨友人某闊少肘後飲饌邊之荷葉杯曲院中人恆以白眼加之而大少怡然反戀戀不忍去若斷藕之尚有連絲至心中之苦更有逾蓮子者迨金風薦爽玉露驚秋紅蓮既墜翠蓋復殘大少亦以日冒酷暑夜行多露病骨支離將歌薤露不得已遂回烏泥涇故里父見其身如寒荷敗葉弱不禁風他日勿克負荷也怒甚逐之他去大少乃兩淚如荷珠身負破荷包偃臥於滬南荷花池側怛化以成荷花之神而其妻某氏人以其嫁得荷花大少戲以聊齊志異篇目名之稱爲荷花三娘子者至是以乃夫在日風流債多不甘蓮房之寂寞人遂私謚荷花大少爲荷葉底下之元緒公云

異史氏曰荷花大少翩翩年少當其初出污泥時人莫不羨其若蓮葉之可愛也而其結果乃若是吁夏日可畏好花易墜吾願羨之者當取以爲戒慎毋步厥後塵而轉呼荷荷也可

滑稽新語

詭辯

希臘某氏法律家也擅雄辯有從其學法律者先納授業金半數約以卒業後爲辯護士初次訟得勝再補納半數一學生卒業後久不納金氏訟之於法官謂之曰今日余訟不勝則依前約汝當與吾金訟勝

(軼池)

則法律上當斷汝出金與吾故余無論訟事勝否皆當得金學生曰余訟勝則法律上不當出金不勝則所學者無效依前約又不當出金故余無論訟事勝否總不出金云

●仿唐詩

(軼池)

有某鄉宦向染煙霞癖後以道員需次江寧忽被大吏偵悉飭入禁煙公所調驗某煙癮正發奈為禁令所迫無可如何名士某改唐詩七絕句以諷之云多年宿癮老人家北土橫吹南土斜今夜偏知煙禁厲淚痕濕透斗門紗

●裸劇

(軼池)

某甲畏熱夏夜喜裸體臥一夕已上牀而友人某乙忽以要事相請甲不及著褲逕披長衫去至則高朋滿座談論方豪某乙以天熱稔其素性即舉手以寬衣請某甲漫應之少頃乙又請甲仍唯唯某乙誤以為拘謹也恃屬交好直前脫其衣甲抵抗不及不得已偃身僂背縮作一團而肉身已畢現矣

●恍惚

(軼池)

昔有三人醉後同臥一榻甲腿癢睡夢中誤搔乙腿而癢愈甚力搔之乙覺痛捫之則血出矣意丙遺溺也捉之起丙出聞鄰家灑酒聲滴瀝不已意溺未畢也久立門外巡夜者至大呼擒賊急鑽入鄰家籬笆曳之不出就其後灑下衣答之憐人驚起問何事丙半身籬內搖手曰勿做聲外面有人打屁股哩

●陳語巧合

(軼池)

某邑王某素性卡急又善罵人一日訪友至某家閤者向索名片王大怒罵之曰我姓王名不誕你這王

八蛋你要什麼名片名片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名片閣者愕然。

●大小麻姑

(軼池)

一市井兒偶與文酒之讌。座有二金石家。談論方劇。市井兒瞠目不知所對。後聞議及大小麻姑。謂每本可值百金。市井兒遽曰。二位錯了。小麻姑祇值四兩銀子。一斤大麻姑。還不消這個價值。二位如要備辦。大小麻姑。敝店儘有。

●足誤

(軼池)

某邑童子試第三場。有性理論。為知足不辱。題一卷大發議論。有嘗聞鼎之足有三。變之足有一。兩句以下。雜引相書。見者罔不噴飯。此與經解出釋。幘題而作者誤會為和尚。帽者正復相似。

●劉朦朧

(軼池)

某鉅公喜諧謔。偶與客談。客自負為金石家。其實門外漢也。一日掣便條。向鉅公假一劉猛龍碑。猛龍誤作朦朧。鉅公書其後曰。從此張朦朧有的對矣。

●腹內無物

(寄恨)

課舉時有士人婦。謂其夫曰。君之望榜。無異妾之望子。每見君文戰歸來。輒垂頭喪氣。蒙首躡臥。方知求名之難。若此。不意妾屢經分娩。輒係女身。故一遇有孕。先抱杞憂。互相比例。實有同病相憐之嘆。夫答曰。事雖一樣。艱難汝尚腹內有物。我實腹內無物也。

●快攜燈來

(寄恨)

有夫妻二人。熄燈同臥。一覺後。其夫忽欲大解。令妻覓火。妻答曰。快攜燈來。如此黑暗。所在教我往何處去尋覓洋火呢。

● 檢查

(無 愁)

小說家某君。善填詞。每脫稿。人盡歡迎。曾編某傳奇。獲潤資百金。欣然自上海携金而歸。區區金錢。得之非易。於是分百金為二。裹左右腰。各安半百。既下車。站搜檢者。再三盤查。先時摸得腰間硬物。必令取出。及既取出。示以銀。搜檢者必欲解包審視。塊塊顛播。小說家舉包示搜檢者。口唱。莫不是沿沿不休。中有莫不是亂黨帶了炸藥包。莫不是白郎林手鎗。在懷抱。莫不是販土的進來。內地銷檢。查員慚愧。亟揮令速去。

● 做生日

(無 愁)

某所所長。於未做生日。一月以前。對衆宣言。道。兄弟三餐茶飯之外。什麼麵食。統通不喜入口。至於糕餅等類。尤為反對。蓋某君此言。不啻預先告儕輩。凡送生日禮者。必須奉金。上壽不得以糕桃燭麵等物塞責也。所員某甲。性極狡黠。屆日。並無一樣禮物。致送登堂祝壽之後。徐云。某知所長性惡麵粉雜物。而此間地處偏僻。更無他物可購。只得改天補慶了。至於糕餅麵食。與其棄之可惜。據兄弟的愚見。此地災民很多。不如結一個善緣。一概賑濟了罷。

● 廩生唱保

(無 愁)

從前童生應試。必須廩生唱保。所以防頂替。杜代鎗也。有一蕭山廩生。姓來名思格。而所保之童生。則姓

田名。璣。及。至。唱。名。之。時。田。璣。之。下。緊。接。來。思。格。保。四。字。一。時。與。考。各。生。無。不。譁。然。哄。笑。者。蓋。來。思。格。保。四。字。以。蕭。山。口。音。詳。之。適。如。癩。司。格。巴。也。田。鷄。癩。司。格。巴。擬。之。童。生。廩。保。頗。極。相。似。凡。為。廩。保。者。每。對。於。童。生。之。家。婪。索。保。費。有。癩。司。吞。食。田。鷄。之。語。不。知。何。能。巧。合。若。此。或。謂。田。氏。身。家。頗。不。清。白。父。兄。痛。心。於。廩。保。之。婪。索。故。故。弄。此。狡。獪。云。

嘲大鼻詩

(壽 邱)

吾鄉高蘭心先生。個儻詼諧。工於嘲謔。其嘲某生大鼻詩云。大鼻人間有。惟君大得凶。臥牀撐帳。頂入戶。礙屏風。接吻全無效。聞香大有功。江南偶噴涕。江北雨濛濛。轉句雖俚。意頗詼諧。

風雅偷兒

(壽 邱)

某措大。村居赤貧。刻苦耽讀。一夕天雨。把卷臥榻上。忽聞泥落千子聲。知為宵小。乃敲榻吟曰。細雨濛濛。月色昏。累君貴步到寒門。案頭尙有書千卷。囊內絕無銀半分。好去莫驚黃犬吠。徐行休損綠苔痕。更深不及披衣起。心送高蹤往別村。偷兒曰。聞得先生富有餘。今宵特地造華居。既言囊內無財物。不要君家萬卷書。生聞知為風雅。乃起而問曰。先生既挾此奇才。何必作穿窬之類。答曰。只因一時失館。權為糊口之謀。予豈好偷哉。予不得已耳。

肚臍對肚臍

(壽 邱)

某師夏裸體。自晒體胖臍深。乃以肚臍二字命生徒對。一時猴猴跳舞。笑指先生之腹。有以脊背頭腦。手掌足趾等為對者。師捧腹搖首曰。均尙可用。惟無趣。再思之。某氏兒請師之嫂。捉刀師嫂。囑兒以肚臍對。

請
 蒙
 兒如言書而請師閱師曰更無趣師嫂出而詰曰脊背頭腦手掌足趾對肚臍當言無趣今以肚臍對肚臍猶得曰無趣乎



漢林取

珍光公司 眼鏡首飾

本公司自製最新式最優等之托力克光學眼鏡驗目配光必稱目力不足者固有增明健視之功而美日少年亦獲養明去患之益裝配金銀鋼絲邊脚各款新式架子尤為善法絕無壓鼻礙髮諸苦凡驗光室磨光機等一切器械靡不巧妙絕倫盡善盡美兼購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選購粵東著名巧匠鑲嵌各種真金洋裝首飾貨美價廉包用包換本公司新張伊始尤為克己賜顧諸君幸早惠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四百四十三號石路口西首○電話第四四八九號

介紹良醫 江一南

星期一 書法大成大家

先生擅長內外科各症而於喉風癰癤奶癌癆瘵四種尤為三折肱經驗甚深非尋常醫所能望其項背現寓西門外典當弄凡抱以上各症者幸弗交臂失之

字無白日功此先哲後學之謂其實非十年一夕之功學成大器非一朝一夕之功以造成也流水林蔭先生書法清秀筆力雄健其天姿聰穎于常人爰保國粹起見發願一種奇術授同志只費一星期之健且能摹仿古今名筆如前朝之顏柳歐蘇近代之翁劉梁王及各大家書法心領神悟不爽毫髮謂予不信請嘗試之至如何學法如不信請嘗試之至何入手請于每日上午九時至馬立師小菜場南首孟午納拉路復新里六十三號達社訂面

介紹人 董血血 陶天演 同啓



譯叢

名著

●美洲 (續)

伍廷芳博士原著

杜達一 姚鶴雛 同譯

第十一章 中美文化之比較

文化比較為絕大問題。此際庸小言。殊未能詳。略言之耳。文化之謂何。據韋勃司透之所言。教人與受教。國家之化育。民生之進化。是已。西人自矜其文化。以為趨於極地。實則大體固具。細目亦未盡然。自利之政策。亦時時而有。即文化未臻之國。亦無復如是。而彼國為之。讀者當能證實余言。我人舊有高尙之理性。所謂持身若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小心敬畏。則如臨深履薄。待人以誠。則甯雪中送炭。而弗錦上添花。為吾人所最崇拜之聖賢。即為其德性。昌明有加乎衆。若盤銘之言。日新齊家。治國始於脩身。皆是也。文化起於東方。而遍西國。人皆知之矣。在歐洲。文化未進之前。榛狉之時。東方諸國。若我中華。禮儀文學。技術之類。皆為西人。所不能及。自治與勤業。啓發其國人。并其文化。移植於西。既與西方之民。相接。觸於。是漸染其化。東西文化之交融。亦實即為西方文化之起點。

我國人之語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成於水而寒於水此語可贈之西方之民西人其真善學者乎至於今日而凌駕其文化所從出之區幾乎遠矣茲更論美人余所爲至服膺者卽耐苦與勤懇之性是立志於是或闡研一艱深之學理發明一未有之事物皆能以堅忍之性赴之如愛迭生者卽其例也彼當有一難明之問題欲研究時則堅臥製造廠中數日不出寢食俱廢其人余可引以例吾國之孔子論語所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讀易則韋編三絕堅苦卓絕之行爲何如哉

飛行家之膽智在歐美爲冠絕其倫不幸殞命動至百十而將事不衰勇毅之氣與夫堅忍之性已足令人生希望希望維何卽飛行事業完全發展之期當復不遠耳其期既屆余固當勉濟勝爲空中之旅行以圖享奇樂爲水陸旅行所不可得者也

組織之能力足使我僑贊歎者卽如有人偶至一商店執事數十分曹據案而同處一廣堂靜淑簡默至有秩序各不相擾銀行之類營業尤鉅則適用分工之法無論鉅細之事各司弗滯苟一詢問卽得至滿足之答覆無使人悵悵不知所從之患余時從其間得覩商會駟伍之安詳態度實足令人稱道之弗置其中首領負組織一切之責者卽無論艱巨出以堅忍是已緣是彼輩治行素無艱處卽禁如亂絲而鎮靜自若宜無敗衄也

我人亦以善買名設爲獨力之營業吾人皆能從是致其成績所至缺而宜效人者卽爲託辣司之事業是緣股分公司等事海禁以前中國素未有聞宜其不諳自屈通商香港上海等處始稍稍有一二公司者出焉特其經理之制度不合西法卽以尋常之眼光觀之亦能知其缺點所在而謂當改良也

最近燦耀光輝之一物出焉。歐美商界全局爲之震動者。卽託辣司。是於是尤足令人思美人之才略。乃使是物發展。至於極地。匪特美洲歐洲各國亦爲是勢力瀰漫之區。

託辣司之主義。在聯合數小公司爲一鉅公司。緣是揮節雜費而消滅競爭主之者。每謂於世界商業實有利益。蓋精良之貨價得其平。而反對者則謂其損害亦鉅。小公司既非其敵。壟斷專利購物者。反受其害。如是種種持論不同。以余所見。則以緘闕其舌不發表爲佳。譬如提孩之童。議論水蝦其色。究爲紅押黑。自水次視之初。不現緋色。特有人謂盤中進蝦。固爲緋者。則兒童之腦筋。不得不爲擾亂。是其例也。尤有一端。爲吾儕所必當效法者。則執業之時。勞而後息。殊有定時。美人稔是故能悉其智力經營一事。不致敗衄。設雇用一美人。定其任事時間。固能應時不爽。於一定時間中。治事能兼數人。我人昧於光陰之價值。實爲至不幸之事。或者計時之法。有所歧異。西方一時爲廿四時。六十分。我人則一日十二時。并兩點鐘。爲一時。治事之頃。殊不以時之分計。特曰某時治某事。云爾。惟鐵道行車之時間。已有革新之象。如其地。每日僅有一次車經過者。則其事更爲顯著。設不以分計數分鐘之遲誤。將延擱一日。人不能不刻刻顧視其佩表矣。

數年前某君觴余於京師餐館。時定正午。余既至。視鐘方鳴十二。意爲恰值其時。不虛廢矣。乃主客無一。至者。時復有數處友人之約。不克久待。乃自傳侍者具數葢草草餐畢而去。方余餐罷。主人尙未至也。不得已。囑侍者代爲道謝而已。

開會集合之頃。知我人之習慣者。其召集會友。必視預定之時刻。先一時許。以吾人不重時刻。不能刻期。

也。某日余偶未思應期而往。則先一時。餘人皆未至。於是遂不得不延佇一時。許是事。余極反對。類是之事。願我人以外人對付。余爲佳。不願虛擲有用之光陰。以爲無益之請坐也。

文明國人服御章身。亦爲至要之事。以是余遂不得不論及之。特前章既已論列。此不復多贅。惟憶尼古拉女士曾草一書。尙論是事。彼謂男子之服。殊不適觀。其所注意。則尤在女服。余茲引其所言曰。女子之服。既不講衛生。亦復不爲兒女衛身之計。爲母之責任。本爲婦女所當注意。女服之關涉於本人及其子女之身體。爲甚緊要。緣是尤當處處講求。弗使有害。通常之論。服御以美觀瞻爲首次。則始及衛生。茲當反其次。第首當計其利用。次乃涉及美觀。而此美觀之究爲適用與否。亦須研究。此乃生活上一定之理。又曰。婦女御衣之心理。強半爲美觀。較其意在禦寒。暑爲甚。長裙。窄地。脊骨爲勞。此類弊端。苟身爲人母。尤不當置之弗講。當分娩之時。痛苦與危險。亦緣是加增。又曰。某日余蒞一地之晚會。彼處甚講紛華。余見婦女率袒露肩胸。以合時尚。實則多衣與少御。其衣其實同無可疑也。大抵御衣既合天氣。不礙衛生。而尤適觀。瞻當爲大眾所同許。余按尼古拉女士之言。本其經驗所得。故極論女服之不合。然西人男子之服。亦不適體。堅白而高之領。已足令人望而生畏。短衣窄袖。不問寒。襖此尤有損健康。四季之衣。幾無分別。若爲溫帶之民。尙足支持。而一至夏時。燠如熱帶。此時不能不與以變通。然試按其實際。夏服亦殊無甚差池。每見寒暑表至八九十度之時。猶御重衣。襯衣之外。加以半臂。復加以外衣。外衣固不致厚。如冬衣。特其質爲羽毛。或羊毛所成。終不甚合宜。無論酷暑之時。終未有人出外。而不御外衣者。中暑而噶死者。時有所聞。此在我人。則爲必無之事。中服四時。而異自重。裘以至輕紗。冬則狐腋。羊毳。或木棉之

衣春則小毛薄棉夏乃絲紗或爲竹衫寒暑異候則單袷不同斷無爲衣匠轉移當寒而葛當暑而裘之事歐美死亡之統計以御衣不合衛生而死者實繁有徒特檢驗之醫生不敢爲違衆之行悍然出御衣得疾而死之結耳

二十世紀時卽御衣一端亦復有強權而無公理平心而論西服之弊男服在好奇成怪女服則鄙陋不文惟歐美各國一致衣此緣是轉成習慣從而醉心之者效顰御最劣之西衣自視已爲至得若謂中西之服美適皆同特爲全球一致之故不得不舍舊謀新猶可說也無如此實爲不然之事乎且夏葛冬裘而必求全球一致亦實無此道理曩者中國留學生一至學成回國猶立易西服仍返初衣以苟不然者將得洋鬼之誚自千九百十一年中華民國成立并此亦廢陋劣之西服反成時尚窮鄉僻壤且比比而是無論通商紛華之地矣

中國女服尙不致崇尚歐化吾國婦女之通常知識實高出男子此亦其一證間有年輕婦女亦有以西裝爲美者持鈔數矣若夫男子則不論其他卽代表民意之議員已爲西裝所迷惑全體一致以高帽大衣爲無上之優點燕尾鳥衣與整潔之白襯衣爲晚禮服人人崇尚至於極地此實足以引人賊怒之議案也內地縉紳且按圖索驥而巧匠不知所裁者有之矣無論全球一致欲通國一致得乎

第十二章 續前

亨利曰富厚不可以致文明文明足以致富厚余意則謂富厚者特爲增進其人幸福之具幸福由自由智識而來而相互之一日其福利亦緣以推廣然文明之眞諦實爲良善之品性變積而成美德錫類卽

爲。文。明。東。方。文。明。產。出。最。早。其。後。西。漸。乃。至。歐。洲。以。循。環。之。理。言。西。方。文。明。既。純。爲。東。方。之。產。物。則。將。來。終。當。復。故。亦。未。可。知。水。陸。交。通。便。利。已。極。將。來。飛。行。事。業。完。全。發。展。環。球。之。人。空。中。握。手。當。更。形。親。密。交。通。之。效。在。使。世。界。和。平。更。得。穩。固。利。益。不。勻。則。戰。爭。自。免。人。類。愛。和。平。之。心。遂。次。增。加。美。人。對。於。和。平。之。事。盡。力。爲。之。和。平。會。議。屢。次。召。集。各。國。各。部。皆。出。代。表。列。席。馬。霍。河。和。平。裁。判。之。會。發。起。者。爲。司。曼。來。每。年。夏。時。要。集。世。界。名。人。開。會。一。次。

日。報。中。主。張。和。平。者。亦。實。非。尠。其。義。尤。爲。余。所。承。贊。意。各。國。當。無。不。如。是。發。軼。之。機。固。已。各。露。矣。戰。爭。之。禍。其。烈。已。爲。人。人。所。憚。使。余。言。非。謬。固。知。美。人。爲。主。張。和。平。之。最。盛。者。矣。海。牙。和。會。員。各。國。咸。戾。和。平。之。精。神。最。著。者。卽。爲。是。會。特。人。民。雖。如。是。思。靖。亦。終。不。能。力。祛。戰。禍。近。今。戰。事。第。一。爲。意。土。之。戰。次。則。巴。爾。幹。半。島。之。戰。而。中。國。內。亂。之。戰。爭。尙。爲。自。外。此。譬。如。警。告。兒。童。弗。嘗。毒。品。而。實。際。則。任。其。吞。咽。卒。以。戕。命。徒。言。無。益。也。世。之。有。識。者。當。平。心。以。究。是。問。題。人。心。厭。亂。而。亂。卒。不。能。免。此。中。必。有。不。可。思。議。之。祕。爲。吾。僑。所。姑。息。養。成。者。不。可。不。知。也。

以。國。家。主。義。故。而。起。戰。爭。此。非。此。劇。害。之。主。原。乎。教。師。之。勗。弟。子。政。治。家。之。謀。公。安。莫。不。以。盡。忠。盡。瘁。於。一。己。所。處。之。社。會。爲。歸。如。効。命。異。國。則。人。人。擯。斥。以。爲。叛。徒。國。家。之。事。不。當。以。個。人。橫。議。參。與。其。間。而。政。治。家。謀。被。選。之。機。會。則。在。排。擊。異。己。而。警。警。鄰。國。使。人。知。爲。忠。義。急。公。之。士。如。是。淺。見。易。爲。與。他。國。爭。贊。之。動。機。此。可。慮。也。

至。於。愛。國。之。心。國。家。存。在。之。命。脈。也。二。千。年。前。一。希。臘。士。人。卽。以。是。義。發。爲。演。辭。鼓。動。國。人。其。辭。曰。

諸君聽之。國家之所屬。究歸誰手。國家者。尊於父母。親於子女。國家者。大眾之父母。大眾之夫婦。大眾之夫也。婦。大眾之婦也。夫。不甯惟是。彼能保全公眾之安甯。無是則流離破壞。常爲無依之氓。男女情愛。出於天性。審是則國家之當親愛。又在男女情愛之上。以國家者保全願覆吾儕。若男若女者也。自有國家而得人生之生趣。自有國家而得人類之和平。自有國家而後能講求學業。去僿而就文。智勇之士。有願爲一家之犧牲而授命者矣。何如爲國犧牲之尤爲光榮而磊落也。

政治家之言曰。苟名爲大國者。必有鉅大之軍港。與夫屯煤之處。其意若曰。無他。備戰也。然苟和平相安。則戰於何有。軍港等等。不皆爲無益之贅旒乎。政治家之言又曰。非也。欲保和平。當先備戰。戰具既脩。卽主張和平之言。論亦緣是而生。其能力此言。當分作兩截。國家既占如是地位。則肆行無忌。弱國望風。惕息。尤爲意中事。如是。憑凌不已。將屆何底乎。將見各國皆以保全和平。故張其牙。吻以相吞噬。而就國有之金錢。以爲無畏艦隊。與各種軍隊之代價矣。萬國和平。其烏能久。人購一刀。非卽欲需此刀乎。而謂備戰。乃以爲和平乎。英財政大臣喬治在議會之演說。已先我言之。而以增加軍隊爲無益之事矣。其辭曰。余稿知種是惡。因將必刈。惡果或卽於本國之中。親觀之。亦未可知。佩鎗於身。有時足致人之恭謹。初止自衛。終或釀禍也。

西國推拓殖民地之事。方猛力進行。白人可移殖至他國。黃人則否。以余所知。有數處。令禁亞洲人。不准入籍。媵以極嚴厲之章程。以取締其入境。意謂白人智能遠過黃種。故不屑與之同處。夫中國之技術。道德。智能。與廉恥。構締此國。垂數千年。且無社會階級之爭。而西國則不免不臨財而忘身。好奢侈而能別。

尤爲西俗所不及。胡遽以割席相加乎。

黃人以智能言。殊無幾。微不至白種之處。人類天稟相近。其間遂有差池。皆人事爲之。日俄之後。已足證黃人之匪弱。以是余常謂亞細亞之文化。將來終有風遍西方之一日。白人之弱點。亦殊夥。固當有師法他種人之處。中國印度日本等之文制。有非亞洲以外人所能領會者。宗教者無與於社會之文化。此在歐西則然。若言東方則殊爲文明之砥柱。西方之人。畢其生之精神財力。以求致富之道。迹其平生。殊鹿無一晷之止足。而我人則不然。其所尙乃在道德。而不於財貨。家庭之結合。東方尤似較固。於西以西人對於家庭。乃無責任之可言。東人於家庭之意味。較深。尤足免處世間個人之困難。固非謂吾人於茲遂無疵瑕。可指。特有一端。特長之處。則易受治於人。故恆人之言曰。華人皆良善之國民。中國總稅務司赫德之言曰。中國人教品而懷刑濬智。而尙儉。藝能事業。彌所不勤。尤重禮節之度。服膺勝已者。好公理之心。甚於趨勢。力文學粹美。研究之社。幾於各處林立。倫常敦美。好義急公。匿怨報德。重名而輕利。凡此皆爲中人性質優良之處。技術既精。營商尤習。若夫事親必孝之一言。尤爲普通所遵守。而非各國所能幾也。孝者家庭社會國家之基礎。而中人最能之。

居美洲者爲美人。澳洲者澳人。此致不合論理之言也。以是類居民。大抵不爲土著。固由他洲移殖而來者。若曰居中國者爲中國人。則尙爲合理。余茲引一中美公會祕書姓蘇丹者之言。其言曰。居何洲者。卽當爲何洲人。此爲世間至無理由之語。此言之由來。不出於嫉人貪己。自私自利之意。上帝之造。此世人不知其幾萬萬也。苟於中而有所擇焉。則首被其選者。非中人而誰。語曰。美洲之士著本爲印人。自英人

殖民於此美洲一片土遂爲英人所有之物既而紐澳林之地則爲法人所據在本西物泥亞之地則謂美洲爲荷蘭人之物實則美洲之爲物上帝造之以爲世界各洲人之大治各種之人靡所不葢五方雜處而種族之雜亦至於不可究詰幾乎大同世矣設無私己自封之心則實足爲世界之領袖蘇丹之言固爲過甚而亦自持之有故可斷言也

茲余欲論列萬國通婚之一問題此事在美洲固爲習見不鮮而歐洲亦何嘗不如是自王公以至庶民婚媾至爲自由此現象之來實爲將來世界和平之預兆歐亞美三洲之人互相婚媾東西握手以通其智識東人亦實受其福是事乃至佳也婚姻既通兩方之彰輝淪浹交換而構成完美之民族若香港抗仁書院則各種之人咸學於是其校長謂余曰每屆年終考試得獎勵者必爲華人嗣得有歐亞兩洲人婚媾之誕兒數名入校而華人遂爲所抑每試不復能得獎不唯學業卽商美亦無不如是香港一至富之商卽爲歐亞兩洲人所生之子也此爲黃白兩種人結婚之結果其優美不待言矣

華人之性固非完美純粹不當取資於人者而中間有特具之善質則寬大之性是勤儉和平服從法律爲華人普通同具之優點每遭他種人之輕視苛待而絕無報復之意尤願忘懷不以介介蓋真知到底理必勝勢中外之交涉細觀之其初必爲外人之犯我而我人挑釁於人則爲必無之事滬上之外人從中人手中攫一絕巨之地爲其賽馬之場兩年必賽馬一次而禁絕華人不使入內四圍周以欄楯若中人乃爲傳染病之媒介物有人語余某年有華人偕數婦女入場有爲敗行喪名之事於是華人乃爲禁品不得入矣夫公共之地當維持其秩序與禮節是固爲正當之舉特舉一害羣之馬而謂余羣皆下驥

此則於理。母乃不順。如德人或法人。或他種之人。於此中而有辱行之事。則賽馬場中亦能申其禁令。謂德法人不當入內。否此固爲無有之事。特設爲解。譬之辭。而設使有之。我知此中人實無以答也。

我中人之治事。迺適與之相反。既從西人習得騎術。而賽馬之會。乃不得預。則不獲已。自立一社。曰萬國體育會。會中購地於江灣。離滬五英里許。以之爲賽馬場。每屆賽馬。中西之人無不得預。且贈券于跑馬廳。西人賽馬會中人乞其葢會。其中半爲外人。中外之人互爲執事。與賽馬時之證人。賽馬者亦中外參錯。賽馬時兩方謙恭之態。至於無地。華人受人錫以半開化。無人道之名。而萬國體育會江灣跑馬場兩事觀之。則我人對於外國之友誼。已臻極點。此類好意。別國萬難與我相並。而外人乃屏我。至不許至於澳洲。加拿大。美國之地。爲理順乎。設其地而得中人參伍於白人間。其爲有利與否。余信世界大同之主義。以私心而拒絕外人。實爲有背於公道。將來私心之反動力。實中其身。我儕整備將來。努力赴之。以吾儕之有今日。皆前日種之因。則吾儕之整頓於今日。實爲將來獲之果。閉關自守之政策。適爲自隘而已。無公道。無仁愛。雖有文化。將焉用之哉。

名人趣史

●我之入世談

(續)

(易時譯)

第五節

英國外交次長尼康耳森

(Sin Arthur Nicolson)

我既畢業葛士哥大學之翌年。從父執科肯白博士言。出任律師。又一年膺挪丁審判廳推事之職。初出問世。意氣甚豪。不閱數日。即著盛名。一時頌聲既遍。人民之陳狀求判者。亦如鶩之來趨。使我爲之應接不暇。我本法學碩士自幼。即以力矯司法積弊爲責。至是會逢其適。未嘗不欲藉爲先引。有所建樹。願腦力不充。精神斯頹。行之期年。狂痢疾作。我平生光榮之紀念册上。竟因此遺一不濯之沾焉。

一八七九年之二月十三。我擢任挪丁審判廳推事之紀念日也。是日天氣清明。皎皎之日。已含春意。按西歷二月始立春。我因法庭審判。適已值日。晨興較早。鐘鳴八下。匆遽首途。至廳見本日法庭日程。均夫婦離婚事。心竊訝之。謂主事者殆以我爲斲輪手而故試我智也。披視一過。初亦不之措意。移時晏坐。庭後退憩室中。覺腦中微震。耳旁血管亦猛躍。有聲猶謂室中不潔。偶觸穢氣。故九時既報。照常入庭。庭訊首及孟迭尼案。孟迭尼爲我契友莫利森姊婿。我遽見之。猛憶其妻黛萊亦我素識。未嫁時與我交稱。莫逆。挪丁公園之中。綠窗絮語。庭前玩月。幾無在無我足迹。其時我方繆守黛亦小姑居處。尙未有夫。旁人觀吾固一對璧人。比翼連理。殆其所也。而孰知彼蒼不情。攬我禁鬱。黛萊老父憤憤。僉夫短我。式微卒爲別締。良緣遽思及此。不覺神經大亂。怒斥孟迭尼曰。孟迭尼汝得黛萊爲妻。而意尙不足。必欲棄之。而後甘心推汝之心。實豺狼之不若。我問汝今果何說。尙欲控彼乎。法庭通例。原被告如無切實罪狀。爲法官者。不得恣意嫚罵。我於怒斥之次。亦知言有未當。顧我之腦筋如受惡魔束縛。堂下衆人向我譏誚。我乃不特不引以爲恥。且反老羞成怒。適斥衆人。彼孟迭尼不服。吾斥知我曩與其妻。曠愛則疾。言厲色含。血相噴。詆我曰。此爲法庭。尼康耳。森幸自珍。衛我知汝之罵。我特爲彼無恥之黛萊耳。然我卽此以觀。

則知黛萊之有外遇。固已萬真。我今與彼離。婚洵非多事矣。我聞其言。益怒。則如癩如狂。自椅躍起。尋復。撫拾孟迭尼舊事。當衆大罵。其奸罵之不足繼。以涕唾洵洵之勢。竟似盡忘法庭尊嚴。與我推事之職守。而卽此十分鐘間。外人聞異。來窺。愈集愈多。亦益譁然。浸至庭中。溫度陡增。使我汗出如漿。癩發墮地。愕然昇入病院焉。

此一役也。我之癩發墮地。雖足證我闖鬧法庭。盡出無心。然衆人惑於孟迭尼之言。意存芥蒂。莫不爭訾。我後詆爲法界敗類。其不慊於我者。至因是捏爲邪說。認我昔與黛萊有私。當日怒斥孟迭尼。實出妒忌。職此之故。我二年來所得榮譽。如江河下瀉。亦竟隨之大敗。我居病院中者。約可三月餘。所耗幾罄我家。故我偶憶前情。懊喪萬分。輒欲自裁。以謝上帝。病中審判長。欽我才學。深知前日之事。實緣癩發。嘗來病院中。爲我視疾。且囑醫生及看護婦。善爲我地。黛萊感我情深。亦來致謝。贈我多金。且欲爲我看護。顧我自經前創。怵於人言。卒嚴辭拒絕之。蓋當日之我。雖癩。今則廬山依然。固已還我故吾矣。三月後。精神既復。思司法界中。實已不可久居。遂急改轍。易轍別圖。枝棲今則居然。外交次長矣。回首前事。恍惚如昨。偶憶孟迭尼案風潮。猶不能無慚於中也。

易時雜譯

美國前任大統領羅斯君旅行非洲安比西尼時嘗於其地叢林中見一穠妝豔服之婦人與一巨獅共坐儼如夫婦婦人似安比西尼土著而膚色較皙動定間亦無異常人羅斯福性好奇其旅行之目的木在探察非洲內部習俗見之至以爲異意婦人或能語以所爲顧其繙譯者謂之曰婦人汝乃與獅爲友乎婦人聞言略不遲疑笑答曰然我彼獅妻耳汝爲美國羅斯福君以獵獅聞於世者久矣我但觀汝夾鼻之鏡深陷之目即能了然謂汝乃不能知我乎羅斯福以新在薩哈拉東境斃二獅慮此獅因婦人告陡萌兔狐感奮起撲擊即欲探囊出彈丸實所佩鎗中以防不測婦人見狀忽笑顧其獅夫若有所語轉謂羅曰羅斯福君幸弗懼君爲美國唯一偉人我與吾夫固已習聞之君前此蒞茲遊獵時發鎗未準使吾夫得苟延殘喘生存迄今我且沒齒不忘願乃謂我肯悍然唆令吾夫圖汝乎我與吾夫穴居茲土者迄已五載烹禽宰狼幸無凍餒之憂今得與君覲晤奚啻撥雲見日所望君後此過茲弗惡作劇鎗死吾夫使我孀居無侶則我有生之年均君賜矣羅斯福覺其言婉而謙和心知不可久稽遂急匿鎗踉蹌而歸。

●恩格耳薩姆

有富室子名吉治恩者新墨西哥人也性愚黯好誇炫年二十猶不甚辨菽麥其父母嘗爲延師教育授以辨別記事之學然吉如牛對琴卒瞠乎不知所云也吉治恩有母舅姓薩姆爲新墨西哥省會議員職位並不高然彼以與有戚誼與人語必引爲殊榮炫諸口頰人或厭之彼不顧也一日吉治恩讀新事物報見有恩格耳(英美人伯叔舅父通稱)薩姆將爲世界和平會公斷局長一則意爲其母舅也喜極即

於市肆中大聲朗誦肆中夥甲乙二人爲其幼年同學友聞言初不知其用意惟素知吉駭卽趨詰其故若曹固知恩格耳薩姆爲指美利堅國也吉治恩益洋洋曰汝不見吾母舅薩姆將擢高位乎彼職旣爲世界和平會公斷局長則今而後我爲汝曹之管轄人矣汝曹謹識之嗣後有爭論事者當悉以白我不然者我必訴汝曹於吾母舅前言次傲睨甲乙若對其僕甲乙知吉誤會且笑且憤其無禮甲尤怒而苦不能洩則戲之曰是特我伯父薩姆耳吾伯父昔爲新墨西哥審判廳長判斷之事是其所長若謂汝之母舅則區區一省議員人所共鄙曷克臻此甲爲此言原非無因蓋彼亦姓薩姆而其伯父固嘗爲審判廳長者然吉治恩聞之如遭霹靂則大怒若癩怒極繼之以哭且以奔訴其父母及母舅一時聞者均爲絕倒甲乙尤捧腹不置

●亞列斯多脫耳

希臘大文學家亞列斯多脫耳少時嘗懸壺鄉間操醫藥業爲人治病不取重值而性尤和藹遇貧不能酬者輒施藥治之以故遠近無不頌其德者其左鄰有斯弗克利者本世家子已式微矣家貧囊殮不給設鐵肆於城而已忽大病其妻憂之思爲延醫苦不得錢陡憶亞列斯多脫耳仁名播遐邇求之或有濟逕詣亞居白以所欲亞列斯多脫耳慨然曰我當卽爲夫人備方醫之用釋所憂移時藥成當以僕詣府奉贈也斯弗克利妻感亞慷慨謝而後歸謂其夫曰亞列斯多脫耳誠吾鄉長者少頃藥至吾夫必瘳矣斯弗克利亦似感慰惟良久忽泣然曰以吾處境病瘳亦復何濟言念前途轉不若死之爲愈耳辭氣間隱有金錢困人意蓋斯弗克利之病實金錢迫之耳有頃亞列斯多脫耳果以僕至手持信封作藥裏狀

投斯弗克利妻手中。謂內實藥丸若干。可即調服。忽忽逕去。斯弗克利妻怪其少。急加啓視。則裏中金錢十餘枚。滾落於地。鐺鐺有聲。固非藥丸。而係斯弗克利所由致病之金錢也。斯弗克利聞之。感亞列斯多脫耳智義。病療後。匍匐謝之。

● 吝博士

五十年前英國牛津大學有教師畢德萊博士者。怪吝人也。嘗於一日清晨攜僕乘馬。外出訪友。作長談。其僕乾姆司。佇侯門外。隱銜之見馬往來林中。狀至舒適。意畢德萊遲遲不出。不如騎之。在林中遊覽。藉資消遣。因立解馬。維跨馬揚鞭而去。畢德萊固不知也。乾姆司遊竟。適返。適畢德萊別友而出。即命乾姆司整理鞍蹬。助其登騎。時友人之僕亦適佇立門外。見乾姆司憊不能助。即慨爲代庖。且謂畢德萊曰。乾姆司君頃以助我刈草。茲已疲罷。幸先生恕之。畢德萊陽似感謝。回問乾姆司曰。我生平素不喜無故受助於人。今彼爲汝代庖。我不應報以六辨士乎。乾姆司不審其意。笑曰。吾主慷慨。是胡不當彼意。亦謂畢德萊。今忽易其常也。返家。畢德萊自治其事。略不與彼問話。嚮時怒容亦盡。斂去。彼意亦甚安適。然月終。畢妻循例發給工資。彼所得竟少六辨士。賊詢其故。畢妻乃反問曰。某日之晨。汝未嘗隨汝主外出訪友乎。彼爲汝代酬。黑頓六辨士以利計之。應得七辨士之數。今短汝六辨士。汝意尙不適乎。乾姆司莫如之何。怏怏返室。心中惟隱恨博士之吝耳。

海外諧乘

(易時)

●絮絮奚爲

斯巴達羈希臘時。意琴羣島均歸管轄。島民視斯巴達如上國。歲時入朝。且納貢賦。斯巴達王亦優遇之。一年羣島中有名卻胡士者。大饑。島民羅雀掘鼠。無所得食。不得已遣使赴斯巴達乞賑。島民意斯巴達人素以仗義聞。此莠莠者。決不靳也。既至。使者逕造王宮。由王飭使導至斯巴達議院。慷慨陳辭。聲淚俱下。竊謂諸議員聞之。必有戚然動容。立啓倉廩。撥米以賑之者矣。詎諸議員聞言似均躁切。不能耐。非特不之憐憫。眉目間且隱有倦容。其議長且怒形於色。而言曰。我斯巴達人素不知涕泣爲何事。有所求一言足矣。絮絮奚爲。使者戚然曰。然則議長業已聞我言乎。議長曰。我有耳。胡得不聞。惟汝言冗而雜。我雖憶其首業忘其末矣。使者無奈。怏怏而歸。盡以所歷白諸島民。島民知斯巴達人性喜簡捷。遂夙興夜寐。盡二日晚之力。製成米囊數千。事復遣使攜囊前往。是時使者知斯巴達人不喜多言。既入議院。亦即逕以『請以米入吾囊』爲請。彼謂諸議員聞此。當再無異辭矣。詎諸議員爲彼實米。既竟復返。眸怒視若有不懌者。曰。汝以空囊示我。我固早知汝之須米矣。絮絮奚爲哉。

●獵者

土耳其有一獵者。一日自山中歸。行近峽口。見一物龐然。當途鬚鬚之。毛鬃披兩額。心知爲虎。不覺大駭。意揉登樹。顧暫避其鋒。或可倖免。而環顧四野。苦無所得。急甚。顧虎則聞聲知異。已自遙見彼矣。獵者陡思我此際進退維谷。出固必死。不出亦死等死耳。我其略施小智。以誘彼獸乎。於是見旁有一峯。急踉蹌攀石而登。卸其衣冠及履。盡繫獵槍上。復以槍架峯顛。故將其行杖自下撥之。令作顛動。俾虎疑以爲人。

虎果信之一躍撲槍然槍倒而虎亦墮峯後矣獵者見狀揚長逕去綜其所失祇獵槍一事獵裝一鑿耳而虎則不特渺無所得且因墮大創矣

●死法

數十年前西班牙國有一善謔者嘗以其技見寵於國王阿爾芬蘇其人每發言無論何事均妙解人頤且能令人於悲苦中破涕爲笑以是王甚暱之有所苦或逢宴讌輒非彼不歡焉惟其人有一癖雖善謔謔時每好諷刺他人隱事朝中大僚之正直者雖與無間其點者緣是每多方詆謔思有以中傷之而其人殊不知也一日國王無事又召赴讌其人見座中賓衆半屬素識初不料有人仇視其旁將欲得而甘心故謔浪笑語一如往昔語次目偶值王見王捧腹不置忽憶一事且語侵王妃而不自覺點者時亦在座聞之如獲至寶不覺勃然大怒以白國王曰此獠詆謔王妃不謹極矣請立治其罪國王初尙無他既經點者多方誘喻愧慙無地卽飭衛士梓善謔者於地縛赴庭前待誅善謔者當此謂胸息被戮此生永難超拔矣詎國王諒其既往將誅乃忽一念寬厚從容詢以死法且囑徐答善謔者習於詼諧不覺大喜曰死法乎老病而死我所願也國王及賓衆聞言俱爲絕倒遂立赦其罪寵之如初

●乞丐趣語

英國富商有名瓊安士者性奢華好麗服炫人每出行胸次所佩鑽石珠寶之屬多至數十人或非之而瓊安士不能改也一日瓊安士有事過倫敦市中途爲丐所尾心厭其穢不覺回首怒視之彼謂丐或欲乞施也因詢之曰汝欲何物願丐如無所聞既向鞠躬卽瞪目不語瓊安士異之猶謂丐或偶隨其後彼

如他適。丐必自去。詎丐見其行。仍復踵隨。彼趨亦趨。彼止亦止。略不稍懈。有時且趨出彼前。故以肩與相摩。擊瓊安士心。知其志意。丐必善。人行近崗。警即折步。趣執之。曰：惡丐。汝踵我行。果欲何爲？丐目視崗。警笑曰：警長先生。倫敦街道。豈爲一人築乎？警士曰：街道公物耳。汝何憤憤？丐且笑。且返視瓊安士曰：先生。汝聞警士先生言乎？先生饒於資。固與丐不可並論。然苟出行。則國家所築之街道。固無間貧富。均可得而踐之也。先生胸次。特綴有珍寶。若干事耳。見我追隨。即疑有他。然則我勸先生下次。如仍御多珍者。可不必出行。倫敦社會。良莠不齊。恐踵先生者不止我一人也。抑我之所以踵先生者。特欲一擴眼界耳。若他人。則且欲攫先生之珍物。而代佩之。是不又大可慮耶？瓊安士聞之。大慚而退。



劇

讀

大新中西菜館

◎ 爽涼爲極 季夏扇風 氣電裝均 間每樓本 ◎

諸君想吃中國菜或外國菜請到大新樓叫確和菜看文明戲請到大新樓或約會知己談心或率全眷屬白相皆宜請到大新樓綠大新樓裝璜雅潔房間清爽菜式最新菜價甚廉如新式中餐

每桌六碗	每桌壹元	每桌四碗	每桌五角
每桌貳元	每桌壹元	每桌壹元	每桌五角

魚翅和菜到凡種種應當改良之處莫不詳加考究精益求精際茲世界日進文明新劇異常發達特擬奉贈民鳴新劇社減價券以仰答 惠顧諸君盛意故謂看文明戲者亦宜請到本樓也無論大餐小酌或購物凡滿壹元者送券兩張和菜一桌送券五張外叫一律並備有各舞台戲單以便 諸君取覽欲於飯後看戲者請先爲關照可代購戲券並知照案目預留座位免客滿見遺併此通佈

上海大新街民鳴社北首大新樓謹白



脈脈談劇

(續)

前年海上忽喧傳譚鑫培在京病歿。予友毓翁曾撰一聯自揚州寄予。聯曰：長庚星落數十年，此其嗣音奏一曲。高歌髣髴重游，崔九第。豎子災成三五月，忽焉大去。歎千秋絕調，淒涼怕聽。廣陵潮，予當附以跋語數十字，并錄之如下。言皆紀實，藻不妄抒。老譚果成異物耶？九京之下，將引毓翁為知己，老譚而無恙耶？若觀斯聯，必又笑毓翁為善詛善咒矣。

孫菊仙春秋七十有四矣。而體格健全，不啻五十許人。據其自述，自戒烟後，每早飲高糧酒十兩，每頓啖飯三碗，食麵須斤許。如遇駿馬，猶可效馬伏波，據鞍一試。有詰以年屆渾暮，何猶若斯？矍鑠則曰：體魄之強弱，不關乎年齡，惟視其人之好色不好色。予之得有今日者，實四十年來服獨宿丸之功也。曩有妻妾三，因爭夕不相下，忿極爰受戒於京都白雲觀某老道。執弟子禮，從此澄思澹慮，視婦人若蛇蝎。予於是雖有妻妾，而若無妻妾。數年前為友人約，問至北里小作，勾留流水行雲，尙一顧視，近則屏迹不往，愈覺

狗視之矣。庚子拳禍家業蕩然。獨此白雲觀之衣鉢。得得以保存。無恙。刻猶什襲藏之。語次復指頭巔小辮曰。予之未斷髮者。職是之由。

離伶學戲最畏倒嗓。此關能闖得過。一生吃着不盡成人學戲最畏塌中。塌中者。猶之離伶之倒嗓也。其時間總在四旬以後。置俊卿聲浪低。小即坐塌中之病。回復。喉音惟在善爲珍攝而護惜之。然必須五十歲以內。若逾五十。老境逼人。氣力益覺不繼矣。

伶界聯合會經費。向集自各舞台與各伶人。其搭班者。每月抽五厘。捐一元只須五厘。十元只須五分。百元只須五角。千元只須五元。按包銀之多寡。定捐款之等差。法美意良。輕而易舉。然此第就搭班者言也。其不搭班者。概行免捐。以示體恤。近年伶人對於此項捐款。俱心存觀望。不肯踴躍輸將。惟二三等角色。對於此項捐款。尙樂於從事。即有不願者。一經勸導。則亦欣然解囊。獨至包銀愈賺得多者。愈視錢如命。此該會經費。所由左支右絀。而不得不出於解散之一途也。鄙人竊有一言。謹貢於各名角之前。曰。諸君粉墨登場。每晚費數十分鐘工夫。所獲銀洋。或以十計。或以數十計。或以百計。此項進款。雖曰得自園主。實則取給於看客。園主爲直接授諸君包銀者。看客乃間接授諸君包銀者。使非看客惠然肯來。園主將從何處籌措此大宗包銀。給諸君揮霍。羣十百千萬之看客。而爲社會諸君亦社會上一分子。社會上有公益事。諸君理宜急公好義。爲社會之先導。所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是也。願有爲諸君辨者。曰。伶人賺大包銀。乃憑自己能力。並非儻來之物。何苦以血汗換來錢。爲漠不相關之人恣意浪用。殊不知今日伶人包銀之大。已達極點。較諸從前。奚啻倍蓰核計。生計學原理。社會金錢。僅有此數。以數十人之資財。集

諸一人社會上必有數十人經濟受諸君間接影響而終日不能謀一飽者清夜捫心能自安乎。近來天津坤角唱武生者皆學李吉瑞如何翠寶趙紫雲等是也楊小樓一派竟無人學豈李派易而楊派難與吾殊不解。坤角嗓音繼極好總不外尖窄兩字。嗓音寬宏者只一小蘭英惜自分晚後已大不如前然尙較愈於餘子也。

雖伶不可以竟學譚派乃鄙人平日所極力主張者譚鑫培初隸三慶班嗓子甚好唱工均以實力從事。至今日所謂自成一家之譚派其間不知歷幾許階級百鍊千錘始臻此炫爛之極歸於平淡之一境究其所以變易不已者良由年衰氣竭嗓音退化不得不如善戰將軍盤馬彎弓服人以巧試問初出山之十餘齡童子其能悉此中三昧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學書者須先從顏柳歐蘇入門而溯源於鍾王學文者須先從唐宋八大家入門而溯源於班馬學京調者須先知汪譚孫之派別然後可語以程（長庚）余（三勝）張（奎）三大家之源流汪譚孫書家之顏柳歐蘇而古文家之唐宋八大家也程余張書家之鍾王而古文家之班馬也後之學京調者歌喉縱屬天賦腔調縱極娛耳而千變萬化總不能越汪譚孫範圍以外更安論程余張三大家耶程余張聲調爲京城中之極軌汪譚孫聲調亦京城中之正宗頃聞某伶欲於程余張汪譚孫六大家外別張一幟以示卓異噫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技則未也。

雖伶學唱工戲必須從奎派入手（張奎）學奎派尤須從除三害天水關等戲入手以字字向上頂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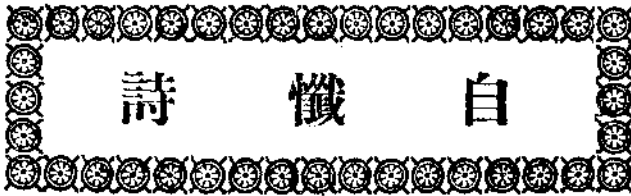
旬望上提而眼板又極緩。絲毫不可假借。幼而習焉。長而安焉。丹田既有根砥。無論對於何等唱工。皆可優爲。若屈倒嗓之年。氣力不給。再學老譚一派。以濟其窮。何則。譚調專尙平淡。抑揚高下。全在嗓內變換。固無庸字字句句出自丹田也。卽以貴俊卿論。氣力薄弱。已達極點。每唱一劇。除一二字用齒音清朗。顯豁外。餘字聲浪非常低小。若在他入幾致不克成聲。乃彼唱一劇。居然能對付到底。不露馬脚。是卽其善於運用嗓音也。試究其所以善於運用嗓音之法。老譚調頭實成孺子之名。吾非謂譚調不可學。乃謂學譚調。須在倒嗓後。高音全。僅餘低音。然後藉譚調以濟一己之嗓。音學成亦足自豪。若一下手卽惟老譚是法。專於洪羊洞。李陵碑。空城計。賣黃馬。詳加研究。將除三害。天水關等戲。束之高閣。而唱工專使花腔。以爲娛聽。則娛聽矣。一經倒嗓。必致一字唱不出。緣根柢太不堅實。如朽木之支大廈。少一傾欹。卽委而之地。不能重行構造。此初學戲者。必於此等緊要關頭。辨別精密。不可錯認。題目是父師之責也。然而今日之童串。三日打炮戲。非空城計。卽李陵碑。誤人子弟。豈淺鮮哉。

聲音之道。視乎體格。體魄高大者。聲音必細。體魄渺小者。聲音必宏。汪桂芬長不逾四尺。偶一發吭。響遏行雲。是卽體小而聲音宏之一證。然亦有體魄高大而發聲非常宏亮者。其人維何。孫菊仙是也。體魄大而發聲宏亮。其人必富。否則必貴。菊仙在前清供奉內廷。固富有多金者。故持是說以相人。其人一生之窮通否泰。雖不中不遠矣。

京伶八大家。小叫天。沈浸禮。郁含英。咀華如昌黎也。孫菊仙清剛雋。上不落恆。豁如柳州也。劉鴻聲抑揚頓挫。似廬陵。張毓廷純任自然。似東坡。王鳳卿斂成就範。似老泉。金絲紅骨重神寒。似灤洲。貫大元之紆

徐。則。南。豐。也。小。香。元。之。典。喬。何。春。昇。之。俊。逸。則。半。山。也。聲。音。感。人。亦。如。文。字。是。在。聽。之。者。心。領。神。會。耳。
京。師。名。角。會。串。與。上。海。不。同。上。海。每。逢。會。串。或。幾。空。城。計。或。幾。探。母。一。人。一。場。一。場。只。唱。數。句。京。師。每。逢。
會。串。凡。演。一。劇。必。集。合。十。數。名。角。相。支。配。使。成。一。完。全。無。缺。之。美。劇。正。脚。固。屬。振。振。有。聲。者。配。角。亦。必。須。
上。驪。前。年。北。京。廣。德。樓。因。某。公。益。事。特。請。諸。名。伶。會。串。戲。爲。叭。蜡。廟。與。於。斯。役。者。均。一。時。之。選。曾。據。友。詳。
述。泚。筆。記。之。如。下。譚。鑫。培。褚。彪。楊。小。樓。費。德。公。俞。振。廷。黃。天。霸。賈。洪。林。老。院。子。張。毓。廷。施。公。羅。百。瑞。慈。瑞。
全。王。樑。王。棟。王。長。林。朱。光。佐。姜。妙。香。小。姐。李。壽。山。金。大。刀。七。歲。紅。賀。人。傑。朱。文。華。張。桂。蘭。小。馬。五。張。媽。錢。
金。福。關。太。以。上。角。色。均。一。時。之。選。試。一。默。想。卽。知。是。劇。之。佳。不。必。躬。焉。茲。視。卽。偶。論。及。亦。足。以。引。起。無。限。
趣。味。也。





 詩 懺 白

(公 吁)

劇

話

●懺慧

舊。是。梁。園。作。賊。才。長。門。心。血。幾。經。陪。聰。明。未。必。將。人。誤。文。字。由。來。比。鳩。媒。
 燕。子。空。梁。遺。忌。妬。鸚。哥。弄。舌。費。疑。猜。從。今。拋。却。從。前。習。半。學。癡。頑。半。學。默。

●懺情

檢。來。紅。豆。最。相。思。太。息。詩。人。自。古。癡。情。網。從。無。三。面。破。信。香。那。許。兩。心。知。
 當。初。悔。讀。鴛。鴦。譜。此。後。應。燒。豈。惹。詞。願。與。大。千。諸。士。女。消。除。綺。習。洗。胭。脂。

●懺狂

生。平。從。不。解。虛。謙。一。肚。牢。騷。酒。後。添。有。限。胸。襟。藏。塊。壘。無。聊。文。字。托。香。奩。
 論。兵。杜。牧。言。多。罪。慢。世。替。康。我。自。嫌。故。態。莫。教。依。舊。發。罵。人。劉。四。苦。針。砭。

●懺豪

經。緯。縱。橫。蘊。萬。千。丈。夫。意。氣。本。無。邊。留。將。故。國。河。山。淚。付。與。新。詩。錦。綉。篇。
 賸。有。文。章。藏。壁。裏。更。無。姓。氏。到。人。前。江。郎。一。管。生。花。筆。葬。諸。昆。侖。最。上。巔。

秀

斐

十大吉樓菜館鋪

張擴大 張擴大 張擴大

本樓自將後進房屋拆卸改建大斫以來交通靈便坐位寬暢足供喜慶堂宴之用所雇皆著名老廚藉收精益求精之效叫菜即送小酌隨意紳商賜顧定能滿意刻因生意發達坐位擁擠又將門面推廣增加坐位添雇名手製饌地據南北要衝夏令尤為風涼種種特色筆難盡述也此告

電話三七二五



花 史



過 眼 繁 華 錄

(續)

(蘇客口述
定夷筆錄)

張媛。媛。家。居。蘇。閬。門。外。秋。波。流。慧。弱。態。生。姿。善。唱。鬚。生。兼。工。崑。曲。其。假。母。為。蘇。州。第。一。惡。鴇。皎。月。藏。雲。名。花。困。雨。此。世。間。最。不。平。之。事。惡。鴇。以。張。媛。媛。三。字。為。餌。品。凡。三。易。人。而。豔。幟。不。更。也。今。之。所。述。為。前。年。之。張。媛。媛。非。前。已。從。良。之。媛。媛。亦。非。現。在。營。業。之。媛。媛。媛。媛。有。妹。芳。名。寶。寶。妍。若。無。骨。豐。若。有。餘。亦。麗。質。也。惟。以。寄。居。短。簷。之。下。日。受。諸。般。凌。虐。紅。杏。之。臉。變。成。梨。花。之。頰。矣。蓋。惡。鴇。之。淫。凶。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所。有。養。女。無。不。慮。待。荷。座。無。豪。客。必。痛。罵。女。之。命。運。不。佳。即。有。豪。客。或。祇。叫。局。不。做。花。頭。(妓。院。內。稱。吃。酒。碰。和。為。做。花。頭) 又。必。嚴。責。女。之。不。善。酬。應。即。做。花。頭。或。不。留。宿。又。必。毒。打。女。之。不。善。獻。媚。即。已。留。宿。更。必。求。客。常。來。留。宿。設。或。不。然。女。又。必。遭。鞭。扑。也。其。施。刑。之。法。尤。為。惡。毒。凡。打。之。時。盪。襪。女。之。上。下。衣。目。的。所。在。最。注。意。於。十。二。巫。峯。間。有。時。且。用。烏。烟。杆。子。投。火。燃。紅。以。刺。祕。密。所。在。呼。號。之。聲。慘。不。忍。聞。而。惡。鴇。曾。無。絲。毫。動。於。中。也。惟。面。部。獨。能。保。全。以。美。觀。攸。關。倘。經。傷。灼。於。營。業。上。殊。有。妨。礙。惡。鴇。之。姘。夫。某。甲。見。

彼淫凶如此。嘗勸之曰。媛媛。寶寶。年俱長矣。又復襦衣毒打。且施以極齷齪之刑。令人聞之。成何話說。甲係箇中老手。本非良善之人。顧甲尙動惻隱之心。則惡搗之辣手段。概可想見矣。搗以甲言。忤已惡聲報之。曰。汝欲持三寸舌。爲賤骨說項。是否曾有曖昧事。某甲爲之語塞。自是厥後。無論彼如何毒打。養女無人再敢置喙矣。

前歲媛媛因屢遭毒打。自恨薄命。欲尋短見者。屢有城北公者。黃衫之流亞也。深知媛媛隱痛。因告媛媛。以計誓爲護花使者。一日媛媛假名進香。與侍兒同出。侍兒爲搗之心腹。搗恐有變。故防範素嚴。故使侍兒爲從。至某寺。媛媛以計賺侍兒曰。元寶未買。汝速往辦。侍兒不審其詐。竟離媛媛而去。及買竟回。寺則媛媛已失。所在徧尋不獲。馳歸告搗。搗雖惡毒。至是亦竟無可設法。惟痛答侍兒。以洩憤耳。先是有山東茶商馬姓者。媛媛之恩客也。相交極篤。顧馬雖有憐香惜玉之心。而經商他方之人。未便千金買妾。所幸一載之中。旅蘇者過半。歡聚之時。亦復不少。故迄未爲媛媛脫籍。城北公則爲馬之至友。馬與媛媛之交。情知之甚詳。以是力爲之作撮。合山媛媛既遁。城北公卽藏之於某處。時馬姓方回山東。卽日修書報告。請東裝。至蘇料理其事。馬果如言入。吳方欲慶賀團圓。詎料命宮多蝎。好事成空。馬遽得重症。竟以不起。耶。於是馬之友人。乃商之惡搗。出價五百金爲媛媛脫籍。搗見事已如斯。祇得允認之耳。去歲之春。媛媛築香巢於上海迎春坊三弄。更名聞琴。從此還我自由。較之當年苦境。有霄壤之別矣。寶寶以不堪惡搗之虐。死於非命。自兩妓先後或去或死。惡搗營業頓衰。今已不知去向矣。

天香閣亦蘇垣名花之一。其房侍老大善唱崑曲。高下疾徐。靡不中節。人品亦不惡。初本出局。應徵後以

不勝繁劇。改花爲葉。包一雛妓。以白代光。復前一年。曾見老大。規勸一浪子。告以青樓中。非丈夫終老之鄉。辭頗純正。聞者折服。其後不知所終。殆已厭棄風塵。改操他業歟。

周麗雲。揚州人。亦曾營業於蘇閩者也。風髻霧鬢。妙麗出羣。惟居心狡詐。習氣甚深。十年前。香巢築於蘇州之三茅觀。巷雅負時望。所交多大人先生。有撫院幕友某甲者。閩人也。與麗雲最相暱。相愛相憐。情有逾於伉儷者。厥後撫軍他調。甲隨之而行。愛情正篤之時。忽來分離之信。一曲哀驪。聞之腸斷。麗雲不知揮却幾多紅淚。一點靈犀。幾隨征帆。俱去從表面視之。此等多情妓女實屬不可多得。究之箇儂心頭。曾無絲毫之別恨。徒強作戚容。以博多情之名。而迷好色者耳。某甲既行。即有蘇紳某。三徵麗雲。侍酒兩人。一見傾心。麗雲復以迷甲者迷之。某三則方嘉麗雲之多情。墮其計而不自知也。麗雲果情種乎。情種固如是乎。曲院中有真性情者。曾見幾人。世有失足歡場。沉迷不悟者。可以此爲棒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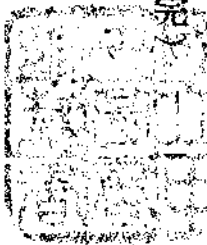
某三年少貌美。儀表亭亭。一濁世佳公子也。職是之故。麗雲尤暱之。然某三固久歷花叢者。登徒好色。隨處鍾情。與麗雲相處既久。漸生厭舊之心。復別有所眷。踴跡遂疎。麗雲亦以寵之者多不克徧。重於某三。故亦願與之疎遠。有某客者。商界中之表表者。初涉花叢。一無歷練。固不知箇中騙術也。及晤麗雲。爲之神往。徵局設筵。殆無虛席。麗雲探知某頗富有。卽留之宿。實則某年事已高。固非愛俏白臉之麗雲所喜。高唐歡會。別有用心。豈特雲雨一席博客之歡愛也哉。某客固不知箇中玄祕。以爲彼美愛我。欣然從之。而孽根種矣。亡何麗雲語某客曰。紅潮不至。轉瞬月餘。孕象已成。爲之奈何。此係君之骨血。君固富有。盡不并積市之以君聲名卓著之人。而遺其骨血於曲院中。事非等閒。人言可畏。否則異日亦當留珠返櫝。

某客聞言爲之駭絕。急央房侍輩勸麗雲打胎。麗雲固却之。再三申請始允之。並索相當之酬金。某客無如之何。允以金鐲一雙。方始寢事。實則麗雲並未受孕。胎係假裝。客係商界誠實君子。甯知此中鬼蜮伎倆。今特揭而出之。可爲後來者之殷鑒也。

迨後麗雲年華漸長。生涯日趨落寞。漸至不能支持。乃遷徙於中。卜居於西蒼芳。更名高麗雲。此八年前事也。居滬一載。嫁於粵商某。不及二載。即作下車馮婦。輾轉數年。無甚聲譽。至光復前一年。復返蘇垣。居金園門外捲土重來。再理舊業。然姿容既衰。旗鼓難振。操業一年。乃買一雛妓名高媛媛。已則退爲老鴇。及媛媛贖身之後。麗雲改赴漢皋。自顧徐娘。雖老。丰韻猶存。不惜再以色身事人。然而門前冷落。車馬稀。猶是無人過問也。

高媛媛蘇產。貌絕美。嬌小玲瓏。宛如依人小鳥。肌膚瑩潔。朗朗若玉山。照人即高麗雲之養女也。麗雲買媛媛時。言明只作養媳。不作侶。後緣麗雲色衰。竟食前言。以媛媛應徵。麗雲居心既狡。待遇媛媛猶爲刁滑。久之。媛媛不能堪。求計於所歡某客。某客授之以計。上年午節後。媛媛忽逃避他處。麗雲遣偵騎四出。卒爲弋獲。歸後。閉之幽室。不准越雷池一步。媛媛有虞。客某姓夙稱莫逆。聞媛媛爲麗雲所軟禁。頗爲憐憫。乃金代爲脫籍。麗雲強而后。可訂明贖身之後。只許做葉。不得懸牌。媛媛乃隨金小。喬林爲葉。或謂媛媛品格不高。夙與琴師有染。是亦一大玷也。

(未完)



和時

金銀首飾眼鏡號

藉以珠明玉潤山川之嘉瑞攸鍾金燦銀輝天
 地之精華畢萃是故古今崇飾品均惟珠玉之
 是珍中外競文明悉喜金銀以為器然而物必
 製造後而成寶以嵌鑲而益貴倘不講求美術
 而以製嵌之事付之拙工不幾擬金銀於銅鐵
 飾珠玉以塗泥乎本號業此多年考之有素今
 復推廣營業添聘良工精製各種大小金銀器
 皿中西飾品如彈簧戒指圖書戒指藏小照戒
 指圖書表墜彈簧圖書印色匣等尤為特色其
 餘嵌寶手鐲撇針領針耳圈頸鍊金絲眼鏡等
 類莫不工精品美迥異尋常洵不玷乎最可貴
 之物質也兼選辦金剛鑽石珠寶翡翠托力克
 藥水眼鏡片物質既良製嵌復妙購物諸君
 幸垂意焉

上海河南路拋球場壹伯念壹號時和謹識